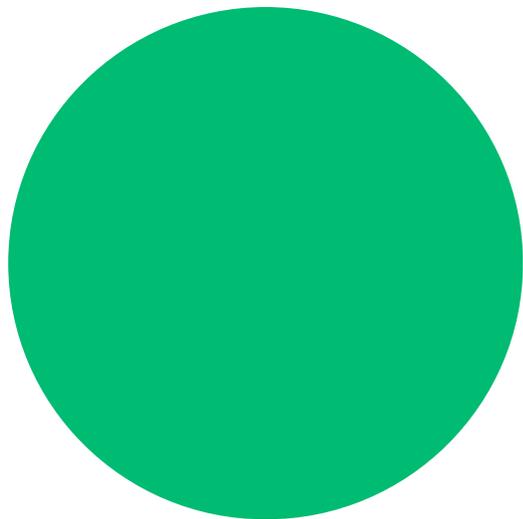


Reimagine Arts Education



乡村儿童美育

24问

关于美育的

7场对话



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案例集

24 Questions  
on Art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

Seven  
Conversations  
around Arts  
Education



第一辑 · 2025

# 重新理解美育

Action Cases on Education through Arts  
f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

(Volume I · 2025)



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案例集

第一辑 ·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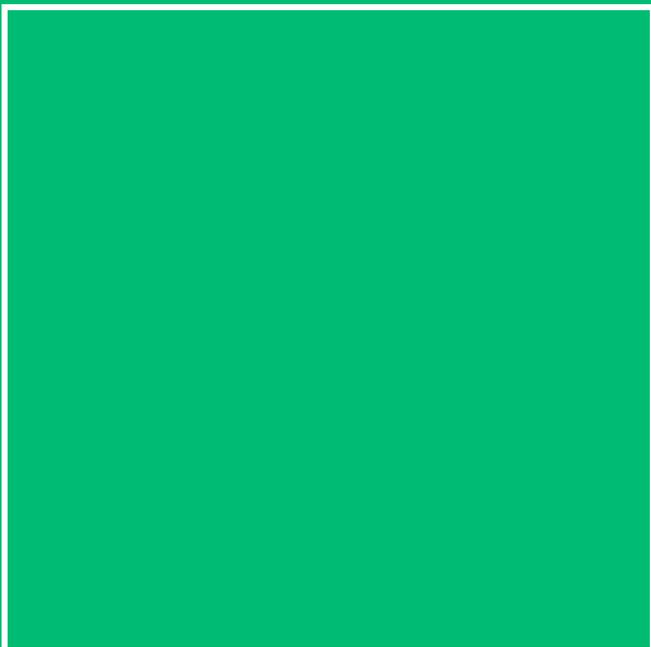


乡村儿童美育

24 问

关于美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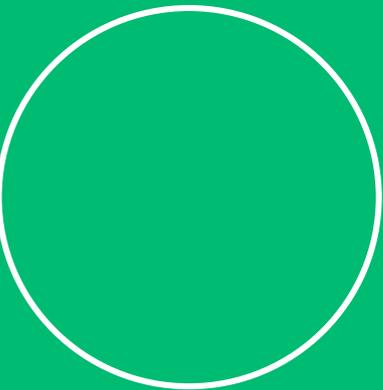
7 场对话



Seven  
Conversations  
around Arts  
Education

24 Questions on  
Arts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

Reimagine Arts Education



# 重新理解美育

Action Cases on Education through Arts f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  
Volume I · 2025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策划出品

**出 品**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

**资 助 方**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

**主 编** 龚 瑜

**编 委** 胡 俊 李 杰 骆筱红 李雪垠 张 婧

**执行主编** 五 子

**文字采写** 五 子 许 璐 易 杨 杜 娟 范仕芸  
章珈璐 李沁铮 陈美峰 罗孜孜

**项目统筹** 袁颖君 李 金 吕振洲 周小荣 黄健恒

**视觉设计** 张志奇工作室 (zhangzhiqistudio.com)

**封面设计** 张志奇工作室 (zhangzhiqistudio.com)

**校 阅** 向可力 袁颖君 五 子 周 晴 林欣霞 林熙清 刘梅奇

**版 次** 2025 年 4 月第 1 版

**版权声明**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非商业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通用许可授权。如有文中观点引用或转载请注明来源

**插图来源** 绝大部分插图由案例相关教师、沙龙分享者等原创作者提供，并已获得使用授权，详细来源信息标注于对应图注及案例结尾处。少量插图为学生创作作品，因学生已毕业、教师支教结束等客观原因，无法直接获取其本人或监护人授权。项目组已通过案例教师、机构等多方渠道尽最大努力追溯版权，并确保作品使用不涉及商业盈利或恶意侵权行为。若相关作品存在版权争议，请及时通过与我们联系，我们将依法妥善处理

**联系方式** xiangcunmeiyu@163.com



##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

**简介** 2019年，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由八家关注乡村儿童美育工作的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期望通过网络机构的协作与联合行动，共同促成乡村儿童美育实践的专业发展与资源整合，并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发声，传播美育理念，促进公众参与，倡导一个更加有利于乡村儿童美育发展的生态环境。

**使命愿景** 致力于为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者搭建成长交流与资源链接的平台，让美育深入人心。

### 发起机构



### 执委机构



在开展网络行动中，我们同时注重识别与链接积极、有意愿支持乡村儿童美育公益的社会资源，以期合力推动美育领域发展。

### 工作范围

微信公众号

行业研究与交流

乡村儿童美育网络

专业发展与赋能



资源对接与整合

联合发声与倡导

助力美育案例印刷推广



# 目录

前言	III
推荐序	
一群可爱的人编写的小书	XI
探寻乡村美育的“百草园”	XII
美育，拥抱每一个孩子	XIV
打开一扇了解乡村儿童美育的玄妙之门	XV
比结论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的过程	XVI
第一部分	
乡村儿童美育 24 问	001
I    美育的价值与作用	003
1    一所村小如何因美育而新生?	005
2    从乡村初中走出的合唱团，带来怎样的改变?	015
3    光明小学变“美”的背后是什么?	023
4    乡村孩子何以成为“美丽生活家”?	033
5    如何用展览呈现乡村儿童的真实生活?	043
6    教孩子学习家乡文化与美育如何关联?	053
7    升学与美育：“流浪的眼睛”定格了什么?	063
II   跨学科美育	073
8    凝碧小学为何将“玩”进行到底?	075
9    乡村学校如何探索影像美育?	083
10   教乡村孩子写诗，“美”如何成为一种力量?	093
11   基于语文的跨学科美育探索有何价值?	103
III  教师成长	113
12   困境中的乡村教师，如何以美育与自我对话?	115
13   如何在“夹缝”中坚持美育的“光”?	125
14   乡村教师的教育自信从何而来?	135

15	一位乡村教师的音乐教学梦在乡村怎样生长?	143
16	美育如何点燃乡村支教之路?	153
<b>IV</b>	<b>社区美育</b>	<b>163</b>
17	一群侗族返乡青年的“在地行动”如何展开?	165
18	从校园到社区美育有哪些一样与不一样?	175
19	一群妈妈讲师,如何以自然美育回应乡村振兴?	183
<b>V</b>	<b>艺术家共创</b>	<b>191</b>
20	流动的“蒲公英”怎样浸润式生长?	193
21	“我的方寸故事”如何持续?	205
22	艺术家如何在乡村与儿童共创项目?	215
23	造一间“艺术小屋”带来了什么?	225
24	美育怎样与价值观相连?	235
<b>第二部分</b>		
<b>关于美育的7场对话</b>		<b>243</b>
1	怎样让美育活动人人可参与?	245
2	阅读如何美育?	257
3	美育与非艺术课程有何关系?	269
4	为什么要关注教师生命成长?	281
5	乡土文化如何转化为儿童美育资源?	291
6	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发挥美育价值?	303
7	怎样的艺术家更能助力乡村儿童美育?	313
<b>后记</b>		<b>321</b>
<b>致谢</b>		<b>326</b>
<b>学习资源</b>		<b>327</b>

# 前言



龚瑜

乡村儿童美育网络执委机构代表  
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联合创始人 & 理事长

历时两年，从无到有，由一个灵感到组建团队、采访、对话、梳理，这本书稿终于成册。碰过的一个个卡点都成为了礼物，很是欢喜。

“重新理解美育”，是2023年3月举行的“首届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的主题，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它都在指引着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在此刻、在乡村，如此关注儿童美育？“乡村儿童美育24问”的渐成，带我们不知不觉翻动了乡村儿童美育议题田野里很深的土层。虽然两年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主人公离开了故事里的角色，但基于个体行动感知到的值得追问的公共性话题，还在各种形式的交流、研讨中持续发酵，这恰是我们编写本书的价值所在。

2022年底，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致朴基金会”）秘书长杨国琼在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以下简称“美育网络”）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几篇iSTART儿童艺术节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的美育案例，特别兴奋地提议：“要不我们来做一本《百个美育案例集》吧！”最初国琼的心愿是通过集中采写，展示各地丰富的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故事，我本人也很期待看到视野之外更多的行动经验。很快，致朴基金会联合美育网络发起了美育案例集计划。因为长期在美育网络关注美育专业议题，我有幸担任本书主编。同时，与美育网络有长期合作的写作者钱五子担任执行主编，曾任美育网络项目官员的吕振洲、周小荣和现任社群运营官的袁颖君先后接力担任项目统筹，致朴基金会领域发展总监李金和美育网络第二届执委机构vivo企业社会责任部项目经理黄健恒共同助力组成了统筹小组。

我们对案例故事的范围界定是：服务对象以乡村儿童为主，行动者是乡村教师或社区工作者，场景可不限于乡村。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如何找到对美育议题有了解，又对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有兴趣的采写者。恰好致朴基金会当时正在举行美育案例写作营，项目组从中召唤了沁峥、杜娟、小熊，还有其他渠道推荐来的陈美峰、易杨、许璐、范仁芸、钱德勒、罗孜孜等组成了采编团。但写什么、怎么写就成了第二个需要共

识的问题。为了能够拥有既开阔又有深度的专业视角，我们邀请了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研究院院长胡俊老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社会美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雪垠老师、A4 儿童艺术馆馆长（时任 A4 美术馆副馆长）iSTART 儿童艺术节策展人李杰老师、致朴基金会理事长骆筱红（时任执行理事长）、致朴基金会学校项目总监张婧（时任实操项目团队主管）一起组建了编委会。

2023 年 3 月 13 日，第一次编委会聚焦讨论本书的定位。“我们是希望挖掘更多优秀案例，将好的方法复制推广吗？”当胡俊老师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类比了一下最初打动国瓊的 iSTART 儿童艺术节 T+ 计划的案例形成的过程，这是一个美育素养支持计划的成果，多少会涉及行动方案的打磨和再行动的验证，我们确定要做“优秀”案例筛选和方法提炼吗？讨论之后，编委们意识到，这样的思路会导向以我们为中心去对案例做出评价。筛选优秀案例的定调，似乎违背了美育倡导的多元平等价值。但讨论间，令人兴奋的是，“通过行动案例探讨美育工作真问题”这个目标逐渐浮现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找寻的是有行动又有问题意识的人，而不是事。编委们都很期待与这些带着思考的行动者们做一对一的对话，一起发现挑战和阻碍，尝试找寻可能的方向。

案例从内部推荐开始，磨合了三四个月，2023 年 10 月 20 日，项目组第一次在美育网络公众号上公开征集。回想起来，最大的卡点，也是花时间最多的是写作者和投稿者对案例定位的共识和理解。

在通常的认识里，社会层面涉及乡村教育者、乡村儿童美育者的故事，公共媒体往往更偏向积极正向的报道。所以我们的采写者自然也是带着真诚和欣赏的眼光去倾听和捕捉符合正向价值观的信息，事实上，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引他们来参与写作的重要原因。所以最初的采访稿更像是在写“好人好事”，导致编委们很难在美好的情感和成果中洞察到问题。当编委们提出“洞察问题”的建议时，难免给采写者带来一些情绪，质疑编委“为什么要找问题，老师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要有如此挑剔的眼光”。我们意识到，事实上是彼此在对“问题”这个词的理解上产生了一些分歧，编委们看重的是“困难或挑战”而不是“不正确或错误”。

共识之后，新的挑战又出现了：如果案主们说不出自己的挑战，采写者也很难甄别案例的问题指向。采访中到底要提出什么问题以开启洞察之眼呢？解决方案是编委们共创了十余个话题方向，用以支持采写者

灵活转化为适合的提问，例如：如何看待美育的结果及过程？如何理解美育跟学科教育的关系？好的美育行动带给了儿童什么影响？你的美育行动是如何结合在地资源和需求的？你自身的成长经历对开展美育工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你是如何获得美育能力或素养的成长支持？美育行动引发了自己和相关方怎样的认知转变？你认为公益组织对美育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周围的人怎么看待你的美育行动？

有了这些问题支架，一切开始顺利起来。编委和案主在案例采写的基础上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刨根问底，相互激发。期间产生的很多共性问题也延伸成了2024年度“乡村儿童美育网络美育沙龙”的对话主题，我们搜集到了更多视角的思考，让我们真正对乡村儿童美育有了更丰富的“重新理解”。

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如何让广大的乡村儿童美育行动者清晰理解我们的意图”这个问题。两次对外公开征集，不论我们如何努力地试图清晰表达，收到的还是“优秀案例”模式的推荐，这让我们意识到，或许我们用的是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必定会需要一个耐心交流和接受的过程。因此，尽管距离百个美育案例的数量还有很大差距，我们还是决定就此集结成册。期待这些文字本身会是最好的说明和注解，让乡村儿童美育行动者能通过这些故事与项目组达成相互理解。所以，欢迎更多的伙伴可以积极自荐或推荐，让我们有机会一起面向真实去做更有助于持续行动的探讨。

最后，诚挚地感谢采写团队的写作者们，他们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完成了本书的撰写，编委们也都是利用忙碌的工作之余义务全程参加。你在此看见的是大家对乡村儿童美育议题真正的关心，这也激励我们一起期待还会有第二辑、第三辑……

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本册24个案例的书写完稿是在2023年，当您阅读本书时，请留意：文中所提及的“现在”“目前”等表述，皆是对2023年的情境描述。短短2年，乡村儿童美育领域也有诸多新的变化，希望书中的故事与对话依然能给予大家启发和触动。



# 推荐序



# 一群可爱的人编写的小书

胡 俊

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研究院院长  
国际艺术教育学会（InSEA）世界理事会理事

这是由一群可爱的人编写的一本充满欢声笑语的小书。

它讲述了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群有爱、有趣、不慕功利的人，如何在偏远的乡村做儿童美育。

虽然书中有他们的各种困惑、艰辛、纠结，但读起来却只让人感到他们的快乐。就像是美味的川菜，不能只是甘甜，还需要一点红花椒、青花椒、朝天椒的麻辣一样，这种丰富的层次，正是本书的妙处所在。

书的创作者不只是写者、编著者，还是听者、学习者、思想者、对话与交流者。在与一线美育教师的采访中，不断地提出问题，分辨问题的“真”与“伪”，逐渐地跳出“知”与“行”的偏执，避免踩坑。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与实践之间，并没有区分。这本小书的素朴，就在悬停于“知行合一”的动态过程中，从在地的实践中提炼出乡村儿童美育的真知与可行，这就比很多看似有理论体系的书，更具有“活”性。

读此书的方法，我建议采用一种交友的方式。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人，与自己的困惑相关的问题，然后与这一章节的作者和受访的一线行动者开启一段心灵的对话与交流。

如果你指望这本书是《葵花宝典》式的武术秘笈，那你的期望不免过高。侠之大者，不在于功夫高低，而在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与诚心正意的坚守。这本书中不乏这样的侠友！他们是本书中的“一群可爱的人”。

# 探寻乡村美育的“百草园”

李 杰

A4 儿童艺术馆馆长  
iSTART 儿童艺术节首席策展人

20 世纪上半叶至今，中国的乡村不断成为知识分子奔赴的沃土，同时也构成了反思我们社会与教育更多可能性的回音壁。时至今日，中国乡村教育已经从过去的扫盲、普及、以及数十年教育公平探索等社会宏观层面的改革，迈向了更复杂的微观领域——乡村教育的在地性与多样性发展。当下乡村城镇化，人口流失，撤点并校，使得近年来适应于更复杂乡村现实的教育缺口与教育成本不断增大；而传统的正规教育系统难以及时调整或放权，赋能地方应对变化需要，往往单向地将城市教育标准“下放”到乡村；而民间虽不乏支教等公益群体的支持，但支教群体流动性强、培训不足，难以融入在地文化等问题依然造成既带去了希望，也扰乱了教育生态的困局……

如何积极地回应，尝试改变这样的困局？在城市日益垄断教育资源的背景下，不断加深从基础教育层面革新乡村教育，这样做的后果是否会将城市教育生态本就超负荷、不健康的现实继续扩大到乡村？根植于乡村智慧的教育实践，以及真正激发在地教育自信的切口又在哪里？在我看来，切入点与百年前蔡元培先生所提一样，正是美育！

我所理解的美育，非狭义地运用艺术教育的诸多手段丰富人的表达，而是将美育视作统整人的内在、外在世界的一切关系向美的方向发展的多元可能。美是没有统一定义的，恰恰因为其超越文化与时空的包容性，拥抱未知、鼓励创造的生命力，可以在乡村基础教育并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中开出不同的“野花野草”来。如果这些百花齐放的美育实践经验被整理沉淀，汇聚起来不正是丰富乡村教育能动性，可能性的“百草园”吗？“美美与共，和而不同”也许就是这座“百草园”的座右铭。

从另一种视角看，乡村比城市更具松弛感，更贴近自然，更利于儿童与教育者早期的自在生长。虽然乡村学校难有城市的多学科交叉教学，但乡村老师更善于融合生活与学习，有更多成为“全科”能人的机会；乡村缺少城市的教育资源，但村落中却有别处难得的熟人社会，养育儿童所需要一座村庄的现实可以在此孕育；乡村缺少有经验与能力的专业老

师，但有时面对儿童成长，无知与好奇的“共学伙伴”比老师更有用；虽然没有城市中各色博物馆美术馆，但乡村处处都充满自然与人居和谐之美，村庄中有田野、有溪流、有平川、有山野、有故事的老人、有趣的传统手艺、还有更多的留白等待孩子、老师去探索……这些当然是乡村积极的一面，但美育不正是让人们去发现积极的一面，认知自己的长处，发展它，分享它吗？

在疫情爆发后，我与龚瑜老师就乡村美育的诸多问题与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我们对乡村美育的共识是回到人，回到一线的连接者上。并尝试用多元的美育思路与社群赋能乡村老师与公益行动伙伴，推出了“T+ 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每一年开放申请，邀请广大教育伙伴参与，并以儿童视角为突破口，尝试用项目学习的方式探索不同乡村处境，不同身份的参与者、共创者的合作可能。一晃数年过去，无论是在T+ 社群，还是乡村儿童美育行动网络以及更多公益伙伴、乡村学校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乡村教师、城市教育工作者、学者、大学生用不同的智慧深入乡村现场，用五感与学生一起重新认识乡村，不断挖掘根植在地文化的学习场景与方法，从广袤的乡村带给了我们超越城市教育的更多可能性。

路漫漫，其修远！作为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案例集的参与者与对话者，我很有幸能够与诸多老师共学、共事，既能从中观察到一线的教育问题，也能从实践者与观察者的不同视角看到不同的解法，受益匪浅。虽然这些案例并非都是“成功范例”，但希望这些来自乡村一线的智者、勇者，用他们鲜活的智慧与行动带来更多希望投身乡村教育事业的朋友们一点启示。

# 美育，拥抱每一个孩子

骆筱红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第一次完整地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仿佛躺在野蛮茂盛的山坡上，背上有杂草刺楞楞，脚边有野花软乎乎，耳边有山风呼啦啦。

那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力量，不精致，但活泼。

如果我是那个乡村孩子身边的成年人，我多希望，低下头来伸出胳膊就能触摸到孩子们；放眼望去，是和我一样在积极行动的伙伴们。孩子们在身边，每天发生着长大的故事；你们在远方，在孩子们的故事里创造美好的教育。

在今天的这些文字里，我看到你们躬耕，看到你们向我走来。

回想过去两年，从听见同事念头升起，到参与到编委会工作，然后和远方的他们通过屏幕对话，听他们讲述自己和孩子们的美育故事。写诗、绘画、唱歌、展览、书法、拍照、游戏……老师们都是在和孩子们一起认识自己、认识乡土；表达自己，表达乡土。打动我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孩子们的生活里，在老师们自己的生命里。

过程中我有一些观察，比如关于美育的那些问题，我们（我和老师们）似乎不确定是否都有一个公认的答案，甚至不确定是否该去追问那个公认的答案；比如我们都会对自己的行动有很多确认，同时有很多自我怀疑……

但是，我们都确认美育是张开怀抱拥抱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的。我们都确认，这样的教育行动是要继续去探索和坚持的，因为孩子们呈现出来的样子告诉我们，他们在其中获得了蓬勃的生长。

# 打开一扇了解乡村儿童美育的玄妙之门

李雪垠

西南大学美育研究院社会美育中心主任

《重新理解美育——乡村儿童美育 24 问》应该是目前问世的少有的针对乡村儿童美育问题展开思考的行动对话反思集。阅读这本集子，相信会为你打开一扇了解乡村儿童美育的玄妙之门。你会为看见中国乡村“最后一公里”的美育，乡村儿童美育共同体付出努力后形成的多元鲜活的美育案例而感动、喜悦、流泪、惊叹，也会在其中关于“问题”的 7 场对话讨论专题里，与各位参与者一起思绪万千，构想乡村儿童美育的可持续未来何以可能？

享有美育是每个人一生的基础和教育权利，不仅能让每个人学以成人，更是让每个人能拥有获得幸福、美好人生，构建和谐家国的重要教育。中国城乡二元及其反哺机制是中国稳定的压舱石，乡村儿童美育不是，也不应该是城市儿童美育的复刻。各界美育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一起关注、关心和关爱乡村儿童美育工作。但需要谨慎的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方法、标准和价值观去理解乡村儿童，照见乡村美育教师，反思乡村儿童美育发生的独特性，是我们在开展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时需要反复警醒的。案例集给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做法与回答，也让更多的乡村儿童美育问题被发现，期待未来行动共同体回应“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乡村儿童美育。

# 比结论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的过程

张 婧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学校美育项目总监

什么是美育？它与人的发展有何关系？为什么当下中国需要美育？面向乡村儿童，实施美育面临哪些困难？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希望以感性的方式了解现实的处境，那么本书将为你提供参考。过去十年，我一直在做支持乡村教师和学校发展的公益项目，深刻感受到乡村教育面临问题的复杂多样。一方面，政策倾斜、财政投入改善了硬件条件，师资队伍也日益年轻化，但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方式，限制了乡村教育的内涵发展。另一方面，学龄人口的减少使每个孩子更为珍贵，但对大多数教育工作者而言，开展支持学生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个性化学习方式，仍缺乏体验和支持。中国地域广袤，地方资源禀赋差异显著，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教育论文虽多，但对实践经验的深入整理和讨论相对缺乏。

本书通过案例与对话的形式，展现了来自东中西部不同类型教育工作者的行动与思考，带你走近教育一线，聆听他们的心声。你可以不拘泥于章节顺序，根据兴趣选择话题阅读，感受行动者的巧思、挑战与纠结。

由于渠道限制，我们联结到的乡村儿童美育行动者，大多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他们所处的乡村环境虽有代表性，但他们身上的能动性却是万里挑一，若想迁移他们的工作方法，则需在人的力量与文化土壤层面做更多的准备。与其寻找具体结论，不如让本书为你提供新的视角，激发你对乡村儿童美育的深思，推动你在实践中去创造和表达。希望通过更多人的交流，荡起人本思潮的涟漪，形塑我们对美好社会更深入、具体的想象。

第一部分  
乡村儿童美育

24

问



# I

## 美育的价值 与作用

是让乡村小学找到“很好的出路”，是让教师们发现“教育该有的样子”？是从无到有的“合唱团”改变了乡村学校的面貌？是让校园变成远近闻名的“彩色学校”？是乡村孩子会成为“美丽生活家”？是一场特别的毕业展览要呈现出真实的生活？是将艺术课程与传统文化不断进行融合？是一群支教老师持续带孩子用相机定格“自我”的表达？……关于美育的价值与作用，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期待能从已有的行动中看见更多的可能性。



# 01

## 一所村小 如何因美育而新生？

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的大南坡完全小学（以下简称“南坡完小”），目前仅有 55 名学生和 12 名老师，同样面临乡村小学普遍性的“撤点并校”压力，却借助“大南坡计划”的乡建春风，依靠“美育”正在尝试走出一条特色之路，正如校长刘晓江所说的，“当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就发现美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愿意一直做下去，做一个忠实的美育实践者。”

这所村小也因为“美育”获得了来自体制内外的诸多认可，从借助外部资源到激发内部力量，刘校长和他的同事们如何做到了“对儿童的理解发生转变”？怎样让所有老师都愿意参与其中？这所村小的未来，又将会与美育如何紧密地关联？



### 行动者简介

刘晓江

河南焦作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  
完全小学校长

95年就从当地师范毕业的刘晓江，迄今已有28年教龄，“我是西村乡人，教过初中，也教过小学，一直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虽然自称学历不高，但他称在学生时代就因为受到校友乔叶（2023年茅盾文学奖得主）的影响而喜欢上了文学，尤其喜欢诗歌。

2011年，刘晓江被调到南坡完小担任校长，在他持续不断的努力下，学校的两座教学楼先后修缮完成，配套的教师宿舍楼也修建起来，还有餐厅、厕所等等，“应该有的都有了，老师们都留下不走了，学校也就开始走向正轨。”2019年，修武县决定实施大南坡乡建项目，由此引来了“左靖工作室”团队，开始了“大南坡计划”的系列美学改造，并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不少资源平台和艺术家们的关注与支持。借此春风，刘晓江主动链接到“是光诗歌”公益机构，在学校里开始了诗歌课程的搭建和实践。到了2021年3月，在北京当代艺

术基金会等的支持下，“左靖工作室”驻大南坡村艺术工作者刘亚兰在南坡完小正式启动了“四季美术课”，让刘晓江亲身见证了孩子们的改变，“从未上过美术课的孩子，从不敢画、不会画，到喜欢画、轻松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如今的刘校长，自称是位忠实的美育实践者。2022年2月他在学校里倡导成立了“儿童美育工作室”，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开设了诗歌课、绘本课等美育课程，开展了草木染、街舞训练、影像训练等美育实践活动，出刊了四期“大南坡儿童诗歌集”和前后两个系列的“大南坡儿童绘本集”……他说，“最重要的是想到了就去做。美育的开展是会促进学科教育的，我们学校目前的各门学科成绩都是大南坡小学历史最好的时候。”



刘晓江和「儿童美育工作室」的部分老师们，从左至右：范倩如、张艳稳、王乐乐、孙莉莉、刘晓江、闫兴雯

## 人人都有“会发光的诗歌本”

南坡完小的师生们第一次接触并感受“美育”这个词，正是源于诗歌课。

“2019年下半年，我们就在学校开设了诗歌课”，参与了第一批诗歌课程教学、时任四年级语文教师的张艳稳老师说，“其实当初很不理解为何要开诗歌课，我们本身的教学任务已经很多很重了，但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一节课，也是我上的第二节诗歌课，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一种力量。我的改变和孩子们的改变，好像就从那一节课开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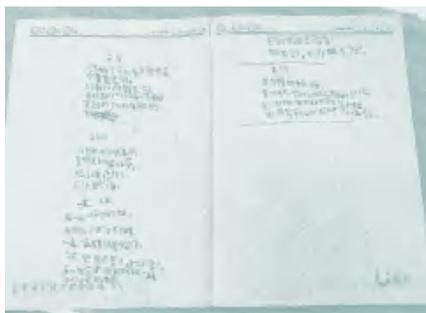
那是一节主题为“不可思议的颜色”的户外课程，当张艳稳第一次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出校门，“打开了新世界，孩子们完全没有以往课堂上拘束的样子，我们一起寻找大自然中的颜色，每个孩子都很活跃，大家接龙创作，惊喜不断。”从那以后，张艳稳称对孩子们的看法，就多了“真是没想到”这样的口头禅，真是没想到他们能写出这样灵动的句子，真是没想到他们可以笑得这么开心，真是没想到他们能画出这样好的画……对此，五年级语文老师孙莉莉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诗歌课上的孩子们会更活跃，更能表达自己，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更多的闪光点。”

在一堂面向四年级孩子，主题为“天空”的诗歌课



上，孩子们走出教室，来到操场上，每个人都拿着纸和笔，他们抬头望天，看云，远眺四周的大山，再低头沉思、记录，旁边的老师没有任何指导，偶尔出声请孩子读一读自己写下的句子，请他们自己分享、讨论……在这节诗歌课上，有孩子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写下了四首诗，分别为“天空”、“云和天”、“工匠”和“电灯”，从真实的天空，到教室里的屋顶，都成为诗句里描绘的对象，而“天空”在这个孩子的笔下，充满人的感情，时尔很失落，时尔很高兴，还会成为工匠……这堂课的指导老师闰兴雯说，“三至六年级，每周都会有诗歌课，在什么时候上，上几节，由老师们自己决定。”对于南坡完小的孩子们来说，只要他们愿意，任何时刻，都有可能走到教室外，与同伴一起感受自然，发现美好，他们可以遇见早早“上班”的月亮，发现站在树梢上“偷偷监视”大家的喜鹊，看到远处山顶的“天线”，以及邂逅一场林间的薄雾。

时至今日，南坡完小的每个孩子，人人都有一本



一堂普通的诗歌课上，一位孩子以同一个主题，在短短十几分钟里写出了四首诗（五子摄）

随时可以走出教室、走出校园的诗歌课



春天里，和孩子一起赶趟桃花会

“会发光的诗歌本”。在里面写满了各种想象——“我变成了一朵云 / 白天和太阳说话 / 晚上和月亮玩耍”、“这不是糖果 / 这是一些笑容 / 小朋友玩耍的笑容 / 这



2022年举办的第一届诗歌节以「我们的村庄和田野」为主题

是伤心时想吃的冲动”、“西瓜 / 是夏天的冰柜 / 吃完了它 / 还可以当蚂蚁的滑雪场”……三年多以来，50多名孩子已经写了3000多首诗。

2021年12月，刘晓江和老师们编辑了学校的第一本诗歌集《藏彩虹》，2022年有了第二本《夏天》，2023年又有了第三本《梦一定是冰激凌》和第四本《你的眼里藏尽了世间的美好》。刘晓江说：“诗歌让孩子们似乎推开了一扇自由表达的大门，看到了一个发着亮光的未来。”在他的带领下，从“诗歌课”延伸出了“诗歌节”和各类诗歌活动。2022年秋，南坡完小的全体师生，在大南坡村举办了“九月的村庄和田野”第一届诗歌节。2023年春天，又组织了“春天里，和孩子一起赶趟桃花会”诗歌活动。2023年9

月，第二届九月诗歌节如期开展，“未来，我希望能将九月诗歌节办成学校的特色。”这次，刘晓江请来了民间艺术家，将孩子们的诗谱成曲，唱成歌，将孩子们创作诗歌的过程拍成视频，还借助“南坡秋兴”活动，让孩子们有机会在更多人面前展示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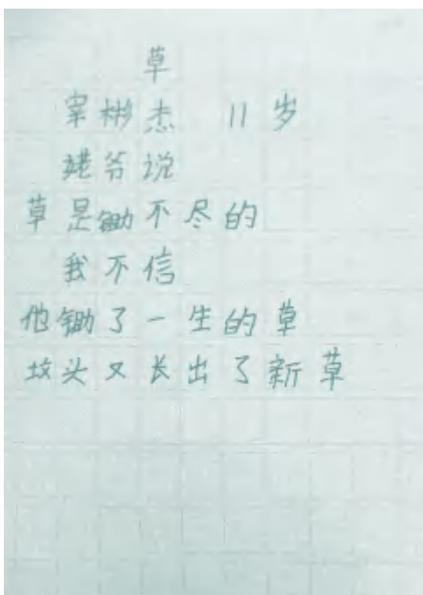
「南坡秋兴」活动的第二届诗歌节

## 从“0”到“1”的绘本创作

2021年，已经写了近两年诗歌的孩子们，遇到了刘亚兰带来的不一样的美术课，诗与画的结合，就有了低年级孩子也能参与的绘本课。

最早的绘本课，借助了一公斤盒子的相关课程，在和孩子们分享经典绘本的同时，还能有美育部分的延展，而在亚兰老师的启发与帮助下，老师们开始带孩子们进行绘本创作的尝试，“最初只是让孩子们临摹经典绘本”，令人惊喜的是，孩子们学习后画出的效果，一点也不比原作差。2022年，第一批临摹经典的系列绘本被老师们印制出来。“临摹之后，就是引导和鼓励孩子们大胆进行自由创作。”

2023年春，由全校所有年级参与的绘本创作比赛如火如荼地开展，最终选出了11个孩子原创的9个图画故事进行刊印，结集为《村里的小孩真奇怪》绘本册，在成都A4美术馆第九届iSTART儿童艺术节上进行展览，受到很多观展者的关注与好评。这群乡村孩



第二届诗歌节上的一等奖作品《草》

草  
 宋彬杰 11岁  
 姥爷说  
 草是锄不尽的  
 我不信  
 他锄了一生的草  
 坟头又长出了新草



这群乡村的孩子们也因为自己的创作，在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的美术馆

子完成的人生第一部原创绘本，从酝酿到动笔，再到完成，至少经历了三周时间。孩子们从“0”到“1”，“从不敢画到画得很溜，中间经历了激烈讨论、多次否定、反复修改……虽然画中遗憾依然存在，但孩子们对自己越来越自信了”。

这些成稿的绘本画册，大多数都是由孩子们自发组队完成，甚至一个班集体进行创作，“孩子们的协作能力同样很厉害，完全不需要老师指定。”其中的《奇葩的房子》，来自一位叫孟梓昕的小女孩有关“不同形状的房子”的想法，为了将想法变成作品，她主动找到了班上最会画画的赵佳晴和最会写话的康雨薇，在两位小伙伴的帮助下，她们经过了多轮的讨论，最终共同创作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绘本创作的初衷是“让孩子们能够用图画的方式表达自己”，老师们称之为“画故事”，每位参与其中的老师都不是艺术专业出身，几乎都不懂画画，但她们都能看到孩子们在创作中的闪光之处。正如王乐乐老师说的，“比如孩子画一个苹果，在孩子的笔下，不再是我们成人想象的具有色彩、光感甚至香味的集合，而是一个简单的扁扁椭圆形，却展现了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正砸在一个女孩乱蓬蓬的头发上，无论是苹果还是女孩，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村里的小孩真奇怪」系列绘本画册展入选了第九届「START」儿童艺术节



骆筱红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以下简称“骆”)

刘晓江

(以下简称“刘”)

孙莉莉

南坡完小五年级语文老师  
(以下简称“孙”)

张艳稳

南坡完小二年级语文老师  
(以下简称“张”)

# 美育如何成为 乡村小学的发展力量？

骆

我知道你们刚刚参加完近期由致朴和巴别梦想家共同发起的“乡村美育实践共同体”的一阶线下工作坊，有什么收获或感受可以聊聊吗？

孙

了解到什么是社会化学习，就是要走出去，走到社会中去，特别是要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能够勇敢地把自己觉得很好的东西，展示给别人。就像我们每年出的诗集，其实可以让学生们去进行推销和义卖，得到的资金可以给他们买奖品，或者给他们买一些做手工的工具，还可以用于帮助他们出更多的作品集。当然，这样做的最大目的，并不是将诗集或作品义卖出去，而是让孩子们学会与人交往，他们能够敢于开口表达自己。还有“共同体”这个概念特别好，尤其对于我们这样的小规模学校，人数相对比较少，形成一个共同体的话，就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观点与想法。

刘

我非常重视这样的学习，就像暑假也去成都 A4 美术馆参加了“T+ 计划”的美育研学营，让我感到最有收获的还是教育理念上的转变，比如我们都很关注教学质量，但以前就只关注孩子的成绩，所有教学上的努力都是为了提高学科成绩，因为那时我们想不到更多的途径和方法去帮助孩子们，而现在我们就会发现，美育是一条很好的出路，特别是对乡村学校，我们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每个孩子，他们会写诗、画画、创作绘本……真的很厉害，乡村的孩子也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孩子差。

骆

我听到刘校长所表达的，美育让你们对儿童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么，作为校长，从借助“大南坡计划”和各种外部资源，在校园开展了诗歌课、绘本课等等与美育相关的课程、活动，同时还在积极地走出去学习，这些对于你在未来学校的整体管理方面有什么启发吗？美育在你今后的办学方面，大概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刘晓江近期给全县校长和部分老师分享南坡完小的美育实践，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认可和肯定

刘

对于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的理念发生改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老师们都去接受，都能参与。我们学校就可以是个美育实践的共同体，一个人走路会孤单，会更容易感到累，只有一群人才能走得远。老师和学生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都可以是相互陪伴的关系，甚至我会想到，让孩子们写诗，也可以说是让诗歌陪伴学生们，因为老师不能陪伴学生一辈子，但诗歌可以。目前我们学校的“儿童美育工作室”成员主要是语文老师，接

下来我会扩大团队，其他学科老师也都可以参与进来，最近我就和英语老师谈过话，她也表示了兴趣，这就让我很开心，因为只要有兴趣，就有后面的一切可能性。还有数学老师，都可以一起来。美育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各个学科的老师都能有用武之地。未来，我希望将“以儿童为中心”作为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学校所有的老师都能转变观念，接受美育为特色方向，能够通过美育，让学校变得更好。接下来，我们会有个美育空间的计划，原则就是让儿童做主，自然发生，发动老师和孩子们共同来改造提升校园环境。其实我最想做的，是在我们县教体局的支持下，把我们学校打造成一座理想中的乡村学校，一座能让城市孩子羡慕的乡村学校。首先要有和自然紧密结合的环境，在我们的校园里面可以有“蚂蚱乐园”，孩子们坐在校园里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山，可以“对话南山”，画南山画，写南山诗……；第二，要有各种儿童留下的痕迹，是带有孩子们生活气息的，不需要到处都特别干净；第三，学校的氛围一定是自由轻松的；最后，希望学校整体能成为一座“乡村儿童美术馆”，这个地方是真正以儿童为主体的，可以有他们的痕迹，他们的记忆，能让他们在其中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另外，有个好消息要分享的是，我们做的系列美育行动，得到了县教体局王二军局长的支持与肯定，让我们要形成相关报告，向市里有关领导做汇报，我们学校应该不太会被撤并了，可以说，美育挽救了我们这样的村小。我近期给全县校长和部分老师分享南坡完小的美育实践，得到了来自体制内的认可和肯定。

## 骆

你们觉得，能让所有老师都能参与的动力会是什么？你们有什么在工作场景中最“被美育”的时刻吗？

## 刘

我想，最大的动力是找到了我们做教师的价值感。这种价值感，就像我们的领导西村乡中心校的周校长说的，“找到了教育应该有的样子”，就是在我们学校，小孩子都在快乐地学习，老师也都在快乐地工作。从这句话里，我也是得到极大的鼓舞。就像今天的孙莉莉和张艳稳两位老师，她们为什么说会很快乐，愿意持续不断地做这些事情，应该也是找到了这种身为教育者真正的价值感。就像小孩子写了首好诗会很开心，这种开心，和他考了100分的开心可能还不太一样，我可能说不出具体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相信前者的开心是更发自内心的，会让他找到更多的意义感，应该是一种生命的滋养，是长期的

影响，而考试成绩可能只是阶段性的。

## 张

最美育的时刻肯定是与孩子们相关的。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我就很关注他，经常会找他谈话，但还是没法感受到他是否真的有改变和成长，最后通过他写的一首诗“我想要变成风 / 在妈妈焦虑的时候 / 我就吹散她的烦恼 / 在妈妈辛苦的时候 / 我就吹散她的疲惫。”很普通的诗，但我马上就感受到了孩子的成长，就第一时间将这首诗发给了他的妈妈，妈妈也立即打了电话过来，他们就在电话里彼此都很激动，好长时间声音都哽咽了，让我也感动得流泪。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刘晓江提供

新 中 山 排



# 从乡村初中走出的合唱团， 带来怎样的改变？

在湖南省郴州市的安仁县，一所原本条件薄弱、缺乏活力，几乎全是留守儿童组成的乡村初中，因为一个名为“欢乐”的合唱团的组建和十几年的坚持，悄然发生了蝶变……

在这些改变背后，一位乡村音乐老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她如何理解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专业”上的提升？从乡村初中走出的“欢乐合唱团”，这些年来不断在各种比赛中获得大奖，这位音乐老师，如何看待音乐美育的成效与比赛获奖之间的关联？



## 行动者简介

### 谭清玲

2007年毕业于吉首大学艺术表演系，2009年成为湖南省首批特岗教师，分配到安仁县排山中学（现排山芙蓉学校）任专职音乐教师至今，目前担任安仁排山芙蓉学校“欢乐合唱团”指挥。

谭清玲的家乡正是湖南郴州的一所初始条件极为薄弱的乡村学校安仁县，“我出生于安仁县下面很偏僻的一个乡村，从小家境都不太好，当年在初中，有位老师发现了我的歌唱特长，鼓励我将特长变成优势，并为我推荐了一位优秀的音乐导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凭借音乐特长，我考上当地最好的安仁一中，最终得以进入大学学习艺术表演。”在谭清玲的成长中，音乐于她是能够改变一生的美好之光，“如果没有因为音乐特长而考上省重点高中，我可能早就辍学了。”也正是这段曾被音乐点亮人生的亲身经历，谭清玲的心愿一直是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音乐工作者，能将对音乐的热爱带给更多的人，尤其是带给像当年的她那样的乡村孩子们。

已经在安仁发起和践行“快乐合唱3+1——乡村中小学合唱艺术推广”项目（简称“快乐合唱3+1”）十年之久的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德清”）理事长李克梅和副秘书长李卫英，对谭老师的印象无比深刻：“她是真正能扎根在乡村学校里的音乐老师，从

##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欢乐合唱团”



当年排山中学校门，校园杂草丛生，校门就像老式的敬老院铁门。

2009年，当谭清玲以一名专职音乐老师身份，来到安仁排山中学报到时，第一眼就被这所乡村初中的现况“惊呆了”，那是一所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薄弱的初中学校。“因为学校地理位置离城区不远，成绩好点的、家境宽裕点的孩子，基本都进城读书了，当年全校三个年级三个班大概100多人，每年的学生流失非常严重，综合考评在全县均为倒数一二名。学生在课后根本没有什么玩的设施，只能在草堆里打滚，整个校园的环境与氛围都极为沉闷。”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落感后，谭清玲告诉自己要做什么，能做点可以让他们快乐起来的事情。2010年3月，恰逢县里中小学合唱比赛的契机，“组建合唱团”的想法在她心中开始萌芽并实施。虽然当时的学校，没有任何像样的音乐空间和器具设备，仅有一台老式的风琴，“踏板发出的声音还胜过了琴音”，谭清玲还是积极地行动起来——没有专门的空间，就在教室里找一个地方；没有合唱台，就从校园里搬来砖头搭建一个；学生、老师们不了解“合唱团是干什



么的”，就一个个解释清楚；被选中的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不愿意或不能参加，就一个个打电话去说服家长……“从组建音乐兴趣小组开始，到开展各项音乐课堂训练……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只为从无到有。”如果说对音乐的“不忘初心”，让谭清玲组建了“欢乐合唱团”，实现了“从无到有”，那么与德清“快乐合唱3+1”项目的连接，则是让她将“欢乐合唱团”带向了“从有到优”的进阶之路。

安仁县正是“快乐合唱3+1”项目的起源地，自2013年起，德清就联合安仁县教育局，在当地举办“德清杯”中小学合唱比赛，大力支持乡村中小学校的合唱活动。受益于这种从上而下的推行方式，谭清玲这样的



由上至下，从排山中学的大门，可以看到十七年来，这所乡村初中的一蝶变。

乡村音乐老师得到了快速成长。“真的很幸运，就在我亟需提升自己在合唱指挥等各方面的专业水平时，德清来安仁了，‘快乐合唱3+1’不仅会资助我们去长沙等地参加专业培训，还会邀请很多音乐名

师到安仁来，为我们提供面对面的指导，以前想都不敢想。”从2013年到2017年，求知若渴的她，积极参与各种教师培训活动，包括德清组织的合唱训练营，连续参加三届“湖南省中小学合唱艺术工作坊教师培训”，初中音乐国培等等，“一有学习机会，我一定不放过，学校安排一定去，学校不安排争取去，公费开心，自费我乐意。”她所带领的“欢乐合唱团”，也很快就成为安仁排山中学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每年都能在全县、全市甚至省级的合唱展演和比赛中取得初中组别最优秀的好成绩。2022年更是荣获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合唱节银奖，是获奖名单上唯一从乡村学校走出来，大部分团员都是七年级留守儿童的合唱团。

## “欢乐合唱团”所改变的……

正如德清的发起人和理事长李克梅所说的，“排山中学本来是一所在当年的全县综合考评中基本排倒数的初中，正是因为合唱活动的开展，转学率从5.8%下降到1%，当年只有168个学生的学校，合唱团的成员就有62人，最多时则有80多人，可说是极大地改变了这所乡村中学的面貌。”时任排山中学校长的唐芳林，在参加相关分享活动时也总是满脸自豪，“合唱团让我们学校名声大振，很多当地规模较大的学校都会组团前来取经。”如今的排山中学于2021年已经升级为安仁排山芙蓉学校，学校里的硬件设施有了很大提升。

自组建开始，“欢乐合唱团”不会贸然拒绝任何一个对音乐有兴趣的孩子。“只要真的喜欢音乐，人



谭老师与合唱团的孩子们

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曾经有个特殊孩子，因为得过小儿麻痹症，导致说话不流畅、行为也有些不协调，智力上也有点障碍。他经常徘徊在合唱训练场外，趴在阶梯教室的窗台上，每次都会学唱一些练声曲或歌曲，多次提出加入请求。在和合唱团的其他孩子们商议后，我们一致同意让他加入了合唱团。”这个特殊孩子现在早已经毕业，虽然他并没有机会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在合唱团里的这段经历，却已成为他校园生活中最难忘的一种成长印记。“他毕业后就外出打工了，合唱团让他学会了自信地表达自己，虽然可能还是吐字不清，但与他人打交道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同时，与独唱相比，合唱是非常需要团队协作的艺术，正是因为有不同的孩子，

他们会在彼此的交流中更好地看见对方的优点，能够学会共情与欣赏别人，就像这个特殊孩子的加入，让其他的团员们学会了如何尊重和包容他人的不一样。

在合唱团中，谭老师会帮助不同的孩子去认识自己，发现自己，“或许有孩子音准不行，我会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引导，如果是天生不好，会让孩子学会面对自己的缺点，再去选择其他更适合的兴趣特长；如果只是因为以前从未接触过合唱而不懂得如何表达，就会用人声去引导他，用模仿的方式激发他的技能。”在谭老师的音乐课堂上，随时都充满了创新带来的欢乐。“音乐课上我会有不同的花样，孩子们感觉我像魔术师一样，每一节课都会有新鲜感：如节奏感的模仿，声音的模仿，音准的模唱。”通过不同的训练方式，让孩子真实感受到音乐之“美”，从不同节奏型产生的不同共鸣，感受节奏之美；从不同的声部进行和声，感受旋律之美……谭清玲理解的音乐美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式的、较为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首先是要认识美，也就是她如何引领孩子们去认识美；然后让他们

去发现美；接着需要一点点去创造，教导他们会去创造美。通过持续引导，慢慢



谭老师带领合唱团走出安仁，到长沙音乐厅参加展演

就把美传递给学生们，最终希望他们以后也能再去传递美。通过开展合唱活动，谭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亲近，“可以说我走进了孩子们的心灵，在学校里不管是优秀生还是学困生，对我都非常恭敬，我可以亲如他们的大姐姐，同时也威胜政务主任，学生们都愿意听我的话。很多厌学的学生因音乐合唱而变得热爱校园，原本打算辍学的孩子们也留了下来。”

# 乡村音乐美育成效 与比赛获奖的关系？

龚

您带领的“欢乐合唱团”，多年来获得了很多奖项，“获奖”给您和孩子实际上带来了什么？

谭

我当初创立“欢乐合唱团”的初心是要让孩子们感受到快乐，并不是为了获得多高层次的奖项，才会坚持去做这个事。对于比赛获奖这件事，就像数学课会有阶段性的检测，我们通过合唱团去参加比赛，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测试，就是检测我们对一个音乐合唱作品到底掌握得怎么样？孩子对于美的认识、发现和传递，能够到达怎样的层次？是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and 途径有所展示的。当我们获得一个奖项，可能会说明原来我们对音乐的掌控能力到了某个层次；如果我们没有获奖，是不是说明我们对作品的理解与表达还不够？其实，只要能够参与其中，我都会感到心情愉悦，拿到奖当然是更开心的，但如果没有拿到奖，也是感到开心的，特别是对于孩子们，他们能有机会走出来看看，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自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有所成长。

龚

儿童合唱比赛的评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你们总是能获奖呢？

谭

这个标准，我认为主要是专业这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近期参加安仁县的县级合唱比赛，第一次按国际标准给我们进行评分。因为安仁经过这十年来的发展，被称为“中国合唱童话县”，觉得应该要用国际化标准，为我们这些老师指明专业上的方向。我们需要提交表演的作品，专家们会根据乐谱的要求，结合现场进行打分，因为合唱不是说做一些动作就能加分的，必须以声音说话，如何去体现和谐之美。合唱和独唱不同的地方，就是相互不同的声音必须要产生和谐之美，如何让不同的声音相融，就是让孩子们学会如何听别人的声音，然后才可以彼此靠近，产生共性，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要让孩子们有感知美的能力。我所理解的“专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技能上的专业，就是从学术的角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音乐技能上要能够不断地提升，另一方面在教学技能上也要提升，要在综合素质上全面发展；另一种是在工作上专注的程度，作为一个老师，是不是一心一意专注于自己的学生，也可以直接理解为专心工作。我们的合唱团能得到高分，我认为是我经常出去学习，学习了解到这些标准，努力做到“专业”，如果有一些老师还停留在群众合唱的氛围，他们的分值就会拉得比较大，往往会相差十多分。

龚

我们所说“以美育人”的“人”，应该是指所有的孩子们，但在比赛这件事情面前，因为有专业的标准，很难做到人人都可以参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谭

我们学校有“建制班”合唱比赛，就是每个班的孩子都要上台。班赛的目的就是人人都可以参与，让每个孩子在音乐课堂中都能知道发声方法，都能了解我们的音乐作品。每个孩子只要你能发声，就都可以参与进来，目的是让他们敢于上台，并能理解音乐之美。每个人都有感受音乐的权利，但确实从技能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发展会有不平衡。还是以数学为例，大家都在学这个知识，但确实学着学着，就会有一定的分级，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校级合唱团，因为做一件事情，肯定还是要分出等级。没有的话，如何能够有目标

去提高各方面的能力？又如何在孩子们当中形成一种可以学习与遵守的模板？但并不是说，其他的学生就不参与了，大家还是都可以参与。我的理解，正是要因材施教，才有了我们合唱团。“先全民参与，再挑出优秀学生”。也就是，在我的每个班参加比赛这个过程中，人人都参与了，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尊重音乐的专业性，还是得要有更高的标准，能带领学生可以朝更高的方向，去做专业性的一个追求。

### 龚

您有讲到合唱团中曾经有一位特殊儿童，其他的孩子们在您的引导下，会特别包容他，并帮助他融入团队。是否可能大胆想象一下，不只是包容，可能因为他的存在，而让团队的合唱出现一种独特的风格？

### 谭

这个特殊的孩子一直想加入我们，是因为他对音乐的热爱。他的情况主要是吐字不清，而我们的歌声是要通过声音传递出来的，这个咬字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在合唱团中才被称为特殊孩子，如果他只是身体有问题，发声没有问题，反而不算特殊孩子。

您说的那种情况，我确实没有做过。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我不可能为了他，编一个新的作品，这个不太现实。但以后如果再有这种孩子的话，我可能就会加一些乐器给他，因为在我们的合唱里面，不光要有声音，还可以有器乐这些，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合唱团，现在有机会去北京比赛，会有乐器的加入，就给了我这方面的灵感。我会想到，可以用打击乐器，让这种特殊孩子也能参与到我们的音乐作品当中，他在节奏等其他能力上没有问题，我就可能会从这方面去突破，比如，可以加上箱鼓、非洲鼓等乐器，而节奏的形式，在作品当中也可以呈现出多样性，从而让他也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者。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谭清玲提供



# 光明小学 变“美”的背后是什么？

走在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白箬铺镇光明村的某个不知名坡道上，远远就能看到一所充满了各种色彩的乡村小学，而走进了校园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在主教学楼和食堂之间走廊的墙体上画着梵高的《星空》，星空之下，三只“小鹿”或觅食或仰望；走到操场，刷成五彩琴键的台阶，画有彩色斑马的斑马线，各种色彩的废旧轮胎，与花坛里的各种“动物”雕像相映成趣；校园之中，则是随处可见孩子们绘制的壁画……

这所远近闻名的“彩色学校”，是由一位美术老师带着自己的同事、学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一笔笔创作出来的。

她是如何大手笔进行校园环境改造，得到了哪些支持？  
将光明小学变得“好看”的行动，为一群乡村孩子和学校带来怎样的影响？  
她的系列美育课程，怎样利用在地自然资源？  
对于自然在美育中的作用，她又如何理解？  
得益于“设计思维”的她，又有着怎样特别的自我学习方式？



行动者简介

杨伊

湖南湘江新区白箬铺镇光明小学  
美术老师兼德育主任

原本是一名室内设计师的杨伊，2006年听从父母的建议，转行考取当地的教师编制，被分配至湖南湘江新区的白箬铺镇，成为光明小学的一名普通老师。“虽然我考的是美术老师编制，但最初主要负责的是语文教学，兼职美术教学。”直到2011年，“当时的朱国强校长提出了学校要走美育特色”，也正是在这个目标之下，美术课的教学被日益重视，杨伊也开始好好思考——“农村孩子的美术课应该怎样好好上？”

得益于设计专业出身，杨伊自认为“设计思维”对她开展系列“不一样的美术课”帮助很大。“要用整体思维去看美术课，不要局限学生们的创作。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让学生们钻到课本中去学习，而是更注重培养孩子们去感受美，并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大胆地表达。”到了2014年，光明小学先是拍了一部很美的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老师们在学校的阶梯泼上彩色的颜料，让所有的孩子一个一个往下走，穿

着雨靴踩出五彩的脚印……随后，又举办了一场全体师生书画艺术展，引来众多家长和其他学校校长的关注和好评，从而正式提出了“全员育美”的口号，“全体教师都是美育师资”，并逐步形成了“自然美育、博物创新、艺术体验和绘画日记”为主要内容的“四位一体”美育课程体系，杨伊也于2016年正式成为一名专职美术老师。

在她的持续实践与带领下，“美育”让光明小学从一所普通的乡村小学，转身成为当地特色学校的优秀代表……学校的改变，也带来了家长的认可。光明小学的现任校长刘立华表示，“目前我们学校有6个班260多名学生，这几年学生的流失率是在下降的，很多外村，甚至城里的家长，都会时常打电话来，想到光明小学来上学。”

## 开端：与自然融合，让校园变美

时间回到17年前，在刚到光明小学任教的杨伊眼里，“那时的学校，只是一个坐落在山林里的偏僻山村小学，地方小，人也少。”一切的改变源于前后两任校长——朱国强和刘立华对杨伊的大力支持，“我提出的很多想法和创意，都得到了无条件的执行。特别是我们的美术课从一开始就课时充足，两节课连课上，一到六年级，每个年级每周有两节美术课，每次可以是半天时间。”

设计师出身的杨伊，最早提出的创意美术课，就是“希望带着孩子们，一起进行艺术创作，让校园变得更艺术，能够更好地和大自然融合。”很快，校园里空白的墙面，被一幅幅色彩丰富的图案所代替，而每过一段时间，杨伊都会带领孩子们绘制新的作品，把墙面之前的绘画盖掉。正是通过创作墙面壁画，杨伊看到孩子们的创作力和动手能力增强了，不再像最初时那样古板，她再次向校长提出申请，把美术课搬到了村子的山林田野之间，带领孩子们，以天地自然为课堂，描绘自己眼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也是杨伊特别看重的“自然美育”的开端。

她说自己从来不会让学生们刻意去练习素描，但很强调“写生”，每当她带领孩子们到村子里写生，都



杨伊带着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写生

会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看到了什么，就用线条表达出来，抓住自然物的特点，认真观察，不需要想象。”每次的室外写生结束后，杨伊也会让学生们自己评定，评定的标准没有好坏，只有每个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对美的感受。“这正是一种美的浸润。”杨伊相信，在自然环境里面，孩子们感知到的东西，就是和大自然直接有连接，有互动的，他们的感知和观察能力是会不断提升的，“得于心之后，再运用于手，去创作出来。”只有通过大量的对美的这种浸润，在一步一步的积累当中，形成孩子们独有的感知和表达方式，再通过技法的提升，才会让他们的作品有更加深厚的底蕴，也会让乡村的孩子们能够越来越自信阳光。“现在的农村生活幸福指数很高，希望孩子们能够发现家乡的美，带着这样的一种美去生活。”



光明小学校园中的壁画，都是由孩子们一笔笔共同创作的

## 拓展：博物创新，艺术体验，绘画日记

除了走到自然中进行创作，杨伊还会将课堂拓展到博物馆、艺术馆，开展“博物创新”的艺术课，借助当地丰富的社会资源，“走进传统艺术文化空间，让孩子们和古人对话”，通过对经典作品的临摹学习，“孩子们加强了手上的功夫，可能刚开始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作品的背景、文化，但他们是会感受到传统经典中的美，那种线条的变化，那种气韵生动，这种输入多了，再加上观察和感知能力，内外结合，能够更好地输出。”而孩子们的作品，也会通过定期组织的画展，在湖南省美术馆、长沙市博物馆和李自健美术馆等进行展出。

另外，杨伊还会带领学生们进行不同的“艺术体验”。在湖南省第二届自然教育论坛的主会场上，她指导五六年级的学生们制作的空中自然装置设计《在天成像·在地成形》，获得了在场嘉宾们的一致好评。“孩子们从山上捡来干枯的树枝，用鱼线吊在两根杆子上，就用树枝穿插错乱地吊着，中间还吊着学生画的彩色纸管，灯光会从上面打下来，下面的桌子上会铺一张长卷，在空白的长卷上面，灯光打下来，树枝的交叉影子就印在白纸上……在制作过程中，我不会告诉学生们某些具象的艺术形式等内容，而是希望他们自己能感受到有形的、无形的美，还有变化的美。”

乡村的孩子们大多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杨伊发现，大部分的孩子课余时间都喜欢自己随意地在课本或作业本上画一些自己的所见所想，那么，老师们何不顺势用“绘画日记”的形式培养孩子们，让他们学会创造性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在光明小学的美术室里，就有不少的绘画日记集，学生们的每一幅画都配有一篇文章，后面还有老师的点评。“这也是一种学科融合的方式，除了美术，显然还有语文。”杨伊说，她以前带的很多已经毕业的学生，现在仍然保留着做绘画日记的习惯，只不过现在是发发朋友圈，他们看到什么漂亮的东西，就会拍下来或者画下来，发几句感慨或写一段小诗。“绘画艺术无非就是你的感知，你的观察，你的审美，或者情感表达方式，最终要把这些运用到生活当中，不是要所有人都成为艺术家。”

杨伊的系列美育课程从不以一节课为单元，除了和课本上的教学目标与内容进行整合，更是会持续地为孩子们打造整体的“美的环境”，包括目前学校里的星光美术馆，是以整个校园为主题的美术馆。就是让学生们从进入校园开始，就能置身于一个美好的艺术文化氛围之中，他们的创作作品也会是持续性的，校园墙壁上的画会持续更新，其他像数字艺术展上的画同样会更新。“对于孩子们而言，美术课不是一节课热热闹闹上完就没了，而是在这个环境之中，关于美的意识和念头会一直在他们心中。”而“四位一体”





无论是教育论坛上的空间布置(上图), 还是学校画室中的自然装置设计(下图), 都是孩子们重要的艺术体验



“绘画日记”由图画和文字共同组成, 配有老师的点评

的课程设置, 结合教材内容, 也是有着内在的关联和递进: 一二年级的孩子会着重于训练他们敢于表达的能力, 会给他们大大的画纸和长卷, 只要他们愿意去画, 能够大胆表达就可以; 到了三四年级, 重点是要外出写生和进行临摹传统的创作, 要训练手上的功夫, 还有眼的观察能力和心的感知能力; 再到五六年级, 就会有更高的要求, 需要更多地进行艺术体验, 尝试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每个年级都可以进行绘画日记的表达。“先放, 让他们能够勇敢表达; 再收, 有了手+眼+心的综合能力; 然后又放, 鼓励进行不同的表达。”

杨伊也一直强调, “没有画不好的画, 只有画不完画。”她对学生的唯一要求就是一定要将自己的作品完成, “完成非常重要, 只要用心认真观察, 然后按时完成了作品, 都是优秀的。”

## 让学校变“美”有什么用？

龚

最早对学校进行环境提升，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对孩子们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校变“美”之后，还有什么效应产生？你怎么理解其原因？

杨

我们学校原来就是农村常见的灰墙黑瓦，校园里面死气沉沉，孩子们的眼睛里也没有色彩，所以，刚开始我就想着带孩子们到学校墙上去画画，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艺术的多彩。希望孩子们能够看到这些色彩，发现“美”，然后才能去感受美，创造美。我相信，经过这种美育熏陶出的孩子，他的人生价值观会多一个“美”的维度。如果要问我们学校的孩子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们的眼里更有光，他们的身上更有一种安定自信的力量。他们能够沉下心来去画画和创作，不会担心别人说自己画得不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我们做出了成绩，让学校变美，首先是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从而带来了外界的认可。特别是区（前“望城区”，现“湘江新区”）教育局看到这些后，对我们也有了更多的投入。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18年

学校“美术吧”的修建，“美术吧”是我们带着学生一起设计的，学生说要落地玻璃，要异形的空间和色彩，我们当时结合学生的理念，做了手绘图和效果图，制作成一本册子，校长就送到了教育局，教育局立马就拍板，给我们建了这栋楼，并且完全按照我们的设计建造的。其次，我们也会链接到更多资源，得到更多的帮助和资助。包括很多高校、公益组织、政府机构的关注，他们会来调研参观，也会带来很多资助与资源。

背后的原因，我想可能源头还是在于美育吧，古人在《说文解字》里面说：“美，甘也。”。以天地大美培育乡村少年，这种“美”就像个能量场，是可以集聚更多正向的关注和支撑的，乡村不是苦哈哈的模样，农村的山水天地是可以滋养人的，但是这样的美需要让大家看到，进而感受到。我想正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基于美育带来的一所乡村学校的巨大变化和可能性，以及乡村教育这一片极具生命力的土壤所带来的舒展、自然的人文美，也许这也会是城市教育理想的彼岸。

## 龚

你有提到，把学校整体打造成一个美术馆，让校园变得更艺术，更好地与自然融合了，请分享一下，自然在美育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的课程又是怎样利用自然资源的？

## 杨

自然在整个美育当中，最重要的作用是展示了一种生命力、一种能量。可能很多人觉得生活在乡村，每天都一样，今天看这棵树、明天看这棵树，甚至明年看这棵树，都是一样的。其实，大自然“四时更替、万物生发”，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需要被农村的孩子去发现，更重要的是去感知到的，这是一种美。当孩子认真地去观察和感受这种美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生命的能量。大自然融合于天地之间，这种力量对乡村孩子的滋养，会比城市的孩子更深，他们获得这种生命的气息会更深厚，更容易感受到幸福。我觉得，在农村进行美育，大自然能够在孩子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更多地给予这种能量，一种向上的生机勃勃的能量。

再来说一下自然资源的利用。首先，我们的课堂会搬到大自然当中，相关的展览也会搬到村子里。比如春天的时候，我们在樱花园里办过画展。其次，我们会利用自然中俯拾皆是材料，进行各种艺术体验。比如用山林中捡拾采摘的干枝、鲜花等去插花；还会进行自然装置设计，将从山上砍

下的茶树枝，擦上木蜡油进行打磨后，用鱼线悬挂在空中，再在上面进行一些创意设计……最后，我们的美育课，基本走遍了白箬铺镇的山林田野，课程内容同样来源于自然。比如画村子的百年古桥，需要了解古桥的历史资料，再去古桥旁认真观察，然后坐在草地上写生，这样的课程结合了自然资源与历史人文。

## 龚

能感受到你的学习力很强，愿意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方式吗？另外，从2006年分配到光明小学，已经17年了，是什么让你愿意留下，并努力让这个空间环境变美？

## 杨

说到学习，可能因为我原来学设计的，比较注重整体的思维，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站在一个整体的视角上，再去看局部。我确实会注重自我学习，以前我并没有系统地学过美术，所以后期会特别去学书法，学国画，学古琴，我的瑜伽也练习了十几年……这些学习内容，其实都是相通的，比如学琴可以从书法里面汲取知识，学书法又可以从瑜珈里面汲取能量……就像一首古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意思是“一艘巨船本来很重，搁浅时想要让它移动，几个人去推都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江里的水上涨了，那艘船就像一根轻轻的羽毛，自然就移动了”。学习也是一样，当生活中的能量上涨时，工作中的能量也会自然提升，而当工作能量提升时，生活能量同样也会上涨，就是良性的循环。

我在乡村教学了十几年，别人说我付出了十几年，但其实我也获得了十几年。在这么多年进行“美育”的过程中，我在不断地成长，得到了很多益处，来自孩子、村民、校长、同事，还有家长的反馈，以及光明村给我的滋养，让我更加热爱生活，在乡村的自然环境里，我的身心是很愉悦的。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杨伊、石祯专、邹麟提供





# 乡村孩子何以成为 “美丽生活家”？

在云南省楚雄市东瓜镇的兴隆村，  
有一所“分众美丽小学”。  
这所特别的村小，  
自诞生之初就“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美丽生活家”，  
基于此，学校开设了以生活为根的课程体系，  
并直接命名为“生活家”。  
经过近八年的实践，这门“生于美小，长于美小”的校本课程，  
在课堂活动当中一直在遵循和追求的教学原则是什么？  
当所有的老师都相信并遵从“全校协同”的重要性，  
他们是如何达成这种文化层面的一致？  
校长王珂所强调的“努力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  
去尊重每一个人”的背后，有他提出的“美丽DNA”概念，  
其中又有哪些值得复制和借鉴的经验？



## 行动者简介

分众美小全体教师合影（后排右一为王珂）

王珂

云南楚雄分众美丽小学校长

自2010年大学毕业就加入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以下简称“美丽中国”）的王珂，“从一名支教老师开始，后来又转岗从事教师的培训与管理工作的，在美丽中国一干就是十多年。”虽然非师范专业毕业，但打心底里又热爱教育的王珂很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创建美丽小学的全过程”。那时正是2015年，原北大附中校长康健退休后作为“首席教育官”加入美丽中国，带领王珂在内的创始团队，开始了美丽小学的筹备工作，“很感谢在当时能够遇到康健老师，他作为教育前辈，本身就能让我们学习到很多。”彼时的王珂和同事们，都有一份对乡村教育的全新期待，“当时我们一起聊教育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个潜在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所学校，让我们可以一起搭档共同管理，我们这群人理念是相同的，有更好的协作能力，也有比较强的教育理想……”

2016年9月9日，那份共同的期待正式落地于云南楚雄的东瓜镇——当地的兴隆村完全小学改名为“分众美丽小学”（以下简称“分

众美小”），也开创了国内乡村小学的三方合作办学模式：受云南省楚雄州教育体育局、楚雄市教育体育局的邀请和委托，在分众传媒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承办，向校内派遣办学团队。正如王珂介绍，分众美小依然属于公办学校，接受东瓜镇中心学校和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在招生范围、收费标准、教材课程等方面也都遵守国家的相关规定。不过，在人事、财务、内部管理上都有了较大自主空间，从而也便有了更多办学创新的可能。

王珂坦言，“我们与各方签了六年的办学协议，但其实并没有想到会真的待这么久，到2023年9月，已经是七年，如今已开始了第八年。现在想想，一方面，我们在分众美小的探索中找到了一些成就感；另一方面，会特别珍惜这样的平台和机会，总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探索去弥补一些缺憾。”

2017年，因创校校长康健无法长期待在云南，王珂也从副校长转为第二任校长。目前的分众美小，在

册的老师有17名，其中12名由美丽中国团队招聘，5名是来自于本地体制内的教师，历年来保持了平均165名左右的学生数（最多172名，最少159名），生源大多来自于兴隆村及周边，“入读基本都要有当地户口，三分之二为住校生”。

## 最“美小”的“生活家”课程

美丽小学的办学理念是“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分众美小自诞生之初就“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成为美丽生活家”。基于此，构建以“生活”为根的课程体系，也成为这所创新型村小的重要实践。“我们开设了校本课程，直接命名为‘生活家’，并将其作为全校主导课程。”

虽然目前在学校每个年级的周课表中，生活家课程都仅占一节，但它一直都是最能代表“美小”的课程——因为它“生于美小，长于美小”。正如邱牧佳老师在美丽小学公众号连续推出的两篇文章中，详尽地介绍了生活家课程从创校伊始的秋季学期，到第一阶段结束的六年里发生的大事，不仅记录了分众美小在生活家课程中的反思和经验，也呈现了课程发展的实际路径。

事实上，“生活家”课程在“分众美小”走过的每一步，都会从孩子们的需求出发，也都会尊重每位老师的参与和智慧。

课程发起的最初目的是“用固定的课时，教孩子过好基本的生活，也就是卫生的健康的生活”，因为老师们从《学生画像》的调研中，看到学生们“大都来自经济情况一般、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学或初中的

家庭，再加上环境的影响，孩子们的基本生活习惯往往不太理想：不太会刷牙、洗手、洗澡，爱吃垃圾食品……”，在王海月老师的提议下，以“不希望孩子像完成任务那样刷牙洗手，而是懂得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做，如同生活的专家”的朴素愿望，正式开启了生活家课程在美小的落地实践。

2017年，有着教育学和心理学双重专业背景的单兰迪老师加入团队，承担起了全校生活家课程的职责，并将课程内容从“生活技能”进行了多维度的拓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让“关系”成为生活家课程的核心，包括但不限于：与自己的关系（认识自己，情绪表达等）；与学习的关系（注意力、作业拖延等）；与同伴的关系（友情、解决冲突等）；与父母的关系（亲子关系，家长作业等）……而自2018年开始，在陆翼、任盼、单兰迪等老师的共同推动下，SEL（社会情感学习）更是成为生活家课程的重要版块，“生活家课程在很长时间里约等于社会情感课程”。

目前的生活家课程分为两大版块：一是生活技能，以健康和为主要内容，包括如何刷牙洗澡，怎么过马路，怎样搭配三餐更健康等。二是社会情感技能，分为社会情感主题课和性教育、校园欺凌、烟酒毒品、网络等专题课。单兰迪表示，“生活家主要会根据学生的特点去设置课程，低年级的一些主题会比较适合用绘本的方式去上，而不是直接给他传授什么知识，高年级则会更多需要一起去讨论一些话题。”

以“爱牙课”为例，就有基于五种学情分析下而设置的不同年级的学习目标及课程内容。其中，低年级聚焦在掌握具体的知识和技能，高年级除了巩固知识和技能外，还着重在提升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意识。

除了在课堂上教授知识，老师们还会想出各种“招数”加持教学效果。比如，请一年级刚入学的小朋友拍摄了刷牙步骤的演示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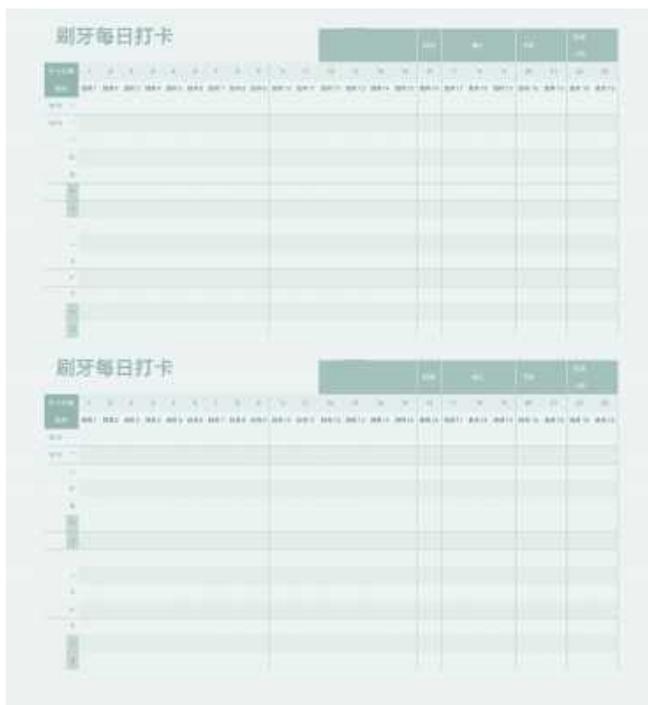
阶段	时间	内容
一	16秋 17春	安、卫、健；名字出现
二	17秋 18春秋	社会情感、性教育(零出现)
三	19春	SEL丰富，主题课程引入非学科
四	19秋	教师共学，整合课程
五	20春(疫情)	有思有行落地，加入思辨
六	20秋	课程项目引入
七	21春	社会情感帮助学业
八	21秋 22春	社会情感+主题课(课程转化)

「生活家」课程的发展历程简表

	1年级	2年级	3年级	4年级	5年级	6年级	
目标	知道牙齿的数量； 理解换牙现象以及换牙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学会正确的刷牙方法。	说出牙齿的名称和数量； 知道蛀牙的形成原因；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知道日常爱护牙齿的方法。	了解牙齿的种类、结构和功能； 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 了解换牙期的注意事项； 意识到刷牙的重要性，知道保护牙齿的知识；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发现自己牙齿存在的问题（如龋齿、畸形、地包天、蛀牙等）； 分析牙齿问题产生的可能原因（内、外因）； 找到自己可以改变的部分，理解不可改变的部分； 提升“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 反思自己生活习惯里好与不好的地方，主动做出改变； 提升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意识。		
作业清单	我的牙齿长什么样？	我的牙齿是怎样的？ 我的牙齿不喜欢什么？ 我是怎么刷牙的？		画出刷牙的步骤； 我和父母一起刷牙的感受？		画出我的牙齿； 分析牙齿可能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形成的原因； 制作《我和我的牙齿》四格漫画。	

并将其制作成海报张贴在各班教室提醒大家正确刷牙。海报旁是一张打卡表，全班一起打卡刷牙情况；还会通过“鸡蛋壳的小实验”，请孩子们每天观察鸡蛋壳在不同食物中的腐蚀情况，用来类比牙齿遇到不同食物的变化；甚至还会有“一对一”的义诊活动，去口腔医院借来各种类型的牙齿模具，并邀请对方来校义诊，让每个孩子获得一次真实的看牙体验；更不要说有趣的互动游戏和利用绘本让孩子更好地获得牙齿相关知识的补充……

在以“刷牙”为主题的生活家课程中，“学生习得正确的刷牙知识技能意味着向学生提供知识、技能，帮助他们理解，以及给予他们做事所需的判断力。坚持好好刷牙的行为则符合社会规范，但美小还希望学生知道刷牙和自己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在脱离了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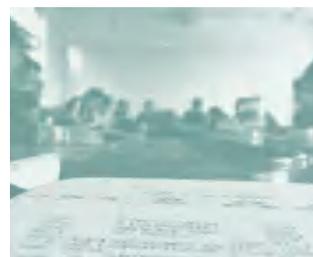
## “生活家”的持续与升阶： 全校协同的力量

2019年是生活家课程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后，单兰迪和同事们开始更深切地感受到一些艰难的时刻，主要体现在老师们越来越发现不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农村孩子，在生活中普

遍会遇到的困难：家庭、学业、青春期、未来……在这种背景之下，单老师提出了每周开设一节“相处时间”的想法，这是一段老师听学生讲他们生活的故事。一个老师和七八个学生围成一圈，学生说，老师听，互相问，互相答：你周末干什么了？打游戏有那么好玩吗？你跟家里人相处怎么样？谈恋爱是怎么回事？王海月老师特别提到，“这是一个打入学生内部的谈话时间，我们很多的课程内容都会来自于与学生们的聊天”，特别是对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他们和手机的接触变多，“一些孩子玩游戏、刷短视频，到了影响自己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的程度，也因手机和家长冲突频发……”还有“对烟酒的过早接触，对性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不时拿‘性’相关的脏话骂人，或拿他人的隐私部位开玩笑……”等等不断涌现的问题，都成为生活家关注的课程内容，涵盖人际交往、自我认知、性教育、手机使用等等方向。

也正是从2019年开始，分众美小的整个教学团队都充分地意识到了“教师协同”的重要性。正如王珂在提到教师团队招聘时一再强调的，“我们不是想简单找个授课老师，而是能来合作办学。团队内分工有所不同，但都有权利，也有必要从办学层面去参与全校事务的讨论。相应地，学校有任何重要决定，都需要所有老师共同决策。”虽然生活家教研小组目



老师们不同主题的共学时刻上：自我效能；下：延迟满足

前主要以单兰迪为首的四位老师为主，但鼓励学校里的每位老师都去生活家课堂听课，尤其是各班的班主任，而非生活家老师旁听生活家课程，乃至定期成为助

教”也已成为分众美小的教学传统之一。

同样是2019年，在探索社会情感教学的新形式的过程中，老师们也感受到了共学的必要性，从这一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每周五的教师团队例会，都会安排出一段时间进行培训，分两次学习一个主题，包括引入和巩固。单兰迪也表示，“在这个团队中，老师们形成一种合力，去做一件事情，是让我感到成长最大的地方。”另外，因为每学期都会有新的老师加入生活家，“就会一直有新鲜感，每个阶段的氛围都很好，不会有职场工作七八年后的疲惫感，大家的状态都很好。”



老师与学生们的「相处时间」

龚 瑜

乡村儿童美育网络执委机构代表  
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创始人 & 理事长  
(以下简称“龚”)

王 珂

(以下简称“王”)

单兰迪

(以下简称“单”)

# “生活家”背后的 “美丽 DNA” 是什么？

龚

“生活家”课程是很难得的真正回到生活美的美育课，印象很深的是你们会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对课程内容不断在进行迭代更新，让课程很鲜活。我好奇的是课程内容在不断变化时，教学过程中有什么方法、原则是你们遵循不变的？以一堂 40 分钟的课程为例，你们会怎样去展开教学？

单

我立刻想到的，可以总结的一个教学原则是真实的生活。生活家课程会有一些既定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来源或者修订，会依赖于我们对孩子的观察，也就是观察他们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把一些内容融入进来。在教学方式上，我觉得去倾听和回应是比较重要的。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一直贯彻这种方式的。比如“我是什么样的人”这种关于自我意识的主题，我们就要提很多问题，去刺激孩子思考，他们也会分享很多想法。老师要做的，是去倾听不同的想法，给到他们一些非常具体的回应。

王

在分众美小的这些年，我们自然而然地遵循了一种价值观，叫“真实”。我们努力地跟孩子们营造一种真实的对话，表达真实的想法，沿袭了日常的交流氛围，而这个日常的交流氛围，正是过去八年点点滴滴积累下来的。另外，我们的生活家课程需要教的很多东西，是关于待人接物，看自己、看他人的时候，都要运用到。我们这群老师从小几乎没有学过，在上课备课的过程中，于我们自己而言，都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我们需要保持一种清醒：在给孩子们说 ABC 的时候，对于这些 ABC，老师自己做得到底怎么样？于是，老师们就会组织共学：凡是教孩子的内容，老师一定要先学习。在美丽小学，我们不求立刻做到，但求共同面对真实的自己，并希望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教学相长。

龚

你们的团队能够达成在这种文化层面的一致，是怎么做到的？

王

从招人的角度，我们有自主招聘权，确实会比一般的学校有优势，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现实。我相信，即便大多数的学校没有太多教师的选择权，但至少第一步是要有核心的人，以校长为例，他应该是第一责任人，需要建立核心团队，这个核心团队不一定是有一官半职的人，但他一定是处在团队的核心，能够匹配我们目标的人。在美丽小学这八年，绝大多数重要的决策，都是十几个人围坐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共同做出的，包括像“美丽生活家”五个字或“生活家课程到底怎么做？”这样的议题。我们要努力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工作环境，去尊重每一个人。值得庆幸的是，当我们整个团队坚持下来到第八年，团队也给了我一种安全感，会让我愿意直面更多的问题。我们的创校团队，像单兰迪、王海月老师一直都在，有一些东西会形成制度；还有一些东西会变成有机的流动的传承。这种传承是当来了一位新员工小李，他在教语文、数学课的时候，语文组组长和他的搭班老师，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他：面对学生我们怎么做，搞活动的时候要怎么注意孩子的体验？……对于我这个校长而言，这种传承就是得到了莫大的支持！

龚

从教育公益组织的角度，分众美小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样本，探索了一种在乡村办学的新模式，王校提到过“美丽 DNA”的概念，也期待会有

更多的美丽学校，你希望可复制的点是什么？哪些经验是你在探索过程中比较看重的？

王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当我在办学第三年的时候，提出了“美丽 DNA”概念，是一种朦朦胧胧的直觉，也一直在思考，想把感受变得更具象化一点。但当不断有人问我“美丽 DNA 是什么”，我发现有点难以回答。去年，我们尝试写了一本书，叫做《大山里的分众美丽小学》，在里面记录了很多师生互动的故事，好像每个故事都挺美丽的，但那些背后更本质的东西，限于我们的能力，还没有呈现出来。

我不能代表学校，只是我个人还是有一些想法，我希望每一所学校都注重孩子的健康、安全和尊严。健康和安全的可能是大多数学校都会关注的，但说到尊严，在乡村学校，看到的就非常少了。以我们安装厕所隔板为例，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当我们的学生去到初中、高中的时候，会给我们反馈说初中、高中的厕所还没有隔板，他们会很不适应，甚至想着去给校长提建议，说应该给他们加隔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观念上的转变，让大家觉得小孩子的尊严也值得被尊重。

我们会很期待更多的乡村教育同仁，一是把孩子当成普通的孩子，不要搞城乡对立；二是要持续地自我察觉和反思，这样就会导致更良性的局面，当下可能还做不到、做不好，但我们在不断地往前发展。单兰迪、邱牧佳等老师会经常讨论这些问题，她们给我的启发是——美丽小学一开始好像是要做一所创新的学校，越做越觉得我们没有任何创新的地方，只是在做一所普通的学校应该做的事情。

龚

当你们进行各种生活层面的教育时，会不会使得孩子对他们身边的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事情产生很多不适，当影响到孩子们和在地文化的融入时，你们是否感受到挑战？又是怎么去看待和解决的？

王

我首先就能想到，美小的孩子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迎合老师，而会真实地表达，带着这种习惯，他们去到初中、高中就会不适应。也会有人不断地问，你们美小弄得很不一样，你们的孩子到了初中怎么办？

我们做过一些尝试，比如会跟初中提前做衔接，去跟校长进行沟通合作，把我们的孩子统一放在一个班，再补充一些其他学校来的孩子，变成“美丽初中班”，因为也还有初中学校希望借助美丽小学的积淀实践，去带动整个初中的新发展。还有让初中学校预备的初一班主任提前来到学校，带着我们已经毕业的校友，跟学弟学妹们介绍初中生活，甚至带着我们六年级的孩子提前去初中体验一天。通过这种从老师到学校层面提前交流，尽可能让小学与初中有一种交融。

另外，从五年级开始，到六年级，我们就会跟孩子们不断讲述，他们未来面对的不同环境会是什么样子，美小也不会陪他们一辈子，他们的初中可能会跟美小有关系，但到了高中，以后考大学、大专，还有未来的生活，我们做不到陪着他们一辈子。那就要有更多方法上的东西，能够给他们，他们带着这种方法，用康老师提供的一个意象化的词，叫做“行囊”，他们带着行囊，里面有一些帮助他们上路的东西，去面对自己人生更长远的路。

由于我们的毕业生越来越多，从2022年开始，单兰迪老师也会更认真地代表学校，去做校友的相关工作。一方面，希望从我们的角度，能尽可能地为美小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支持和延续性的引导，或者叫咨询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借助校友的力量，有些校友的弟弟妹妹还在学校，就算不是亲的弟弟妹妹，也是学弟学妹，大家都是同一个村子的，他们都可以回到学校做分享。搞校友会的时候，我们会带着六年级的孩子，和已经毕业的哥哥姐姐们去做交流，形成一个大家都有可能输出和输入的系统，这是我们做了一年多的尝试。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王珂提供



# 如何用展览呈现 乡村儿童的真实生活？

面对六年级学生的毕业，  
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东瓜镇兴隆村  
分众美丽小学的师生们，  
用一场共创的展览呈现了彼此想说的话。  
这场名为“22道光”的毕业展览，  
从一间柴房里开始，又在学校的一面水泥墙结束。  
孩子们和老师一起相处的时间给予了展览的力量，  
展览的素材都取自孩子们在校园生活的点滴。  
是怎样的理念让他们要去完成这场特别的毕业展览？  
又是如何将展览这一工具运用到学校生活中？  
如何拿捏孩子们在想象和现实中的关系，  
从而更好地呈现他们的真实生活？



## 行动者简介

马思晗（左）  
单兰迪（中）  
杨迎迎（右）

均为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简称“美丽中国”）老师，在分众美丽小学任教时间分别为三年、七年、五年。

有着教育学专业背景的单兰迪，在 2012 年成为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谈到这段经历，她说：“在支教的两年里，我觉得农村的孩子们很需要很好的关系。尤其是对于小孩子，你需要建立很多的信任，教育才可能发生，才有彼此启发的状态。”之后她去读了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2017 年，得知美丽中国即将要承办一所小学，带着“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想法，她申请成为云南楚雄市东瓜镇兴隆村分众美丽小学（简称“分众美小”）的首批老师之一，负责研发和教学“生活家课程”，至今已有 7 年。

分众美小的老师基本都来自美丽中国，任期从三年到五年不等。这所学校在老师们眼里“比较特殊”，它依然属于公办学校，但因为三方合作的办学模式——在云南楚雄市政府的邀请和委托下，由北京立德未来基金会下的美丽中国支教项目派驻管理团队和教师团队承办，并在分众传媒的支持下成立，在人事、财务、内部管理上都有了较大的自主空间，从而也有了更多创新和实践的可能性。

2021 年的夏天，单兰迪作为当时六年级的班主任，和当时的搭班老师马思晗（语文老师）、杨迎迎（数学老师）、曲兵（美术老师）一起策划了系列的毕业活动，包括展览和晚会。在分众美小，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生活”——“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是校训，“美丽生活家、终身学习者”是孩子的成长目标，“生活家课程”是校本课程。在这样的校园文化中，老师不仅仅教知识，也会教学生们好好刷牙、多多运动、认识情绪。因此，“生活”也成为毕业展览的核心。单兰迪说：“学生的生活是在学校的一天，一周，一学期，一年，六年。我们希望把孩子们真实发生的故事经历和物件展示出来，让家长看到，一个孩子的成长原来是挺复杂的一件事。

## “22 道光”：在一间柴房开幕的毕业展

2021年6月，“分众美小”六年级的22个学生即将毕业。“和孩子们相处了这么久，为他们做些什么呢？要不要做一个毕业展览？”单老师和几位老师讨论之后一拍即合，在和孩子们商量后，大家都很兴奋。他们开始筹划一场毕业展览和晚会，希望能够把孩子们六年的真实生活和成长呈现出来，让他们回顾这六年的自己。学校并没有专门的展览空间，大家把目光投向了学校的一间废旧柴房，从清理这间柴房开始，孩子们和老师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开始行动，渐渐地家长也一起参与了进来。学生日常的物品、平时在课堂上的一些作业、一个废旧的桌子都搬到了展览现场。大约一周左右，展览如期开幕。

展览入口在柴房门外，进门旁的水泥墙上，白色粉笔书写了展览的名称：“22 道光：六年珍藏、一间柴房”。在门外的另一堵灰色的水泥墙上是展览的前言。上面写着这个展览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词正是对孩子们成长的回顾与展望，而每个关键词下面是相关的歌词，譬如“过去”的歌词是“那动人时光，不用常回看，能提取温暖，以后渡严寒，关起那间房。”而这些引人思考的歌词，也代表着老师们对学生们亲切的祝福。

继续往前走，这是和“过去”有关的内容。观众会看到孩子们校园生活中最熟悉的一面黑板，黑板上写着最日常内容。比如今日作业、班级事务，以及提醒晚自习后记得倒垃圾。在这面黑板下面是“我和我的感受”，上面是孩子们的照片，他们用表情表达了惊讶、兴奋、悲伤等等感受和文字书写的故事。有的人写着“兴奋，是爸爸突然说带我去公园玩。”“当我一个人在家时，孤独也在向我降临。”所有人的照

片和文字构成了孩子们最真实细腻的日常状态。而这部分的内容，是来自“生活家课程”中的其中一课，认识情绪，认识自己是生活家课程希望带给学生们的能力。

另一面墙上是很多的文字，很多话题都是班会讨论过的问题，孩子们写了自己的想法或好奇。比如“假如...”、“好老师特质？”、“提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孩子们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是学习？为什么要学习？”“为什么老师会到乡村教书？”“为什么国家规定九年义务教育，有人就是不想读呢？”

在文字墙中间，还有一个废旧的篮球架，于是顺势这里就挂了一件球衣。这个球衣是“林书豪”签过名送给班级的，孩子们都很喜欢篮球，镇上所有的小学都不是他们的对手，这个球衣对他们而言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过去”的不仅有照片和文字，还有一些特别的物品。在这个空间放着一个简易的木柜，柜子里面是每个同学准备的能代表自己的小物品。他们需要思考“我是什么样子的自己？什么能代表我”有的人把自己珍藏的布娃娃、滑板车、图画本存放在这里，代表着他们的爱好、性格或梦想。

过去篇说的是六年的小学时光，“现在”的我们会是怎样的呢？这里的展览也是以“物品”为主。有孩



「生活家课程」中学生正在书写自己的情绪故事



展览中的健康主题展区

孩子们早上会用到的洗脸盆、毛巾，水泥墙上写着“早晚刷牙牙剔透，每天洗脸我不丑……”还有一块镜子，看起来是什么卡车上的废旧后视镜，正好可以继续使用。除了学习之外，美丽小学希望孩子们学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学校有单独的洗澡间，这是其他学校很少有的，孩子们都很自豪这件事。

那么“未来”呢？他们对未来有怎样的憧憬？展览引导着观众往外面走，“向前走你的路，看看未来会给你什么礼物”，这是“未来”篇章的歌词。在这个箭头后依然是一堵水泥墙，孩子们用粉笔写着对“未来的我”想说的话。

在这个篇章中，有一张大桌子，铺着亚麻色的桌布，上面摆了很多物品。有警察的徽章、有中国电信营业员的徽章、有江苏大学的校徽，还有一个草帽、一些卡片等等。老师们联系了很多很多各自的好朋友，他们从全国各地不同职业中收集了这些物品，每个物品都代表了一种职业。这些物品，就像是一扇扇小门，仿佛在对未来的孩子们说一声：“你好！”

最后，这次毕业展以一扇门结束。门上挂着一个帆布袋，这是分众美小的文创袋，上面写着办学者的期待：“学习即生活”、“美丽生活家”、“2021届”、“终身学习者”……这些词是分众美小的校训或目标，而这个袋子的寓意是：希望孩子们带着分众美小赋予他们的力量往前走。



展览中学生选择并展示的「代表自己」的物品

## 这场展览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

毕业展用了一周左右时间完成，老师们一边完成日常教学，一边征集孩子们的文字、照片和物品，和家长孩子们一起布置。这是一个真实的共创项目，没有用多少成本，大多是用现成的材料或孩子们使用过的生活用品。但曲兵老师说：“这个展览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吸引了很多人观看，也感动了很多。一切都是如此的真实，时间过得也如此快，别离是一瞬间完成的事情，回想的滋味才涌上内心。”

前来看展的人很多。学生的家人们，老师们，村子里的老乡，还有很多关心孩子们的人……每个人在看展现场都说上了几句触动到自己内心的话。“这个桌子，和我们20年前用的一样。”、“孩子们长大了，我们家儿子长高了好多。”、“这个学校有点意思，和别的学校不一样”……

孩子们的表现也让老师们看到了他们不一样的一面。单老师说：“他们当时很兴奋！原来律师这样的

职业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比如领着低年级的弟弟妹妹去看展，展现出了超越平常的耐心。”

目前，参与这次毕业展的学生们已经去镇上读初三了。但分众美小做了一个校友空间，到了周末大家会聚一聚，聊一聊最近的生活。有时候他们也会再次回忆这个展览，为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成就而自豪。当离开分众美小之后，学生们可能会发现其他学校有一些不一样，但他们有时候也在主动改变环境或者适应环境。比如有的学生主动和初中的校长说，希望厕所能够有隔板，也有的学生让艺术成为自己新的“乌托邦”。正如单兰迪谈及“小学生活对学生的意义和未来发展”时所表达的，“我们能做的很有限。但通过这些活动，学生更多地认识自己，他会意识到‘我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样子，我们都可以过得挺好的。’这是我们想打破的一种概念，不是每个小孩都要成为科学家、艺术家，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生活家。”



李 杰

A4 儿童艺术馆馆长  
iSTART 儿童艺术节首席策展人  
(以下简称“李”)

单兰迪

(以下简称“单”)

曲 兵

(以下简称“曲”)

# 如何用展览呈现 真实的生活？

李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视角去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学生可以有一场公平的对话，在这里没有“优等生”。学生可以有自己的选择，选择用怎样的东西呈现和表达。是怎样的理念让你们去做了这样的独特展览？

单

我们把这个毕业展览取名为“22 道光”，代表的是 22 个六年级毕业生，我们思考的是“怎样让大家看到孩子？”所以我们去搜了一些关于展览的案例，从教育者的角度去寻找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方面的价值，去呈现家长和老师的互动对孩子的影响。另外，这个展览并不是一个事先想好的结果，而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有的展品来自于“生活家”课程上过的《我是谁》、《我留给学校的东西》的内容。比如展览有情绪的部分，让他们写自己的喜怒哀乐，配上他们的小故事。还有平时他们问的问题，放在问题墙。所以生活和展览是互相交织的存在，最终逐渐呈现了这个空间。包括展览缺一些材料，怎

么做，孩子们都说“我家里有，我可以带一点儿什么东西”。

作为外地的老师，这个村子对我们非常包容，而我们的一些展览形式也受到了村民们的启发。在一位老教师的家里，我们看到了他在家里的车库墙上用粉笔写了“几月几日买了几只鸡”这样的内容，于是我们也学这样的方式用粉笔写到水泥墙上。学生也非常包容，师生共同布置展览，所以台前和幕后的人是一样的，一边审视我们自己，一边回看，就像一边捡着贝壳一边呈现。

## 李

我注意到你们非常喜欢用到“展览”的形式，目前学校也有挂在教学楼前的一块长布，还有一些比较自然而然的展示。你们是如何用展览这个工具的？

## 单

我觉得展览很有意思，就像逛街或逛集市一样，学生可以看到一些新鲜的，或属于自己的东西。比如写一些文字在墙上、砖头上，进而觉得学校它就是挺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经常去展示一些东西。

## 曲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生活即学习，学习即生活”。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是由此生发来的。但学校不需要是一个口号式的状态，更需要把很多东西做到实处，从课程延伸到日常。比如我的美术课，我会去问班主任近期的主题，和学生们一起用绘画来表现，不是为了呈现而呈现。再比如今天孩子们的作业写得很好，为了给同学们做个参考我就贴出来，这就是一个展示，贴多了就变成一小面墙，老师们互相整理得漂亮一些，很多校园展示都是这么来的。

## 单

我还想到一个点，很多东西不方便在课堂上表达或者展示，那就在一个生活里的空间会更好。比如在厕所里，我们会给学生上性教育的课程，在厕所贴了一些性教育有关的内容，学生随时可以看。这是一种更好地传达这些知识的方式，那就去做。

## 李

你们在生活当中验证全人教育的价值，无论是校训还是日常实践都朝着这个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担心另一个问题。艺术的表达有一些

是高于生活的，有时候会抽象化、模糊化，当孩子们越来越愿意去天马行空想象的时候，是否会担心他们反而会和生活的距离感拉大？你们在实践中是怎么拿捏这个关系的？

## 曲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我想到了一些案例，比如我之前带着学生去山里上美术课，一开始大家都是概括性地描述一棵树。当学生去感受树皮，去触摸它像麻袋像粗糙的大地之后，丰富学生的感受，逐渐展开一棵树、一排树的想象。美丽小学的确为大家塑造了一个自由交流的环境。而另一方面，到了六年级升学时，在应试的情况下学生会出现不适应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单老师在这方面应该有比较多的经验。

## 单

首先，学生好像也并不是一直用这种艺术的行为去表达的，他们一直面对的是偏真实的生活，艺术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而并不是所有。所以，我觉得不太会有太明显的割裂、冲击，或者回不到真实生活状态中的。另一个就是，美丽小学确实比较像一个乌托邦的生活状态，每个人都被看到，被尊重。他们有想要表达的方式都可以尽量被鼓励。但是可能学生到了初中的环境就会发现“我不被看见了”。最开始学生的确会受到冲击，怎么另一种环境是这样子的？会不理解甚至抗拒，但他们会慢慢适应。比如不再天马行空。但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会保留一些特点，他们把艺术作为自己的小天地，在压抑环境中作为自我调节的一种方式。比如有的学生去画漫画、写幻想小说，在过程中得到一种生活的缓冲。当他在这个环境受不了的时候，还想到用艺术的方式去做一些调节。这就是我观察到的一些状态。总的来说，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我还会继续再思考。

采写 / 陈美峰  
图片由单兰迪提供





# 教孩子学习家乡文化 与美育如何关联？

具有 20 年教龄的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太安中心完全小学（以下简称“太安中心完小”）的赵竞宁老师，在毕业回到乡村后，怀揣“舞蹈教师梦”的她，如何走上特色化的乡村美育之路？在将纳西东巴文化与美育进行融合的行动背后，她的课程实践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她是如何教孩子学习家乡文化的？又是如何教他们将家乡文化与美育关联的？



## 行动者简介

赵竞宁

云南丽江玉龙县太安乡太安中心  
完全小学美育老师

赵竞宁是云南丽江玉龙县太安乡太安中心完小唯一的“美育老师”，目前主要担任学校音乐、美术、舞蹈的教学工作，以及负责学校相关的文艺活动。

赵老师出生于玉龙县石鼓镇长江第一湾——金沙江畔的竹园村，爷爷是村子里纳西古乐的创始人，自幼时起，她便耳濡目染，格外喜欢歌舞艺术。4岁时，春节联欢晚会里的一个歌舞类节目，更是给赵竞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听着音乐去做动作就会让我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种美的享受，能带给我开心和快乐”。“学舞蹈”自此成为赵竞宁长久的心愿。然而，村子里学习艺术的条件有限，直到1999年小学毕业后，赵竞宁才在母亲的帮助下，离开家乡来到了昆明市，进入云南艺术学院附属艺术学校，正式开始学习舞蹈。然而，由于没有任何舞蹈基础，赵竞宁在第二年便因练习不当而受伤，只能休学治疗。休学一学期后，出于身体安全考虑，赵竞宁的“跳舞梦”在父母的极力劝说下，转为“做一名舞蹈老师”。2001年，她转入丽江师范学院（前

身为丽江教育学院）幼教专业，既学音乐，也学舞蹈、美术。2003年，赵竞宁回到自己的家乡玉龙县，成为石鼓镇大同完全小学的一名普通老师。



赵竞宁老师指导学生习书法

## “原来还可以这样上艺术课！”

初入石鼓镇大同完全小学,赵竞宁满是失落。尽管是自愿下乡教学,但乡村学校的师资匮乏,数学、英语等学科亟需老师。一心想成为一名舞蹈老师的赵竞宁只能兼任语文、数学科目,偶尔才能有一节音乐课。回想起毕业后进入《丽水金沙》演艺公司艺术团唱歌跳舞的伙伴,刚刚到学校20多天的赵竞宁总是忍不住偷偷在被子里落泪。所幸在家人的鼓励和帮助下,赵竞宁挺过了最初“差点留不住”的几年。

彼时的赵竞宁开始不再执着于“做舞蹈老师”,而是将目光放到了艺术类课程的教学上。她开始频繁调岗支教,先后去到了丽江市石鼓镇石鼓幼儿园、石鼓镇拉巴支完全小学、玉龙县太安乡太安幼儿园进行不断地尝试,但始终没有找到发挥的机会。在小学里,除了师资缺少,艺术课程的开展似乎总是受到约束:排课量少、重视的家长少、同事们也基本不理解和不感兴趣……身处其中的赵竞宁发现,自己的艺术教学实践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都在“如履薄冰”。

终于,2017年9月,赵竞宁在丽江市玉龙县太安乡红麦完全小学轮岗支教时,得到了一个本土文化教学的机会——纳西东巴文化。作为纳西族特有的文化,东巴文化在丽江有着较高的认可度。用东巴象形文字写出的东巴经,更是被誉为“古代纳西族的百科全书”,包含了历史、哲学、语言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几乎所有的传统学科。因此,赵竞宁积极申请,并参

与到了其中,开始就东巴文化展开教学,讲授东巴故事,还在学校举办了首届东巴书画展。有时她也会在自己的音乐教学中融入一些纳西东巴文化,但似乎只是无意识的教学,并未形成体系。更多的时候,她只是结合《纳西族生态智慧故事》,像教单词一样,讲授文化故事,学习东巴文字。

2021年,赵竞宁调岗至目前所在的玉龙县太安中心完小继续开展东巴文化教学。同年,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以下简称“禾邻社”)与县教育局展开了合作,在丽江开展了云南丽江老君山教育共创营活动,赵竞宁踊跃报名。在培训中,她遇到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艺术师、本地专家(其中有纳西族的东巴专家)、教师们,并和伙伴们一起徒步森林,探访村落,思考孩子们需要怎样的课程,体验制作美育课程的过程,探寻如何开展真实的课程共创。在共创营里,赵竞宁和同伴们将森林里印象最深的画面创造成“涂鸦”和“歪诗”,用采来的植物制成“天然画笔”、“天然乐器”进行拓印和弹奏;在共创营外,赵竞宁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融合纳西东巴文化与艺术教学,并将它们与教育局要求的课程标准相结合,形成独特的、系统的美育课程。

这场共创营,让赵竞宁惊讶地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上艺术课!”不同于原先让孩子们去简单模仿,教师在课堂中更多的是引导的角色,通过让孩子们运用创客的思维方式,就地取材,从生活中发现课程资源,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进行创作。这样的融合让赵竞宁很是兴奋,一方面,艺术教育是自己坚持多年的梦想;另一方面,美育又在唤醒儿童的创造力上展现出独特价值。通过艺术的方式让儿童了解家乡的东巴文化,可谓一举两得也!



赵竞宁带领孩子们在省级舞蹈比赛上跳纳西族勒巴舞荣获一等奖

## 美育课程与家乡文化的融合



孩子们用绘画的形式学习东巴文化

借着东巴美育艺术课程开设的机会，赵竞宁争取到了学校的批准，统揽了音乐课、美术课的教学，获得了更多的课时用以教学实践。她将原先的《东巴文化字典》中具体的1000多个东巴单字，结合本土一些文化、东巴故事、民谣儿歌，以自己擅长的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为主，进行融合，变成适合孩子们上课的美育课程。“我不再需要孩子们把这个字或者故事记住，而是希望带给他们一种美的发现或者表达，给他们空间和时间去动手动脑和思考。”

目前，赵老师的完整课程大纲已经设置完毕。三、四、五、六四个年级，每个年级都有8个故事，每个故事由一个艺术形式为主进行呈现。例如为五、六年级设置的以美术为主线的课程中，就以“墨”作为展开的原点，让孩子们用水与墨的关系，展现一个东巴汉字。而这个东巴汉字又和东巴故事相联系，如何将东巴故事与水墨画相联系形成一幅作品呢？让孩子们自己去想象创作，或是用音乐、戏剧表达故事内容，或是陶泥捏出故事主角……在赵老师将东巴文化知识与各种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后，孩子们对家乡的母语和所属的文化了解得更多，也相对更感兴趣，学得也更好。

在以“东巴文化”为主题的美育课程中，没有了似

语文数学般的硬性考核，孩子们往往更加活泼，也更具参与感。在一节编纂纳西母语歌曲的课上，赵老师先拿出了自己根据纳西故事想到的歌词和韵律，唱给

孩子们听。一曲结束，孩子们往往会给予最积极的反馈，与老师完成课程的共创。“这个字改掉唱起来会不会更顺口？”“老师我们更喜欢老鼠妹妹那种歌，能不能用那样的调子来唱这首歌呀？”

除了课堂上的积极参与，课间孩子们也会积极表达对课程的喜爱。上课前，孩子们总会围到老师身边，“赵老师，下节是美术课你要来上哦！”“下节是音乐课，赵老师你不要忘记！”下了课，孩子们又会围上来，争着抢着说：“老师不要再上一节课，给我们再多上一下？”

这些积极反馈给予了赵竞宁最大的鼓励，她更加坚信美育的独特价值。“在教育教学中，运用图画或者音乐这样能让儿童用耳朵或者眼睛去感知的方式引导的话，孩子们会接受得更快。就创造力这方面，美育肯定是要比其他课程有价值，它能引导儿童去向善、向美，向上。”

长期的教学实践也为赵竞宁的美育课程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启发。有时，她还会尝试在东巴文化美育课程中渗透一些其他科目的知识，来缓解孩子们的应试升学压力。

在讲到《创造日月》这一课时，关于纳西族的日月传说，孩子们便各抒己见，讲起了自己对创造日月的理解。“是女娲造出来的！”“是金色盘子挂上去的！”“是神仙挂的！”“是不同的星球撞击了以后变成的地球、太阳和月亮。”孩子们的回答让赵老师感到惊讶，于是她便积极和同办公室的科学老师们交流，引导孩子们去科学课上看一看太阳、月亮是怎么形成的；又在美育课中，以一首歌曲的形式一边唱，一边感受《创造日月》中所蕴含的“男儿锻造金太阳，女

儿编制银月亮”的勤劳与创造精神，将纳西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

东巴文化美育课程不仅给予了赵竞宁独特的视角，也让孩子们将美育作为一种学习方式运用到了不同的学科教学上。例如在数学课上，赵竞宁就和孩子们一起创作歌曲，编排舞蹈来感知厘米与米的关系。

在赵老师的努力下，目前太安中心完小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参与到东巴文化美育课程中来。她的长期坚持也得到了学校领导们的肯定，尽可能给予赵老师更多的发挥空间。久而久之，赵老师似乎成为了专属的“美育老师”，在学校设置了单独的岗位，在研究家乡传统文化与美育的融合之路上越走越远。“融合

性的课程对我是一个挑战，而不断的挑战才能提升自己。可能我不在一线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灵感启发。”赵竞宁期待自己在未来能将目前的素材经验，体系化地形成一本书，“像串项链一样串起来”。

赵竞宁编写的《创造日月》曲谱

**创造日月**

赵竞宁 作曲  
铸太阳织月 2023六(2)班 作词  
赵竞宁 制谱

$1=C \quad \frac{2}{4}$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0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0$   
阿 里 里, 阿 里 里,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阿 里, 阿 里, 阿 里 里,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0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花 花 色, 花 花 色,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花 色, 花 色, 花 花 色!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咚 咚, 咚 咚 咚,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当 当, 当 当 当,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咚 打 当, 咚 打 当, 咚 咚 咚,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1}} \quad \underline{\underline{5}}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quad \underline{\underline{3}}$   
咚 打 当, 咚 打 当, 咚 咚 咚!

赵竞宁将数学《厘米与米》编成儿歌便于学生记忆

赵竞宁

5 5 3 3 5 5 3- 2 3 5 5 3 0 xx  
厘米厘米 厘米短 厘米厘米短  
5 5 3 3 5 3 1- 2 3 5 2 1 ---  
测量一些短物体 就用厘米量  
2- 2- 2 3 5- 2 2 2 3 5 ---  
米米 米儿长 米米米 呀长  
5 3 5 3 5 3 1- 2 3 4 2 1 ---  
测量一些长物体 就用米来量

2017年10月1日 星期二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教二年级数学，第一单元  
《长度单位》，厘米与米的认识运用。

2017年10月11日 星期三  
好长时间没更新啦  
你: 我也是忙碌了好长时间

2017年10月2日 星期三  
忙碌了好长时间才写出初稿还没定型  
《厘米与米之歌》

# 教孩子学习家乡文化 与美育如何关联？

张

您怎么理解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让孩子们通过美育去认识家乡）和他们通过应试升学离开家乡之间的冲突？教儿童学习家乡文化，支持了儿童哪些方面的发展？

赵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考虑过。但对于我来说，应试离乡和认识家乡并不对立。作为一个人，首先就要爱自己的家乡，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你还能爱什么呢？很多孩子通过升学离开家乡去外面了，但自己的根是不能忘记的。您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事实上，我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要好好学习，找一个好工作”。她会觉得学习不好的话，就只能留在乡村种地干活。当时的我可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觉得要离开乡村才行，但现在就会发现——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我自己就是因为从小对乡村有一种内心的寄托，所以才会想着回来乡村教学，甚至是主动申请去最偏僻的乡村进行支教。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美育的方式去引导儿童学习和了解家乡文化，其实也是在引导儿童去认识自我，懂得

爱自己，爱家乡，进而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或许也能有一种对自己家乡的联结吧，能回来再建设自己的家乡。我是想通过东巴文化美育课程，去宣传这样的美育价值观。

## 张

在引导儿童以美育的方式去认识家乡文化的过程中，您所处的教学环境如何？

## 赵

目前就我所看到的，在教学中所有的老师都是希望能给孩子们传递更多的美，传递一种好的、积极的、向上的情感。但是，确实存在着一些挑战，很多老师在各方面还是会受到约束，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实践。主要还是应试的压力，一个学期下来，学校里要评比，老师跟老师之间要比较，乡镇和另一个乡镇之间还要评比……大家就会更加关注要参与考试评比的主科。相对来说，美育课程更多是让孩子们去发现美，实践美，然后进行创作，表达自己，不像语文、数学等学科有硬性的考核指标，可能会更容易贴近“向善、向美，向上”的理想教学环境。但同样，它的上升机制就很模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现在乡村里单独做美育的老师真的非常少，我就会有一种大雁落单，找不到伴的感觉。

## 张

在你眼里，什么样的城乡教育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孩子们真正对家乡文化感兴趣？乡村美育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会更具有优势呢？

## 赵

我想，应该尽量让农村的孩子们开拓视野，或许能弥补他们在艺术方面的认识吧。城里的孩子有时间就可以回到乡下，多去了解一些自己家乡的文化知识，城乡的孩子互相接触、沟通交流，而不是被一种思维塞满，可能慢慢地会有一些改变吧。方法的话，就我目前的实践总结，一方面是要让孩子去感受，有直接的体验。大多数科目，它的答案往往是统一固定的。但美育这一块，所有的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美育是可以把所有科目都融通进去的，这和我们说的“五育并举”是一致的。

乡村美育，肯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拿东巴文化来举

例，像在乡村，孩子们在村子里会互相说互相学纳西语言，用的频率就会更高一些。有些孩子家里的长辈甚至还会写东巴文，那这就是很好的资源。但是城里的孩子有些就更汉化了，可能就不说纳西母语了。所以乡村孩子学习家乡文化在环境上是很有优势的。而且，我之前也有说，美育的创造性和体验性是很独特的，通过美育课上的手工操作、亲身体验、感官肢体语言去感触本土文化，孩子们会更感兴趣也会更容易接纳。

## 张

您在坚持什么？这些坚持是乡村孩子们缺失的吗？乡村的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

## 赵

其实我想坚持的，无非就是对艺术的美的追求。每个人都喜欢美，给孩子们传递美也是一种享受，能让你的心灵得到提升，我觉得这是一种信仰吧。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跟孩子们在一起，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而不是空中楼阁。

事实上，我认为乡村的孩子们，真的缺乏这样的机会。比如我直到五年级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贝多芬的钢琴曲《致爱丽丝》，但那时也只能想象钢琴是怎么样的，后来直到我 16 岁读中专的时候，才第一次接触到钢琴。所以，农村的孩子在了解和体验艺术上，机会真的是太少了。我看到孩子们就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我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努力弥补自己曾经的缺憾，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跟孩子们一起共创。

采写 / 许璐  
图片由赵竟宁提供





# 升学与美育： “流浪的眼睛”定格了什么？

“流浪的眼睛”是个怎样的项目？  
它自诞生于乡村教育的前线，  
用摄影的方式开拓儿童，  
尤其是内向儿童的自我表达渠道。  
这个由美丽中国支教老师在云南乡镇小学发起的美育项目，  
经姚雪娇老师接棒后，首次走进初中，  
通过她两年的深耕时光，  
难得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思考窗口，  
去看一看在有着紧迫的升学压力  
与单一教学考核指标的乡村边远环境下，  
“美育”能为学生们提供的切实可能性在哪里？  
也让我们进一步去反观乡村美育在不同土壤的存续价值  
——它究竟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



## 行动者简介

### 姚雪娇

美丽中国 2021 级支教老师，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太平镇太平中学信息技术与劳动技术课老师，“流浪的眼睛”乡村儿童摄影项目 2021—2023 负责人

2019年，美丽中国支教老师高歆和李嘉禾在支教期联合发起了“流浪的眼睛”乡村儿童摄影项目，使用从社会征集来的闲置相机，在云南大理州各自所在的乡村小学创立摄影社团，通过一节节兴趣课，鼓励学生观察生活、自由表达、“看到”自己。2021年由姚雪娇接棒，拓展规模，目前由9名支教老师在乡村学校同步开展，募集各类相机已达90余台。四年里，“流浪的眼睛”流经云南、广东、甘肃等20余所乡村学校，超过200名乡村儿童举起流动的相机，捕捉自己眼中的身边万象；一个个摄影展在断发生，走出大理，延至成都、纽约与更远的远方。初识“流浪的眼睛”，姚雪娇感到一种“浪漫的叛逆”，那时她刚结束2021级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行前培训，正为两年的乡村生活整装待发。支教的起心动念来自于她备考研究生时无意间了解到的，乡村与城市教育的巨大落差，她开始思索何为素质教育、何为教育公平。发现美丽中国的支教项目后，她没想太多，直觉性地报了名；发现“流浪的眼睛”



姚雪娇离开前最后做的摄影展

后，她也没想太多，直觉性地联络了项目的创始人，表达自己想将项目运行下去的心意。雪娇是在大学时期与摄影结缘的，从此成了她的热爱。这种通过取景框和快门，将一部分自我连接到外界的即兴行为像是自由的翅膀，带她去到生活的边角，关注到日常里那些不经意的小闪光。当她真正踏足乡村教育的土壤后，相机也成为她与学生相连的媒介，留存一束束鲜活的当下而成为边远乡村里指向未来的点点星火。

在采访姚雪娇时，已临近她的



院 「流浪的眼睛」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支教尾声。那些天，她一直在收拾自己住了两年的小窝，再一次想起“流浪的眼睛”最初给她的印象。在和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产生真实的关联后，她会发现自己的到来，无形中也给这一方趋于僵化的环境里加注了一丝浪漫、叛逆的色彩，她和学生们共同成就了一场浪漫的叛逆冒险。如果要再提意义，也许就像《稻香》里唱的：“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

## 行动：流浪的眼睛，定格漂泊的心

与云南片区的大多数美丽中国支教老师不同，姚雪娇被分配到的是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太平镇的一所初中，负责七八年级的信息技术与劳动技术课。去往中学，在整个支教体系中都少见，这也是美丽中国为数不多的中学合作点。姚雪娇直言，自己非音乐、美术这类艺术课老师，还要在学生的中考升学率为第一优先的情况下利用课余时间连贯开展社团活动，落地一个系统性摄影课程，几乎不可能。除了七年级的学生还有一定空间稳定地参与，八九年级学生的校园生活，更多是被笼罩于课业、分数、备考的压力下，社团课随时会被“征用”，这样的不可控性是姚雪娇首要面临的挑战。除此之外，本地教师成绩单一论视角、当地“控辍保学”方针下与素质教育各有偏重的理念差异、每个学生必将历经的关于未来出路的现实难题等等因素，也让项目在最初开展时受到一定质疑。姚雪娇并不试图直接回应，也许这不是美育的力所能及处，如她一贯的路子，她跟着直觉走，期望至少能为这个缺少快乐的环境带来一种美的体验。

姚雪娇的课，说是社团课，其实更像是学生和老师们尽情畅游美的现场：师生们沿着水泥台阶随性而坐，围成一团，姚雪娇从成为“摄影师”的几点要素——审美、文化积累、经验意识、技术练习讲起，带学生在文本里品味美。从《你好，小朋友》学习儿童摄影；从



太平中学位于保山市施甸县太平镇，地处滇西边陲，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布列松、侯登科的作品学习纪实摄影；从不同时期中西方的人物肖像学习劳动摄影。姚雪娇发现，摄影尤其吸引那些不善言辞的内向学生，他们拿到相机后有一种自动的新奇感和探索欲，她很少介入学生的相机使用，只说明最基本的用法和保管权责，交给学生后，往往让他们自由探索各种功能。待积累了一定的照片之后，这些照片便成为课堂中的案例素材，姚雪娇也不刻意筛选她认为好的照片，只作广泛地呈现，因为学生们总是能看到每张照片的亮点，即使只是一朵“平平无奇”的小花，在他们眼里也是美而可赏的，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随之积累起来。每月有那么一次，她会带着学生外出采风，即便只是校外步行几分钟可达的小河边，也给了被局限在教室里的身心另一

片天地。学生们在这里找秋天，感受时令的变化；在这里闲逛，学习如何不设目的地真正放松。姚雪娇认为，当头脑“放空”时，灵感才会搭载着直觉徐徐到来，这是美将要发生的信号。

于是，姚雪娇的课，说是交流现场，更是给予学生的直觉得以展开美的空间。她特别记得支教第一年暑期举办的夏令营，那节以“可乐”为主题的创作课。时值盛夏，万物淋漓，学生们的精力仿佛也被暑气吸走，姚雪娇突发奇想，给每个学生发了一瓶冰可乐，也没给更多指引，只邀请学生“咕咚”一口并记住可乐在那个瞬间刺激燥热、流过喉咙的感受，迎着这份感受，拍摄自己心中的可乐意象。最后学生们的展示无比纷呈，有手举可乐瓶对向流云的诗意；有一席草帽盖住瓶口形似稻草人的忍俊不禁；也有将瓶子铺陈于田野，色彩冲撞下的超现实感。过程的自由度、结果的非标化、感觉的指引性，便是姚雪娇教给学生如何通过相机转码“信号”而自我表达的方式，这种方式让更多学生在成绩之外的维度被“看到”。

一方面是没有章法的课，一方面是出其不意的风格，姚雪娇在学生心中可能也是个“叛逆”的老师。她的办公室门上时不时贴起“心情不好，暂停营业”的字条，碰上一面全凭缘分；当学生来谈心，她常回应以别有立意的观点，那是他们在自己熟悉的教师语言中吸收不到的开阔视角。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细碎日常，连那些不爱说话的学生，也爱和她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把家里腌的菜、自己拾掇出的小玩意等日常物品纷纷带给她。从摄影课延伸到生活里，姚雪娇和学生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情谊。她也常常思考，对于这些选择相当有限，尤其是大部分考不上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还有什么可能性？她的摄影课还能做点什么？

一周两节的摄影社团课走过一年后，压缩成了一周一节，姚雪娇在编课时开始尝试把对周边环境的具



象提炼转为抽象的哲理性思考。如帕斯卡尔所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当学生开始自发思考，他们会去自行开创更多的可能性。她也不再追问项目的实际意义，依旧沿着快乐的基调，把思考种在课堂本身。《宏大与微小》再探构图的创作主动性、《关于我的一切》打开“我是谁”的探寻、诗歌课尝试把文字和照片结合起来讲述一个“我的故事”，用拼贴法将照片打乱再重组，到动手做一本自己的自传式摄影书，这就是姚雪娇离开前最后想给学生留下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她来说，重要的也许是和学生相处的每一个当下，那真实的乐趣、治愈力和相互启迪，它们由一帧帧有时甚至显得不明所以的画面延续下来，这其中这群心灵在流浪的孩子潜藏的感性心绪，得以在摄影中获得某种释放、理解和归属，也有她从学生们身上学到的，对美的包容。



# 在乡村，美育是奢侈品， 还是必需品？

骆

是什么吸引了你们进入这个项目，且能坚持下来？到今天回头看，那个吸引点还是同一个东西吗？

姚

起初我了解这个项目是通过看那些发在“少年相”公众号上的照片，很被孩子的创造力震撼。摄影是我喜欢、某种程度上擅长的事，我期待和学生们碰撞；和创始人李嘉禾交流时也了解到，她们当时做项目时是带着一种希望打破某些对乡村儿童的刻板印象，让孩子的创造力被看见这样子的初心的，这也是我想延续下去的部分。此外我们的共识还包括说，“流浪的眼睛”不在于要让学生们的摄影技法有多么纯熟，更在于希望乡村儿童能去观察生活，有一个平等、安全、快乐的抒发渠道，不然他们本身在学校“苦学习”久了，好不容易放一次假，回家都刷手机去了，作业也不写。拍照至少是另一个选项，支持他们去贴近自然，连接真实、回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处。变化的话，支教第一年，我其实就想挑最精致的照片去做展览，到第二年，和学生的相处加深后，我受到

他们的影响，开始对成人视角下的“精致”反思，因为他们的视角是非常包容的。这样我更能品味到照片背后那些动人的小故事，那是孩子无数个小想法小心思，和大人不一样的小世界。

骆

乡村儿童被看见、创造力被呈现，对于乡村儿童来说为什么重要？

姚

像前面提到的，首先有刻板印象的打破，不仅是对乡村儿童的固化标签，还有当地的老师、学生的家长，也有机会从除了成绩之外的角度看到孩子，认可孩子，这些汇聚起来是对孩子自信心的增强，让他们有更多勇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从实际效果上看，“流浪的眼睛”逐渐有了些社会反响后也给学校带来了切实的资源，比如像性别教育、职业教育，这些通常只有城市里比较好的学校才会有的课程，我们也能争取到相关项目，让乡村儿童也有同等的接触机会。

骆

似乎这个项目有一个假设：你要沉浸于自然，才能对周边的生活有所观察，继而去创作，以此形成自我表达。这种沉浸和玩手机的沉浸有什么不同？学生需要在怎样的沉浸中才能获得更积极的影响？

姚

我想先分享一个我们去年暑期做夏令营的经历。夏令营期间，我们本来是允许学生用手机的，但第一天我们就发现他们手机拿在手里，会经常走神去看，上课也不专心，于是我们就要求全体上交。这引起了他们非常大的意见，因为觉得说能带手机来，却又不能用，像是被骗了，结果第一晚的日记里，好多学生都写到想回家，不想在这里呆了。第二天开始正式进入课程，这些课程大多是团队合作去进行创作，和具体的人联结、和自然联结，徒步、溯溪、记录、分享，这样一直到夏令营最后一天，学生们写日记变成了不想走，想再多几天的夏令营时光。我想，好的沉浸是在一个充分被理解被支持的环境，让孩子能从对外部新的发现，带来内在新的生长，他不一定能说出来具体是什么，但他对自己内在会有焕新的感受。而自然是一个真实的、可触可感的客观环境，它没有诱导性，沉浸的发生也是自然而然的，学生在其中不趋于功利，也不会面临评



判。其实你可以选择沉浸于手机或虚拟网络，也可以选择沉浸于其它任何感兴趣的事物，如果驱动力是源于自主喜欢，而非一种报复性娱乐。我希望学生对自己的行为是有度量、有觉知的，明白物极必反，并在过程中去把握。

### 骆

这个案例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重新去思考乡村美育要在什么认知基础和条件之上发生，它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我们怎么看待美育的现实意义？直白点说，对于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孩子，他需要这个美育吗？

### 姚

确实很矛盾，我也不知道。似乎美育和应试教育的目标和评价体系都不一样。我在很真实的乡村教育环境里，面临过很真实的困惑、挑战和挫败。作为老师，我能把握的只是具体的那个发生美的当下，所有的参与方都是在共同成长和受到滋养的。我个人觉得从实际层面来说，美育的影响非常有限，乡村教育应该先去解决更基础的、系统性的问题。我的学生中有接触摄影后对传媒产生兴趣，以后想往这方向发展的；也有九年级的学生在课业非常紧的时候还偷偷跑来找我借相机，她说拍照片已经成为她无法舍下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摄影所激发的，真的能去改变他们现况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选择，也许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也可能只是当下、只是瞬息。

采写 / 易杨  
图片由姚雪娇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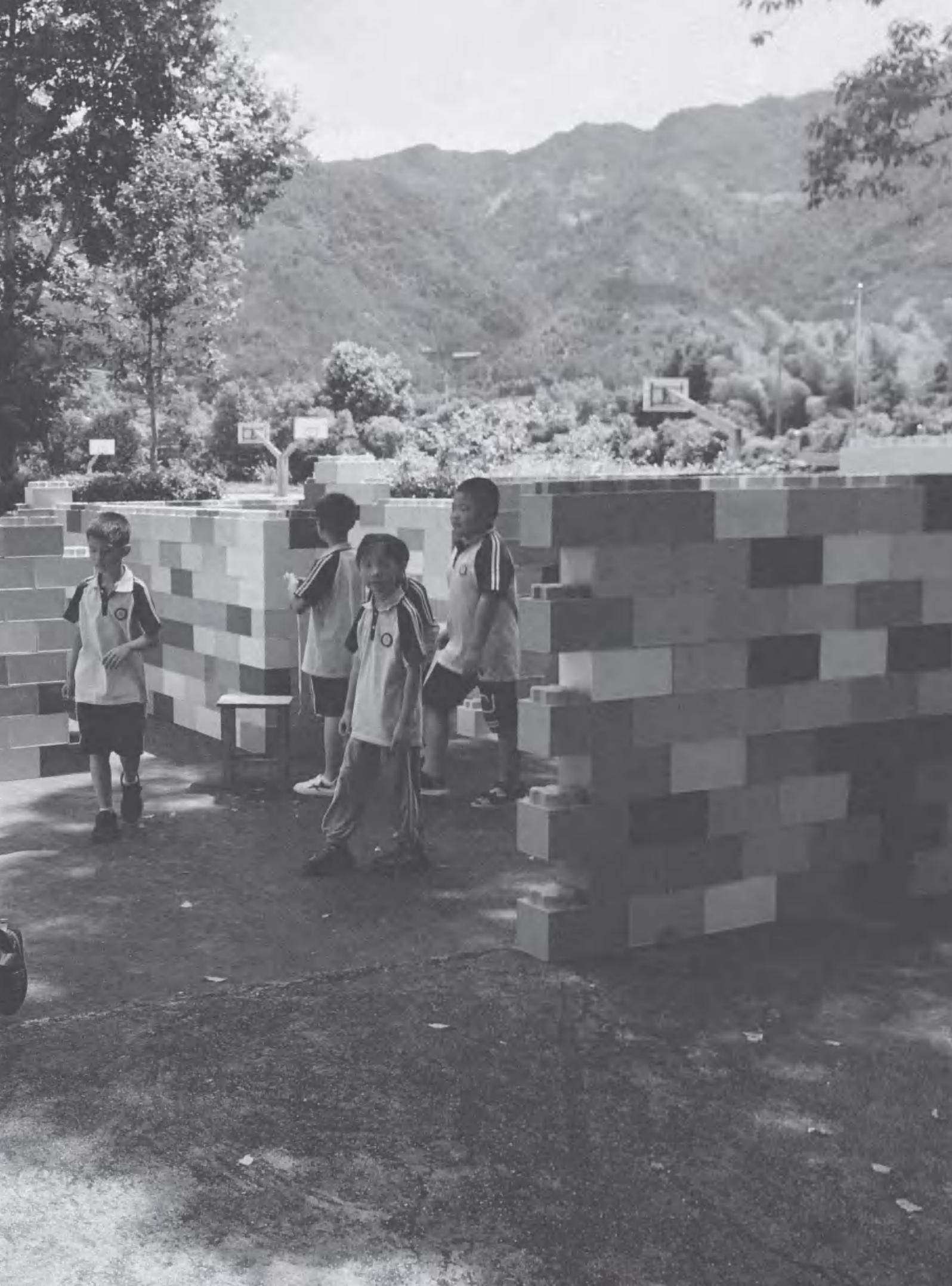
# II

跨学科美育

当凝碧小学将“玩”进行到底，成为以科技体育为特色的创新型学校；当东胜小学在公益组织的赋能下，让“小小拍客”影像课程拥有持续的生命力；当一位年轻的语文老师坚持带孩子写诗，让美成为一种力量；当栗家庄镇中心学校尝试走出“跨学科语文美育”的特色之路……

正如国家所大力提倡的“要将美育与跨学科进行融合”，美育是方法与路径，也是目标与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科学、体育、语文等传统学科的融合创新，还是以影像为工具的课程探索，所有参与其中的老师都能自称“美育老师”。



# 凝碧小学为何 将“玩”进行到底？

来自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凝碧小学的师生们，在校长尹一青的带领下，多年来将“玩”进行到底，2022 和 2023 连续两年参与了“T+ 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并连续两届入选成都 A4 美术馆 iSTART 儿童艺术节的展览，无论是“简单的游戏不简单”，还是“创意扑克游戏”，都在不断尝试挖掘乡村教育中存在的资源，做出创造性的运用。这位被熟悉的人亲切地称呼为“影子”的村小校长，他层出不穷的“点子”来自哪里？凝碧小学的一系列行动与美育的关联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并实践“玩”背后的教育观？又是如何看待“儿童立场”？



## 行动者简介

### 尹一青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七里小学副书记（原凝碧小学校长），“T+ 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以下简称“T+ 计划”）2022、2023 参与伙伴

尹校长扎根乡村学校已经二十四年，其中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凝碧小学（以下简称“凝碧小学”）担任校长有近七年，并在多年来的系列教学实践中，努力将这所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乡村小学，变成了以科技体育为特色的“学生乐园”——在校园的一角，有随时可以攀爬的攀岩墙；操场上改建起了旱地冰球场，在每个大小课间，学生们都会在这里自发进行几场异常激烈的比赛；学校竹林旁的水池，是高年级的孩子可以“玩”遥控帆船和摩托艇的地方；每个年级的教室里，长年堆放着纸杯、扑克牌、乐高机器人等可以随时探索的各种工具；更不要说专门的图书室、游戏室，几乎从不上锁，随时欢迎师生

们前来光顾……

今年九月，尹一青被另一所位于城郊的小学“抢走”，成为缙云县七里小学的副书记，承担起协助新学校的领导层，将这所小学打造成另一所特色学校的重任。

从一名深受学生喜爱的科学老师和不容小觑的体育老师，成为师生们眼里“很好的校长”，尹一青给人的最大感受就是“执行力很强，非常具有感染力”。刚刚接替成为凝碧小学校长的陈锦丽，原本也是尹一青的同事，在她的眼里，“尹校是个脑子特别灵活的人，主意总是不断地冒出来。”



凝碧小学校园一角的攀岩墙

## 简单的游戏不简单

在凝碧小学的六年多时间里，“玩”是一个非常日常的高频词，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每一天，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孩子们课余时间都在“玩”，操场上每天都很有热闹，他们可以玩旱地冰球；可以去攀岩；可以利用废弃木条，玩起搭“廊桥”比赛；还可以用塑料杆拼出迷宫，再在里面进行攀爬比赛；还有排着队在钢丝圈前，玩“掷纸飞机”游戏……除了课余时间，课堂上同样可以“玩”，尹校长会在科学课上，带着学生们边玩边学，他所开发的“建高塔”项目，在师生们的“合玩”下，不断迸发出新的玩法，不仅可以用纸杯、扑克牌，还用上了胡萝卜和A4纸。

当然，“我们从不让孩子们瞎玩，每个项目活动都会是脑力与体力的考验。”玩“建高塔”，孩子们会掌握到结构力学的科学知识，学习如何“连接”物体；玩“空气火箭”，能了解重力、加速度等物理概念，还可以通过“吹气”的方式，让孩子们锻炼到肺活量；玩“纸飞机”，同样渗透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在不断地奔跑、跳跃中，也让孩子们不知不觉中增强了体魄……

在同一个主题项目之下，尹校长也会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通过设置不同的分层目标与任务，开发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全系列课程，以很受欢迎的“纸飞机”项目为例，一二年级的孩子，只需要学习折纸飞机，让它能够飞行一段距离；到了三四年级，就要学习让纸飞机定点降落到三四米的位置；五年级的学生则要学习让纸飞机可以穿越钢丝圈；到了六年级，就要进入“超级滑翔机”阶段，学习体验更深一些的科学概念……

除了从科学学科中生发出的各种“玩”的项目，还有很多与“玩”相关的跨学科系列项目化活动，融合

体育学科的《我的游戏我做主》项目，其中的“奔跑吧！脸盆”小项目，将“25米短跑”的体育指标，结合游戏化设置，让学生们以一种趣味性的方式进行体育锻炼，收效显著。而就算以“防溺水”为主题的常规安全宣传，同样会以游戏化的方式，让学生们带着问卷去采访调查自己的家人……

2022年，尹校长带领老师和学生们，将多年来“玩”出来的实践成果，以《简单的游戏不简单》的名称，出现在成都A4美术馆第八届iSTART儿童艺术节上的“T+计划”单元里。在这次展示中，孩子们玩的所有游戏，都是纸飞机、纸杯、扑克牌、脸盆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材料，以



学生们在玩「空气火箭」，飞得高，也要飞得远

“扔掷”、“搭建”、“奔跑”等耳熟能详的游戏形式呈现，看起来确实“简单”，但其背后所蕴含的发明创造者的心思却又“绝不简单”。

尹校长最初“发明”这些“玩”的项目活动的初衷，就是要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因此，对于项目材料的选择必须是学生们常见的，家家户户都很容易找到，保证成本低廉，甚至很多材料都是尹校长“变废为宝”的慧眼发掘，比如被使用过的一次性纸杯，学校食堂里用过的牛奶包装盒，打印过或用坏掉的A4纸……同事们会笑称他就像个“垃圾保管员”，空瓶子、空纸盒、废打印纸等垃圾处理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他收集这些“垃圾”，都是为了将其用于各种项目活动之中。在他的研发与引领下，孩子们用一次性纸杯搭建起高塔，用扑克牌、废打印纸搭建出大桥，用塑料泡沫创作了星座图，用废牛奶箱改造出“即兴过山车”……

尹校长最初“发明”这些“玩”的项目活动的初衷，就是要保证所有的学生都能参与。因此，对于项目材料的选择必须是学生们常见的，家家户户都很容易找到，保证成本低廉，甚至很多材料都是尹校长“变废为宝”的慧眼发掘，比如被使用过的一次性纸杯，学校食堂里用过的牛奶包装盒，打印过或用坏掉的A4纸……同事们会笑称他就像个“垃圾保管员”，空瓶子、空纸盒、废打印纸等垃圾处理都要经过他的同意，而他收集这些“垃圾”，都是为了将其用于各种项目活动之中。在他的研发与引领下，孩子们用一次性纸杯搭建起高塔，用扑克牌、废打印纸搭建出大桥，用塑料泡沫创作了星座图，用废牛奶箱改造出“即兴过山车”……

学生们在教室中用扑克牌「建桥」，扑克牌塔（下左），（扑克桥）（下右）



2023年，成都A4美术馆第九届“iSTART儿童艺术节”的“T+计划”单元中，再次出现了凝碧小学师生们的身影。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主题是《创意扑克游戏》，“今年展示的这个项目，主要是聚焦到‘以扑克牌搭建桥梁’。”这个特别的项目，最初是从现有的教材中得到启发而获得灵感的。在六年级的科学课本上就有“做一做纸桥”的课题，“我就会想到要让学生们挑战一下难度，用扑克牌取代普通的纸，去实现单元学习的目标，完成桥梁的连接”。尹校长乐于探究的精神，让课本上原本有些枯燥的知识点，通过让孩子们“玩”各种材料的方式，成为一系列具有探究化学习特质的单元课程。

对于乡村孩子们来说，扑克牌是随处可见的简单材料。而在“如何在不使用胶水、胶布的情况下，用扑克牌建造一座大桥？”的课程任务下，孩子们首先需要了解各种桥的结构原理，探索不同的搭建方式，调查更多物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再用扑克牌去做各种创造性的连接。虽然乡村学校没有像城市学校那样，拥有特别丰富的图书和互联网设备资源，但乡土生活中同样有的是资源，尹校长会引导学生，去观察自己家



中或乡村中特有的一些传统用具，去研究它们的连接方式，孩子们会分组协作，从讨论、设计、画图，再到测量、创作、实验……每个参与其中的学生，都成为了桥梁的设计师和工程师。

在本次参与展示的扑克牌搭建的创意大桥作品中，

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调研了解到各种桥梁的结构、材料和连接方式，进行了三次设计修改和试验。最终，他们确定了设计图，造出了7种不同的设计方案，将三张扑克牌打孔连接起来形成三角形当桥塔，将扑克牌裁成三份连接起来当拉索，将扑克牌并排弯折后连接当桥身。“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孩子们学到了很多关于扑克牌大桥的知识和技能，还让他们学会了团队合作、互相帮助和支持，这对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个项目是学校里一直都在做的，并没有特意为参展而准备什么。”

当然，小小的扑克牌带来的不只是具有科技含量的作品展示，还可以用来让孩子们自己动脑和动手，设计出一些简单有趣的小游戏，既可以提高专注力，又可以开发思维。由高年级孩子设计给低年级孩子玩的游戏《口气不小》，要求按照顺序吹落扑克牌，每人至少吹落一张，轮到吹最后一张牌的为输家，吹落最多扑克牌的为冠军。“孩子们都特别爱玩。”另一个游戏《数字挑战》，则围绕扑克牌上的数字展开，包括说出数字的四字成语、含有数字笔画的汉字和完整的话，以及可以玩加减乘除游戏，“这个显然和语文和数学学科都会有关联，玩游戏的过程中，会训练到孩子的语文知识素养和数学计算能力等。”

第九届iSTART儿童艺术节上的「创意扑克游戏」

## “玩”的背后是什么？

张

尹校长，你能有这么多“玩”的想法和点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会有什么方法吗？

尹

其实很难说到方法，可能更多是一种习惯。我的习惯就是——当我看到一件事情时，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在和老师、学生的互动中，也会问问他们“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比如在科学课上，老师会给学生们相关材料，但不会去告诉学生想法，而是不断提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还能想到什么方法？”……当想好方法后，大家就可以一起试验，试完之后再进行讨论，通过总结之后，往往又会出现新的想法。

另外，有些想法也会来自于日常中的互动聊天。像“奔跑的脸盆”这个游戏，就是在大课间的时候，跟数学老师聊出来的。我们看到学生们在操场上来回地跑步，好像都是没啥动力地在跑，感觉没什么意思。当时就提到，是不是可以在跑步中加入什么任务，既要形式简单，又让所有学生都能参

与。那位老师就提到了，可以试一下加入“下棋”的形式，模仿五子棋的游戏规则。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们就马上去测试，在一堂体育课上去试验，发现学生们都很喜欢玩这个，每个人都跑得很投入。后来就进行了全校的推广，孩子们再也不会觉得反复跑步会很无聊。

张

你的这些游戏，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有预设的标准答案的科学课，是很不一样的，你们的学习文化是什么？玩与学的关系是什么？

尹

我们学校的这些活动，从来都不会去评一、二、三等奖。只要学生们将自己的活动结果能够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进行说明，我们不会去评价他们的东西做得好还是不好，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学生在完成活动的过程当中，真的动手去做了。对于老师们也是这样，鼓励每位老师都可以去尝试，试了之后，我们也不会去评价好坏优劣，而是会继续讨论沟通，再提出建议，一起去思考，形成这种习惯后，老师们都会有什么想法就进行尝试。

在2020年的疫情当中，我们布置过一个“定点停车”的任务，要求学生们利用废品材料，将一辆小车在开出十米的距离后能够停下来。当时设计这个任务，也是希望学生们能将科学课当中所学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应用，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课当中，有一节课就叫“设计制造小车”。孩子们就会给出很多方法，有人会用到弹力，有人会用到水或气球的反冲力……虽然有些孩子不一定能够完成目标，但只要他们都去做了，都是好的。我这里不会提供标准答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将学习到的知识进行运用，让这些科学知识不仅仅只停留在课本当中。以“玩”的方式开发出的活动，最终的目标是要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学习。

张

从你的角度，你们在凝碧小学的一系列行动背后，与美育的关联在哪里？

尹

其实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更多是从科学角度去展开的，并没有想到美育。如果要从美育的角度去讲，我觉得可能会有塑造人格的作用。特别是挫折教育，我们的学生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几乎没有会放弃的，每次的活动任务都会想办法完成。对学生们会有一条要求“不允许家长帮忙”，所有的活

动都必须是孩子们自己想办法完成，会鼓励学生们不断去试错，我们会更看重过程，而不是结果。

在我们学校，所有活动的作品都会进行拍照保存，并会装订成册，作为以后类似活动的学习资源库，这种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是要去评选优秀作品。比如“定点停车”项目，每届五年级的学生都要完成，当这一届的学生完成任务后，我们也可以再去看看前面几届的作品，去看看会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

## 张

你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很明确地感受到，“如何去理解我们做的事情”很重要，尹校长，你是如何理解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呢？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些事情？

## 尹

这应该是一个关于教育观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学生们在将来需要的是什麼？现在的学生欠缺的又是什么？在设计活动时，我们会很关注两个方面：第一、培养他们表达与交流的能力。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他们的表达能力往往会和城市孩子相差很大，与家人们之间的亲子沟通也会相对比较少，因此，在每次的项目活动中，我们都会给孩子去表达、沟通的机会。第二、养成创新性思维的习惯。就是让他们能够多问问自己：“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能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事情，就只是习以为常，而是多想想“有没有其他可能”，这才是他们将来所需要的东西。

在这些活动的背后，我们会很看重“儿童立场”，也就是站在学生们的角度去看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参与进来，并能从中看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比如，“防溺水”这项在每所小学都会做的安全宣传活动，我们会设计成互动游戏的形式，让孩子们能够真实地参与其中，通过采访家人的方式，请他们可以谈谈对这个话题的认识。再比如，“家乡的桥”这个项目，也是我们最早带学生们走出校园，开始项目化学习实践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也会不断给我们惊喜，原本毫不起眼的孩子会主动去询问路人和采集信息，平时不善言辞的孩子会大胆表达自己，我们老师时常就会惊叹“原来某某这么厉害”……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尹一青提供



# 在乡村学校 如何探索影像美育？

在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小学的校园里，经常会在下午时分见到一些同学手持 iPad，他们三三两两，或是俯身，或是半蹲，有的脱了鞋，踩到教室的课桌上，有的干脆全身匍匐在草坪上……这是东胜小学影像兴趣小组在课后的特别活动，也是“影像桥”儿童美育创新公益项目的课堂。

为了让影像课程在东胜小学落地生根，东胜小学教导主任庞波和影像教学团队用了 7 年时间。在这 7 年里，影像课程经历了哪些创新与改变？他们怎样利用像“影像桥”这样的公益组织带来的资源，让这个课程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又给学生们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行动者简介

东胜小学  
目前影像课程教学团队

从左至右分别是：舒宇、兰文新、张颖、庞波、谈川

2017年，南川课程改革实验区的建设声势浩大，规模空前。东胜小学也加入了课改实验校的行列。经由学校选派，小学文科综合高级教师，东胜小学教导主任庞波主要负责学校的课改工作。他开始思考，小开设什么内容的校本课程，才能和东胜小学“把握方寸，玩出精彩”的办学理念相融合，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庞波了解到福幼基金会在四川北川地震后为受灾儿童开展了5年的影像项目，他意识到“在照片小小的方寸之间，其实可以承载天地山海”。摄影的本质和东胜小学的办学理念非常契合，东胜小学由此确立了“方寸于心，光影随行”的校园摄影文化。

2017年春，庞波、金维刚等六名老师来到四川北川学习取经，实地考察影像项目实施情况。后来庞波老师向福幼基金会借来了60台相机，通过东胜小学自己的教师团队，开始了他们影像课程的最初探索……时至现在，东胜小学的影像课程已经走过7年时间，有近20名老师参与了影像课程的授课，从三

年级到六年级共有近1200名学生学习了影像课程；共有400余幅学生摄影作品在校内展出，其中，学生傅荟洁、王瑜、秦谱佳等人的20余幅作品在区级以上摄影比赛中获奖……2020年，东胜小学的《小小拍客》被评为南川区精品校本课程；2020年，《“小小拍客”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研究》成功申报为教育部校本课程建设实验研究重点课题。

从最初的影像特长班、兴趣组、校外影像团队开始，到具有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功能、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要素构成的校本课程，再到现在的影像兴趣小组，以及要融入国家课程的计划……庞波认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这个项目充分整合了学校、公益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的多方资源，并且从课程理念、课程设计再到最后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实现了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多方共赢，才能够让项目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 跨过了设备这道门槛之后……



孩子们正在进行拍摄

在通常意义上，人们往往认为摄影相较绘画来说，门槛更高，更难进入。但是庞波却有不同的理解：门槛其实就是设备，迈过了这道门槛，就是海阔天空。

东胜小学的影像设备一直得益于各方的公益捐赠。从最初的手机、照相机，到现在的 iPad。设备器材几经迭代，庞波考虑的是，一方面需要保证学生不会轻易连接外网，注意力被分散；同时也要便于学生动手操作。

有了捐赠方的支持，设备开始真正赋能孩子们的发展：孩子们捧着沉甸甸的 iPad，“都觉得很神气”——他们有了更多的掌控感。带着装备，他们不再囿于教室；也不再受制于时间。前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浩瀚山海，他们迈开大步，向前奔跑，随时、随地、随手、随心，就能抓住永恒的风景。

从这个角度来说，“摄影又比绘画更容易上手”，庞波说，其实不需要过多的铺垫、技巧，只要对准，按下快门。“每个人都可以拍摄出一张照片”，不用胆怯于“我不行、我画不出来”的假设。同时，由于艺术化的表达没有标准答案，影像手段的表现技术相对每个人也是公平的，“孩子们在呈现上没有太大挫败感，自由发挥创造的空间也更大。”

对学生如此，对老师同样如此。和其他乡村小学一样，受制于艺术教师数量的严重缺乏，艺术课程也是

东胜小学的短板。但是影像这门课程对于老师的专业要求相对较低，老师们可以边教边学。东胜小学的影像课程最初依赖于志愿者，经过专业影像团队、公益组织以及志愿者的赋能后，后来一直由学校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甚至会计等其他教职人员兼任教师。这样一来，艺术师资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影像课程的持续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 从影像小组到校本课程

解决了设备和教师的问题，东胜小学的影像课程又面临新的问题，单纯以兴趣为主的影像活动影响了老师的教学安排和学生的学习成绩，很难获得家长和老师的支持。于是，东胜小学开始了把影像活动变为校本课程的探索。

影像课程先有了一个符合学生特点的名称，叫做“小小拍客”。影像课程研发团队也建立了起来：语文老师，学校办公室主任，平时就负责摄影工作的金维刚牵头开展影像项目实施现状调查，研究师资情况，调查学生对课程的需求，负责完善学校办学理念，确定校园特色文化；数学老师，教导处负责课程改革和师资培训的谈川负责组织教师学习课程理论，牵头组织并配合专家开展教师影像技能培训；庞波负责影像课程规划，撰写影像课程纲要，明确影像课程理念、目标、内容，规划实施路径及课程评价管理，并组织教师设计影像活动方案；语文老师，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卓颖负责组织老师课堂教学观察，教学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探索。经过研发团队一个学期的努力，影像课程具备了完整的课程纲要，明确的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实施路径、课程评价，影像课程更为系统化、体系化，成为校本课程的一部分，有了真正

的“名分”。

在这个过程中，影像课程团队还特别注意充分借助外力，尤其是“影像桥”儿童美育创新公益项目中，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研发的影像艺术表达课程，“影像桥”让东胜小学的团队吸收了最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影像课程得以更加专业、也可以成体系地开展。

在最初的课程设计上，“影像桥”课程就特别注意和现行语文教材中的内容紧密结合，同时兼顾美术、科学、道德与法治的相关内容。他们在现行课本中提取更具有人文性、文化性的内容作为主题，在此基础上，为学生们创设观察、感知等体验性活动，作为原课程学习的拓展和延伸，从而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课本内容。

庞波更是把影像课程和东胜小学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机结合：以四年级的拍摄主题为例，《游\_\_\_\_\_》就是结合语文《推荐一个好地方》习作教学内容，选择身边空间和场景特点进行拍摄；《力与美》是结合



影像课程的课堂上



科学课《运动和力》的教学内容，采用抓拍技术捕捉运动场上的精彩瞬间；《生活中的线条》则是结合美术《线条》教学内容，运用美术线条艺术和摄影光影艺术互相结合，并编辑成动态视频。

由此，孩子们的综合素养也得到了锻炼，影像课



影像课程的课堂上

程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美术老师刘利萍认为“美术课要求的取景、构图、审美能力；科学课的观察、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语文课程要求的表达、写作



学校走廊里随处可见的摄影作品

能力，都在这门融合课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庞波老师则表示“我们重视技术，但是影像技术不是最重要的。审美能力、创造力、理解和表达能力、感受生活的能力，这些才是奠定孩子一生发展的基础，也是可以支持孩子持续成长的原动力。”

## 每个孩子都喜欢的影像课

摄影首先是观察，但更是感受和表达。镜头赋予了孩子们另外一双眼睛，让他们进一步感知事物的外形、质感、色彩、声音、状态等等，他们的多元感官都被打开，不但有机会观察到周遭之前未曾注意到的细节，也感受到之前未曾体会到的生命力。

六年级的杜云婷说，她之前知道小猫是伸出舌头

一舔一舔地喝水,学习摄影之后,她开始每天拍摄家里这个无比熟悉的玩伴,才发现它喝水的时候舌头其实是卷起来的,就像“钩子”一样;而邓鑫把摄像头对准了教室窗明几净的玻璃,那后面映出的是同样整齐排列的白炽灯;还有堆放在角落里的扫帚簸箕,虽然不起眼,但是依旧码放得井井有条……他说自己马上



要毕业了,他才开始注意到校园里的角角落落,他要通过相机把校园永远留在记忆里。肖宇虹说上了影像课,她比以前“放松”了。她瞄准镜头,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在哪里驻足就在哪里停留,她感受到了一种“随心所欲”。影像让她做回了真正的孩子。“因为那一刻,叫做自由。”

老师们同样真切地感受到了影像课带给孩子们的改变。东胜小学英语老师李光玉印象最深的是拍摄《我这儿的阳光》作品时,同学们随手记录下来的一些感受:“阳光在哪?阳光在树上面看风景;阳光在朋友的影子里高兴地笑。”“在阳光快下山的时候,被我发现了,一棵大树挺拔地站在那里,阳光正想逃跑的时候,发现没有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阳光只好摆烂了。”孩子们的文字优美得就像是一首首小诗,充满童趣,让人不禁莞尔。

影像课程授课老师之一的谈川,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叫傅荟洁的女孩,她性格腼腆,说话声音也小,在班级里很不起眼。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东胜小学向重庆市教育部门进行影像课程成果汇报,她有会上台介

绍自己的作品,虽然只有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但对于自己的创作理念、拍摄手法,她娓娓道来,没有丝毫怯场。这次亮相给傅荟洁打开了一扇窗。后来她开始尝试参加更多活动,慢慢在演讲比赛、读书大会中逐步崭露头角,开始成为自己的一道光。

郑尊  
《家》

庞波老师说,最重要的是“镜头赋予了孩子们新的视角,让他们重新审视、进而重构自己的生活,在发现美,感受美,欣赏美的过程中,也充盈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让他们感受到了力量和愉悦,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满足”。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他们探索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李雪垠

西南大学美育研究院社会美育中心主任  
(以下简称“雪”)

庞波

(以下简称“庞”)

李光玉

重庆市南川区东胜小学英语教师，  
兼任学校大队辅导员，  
曾担任四年级摄影兴趣小组课程老师  
(以下简称“光”)

# 公益组织如何进一步 赋能影像课程？

雪

东胜小学的影像课程已经进行了7年时间，而且还在持续进行，你们怎么保证课程的延续性？又是怎么理解美育的？

庞

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进行美育课程的体系化建设。2017年，东胜小学就开始了“小小拍客”校本课程的研发，将摄影教学引入课堂，在“校本课程”中实施。后来，随着国家课程方案的改革，校本课程课时的减少，影像课程又以课后兴趣班的形式呈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特别注重“摄影+”的探索。我们把国家课程中的一些内容，通过影像课程进行深化和拓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孩子们进一步巩固学科知识，同时提高他们的审美素养和表达能力。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了艺术课在小学阶段每周要上四节，其中音乐课两节，美术课两节。三到九年级的美术教材里，同样涉及戏曲、摄影这样的内容。我们也在规划，根据教材的内容，再结合学校实际，把摄影融入国家艺术课程进行教学，以保证摄影课程的持续性。

我们觉得，美育就是那些真善美的东西，它既能够培养人的品行，也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我们追求真善美、积极向上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美育追求的目标。

## 雪

在学校影像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影像桥项目起到了哪些作用？给了你们怎样的支持？

## 光

影像桥项目每个月都会带领我们进行一次集中备课。去年我们分别结合语文、科学、美术这三科进行备课，写教学设计。除了理论方面的指导，影像桥项目也给我们提供了参与创作体验的机会。每年暑假都选择一个不同的地方开展六天五晚的教师创作营，一般会由影像桥团队的焦冬子老师和罗龙吉老师结合影像桥项目中的影像艺术表达课程内容，引导老师们进行影像创作，让老师们先体验孩子们会经历的学习过程，便于预知孩子们会遇到的挑战点，其中会涉及到创作语言、摄影技巧和设备操作等问题，之后，影像桥的课程研发负责人龚瑜老师会把我们从创作者带回教师的角色，引导我们基于体验来提炼教学方法，并做讲解。教师培训之后，影像桥项目还会组织城市儿童和当地乡村儿童一起参与的影像艺术夏令营。参与了教师创作营的当地老师们就留下来做助教，担任小组带队老师，这也是由影像桥项目开展的很重要的一种沉浸式教师培训的形式。基本上跟着影像桥团队的老师一起工作过后，就能很清晰感受到什么叫“社会化学习”、“以问题为驱动”、“以儿童为本”等等。回到学校后，我们开展教学也都会保持着这样的感觉。

## 庞

我最大的收获其实是项目老师们对于儿童美育的投入、执着和热情。我记得有一次在陕西培训的时候，焦冬子老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本来根据日程，晚上八点课程结束，结果有的学员十点才完成作业，为了第二天及时对作业进行点评，焦冬子老师直到凌晨一、两点，还在批改我们的作业。这些老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线教师，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志愿者”，但他们对艺术的追求，对学生的关注，比我们这些专职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更高。说心里话，正是他们那种精神感染着我们，才让我们有力量坚持把摄影课开下去。

## 雪

在影像课堂上，作为老师有什么感受和收获？

## 光

在这个课堂上，不但学生们非常放松，我也特别放松。一方面是因为影像课程没有太大的教学压力，不需要过于关注教学结果；另一方面，老师也不会高高在上，学生拍摄的时候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拍，还会特别注意我和学生的拍摄角度会有哪些不同。我们之间更像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或者共创的伙伴关系。庞主任也是一样，他平时是很严肃的，但在上影像课的时候，孩子都很喜欢他。

## 庞

是的。特别是在剪辑视频的时候，学生比我更熟悉软件的操作，有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现在知识更新快，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我能有机会跟着学生们一起学习，真是很开心。

## 雪

光玉老师，听说你近期交换到了另外一所小学，而在这所新的小学校里并没有开设影像类美育课程，你觉得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类美育课程的推广呢？

## 光

可能是受到摄影设备这块的制约和影响吧，比如 iPad，虽然我现在的学校是所城市小学，在摄影设备的配置上同样会有困难。

## 庞

李老师调到其他学校，主要还是教英语。她在我们学校，也是英语老师兼任影像课程教学。一所学校是否开设影像类课程，我觉得不是老师个人能决定的，学校需要有整体的计划，要根据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还要考虑自身的教学安排、实际发展状况、学生情况等综合因素，才能做出相应的选择。

采写 / 杜娟  
范仕芸（范范）  
对此文也有贡献（对话部分）  
图片由庞波提供





# 10

## 教乡村孩子写诗， “美”如何成为一种力量？

当一位公费师范生毕业后  
带着从高校学习到的满腹教育学理论和方法，  
满怀“教书育人”的理想，回到家乡的乡村小学，  
面对现实的乡村教育，却发现很多教学方法在面对乡村儿童时，  
往往失去了用武之地……  
令人敬佩的是，这位老师克服了最初的挫败感，  
借助诗歌教学，将美育与语文学科教育进行了融合，  
在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同时，更关注到了乡村孩子的内心。  
在这份美好的行动背后，  
她是如何理解美育的实行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  
理解美育与学生发展的关系？  
在她 6 年多持续的诗歌教学实践下，  
会写诗的孩子有了怎样的改变？  
她对未来的坚持与规划又是什么？



### 行动者简介

#### 李柏霖

2017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分配至湖南怀化市会同县粟裕希望  
小学，担任班主任、语文老师至今，  
同时也负责学校的教务统筹等工作。

“我是会同人，可以说是从大山里一路成长起来的。”李柏霖坦言，因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自己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而她对于乡村教育的责任与情怀，最初也来自于两位老人家的悉心培育。李柏霖的爷爷是一名老党员，对她要求非常严格，“爷爷一直都会说，一定要做对别人有用的事情。”而奶奶曾是下乡支教的知青，“被当地的乡邻们尊称为张老师”，更是深知教育的重要性，虽然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但爷爷奶奶尽全力为她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她在求学路上的任何要求都是全力支持。“因为他们，我做任何事情都充满勇气，包括选择回到家乡教书。”除了爷爷奶奶的影响，李柏霖也提到了自己初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在我们初升高的关键时间点，身体检查出了肿瘤，我们都已经做好了更换班主任的心理准备，但老师在确认肿瘤是良性后，决定等我们中考完，再去接受治疗。”老师的选择让李柏霖感受到了这份爱与陪伴背后的力量，也让她决定要以老师为榜样，初中毕业就以优异的成绩报考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六年制委培师范生，“我也想成为老师那样的人。”进入到大学的广阔天地中，李柏霖接触到更多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也让她心中“要回家乡教书育人”的理想从未动摇过。

## 带孩子写诗，从偶然到日常

李柏霖任教的粟裕希望小学是一所位于大山深处的乡村学校，一半以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刚刚成为这所希望小学的一名普通语文老师时，李柏霖几乎将全部工作重点放在“教学”上，只为给乡村孩子创造“更好的出路”。“我带着孩子们读课文练普通话，练站姿练仪态，用名师分享的学习方法，用名班主任分享的班级活动……”虽然使出浑身解数，用一切她能想到的“高标准”要求影响着自己的学生们，但一学期下来，效果却并不明显，孩子们不仅对学习的兴趣丝毫没有提高，也依旧坐站没法笔直，普通话的发音、断句仍然有问题，期末测试的成绩也并不理想……在深深的挫败感之下，李柏霖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不适合当老师”。

直到学期末的一节语文课上，她布置了一项给家人写信的任务，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她看到了学生写给父亲的信：“爸爸你不要再打妈妈了。你再打我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爸爸了。”简短的两句话，既没有抬头、问候、称呼，也没有写落款日期，还夹杂着错字和拼音，却让李柏霖如梦初醒：“原来我的学生们在经历这些生活的苦！”从那一刻开始，李柏霖明白，“比起教授课本上的知识，更应该教会孩子们如何好好生活；比起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应该看见每一个活生生的孩子。”

只是，对于乡村学校的留守儿童而言，长期缺乏父母陪伴与关爱，让他们主动表达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契机出现在一次偶然的句子仿写练习中，那是二年级的练习题——照样子写句子：葡萄像一串串紫色的珍珠。有学生交出了一份出乎意料的答卷：

“棉花吐出了丰收。”从修辞判断，这份答

卷并不符合题目的要求，问的是比喻，答的却是拟人，但李柏霖显然无法忽视这个句子的精彩，“一个吐字，让活过来的棉花更加鲜活，充满诗意。”她隐约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潜力，“那就写诗吧！让孩子们把自己的经历、感受、困扰和想象，用诗歌表达出来。”

刚开始，孩子们可能还不理解什么是诗，李柏霖就带他们阅读经典的儿童诗，从仿写开始，积累语感；再到带孩子们进行主题创作，比如以中秋为题，可以仿写古诗，也可以写新诗；接着突破主题的限制，进行头脑风暴式的创意写作，围绕主题进行各种联想；还会借助一些工具，进行一些文字思维游戏，比如将A4纸撕成不同的小格子，一条一条的，让同学们写自己喜欢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分别写在不同的纸上，打乱后重新抽签组合，创作出新的主题和内容……最重要的是，当李柏霖明白自己面对的学生们，是一个个鲜活独立的个体，她的教学方式也越来越自由。从教室里走到了教室外，最初是在操场上、校园内找素材，很快就走到了田野中、小溪旁、大树下……李柏霖鼓励学生们用眼看、用耳听、用心感受，不用担心好坏与对错，只需要表达出最真实的感受，可以是一首完整的作品，也可以只是一个想法、一句话。“我们阅读好的文章，朗读美的诗句，去看湖泊山川田野花朵，观察身边的人与事，我们谈论观点，玩游戏，分享生活……然后我们慢慢把这些化成文字与诗歌。”





大自然中的任何元素都可以成为孩子们笔下鲜活的创作素材——有学生写下：“树叶在安静地睡觉/风想和它做游戏/一把把它推下了床/树叶生气了/追着风揍它”；还有学生写道：“苹果惹来了小鸟/小鸟围满了/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吵得我满耳朵都是苹果的甜”……

除了与自然的对话，更多的内容来自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有些说不出口的秘密与伤痕都隐藏在这些诗歌中，“眼泪在疼的时候能忍住/在累的时候能忍住/只有在爸爸妈妈要外出打工/向我挥手的时候/我忍不住”；“爸爸坐牢之后/陪我玩的人/就更少了……”正是通过这些柔软的笔触下的情感表达，李柏霖深切地感受到孩子们成长中的阵痛，也能从中一窥他们不能宣于口的内心需求，从而更好地帮助和支持到他们。有一次，她看到这样一首诗：“有的人/表面上跟你是好朋友/其实背地里/无时无刻不在说你的坏话。”李柏霖猜测，写诗的学生大概是遭遇了同伴交往的挫折，为了解开学生的心结，她特意阅读了《非暴力沟通》、《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等书籍，不仅私下里给这位学生做了心理辅导，还在班会课上针对人际交往和同伴关系展开主题讨论，以帮助更多有类似遭遇的学生。

还有学生写下：“我每天都不想回家/因为家里有一个不爱我的后妈”，每每看到这样的诗句，李柏霖就会为学生而心痛，她会及时找到孩子的父母进行

沟通，还会用自己的经历安慰和开导学生，努力帮助学生走出生活中的阴霾。“可能我无法改变孩子们正在经历的生活，他们遇到的苦难都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但希望能帮助他们从诗歌中汲取生长的力量，能够从中认识世界，思考生命，自我疗愈。”



## 美是一种力量

李柏霖相信，“文学（诗歌）能够唤醒我们人类迟钝的感官”，她在做诗歌课程设计时，也会着重于唤醒孩子们心中对真善美的领悟与追求的部分，包括要去领悟自然的美好，去发现自然的美丽，以及感受到情感的美好。孩子们在写以父亲为主题的诗句中的真情流露，也让她看到了他们日渐丰盈的内心。“父亲的爱/总是被他藏起来/我问父亲您爱我吗？/父亲也不回答/就拉着我/向家的方向走”；“爸爸怀里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苹果/爸爸的怀里有什么？/是我想要的玩具/爸爸怀里还有什么？/是爸爸最喜欢的我呀”……

每每遇到学生们写出精彩诗句时，李柏霖都会不吝赞美，并会在课堂上进行大声朗读，“学生们是有

自己的审美力的，遇到好的诗句，大家都会由衷地赞叹”，而每一次的肯定与鼓励，也会给孩子们带去自信的光彩。“我尊重孩子的构思，也尊重他们的文字，从来都不会过多修改他们的表达。”同时，李柏霖也会注意保护孩子们的隐私，尊重每份个体的表达背后的需求。



六年多的时间里，在不断的创新实践中，李柏霖在学校内先后成立“校园诗社”、“田野诗班”，指导学生创作了1600多首诗歌，编辑、整理了4本诗集。她说，“带孩子写诗”，只是她提升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在各项辅助语文学习的素材当中，儿童诗的阅读写作，是对学生们起到了比较大作用的一种方式。”未来，她希望能将更多的学科与在地的资源进行融合，能够将语文课以美育的方式进行更多地落地，比如与劳动实践课相结合，她近期正准备开展的“一粒米的成长”主题式学习，将带学生走进田间地头，

观察稻谷的生长，体验劳作的辛苦，用诗歌的方式记录感想，并配上图画；尝试借助音乐的旋律或抽象画的方式，带孩子们写诗；邀请一些当地传统工艺专家，带孩子体验当地的传统工艺，并尝试以诗歌的方式呈现……在这些计划背后，李柏霖也希望能够联结更多艺术专业的老师和拥有相关资源的专家。

李柏霖认为，对于她和学生们而言，美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学科，“当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当晚霞要落下的时候，那一刻的大地会是怎样的色彩；也会听到那一刻的鸟儿，是怎样在歌唱，甚至会联想到他的家人正在远方的家里焦急地等他回去……他会是充满幸福感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说，当孩子们有了欣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就有了幸福的能力。

# 如何理解美育 与学科教育的融合？

## 雪

柏霖老师的行动恰好与我国当下正在大力提倡的“美育要和学科教育进行融合”的目标与要求相呼应。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在乡村学校遇到了学校教育理论适用的困难，所以借助带孩子写诗，将美育与语文教学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但我们也知道，不同于音乐、美术这种艺术课程，对语文学科的教学评价，学校都会直接与学生的文化成绩相挂钩，特别是面对升学、排名等压力，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 柏

我们班的学生，语文基础还不错，平时期末考试基本都能在年级第一。但上个学期，我带六年级学生进行小升初考试时，却发现了一些问题，并进行了反思，在没有大量刷题的情况下，同学们要准确而快速找到题目中的考点有些难度。比如，考场作文的结构、主题和内容，就不同于平时同学们自由写作的要求。从学校考试的角度，也会担心加入诗歌教学，会分散正常的语文教学精力，所以关于诗歌教研这块目前还没有什么团队，很多问题还需要独自面对。

## 雪

为了成绩还是要刷题，对于学科教学中，美育的施行与学习成绩之间的关联，你是如何认识的？

## 柏

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我会想到，美育的实施是一种长期的教育，而为了成绩去刷题则是要应对短期的考核，两者都是需要的，但面向的目标和重点应该是不同的：一方面，平时通过带学生们阅读、写诗进行积累是重要的，通过写诗这种输出方式，能倒逼孩子们去输入知识，进行不断地阅读与提升。更重要的是，美育可能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命状态，就像我说的，希望他们从容美好，拥有美的能力；另一方面，当学生们面对短期考核要冲刺的时候，则要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强力更有操作性的帮助，毕竟对于乡村的孩子，需要通过考学“走出去”是很实际的现状。

## 雪

你说到了诗歌教学能够助力孩子们语文素养的提升，那么，从美育所提倡的育人角度，孩子们在诗社里与没在诗社，对他们的发展有什么不同？

## 柏

诗歌教学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具有普遍性的就是他们变得更自信。在诗社的孩子，比起其他孩子，在行为表现上都会更活跃，也更容易融入不同的环境，在需要表达的时候，他们的情绪状态会比其他孩子要饱满，观察力也会更敏锐，更愿意主动学习。对于乡村的孩子，很多时候梦想是很沉重的，他们不太会去树立类似“成为科学家”那样的梦想，但当他们学会写诗，并且有了一些发表渠道被更多人看见后，也会说出“如果我写诗都行的话，其他事情一定也能做得很好。”还有些孩子，会因此爱上阅读写作，会尝试写旧体诗、儿童故事等等，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有了更高级的爱好，他会脱离掉“总是会玩手机”的状态，更愿意花时间看书。

## 雪

柏霖老师目前在当地片区乃至湖南，都算是有些名气的村小语文教师了，听说你和爱人是分居两地的，你的宝宝也还很小，在这些现实情况之下，作为一名乡村女教师，有机遇也有挑战，是什么让你愿意坚持？未来会

有什么规划？

柏

身边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前辈了，感觉到自己迫切需要学习。大家对我的关注源于对孩子们的欣赏和乡村教育的支持，能见证这一切我非常幸运。其实在摸索的过程中，我也曾失去希望过，想过更换一下环境，但很庆幸的是，正好在那个阶段，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机缘巧合，发现并报道了我这些年的行动，被发现之后，我就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和帮助，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是值得做下去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获得鲁迅文学奖这件事，都让我开始更多地思考，当我有机会能带孩子们去看更大世界的时候，如果我离开了，就会很可惜，也会辜负关心我和孩子们的这群人。更重要的是，我有大力支持我的家人，我的老公目前在邵阳，从谈恋爱开始就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有一种我所没有的自由意志，他看待事情很乐观，会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哪里都能有出路”，甚至计划放弃自己在城市的工作到会同……包括我的女儿以后长大了，可能会到我的学校上学，这也是我要坚持的动力。

这个坚持其实没那么难，我自己也在继续读研，会再进一步探索诗歌教学，探索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诗歌教学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到他们。今年会同县教育局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为我成立了一个“名师工作室”（创意写作方向），会有一些资金支持，可以让我更好地去做一些事情。

雪

能看出柏霖老师已经有自己对美育的独特理解，能否用简短的话提炼一下你的乡村儿童美育观？

柏

立足于乡村，引领儿童理解和欣赏身边一切元素中的美，使他们有发现美的眼光，树立美的理想，养成美的品格和心灵，从容地面对生活。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李柏霖提供





# 11

## 基于语文的跨学科 美育探索有何价值？

在大多数乡村学校因为师资薄弱导致美育缺位的大背景下，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镇中心学校却从“跨学科语文美育”出发，走出了一条乡村美育项目化、综合化的路子，还荣获了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这个特别的美育团队，怎样认识乡村美育自身的发展之路？  
经过持续美育课程浸润的孩子们创作的作品，  
和没经过美育训练的孩子的作品有何差别？  
他们理解的基于语文的跨学科美育背后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 行动者简介

#### 栗家庄镇中心学校参与美育实践的老师们

(从左至右)

郑腾飞  
陈晓娟  
张志姗  
王晓玲  
王润文  
武丽丽  
马红生

唐成玲  
贺玉媛  
马瑞芬  
陈志娥  
郭瑞红  
王颖

(未在照片中，但参与美育实践)

郭志红  
陈慧芬  
殷娟  
田冬云

王利花  
赵艳艳  
郭艳琴  
贺丽艳

山西汾阳，地处太原盆地西缘、吕梁山东麓。栗家庄镇中心学校就位于平原和山麓之间，地处边远山区，学校发展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如基础教育资源不足、所辖学校点规模较小、留守儿童增多……这所学校只有 11 位语文老师，其中三分之一都超过了四十岁；音、体、美专任教师各有 1 名，而这名专任教师面对的是全镇 10 所小学及教学点的教学任务。为了达到开齐开全课程的要求，2016 年根据中心校语文学科教师兼带美术课程现状，栗家庄镇中心学校以语文学科融合美育为突破口，开展美育浸润行动。

目前，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语文老师已全部参与到了美育实践中，有两三位老师虽临近退休，却仍战斗在美育一线。学校的老师们会在暑假将要结束这段时间，提前聚集在学校讨论新学期的美育课程如何展开；孩子们虽然不一定对美育有具体的概念认知，但说起手工课，眼里便亮晶晶的。参访过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乡村老师阿圈，认为这所学校真正把“学生当做活生生的‘人’来进行培养和教育”，而见

证了该校美育课“从无到有”整个过程的“一公斤盒子”项目负责人郭华雨，把马红生老师赞为“核心人物”，认为他“给了美育实践很好的支持与生发空间，甚至可以说是带动了汾阳那片的美育发展。”

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毕业于中等师范专业学校，在千禧年前后被国家分配至教育岗位，马红生也一样。那时的师专还是“最好的一批孩子”才能上的学校，马红生为此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最后以全县第三的成绩进入了汾阳师范学校。愿望是达成了，但过于辛苦的学习历程也让他在心中暗下决心：如果将来有孩子，一定不强迫他读书，要让他去干他喜欢的事情。面对农村孩子对美的向往和追求，面对学校专任教师不足的困境，当马老师接触到“美育”概念之后，原本影影绰绰的想法，突然有了落脚点，似乎有无形的群体在和他击掌，原来尊重孩子天性的实践者远不止他一人。

为了把“美育”带进栗家庄镇中心学校，马红生身体力行地参与美育建设，作为学校美育行动的“风

向标”，为老师们加油鼓劲，在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使美育行动更加可持续。2023 年，马主任把栗家庄镇中心学校多年来的美育实践整理成案例，带上所有参与老师们的名字，投给了“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出乎意料的，他们的案例获得了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一等奖。

## 从绘本课到美育课

2016年，在一次外出学习中，栗家庄镇中心学校（以下简称“栗家庄”）的教师们第一次听到了绘本课。讲这节《愚公移山》的李玉贵老师是台湾师铎奖的获得者，也是语文教学绘本教学方面的专家。那几年，学界总喜欢强调“孩子们语文成绩不好，是因为欠下了阅读债”。这句话被马红生听进去了，但如何让孩子们爱上阅读呢？大家都在寻找突破口。而《愚公移山》撕开了这道口子，“绘本阅读进课堂”的行动也被栗家庄敲定了下来。

然而，毕竟是农村小学，被“进城热”席卷过的栗家庄镇又过于特殊，有点本事的年青人都往城区挤了，留在镇上的多是一些“走不动”的留守人群。对于家长来说，购买教科书外的东西都显得太过奢侈。好在学校的老师们是活络的，他们借助公益机构受捐了一批图书。

就这样，栗家庄的绘本阅读课开始了。这一课程最初只局限在老师带着孩子阅读绘本的模式，至多就是在阅读结束后附加一个写作任务，两者关联并不密



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课堂



切，有时突兀得像多出了一条尾巴。直到2018年，栗家庄遇到了致力于乡村儿童美育的“一公斤盒子”。受惠于公益机构的栗家庄教师团队，听完一公斤盒子带来的“绘本+创作”概念，觉得一拍即合。栗家庄加入了一公斤盒子的“乡村儿童艺术计划”，绘本阅读课也随着盒子的培训迭代为“绘本+创作”的美育课，栗家庄的“美育”长征，由此正式开始。

除了帮助老师们搭建“美育”体系，一公斤盒子还为栗家庄提供了多元教学工具包。陈晓娟是栗家庄第一批参与“绘本+创作”的老师，她回忆起自己上的第一节美育课，就是用了一公斤盒子的工具包。那节课的主题是动物的尾巴，学生们制作的“尾巴们”便是从盒子中搜罗的工具：鸡毛、扭扭棒、颜料条……为数不多的素材，却为学生们绵延了创作的空间。陈老师坦言，孩子们做的“尾巴们”不一定和实体有多么相像。即便日后，孩子们的作品越做越多，她也很难从中找到“太精致”的。这些作品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粗粝、质朴，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提到学生们，陈老师的语调还是抑制不住地上扬：“我带的这一届学生今年就六年级毕业了，他们的作品在我们全校来说，每次展出，不管是什么作品，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她和其他老师打比喻，“文学上有说‘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人家城区的孩子们做的，好像一眼看起来就特别精致，这是阳春白雪。但是我们的孩子体验过就好，他们多多少少会有进步。”

这一点，马红生也深有同感。因为关注前沿的教育信息，自己又是有代表性的先进教师，他有很多机会外出交流。在走访北京的小学后，他也会被落差带来的失落暂时性席卷，好在他在自我调节后能很快振奋回来：“北京的条件和我们乡村不可同日而语，我不会照搬，也不会羡慕，更不会说就要躺倒躺平不去干。其他方面，咱做不到人家那种情况，但



孩子们的作品

## “我们都要成了美术家”

栗家庄的语文教研组是栗家庄“离美育最近的人”，这源于他们的美育行动是从绘本阅读课开始。最初参与美育实践的都是栗家庄超过四十岁的语文教师，令人惊喜的是，这些“老”教师们接受“美育”概念的过程是无痛的。

是咱一样可以让孩子们接受美的教育。”

对“美的教育”的重视，使负责栗家庄教育的马红生，主张将“绘本+创作”美育课作为正式的课程进入学校。这意味着——美育课会占用老师的主课时，老师们开始需要为“美育课”做课设、写教案，就像其他的主课一样。出于对老师们为了赶教学进度（而忽视美育课）的担心，马红生在学校教学评价中特别增添了美育板块。这样，在栗家庄老师的晋级晋升的评价指标中，开展美育的教育教学活动就成了值得肯定的加分项。

“美育课”的前身——绘本阅读课，击中了语文老师注重阅读却不知如何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痛点，加之语文老师在上美育课的过程中，会发现孩子们的积极性格外高涨，老师的内驱力也因此被调高。有的老师还会在课堂上开玩笑，说你要好好上语文课，我才给你们上美育课。

陈晓娟回忆起，刚做美育课的时候，参与的老师只有她和郭瑞红两个人，设计课程的时候，也只能两



摄于一次美育课后

个人商量着模式，“创作”环节多为绘本情节的简单衍生。后来栗家庄参与美育实践的老师零零碎碎地开始增加，到了2021年春季，栗家庄所有做美育的老师都加入了一公斤盒子的创育者计划。越来越多的老师，拥有了能够设计课程的知识与技能。栗家庄的“绘本

汾阳市栗家庄镇中心学校2022年度教学考核

教学考核																				
教学研究					奖项					培训学习										
课题		专项研究			教研活动		教学成果	作业设计大赛	省级设计大赛	美育创新案例	口语一百	能手	得分	名师优课新秀	名师优课中教	学习共同体	得分	自我成长	特别贡献	各项总得分
省评价课题	四有课题	得分	创育课程	村室建设	课改实验	得分	是否参加	得分	是否获奖	是否获奖	是否获奖	是否获奖	是否参加	是否参加	是否参加	总分	得分	得分		
																			是否参加	

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教学考核表

+创作”美育课也再一次完成升级,变成了盒子美育课。

马老师总结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美育跨学科学习实践:最初的“绘本阅读+写作”为1.0版本;以绘本阅读为载体,进行阅读与绘画整合、阅读与创作整合的“绘本+创作”跨学科学习为2.0版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课程为《生活中的老物件》,同样是绘本阅读课,这一课程已经跳出了以绘本情节为课程承载的窠臼,转为对“老物件”本身的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思考;而以课程研发为抓手的“创育课程”为3.0版本,如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中的“人与自然”单元,有一篇课文提到了乡下住的房子院落和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差别,老师们便放孩子们出去捡拾树枝,搭建篱笆来立体化呈现乡下人家。

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还有一篇课文叫做《花钟》,



老师们在一起设计教案

其中提到了不同的花开花的时间是不同的,把它们做成花钟以后,根据不同的花开花的时间就能知道现在的时辰。语文老师就盘算着利用“花”这个主题制作花瓣标本以及玩浸染。老师们的脑洞开得愈发炉火纯青,创作的技艺也愈发娴熟,有语文老师说“我们都要成了美术家”。而栗家庄目前正在探索从学科视角走向学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养视角的美育4.0版本,日后栗家庄会有更多的主课参与到美育跨学科的实际中来。

## 课程集目录

第二章 我与自然	
自然之美	27
自然之美	31
自然之美	33
自然之美	36
自然之美	40
自然之美	42
自然之美	44
自然之美	47
第三章 我与生活	
生活之美	49
生活之美	51
生活之美	53
生活之美	55
生活之美	57
生活之美	59
生活之美	61
生活之美	63
生活之美	65
生活之美	67
生活之美	69
生活之美	71
生活之美	73
生活之美	75
生活之美	77
生活之美	79
生活之美	81
生活之美	83
生活之美	85
生活之美	87
生活之美	89
生活之美	91
生活之美	93
生活之美	95
生活之美	97
生活之美	99
生活之美	101
生活之美	103
生活之美	105
生活之美	107
生活之美	109
生活之美	111
生活之美	113
生活之美	115
生活之美	117
生活之美	119
生活之美	121
生活之美	123
生活之美	125
生活之美	127
生活之美	129
生活之美	131
生活之美	133
生活之美	135
生活之美	137
生活之美	139
生活之美	141
生活之美	143
生活之美	145
生活之美	147
生活之美	149
生活之美	151
生活之美	153
生活之美	155
生活之美	157
生活之美	159
生活之美	161
生活之美	163
生活之美	165
生活之美	167
生活之美	169
生活之美	171
生活之美	173
生活之美	175
生活之美	177
生活之美	179
生活之美	181
生活之美	183
生活之美	185
生活之美	187
生活之美	189
生活之美	191
生活之美	193
生活之美	195
生活之美	197
生活之美	199
生活之美	201
生活之美	203
生活之美	205
生活之美	207
生活之美	209
生活之美	211
生活之美	213
生活之美	215
生活之美	217
生活之美	219
生活之美	221
生活之美	223
生活之美	225
生活之美	227
生活之美	229
生活之美	231
生活之美	233
生活之美	235
生活之美	237
生活之美	239
生活之美	241
生活之美	243
生活之美	245
生活之美	247
生活之美	249
生活之美	251
生活之美	253
生活之美	255
生活之美	257
生活之美	259
生活之美	261
生活之美	263
生活之美	265
生活之美	267
生活之美	269
生活之美	271
生活之美	273
生活之美	275
生活之美	277
生活之美	279
生活之美	281
生活之美	283
生活之美	285
生活之美	287
生活之美	289
生活之美	291
生活之美	293
生活之美	295
生活之美	297
生活之美	299
生活之美	301
生活之美	303
生活之美	305
生活之美	307
生活之美	309
生活之美	311
生活之美	313
生活之美	315
生活之美	317
生活之美	319
生活之美	321
生活之美	323
生活之美	325
生活之美	327
生活之美	329
生活之美	331
生活之美	333
生活之美	335
生活之美	337
生活之美	339
生活之美	341
生活之美	343
生活之美	345
生活之美	347
生活之美	349
生活之美	351
生活之美	353
生活之美	355
生活之美	357
生活之美	359
生活之美	361
生活之美	363
生活之美	365
生活之美	367
生活之美	369
生活之美	371
生活之美	373
生活之美	375
生活之美	377
生活之美	379
生活之美	381
生活之美	383
生活之美	385
生活之美	387
生活之美	389
生活之美	391
生活之美	393
生活之美	395
生活之美	397
生活之美	399
生活之美	401
生活之美	403
生活之美	405
生活之美	407
生活之美	409
生活之美	411
生活之美	413
生活之美	415
生活之美	417
生活之美	419
生活之美	421
生活之美	423
生活之美	425
生活之美	427
生活之美	429
生活之美	431
生活之美	433
生活之美	435
生活之美	437
生活之美	439
生活之美	441
生活之美	443
生活之美	445
生活之美	447
生活之美	449
生活之美	451
生活之美	453
生活之美	455
生活之美	457
生活之美	459
生活之美	461
生活之美	463
生活之美	465
生活之美	467
生活之美	469
生活之美	471
生活之美	473
生活之美	475
生活之美	477
生活之美	479
生活之美	481
生活之美	483
生活之美	485
生活之美	487
生活之美	489
生活之美	491
生活之美	493
生活之美	495
生活之美	497
生活之美	499
生活之美	501
生活之美	503
生活之美	505
生活之美	507
生活之美	509
生活之美	511
生活之美	513
生活之美	515
生活之美	517
生活之美	519
生活之美	521
生活之美	523
生活之美	525
生活之美	527
生活之美	529
生活之美	531
生活之美	533
生活之美	535
生活之美	537
生活之美	539
生活之美	541
生活之美	543
生活之美	545
生活之美	547
生活之美	549
生活之美	551
生活之美	553
生活之美	555
生活之美	557
生活之美	559
生活之美	561
生活之美	563
生活之美	565
生活之美	567
生活之美	569
生活之美	571
生活之美	573
生活之美	575
生活之美	577
生活之美	579
生活之美	581
生活之美	583
生活之美	585
生活之美	587
生活之美	589
生活之美	591
生活之美	593
生活之美	595
生活之美	597
生活之美	599
生活之美	601
生活之美	603
生活之美	605
生活之美	607
生活之美	609
生活之美	611
生活之美	613
生活之美	615
生活之美	617
生活之美	619
生活之美	621
生活之美	623
生活之美	625
生活之美	627
生活之美	629
生活之美	631
生活之美	633
生活之美	635
生活之美	637
生活之美	639
生活之美	641
生活之美	643
生活之美	645
生活之美	647
生活之美	649
生活之美	651
生活之美	653
生活之美	655
生活之美	657
生活之美	659
生活之美	661
生活之美	663
生活之美	665
生活之美	667
生活之美	669
生活之美	671
生活之美	673
生活之美	675
生活之美	677
生活之美	679
生活之美	681
生活之美	683
生活之美	685
生活之美	687
生活之美	689
生活之美	691
生活之美	693
生活之美	695
生活之美	697
生活之美	699
生活之美	701
生活之美	703
生活之美	705
生活之美	707
生活之美	709
生活之美	711
生活之美	713
生活之美	715
生活之美	717
生活之美	719
生活之美	721
生活之美	723
生活之美	725
生活之美	727
生活之美	729
生活之美	731
生活之美	733
生活之美	735
生活之美	737
生活之美	739
生活之美	741
生活之美	743
生活之美	745
生活之美	747
生活之美	749
生活之美	751
生活之美	753
生活之美	755
生活之美	757
生活之美	759
生活之美	761
生活之美	763
生活之美	765
生活之美	767
生活之美	769
生活之美	771
生活之美	773
生活之美	775
生活之美	777
生活之美	779
生活之美	781
生活之美	783
生活之美	785
生活之美	787
生活之美	789
生活之美	791
生活之美	793
生活之美	795
生活之美	797
生活之美	799
生活之美	801
生活之美	803
生活之美	805
生活之美	807
生活之美	809
生活之美	811
生活之美	813
生活之美	815
生活之美	817
生活之美	819
生活之美	821
生活之美	823
生活之美	825
生活之美	827
生活之美	829
生活之美	831
生活之美	833
生活之美	835
生活之美	837
生活之美	839
生活之美	841
生活之美	843
生活之美	845
生活之美	847
生活之美	849
生活之美	851
生活之美	853
生活之美	855
生活之美	857
生活之美	859
生活之美	861
生活之美	863
生活之美	865
生活之美	867
生活之美	869
生活之美	871
生活之美	873
生活之美	875
生活之美	877
生活之美	879
生活之美	881
生活之美	883
生活之美	885
生活之美	887
生活之美	889
生活之美	891
生活之美	893
生活之美	895
生活之美	897
生活之美	899
生活之美	901
生活之美	903
生活之美	905
生活之美	907
生活之美	909
生活之美	911
生活之美	913
生活之美	915
生活之美	917
生活之美	919
生活之美	921
生活之美	923
生活之美	925
生活之美	927
生活之美	929
生活之美	931
生活之美	933
生活之美	935
生活之美	937
生活之美	939
生活之美	941
生活之美	943
生活之美	945
生活之美	947
生活之美	949
生活之美	951
生活之美	953
生活之美	955
生活之美	957
生活之美	959
生活之美	961
生活之美	963
生活之美	965
生活之美	967
生活之美	969
生活之美	971
生活之美	973
生活之美	975
生活之美	977
生活之美	979
生活之美	981
生活之美	983
生活之美	985
生活之美	987
生活之美	989
生活之美	991
生活之美	993
生活之美	995
生活之美	997
生活之美	999

李雪垠

西南大学美育研究院社会美育中心主任  
(以下简称“李”)

马红生

(以下简称“马”)

陈晓娟

山西省汾阳市  
栗家庄镇中心学校语文老师  
(以下简称“陈”)

# 在乡村，基于语文的 跨学科美育价值是什么？

李

基于语文的跨学科美育是要让语文老师成为美术家吗？你们目前理解的语文跨学科美育，对师生教学语文自身的真正价值和育人价值是什么？

马

不是，开展跨学科学习，其目的不是要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艺术家、美术家，甚至不是要让学美育的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艺术家、美术家，而是让他们成为生活的艺术家。我们所理解的“语文+美育”这一跨学科学习方式，通过聚焦学习方式变革撬动学校系统改良，是探索育人方式变革的新实践，也是体现语文课程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根本导向和目标的新实践。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审美价值是不分学科的。语文的价值在于以文化人，对于学生来说，语文学科的美是内敛的，理解文字内容也需要时间，如果能够结合艺术方式呈现美，从而让孩子们对文字的理解更深刻，是最美的。因此，我们认为，跨学科学习是推进核心素养落地生成的根本途径之一，是重要的一个策略。当我们的跨学科学习确立了指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育人立场，也就找到了跨学科学习的

真正价值和育人价值。

陈

基于语文的跨学科美育并不是要让语文老师成为艺术家，只是语文学科学习结合美育，不是把语文和美术单独孤立起来，跨学科学习，学生面对的不只是单点的文字类语言的学习，结合美育学习更有兴趣，激发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跨学科美育会让孩子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对世界的认识。而且语文跨学科学习会或多或少让孩子们开阔视野，培养其审美观点、审美能力等。更主要的是从语文学科找不到自信的孩子，从美育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亮点，自信心增强，学习做事的能力、美好的人格都会慢慢地养成。

李

学生经过持续的美育课程后，产生的作品很令人刮目相看？可以具体描绘下，这样的作品与没上过美育课程的孩子作品的差别有哪些地方？

陈

差别是同样的内容，表现方式会多一些，比如：我们进行过古诗词吟诵活动，背景和场面布置是全校学生的诗词作品。经过美育课程的同学会用不同的形式做诗配图，有扇面画，有废物利用纸盘画，有牛皮纸做的季节诗串画。没有参加过美育课程的学生大多做的是手抄报类的诗配图。在学校端午情怀活动中，他们的作品也会比较精致一些。

李

听到马主任说以前外出参访，比如北京的学校，会产生心理落差，后来由失落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我很想知道，这种感觉现在还会有吗？您觉得乡村学校执行美育课程和城市学校相比有什么优势吗？乡村美育如何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呢？

马

这种感觉还会有！一是因为追求是无止境的，二是客观上说，虽然城乡学校各有各的特点，但乡村学校的教育配置等，与城市学校相比还是有距离的。只是，乡村学校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也是城市学校缺乏的，城

市、乡村具有不同的特征，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理解、创造美！最好的教育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乡村美育想要可持续发展，应该在基于乡土背景开展美育教育的同时，努力让孩子们走出去，增加见识。见识多，才能有更多精彩的成长！教育从来不是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方面的培养，基于人的发展的美育应该是全科的学习，所以，美育应该是融于全学科教育的，譬如，美育课程与研学课程，美育课程与其他课程（即美育跨学科）。2023年12月，我们中心学校申报的课题《基于乡土场景的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化的研究》，经山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审批，正式立项，这也标志着学习方式系统变革的学校实践探索的继续深化。

采写 / 小熊

图片由马红生、陈晓娟提供



# III

教师成长

当我们谈论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总是要提及对乡村教师成长的关注。

从“给全校学生上美术课”到“美育活动无力开展”；从“小”学校的诗意创新到“大”学校的努力调整；从“靠课程包完成一堂美术课”到不断摸索“如何确认自己的教学自信”；从“教语文的音乐老师”到“坚持音乐美育的可能性”；从“冥冥之中的选择”到成为“不再普通的支教老师”……

在每位乡村教师所面临的成长困境背后，有对自身专业能力和技能提升的发展需求，有以美育进行自我对话的实践，更有期待被看见、被尊重和被支持的渴望。



# 12

## 困境中的乡村教师， 如何以美育与自我对话？

来自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  
楠市中心小学的李玲莹老师，  
通过一系列由“美术课”开始的美育探索实践，  
让很多成绩不好的乡村孩子也变得自信开朗。  
她的一堂名为“心情小贴士”的实践感知课，  
更是被视为无心插柳的成功美育案例，  
入选了成都 A4 美术馆第八届 iSTART 儿童艺术节  
“T+ 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  
(以下简称“T+ 计划”)单元的展览。  
当她从“给全校学生上美术课”  
陷入到“美育活动无力开展”的困境之中，  
如何借助美育的方式，与自我进行对话？  
她对自我的成长有哪些期待？  
她对乡村儿童的关注和洞察，  
以及对自我的觉知和美育的关联又是什么？



### 行动者简介

李玲莹

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  
教师

2017年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自己家乡的李玲莹，所任教的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以下简称“楠市中小”），是一所在当地经过乡小合并后，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心学校，最多时有两千多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居多。

李玲莹表示，在楠市中小六年多的时间里，她亲身实践并见证了这所乡村学校从“没有美术课”到“给全校学生上美术课”，再到“美术课正在慢慢停止”的过程。如今的她，身兼班主任和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老师，在教学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只能在自己的班级还可以上一下美术课，坚持开展一些美育行动。”

刚到楠市中小时，因为学校缺少主科老师，尽管李玲莹大学主修的是美术，还是一入校就担任了数学教学工作直至今天。同时，她也是学校里唯一的美术老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每周分别一次的美术课和社团课，而为了不挤占主科的学习时间，她还利用午休时间，为有需要的学生开设了每周两次的特色美术课程。

与大多数的乡村学校一样，目前的楠市中小同样面临生源流失的困境，“这一年多以来，我们的学校师生数都锐减，目前学生大概900多人，上课的除去实习生只剩下59名老师。2023年新的一年级只招到了一百多名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学校会更关注学科教学的成效，原本的美术课和相关的社团活动基本都停了。”

## “问问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

刚刚成为一名美术老师时，李玲莹的美术课和社团课，和传统的艺术课程及常规的少儿艺术培训的模式并无二致，试图以教授孩子美术知识与技巧为主要内容和目标，但她很快就感受到了挫败。“这些乡村的孩子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毫无艺术基础，对系统化的美术知识性内容并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创作欲。”好在李玲莹是个目标感很强的老师，她很快就意识到，“与其要教孩子们学会什么，不如问问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经过与孩子的互动、沟通与一系列的教学实践后，李玲莹发现这些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学习主科以外的内容，也往往得不到家长们的支持去学习艺术课程，比起学习绘画知识和技能，他们更需要陪伴与倾听，以及通过各种艺术的媒介去表达自己。



找到了这些需求与目标后，李玲莹也开始了一系列美育课程的探索实践，她将这些美育课程分为三大系列：“基础绘画课”、“实践感知课”和“特色绘画课”，其中前两大系列会固定在每周的课表中，面向全校学生，“基础绘画课”以部分国家教材教程，结合师生们的共创为主要内容；“实践感知课”则需要借



走出教室的美术课

助在地资源，引导学生认识自然，了解人文环境，进行不同主题的写生和创作表达；而“特色绘画课”则更高阶一点，会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艺术基础和艺术创造力，引进不同的媒材与多元的艺术文化，让具有艺术天赋，同时也更具备学习兴趣与动力的孩子，可以接触和了解更多的艺术形式。

在教学的评价机制上，李玲莹也打破了传统单一的以老师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评价形式，鼓励每个孩子都能展开对作品的“自评”和“他评”，并定期举办各种美术作品展，让孩子在协作互动中彼此看见。在她的努力下，很多成绩不是很好的孩子，在参加了系列美育课程后，通过课堂上与同学们的合作，学会了大胆地表达自己，并多次在班级和学校的美术展上得到了其他学科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孩子们变得自信爱笑了，可以更好地融入到同学中间。有些孩子的学习成绩也提升了不少。”

只是，随着学校生源的不断流失，老师们也大批量地离开，系列美术课程和相关的社团活动不得不一

被叫停，“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目前只有自己带的一个班，每周还会上两节美术课。”李玲莹坦言自己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虽然她依旧相信自己做过和正在做的美育实践“能给乡村孩子带来积极的作用”，但对自己的现状又有了很多的质疑与困惑，“领导和同事们其实并不理解和支持我做这些事情，认为只是带孩子们在‘瞎玩’”。而看到曾经在自己的课堂上自信阳光的学生进入初中后，在应试的压力之下变得自暴自弃，“他们好像已经不太会去做些与美育相关的事情，会觉得我们曾经举办的课程和活动，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是都只能是暂时的？”



的情绪，她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主题中，需要增加更细腻的情感体验环节。于是，就有了一节名为“心情小贴士”的主题实践感知课，她让孩子们走到户外，感受身边任何一个物品，发挥想象力，去描述这些物品在某个场景中可能存在的情绪，并通过摄影的方式记录下来。

同样的某个场景中，每个孩子捕捉到的物品不同，表达的情绪不同。两株在同一个花坛里相邻而立的绣球花，一簇是粉色的，另一簇是蓝色的，粉色的上面写着“哼！我才是最好的！”旁边的蓝色的上面则写着“隔壁的小粉又在臭美了。”显然，这两张“小贴士”背后的两个孩子，正在用这种方式回应着彼此的情感和想法，如同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一样。

而同样的某个物品，每个孩子观察的角度不同，表达的情绪更是各异。在被意外画成大花脸的大卫石膏像上，有孩子会表达出愤怒的情绪，“画我脸那小孩站住！”配以生气的表情；而另一个孩子则会平和地表示，“下次换个红脸试试”，并配了笑脸的表情。甚至这张小小“贴士”所摆放的位置，细细看来，都有每个人特别的表达，表达“愤怒”的是个女孩，她的“小贴士”被当成了耳饰；画出笑脸的是个男孩，他的“小贴士”在颈部，和被画坏了的大卫更融入到一起……

正如李玲莹所说，这样的课程是由孩子们去主导的，是以“玩”的方式进行的，选取的每个物品，每张“心情小贴士”的内容，在物品上摆放的位置，以及作品完成后进行拍摄时的角度……所有步骤都由孩子自己完成。

2022年，“心情小贴士”这堂普通的实践感知课，入选了成都A4美术馆第八届iSTART儿童艺术节“T+计划”单元的展览。在与A4美术馆副馆长、iSTART儿童艺术节策展人李杰的沟通中，“心情小贴士”更是被李杰敏锐地发掘出了其背后的独特美学价值：让

在校园里的各种美术展

## 曾脱颖而出的“心情小贴士”

通过“画有情绪的脸”让孩子学会认识和了解情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美术单元课程的主题。刚开始，李玲莹同样是带孩子们画一画不同表情的脸，但她并不满足于让学生们停留在简单的认识层面，而是希望让学生们可以通过这节课，能够真实地感知到不同



因为有了孩子们的「心情小贴士」，身边的任何物品都有了情感



孩子通过共情的方式，赋予了身边某个物品以独特的意义，这不仅是“万物皆可美育”的验证方式，更是美育中重要的“情感教育”的真实体验。“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物品，都是有情绪的，是不是瞬间就体会到了“万物有灵”之意，好像周围的世界一下变得有趣且充满感情。”而“T+ 计划”的联合策展人、乡村儿童美育网络执委代表龚瑜同样表示，“帮助不会说话的物品用便利贴去表达心情，比起让孩子画一张有情绪的脸，显然更具有美育意义，孩子们不仅需要感受力，表达力，还需要审美力、想象力，以及创造力，不仅需要具备艺术素养，更需要情感素养。”



目前，李玲莹也只能在自己的班上，找时间继续实践“心情小贴士”，“偶尔会有一些其他的机会，让别的孩子们进行体验，但这种机会确实非常少。”

# 如何以美育的方式 面对“困境”？

张

我听到你近期对美育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产生了一些挫败感，能展开说说吗？

李

在小学阶段，我给孩子们开展的美育课程和活动，带他们玩得很开心，他们也有了自信，能有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世界，就像给他们心中播下了一颗种子，但他们上了初中以后，就被打回到传统教育体制之中，在“唯分数论”的环境中，也没有新的老师可以引导和带领他们，这颗种子可能就没法生长。就像我曾经带过的一个孩子，可以说是参与我们的美育活动最多的孩子，她参加过 iSTART 儿童艺术节。一些绘画和手工作品，在我们学校展览过，还获了奖。现在上了初中，再也没有上过美术课，也没有做过相关的事情，好像完全丢掉了自己曾经喜欢的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想着去做这个事情。这种情况就会让我觉得，我曾经播下的种子，没有办法开出花来。（语气哽咽，流泪）种子要开出花来，我觉得至少她要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坚持，不说每一天，每一周，

至少每个月，能够去记录生活，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表达，能够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摄影、画画的方式，去记录自己的生活。她曾经是个很开朗的小女孩，但我感觉，现在好像就变成了比较平庸的乡村儿童，没有灵气，没有想法，也没有自己的个性，这点让我比较伤心。

张

你所举的这个小女孩的例子，让我看到，其实你很需要学生给到正面的反馈，当你得不到正面反馈的时候，就会很失落？

李

在教育系统里，会以一些证书，参加活动规模的大小，领导们认为比较正规的渠道，或者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标准，去评价和判断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的美育活动，往往得不到官方和领导层的认可，我就会特别希望能够有孩子们的正向反馈。我希望能够看到的，是对他们更长久的一些影响，或者说对他们能造成更长久的进步。我希望他们到了初中，或者说，在他们以后成长的过程中，都能够有美育活动带来的积极正向的影响。如果能够看到这些，也会让我能够在工作岗位上始终坚持下去，做这样的事情会更加有动力。

张

我的理解，你对从儿童那里得到的反馈，有了更多的需求。作为老师，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看见儿童，你还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与支持儿童，怎么样让儿童可以更好地建立自信、自主、自由和自在，可能它不完全是通过我们的美育活动去实现的，而是在日常跟孩子的交流当中去进行实现的。既然你现在不能将美育作为系列的课程或活动去呈现，那是否想过以美育的方式，在其他日常的教学中去实现对孩子的支持？

李

从数学的教学上，也可以带入美育的理念。以前刚开始教数学时，可能只会让孩子们死命背公式，但收效可能甚微，现在上数学课，我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比如要学习等式方程，我在备课时就马上想到了去仪器室借来了天平，让孩子们去玩天平，让他们自己去称东西，不限定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发现，大概用了两节课的时间，我把天平收上来后，问他们有什么收

获，他们突然间就理解了什么叫等式，就是等号的左右两边要相等，带有未知数的等式叫方程等知识，他们也都很自然地知道了，课上得非常轻松，这也是美育在学科中的融合吧，美育让我的教学理念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行动的变化。我在数学的教学中，也会让孩子们自己先去探究，再去引导他们。

张

从李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美育，你有了更多与自我的对话，你所期待的自我成长是什么？

李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我会觉得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第一，要多进行观摩学习。不断地接触新的美育活动，新的美育理念，包括能够做什么活动，能够进行怎样的借鉴，还要进行创新，给孩子和自己都能带来新的体验。第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现在参加了我们蓝山县的美术教师比武，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去练习绘画和摄影，会和同行，比如初高中的美术老师进行交流，让我在专业上能够有进步。第三，我需要积淀。当我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听取了许多的声音，我就想将一些想法实践出来，但我现在又没有精力，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需要缓解自己的压力，去努力做好准备，等我有时间有精力的时候，再去好好做出来。

张

从美育的体验来说，你刚刚也说，希望将美育变成孩子们生命当中的能量，假设你现在有了理想的环境，你有时间和精力去上美术课，去开展美育活动了，你会做些什么，让孩子们可以有能力去对自我进行认可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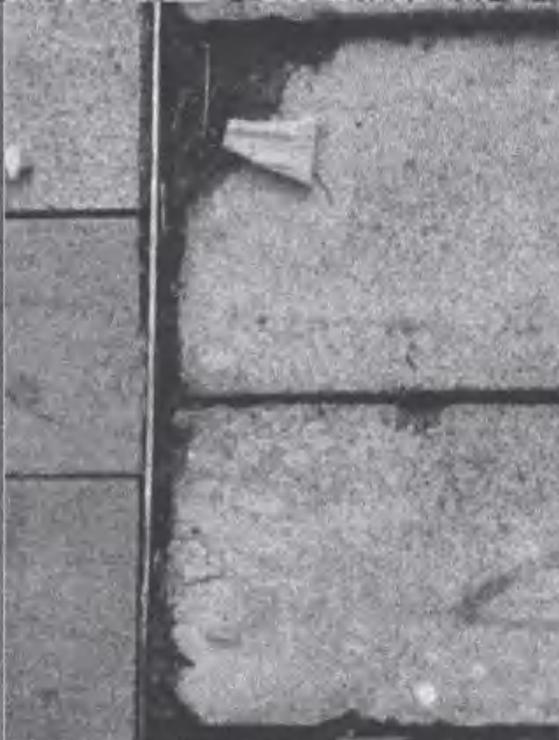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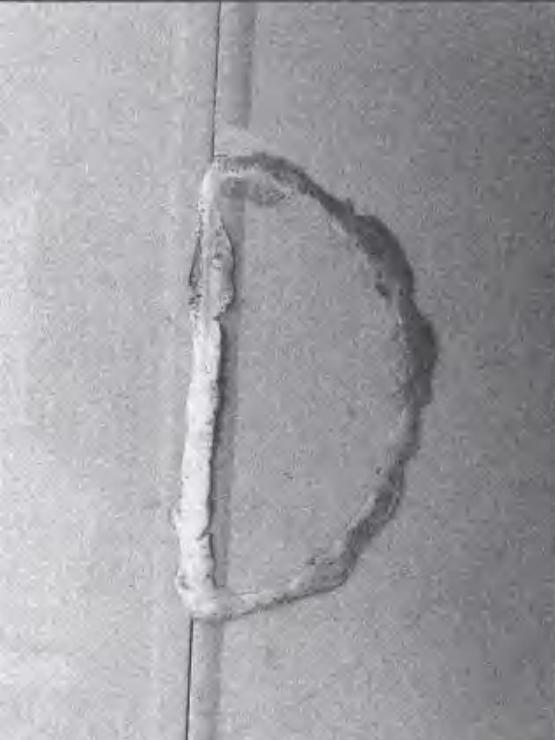
李

我其实有很多想法，要是我能独立负责美育课程，首先，我会先从一年级开始授课，给他们一个连续性的环境，有连续性的课堂；其次，每周开课的时间，一周两次要坚持下来。从一、二、三年级开始，我会先把精力投入在一年级，一路持续性地将他们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在这个六年的过程中，会在每一年，每个学期都让他们去进行一些美育活动，如果能引入更多的渠道，就带他们每一年都去参加一到两个大型活动。我觉得这是很理想的一个状态，学生有新的体验，老师也有新的渠道，我和他们一起在成长，和外界的朋友一起

在成长。对我来说，这六年肯定是非常好的长期发展，而六年后，我可能又会有新的体验，看到很多伙伴的很多好的项目，又会激发我的不同想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会认识了很多初高中的同行，我还可以把这个项目带到初高中去……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李玲莹提供



# 13

## 如何在“夹缝”中坚持美育的“光”？

来自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二十里河春蕾小学的崔作川老师，  
对于乡土、自然，以及孩子，  
有发自内心的热爱，  
在她的身上有种特别的诗意。  
在原有的小学被撤并后，  
崔老师换到了一所更大、更好，  
也更体制化的乡村学校后，  
不可避免地身陷“困境”，  
从以前可以带孩子自由表达和创作的“理想”状态  
到目前更具普遍性的“现实”状态，  
她是如何努力克服内心的不自由，  
依旧相信美育在新学校的可能性？  
在鼓励孩子们进行真实的表达  
与学校要求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之间，  
她又是如何从夹缝中努力寻找一种平衡？



### 行动者简介

崔作川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二十里河  
春蕾小学教师

名字里带有“川”的崔作川，被认识她的人亲切地称呼为“川川”，正是一位四川姑娘。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的我，因为爱情来到了河南信阳，并于2013年顺利通过当地教育部门的招考，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这一干就是十年。她说，自己就是在乡村里长大的，对于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别人看起来环境艰苦的山村里，她总是能看到和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金牛店小学的某个孩子在村子的桥洞里留下的一份「告别」

崔作川所任教的第一所乡村小学——邢集镇高堰小学，是一所位于偏远山区的小学，出行非常不便，从市区到学校要转数趟车，耗时两个多小时。但她却在第一眼就喜欢上了那里如世外桃源般的自然宁静，也很快就成为了这所小学里的“全科”老师，只要有需要，什么都要教。2018年，崔老师调到了离市区稍近一些的洋河镇金牛店小学，在

这所学校的五年时间，崔作川更是找到了一种随时随地都可发生的“美育”方式，“我相信教育不只是在课堂，为了我的学生们，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带他们玩，和他们一起成长，就很快乐。”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当地乡村的日益空心化和生源的严重流失，金牛店小学最终还是在2023年迎来了“被撤”的结局，随后，崔作川也跟随金牛店小学的教师团队，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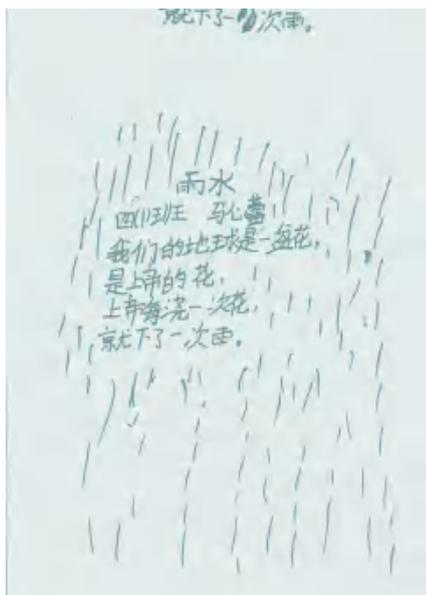
到了地处信阳城乡结合部的羊山新区二十里河春蕾小学（以下简称“春蕾小学”）。这是一所当地大规模“撤校并区”后出现的新型乡村学校代表，在

行政区划上已经归属于城市的社区，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乡村小学，但学校的生源又几乎来自城市周边正在“消失”的乡村，“它依然还是一所乡村小学，只不过与城里的小学不再有大区别。”

## 一切从诗歌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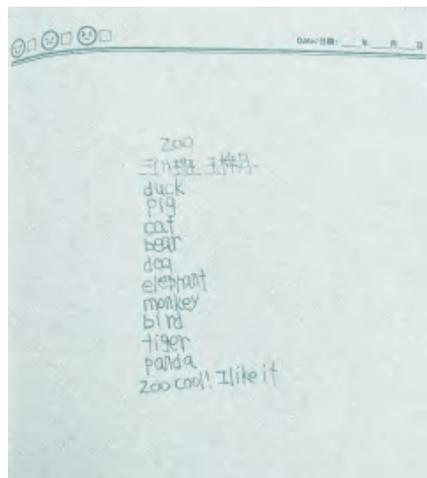
虽然大学主修的是英文，崔作川老师却对“诗歌”一直情有独钟。刚到邢集镇高堰小学的时候，她首先教的是语文课，刚开始，她发现山村里的孩子们对于“诗歌”的认识，仅仅来自于课本上的古诗，“我就教他们以唱的方式学习古诗，感受诗歌的韵律之美”。家在大山里的孩子们，每天上学的路途都比较远，需要起得非常早，她就特别开设了诗歌晨读课，和孩子们约定，每天早上到学校都要学一首诗。除了学习经典古诗，崔老师也给孩子读现代诗：“当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亲爱的孩子们，我用诗歌把你们唤醒。”可以说，在这所大山里的学校，崔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的每一天，都在诗意中开始。

而到了金牛店小学后，崔老师同样延续了每日的诗歌晨读课，她还下载了专门的晨读 APP，学校的多



孩子随手写下会发光的诗

媒体设备有时会出故障，她就像以前一样，每天把诗歌抄在黑板上，学生们则会在本子上再一字一句地抄下来。“那时候也不知道能有什么用，反正让孩子们多读读，多背背总没错的。”



学生交来看似简单的英文诗，也能让崔作川很欣喜

2020年，因为央视推出的一档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热播，崔作川刚好看到了“长大”那一集，从中认识和了解到“是光诗歌”这个公益组织，“那一刻，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一定也要加入这个平台。”于是，她很快就递交了申请，成为一名“是光诗歌”教师。正是与“是光诗歌”的成功链接，让崔作川发现，除了唱诗、读诗、背诗，还可以教孩子们写诗。在成为“是光诗歌”教师的时间里，崔作川的学生虽然不多，每一位却都至少能有两首诗入选“是光诗歌”公众号的每周展示。

今年，刚刚进入春蕾小学不久的崔作川，承担起三个班的英语教学任务，她尝试将英文教学与诗歌进行结合，“英语也是一种语言，可以将学生的诗歌译成英文，和他们一起读，也可以让他们用英文写诗。”在这个新学期里，她也正在自己的课堂上一一实践着，孩子们用所学不多的英语单词，结合图画、手工等方式，写出了一首首英文小诗。在崔老师的朋友圈里，更是充满了学生们创作的“会发光的诗歌”。崔老师会在

每次收到孩子的诗时，都会发自内心地觉得，“他打动到我了，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能够以此来化解。每次看到孩子有很真诚的表达，就会很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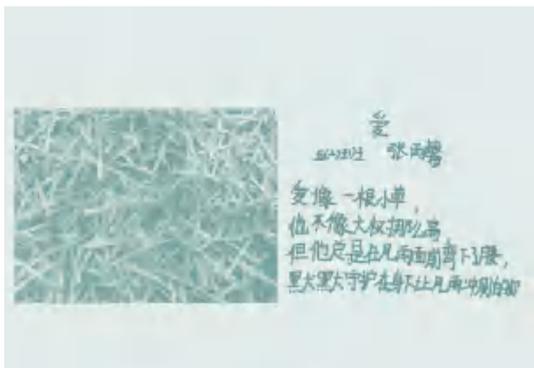
## 用影像记录美好

除了诗歌课，还有与“影像桥”儿童美育创新公益项目合作的影像课，这些超出了她在学校课表上的教学任务的课程，都会在每周一次的社团课上进行。社团课基本都是在周一，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这次，她开始让孩子学习“用影像的方式，呈现他们眼中的世界，联结不同地域的你我。”

在金牛店小学时的崔作川，就是位时刻关注并热爱记录学生生活的老师，在她的手机里，拍下了很多学生们的笑脸和身影。刚好学校里的孩子们并不多，只要有时间，崔作川就会带孩子们在村子里采风：在旷野、在林间、在隧洞、在河边，芦花飘、霜雪降、栀子香、喜鹊唱……她用手机镜头将一幅幅画面定格，而这样的美好也被她的学生画到了作品里：“高高的芦苇丛边，走出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大人是老师，她一只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牵着学生，向快乐出发……”

为了更好地记录这些美好的瞬间，崔作川特别去系统地学习了手机摄影的相关课程，包括后期的制作，以及摄影拓展技能和观念等等。她说，也正是给孩子们拍照，让她在摄影这条路上很好地坚持了下来。而孩子们写的诗，配上了崔作川为孩子们拍摄的图片，所有的一切都更美了。在成都 A4 美术馆第八届 iSTART 儿童艺术节上的“星星说”板块里，曾展示过的配有诗歌的图片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崔作川拍摄和创作的。

时至今日，这些配有诗歌的图片，也更多地出自于孩子们之手，在她为孩子们而开的公众号里，“让快乐唤醒天地”影像系列正在不断延续。“我的社团课是学校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能够看到与在课堂上完全不同的孩子。”崔作川还特别提到了一位有点自闭的特殊孩子，正是因为加入了她的社团课，通过户外的持续实践，跟随着大家一起观察、感受、记录，



正在一点点地进入状态，“他的脸上至少会有笑容了，也很愿意拿着 iPad 拍摄，并且会主动分享了。”孩子的改变也得到了家长的正向反馈，“会主动来社团里帮忙”。

崔作川相信，对于乡村孩子，学会表达很重要，而诗歌、摄影、绘画都是表达的方式，另外，“记录并且分享，让更多人看见，也很重要。”就像崔老师现在正是因为分享，让更多人看到了她和孩子们，愿意共情，愿意一起去做更多的事情。“同时还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崔作川说，大家都知道，摄影是光的艺术，让她不禁联想到——“教育也是光的艺术”。“在拍摄中发现光，犹如在教育中发现孩子的



以寻找生活中的26个英文字母为主  
题的影像计划，一直在持续进行。有  
平时并不显眼的孩子用彩泥捏出了  
字母再拍下，也有孩子在沙堆里边  
玩要边画出了字母……

闪光点。摄影其实就是光与影的组  
合，如果可以将明与暗的对比拿捏  
得恰到好处，便能创造出令人惊艳  
的图像。所以说，掌握光影的变化是  
拍好照片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以  
此推断，教育其实就是将被教育者

（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和不足进行组合，如果可以不断地挖掘每个孩子身上的潜能，充分发挥孩子们身上的优势，便能做到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 在夹缝中 如何砸出美育的“光”？

李

其实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大多数教育者都可能面对比较大的压力，有比较重的教学任务，没有太多办法去学习，川川老师会怎么面对这种情况？

崔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不管是在比较偏远的村小工作，还是在现在的这所学校，我一直在不断自我调试，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也没有停止学习，学习把自己的教学和自己的兴趣点进行融合。如果说在村小有更自由的环境，那我就学习一些跟自然教育相关的，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到了这个学校，我可能就需要对自己的英语专业教学有更深入的学习，比如我们现在的副校长，英语教学很厉害，就可以向她学习。我觉得学习更多是一种习惯，如果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就学自己感兴趣的，如果有很多限制，就在限制的条件里创造学习的机会。就像我会教学生用英文写诗，还是会给我不少惊喜的。其中有一位三年级学生，用刚刚学会的“I have”句式和关于文具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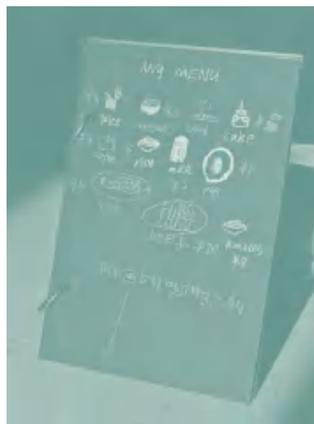
些单词，写了一首名为《Bag》的诗：“pencil box/ruler/pencil/eraser/pen/book/I / don't/ have”，我读的时候就挺意外的。

李

我觉得你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看起来有限制并感受到困境的地方，还是存在美育的可能性的，对吗？

崔

对，是有可能性的，我刚来到这所学校时，就去学校的周边进行了走访。了解学校周围哪里有树林，哪里有草，哪里有老村子……就发现有很多资源，特别是附近的乡村反而保留得更原始，没有被开发，看似离城区很近，但那些老房子保留得很好，只有很少的人，就是老人在那里住，但还是有生机的，并且保留得很原始。后来再一问，这个就是我们学校孩子的老家，我会想以后有机会，就可以把这个老家的概念和主题深入下去。还有，我依然可以在社团课上，引导孩子打开自己，他们即兴说出的话就是一首首诗，他们随手拍下的景物也都很美，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刻，开展这些活动并不需要受到什么条件的限制。



另外，有时候因为有了一些限定，反而让学生得到了更大的滋养。现在我就给他们一个诗歌本，让他们随便写，偶尔我会引导一下，大部分时间是让他们自己写，不会有课程主题的限制。只是可能我现在做的，是拿石头去慢慢儿砸，砸开一道缝，没办法说要打开一个什么局面。

李

川川老师显然很愿意和学生们成为伙伴的关系，但因为你现在班上的孩子们多了，比起以前只有几个孩子，在陪伴他们的方式和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崔

当然有变化。在学生多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挑选那些真正愿意去表达的孩子，愿意跟我靠近的孩子，也是一种随缘吧。

以前在金牛店小学只有七个孩子，有的孩子喜欢诗歌，有的孩子喜欢表演，所以我在以前的学校，会探索戏剧、绘画、手工、诗歌等适合不同孩子的各种表达形式，让他们去不断尝试。

在这所学校，如果我想用诗歌的方式，就会挑选出愿意写诗的孩子；如果我想用摄影的方式，就会选择真正热爱拍照的孩子。在这里选择的可能性会更多，能够挑选出真正热爱某种表达的孩子，主动权其实是在我的手里，我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带领孩子们，就会找到对这方面真正感兴趣的孩子，也就能够产出高质量的作品。

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变的是心态，就是我对孩子们的表达，不做预期，也不期待，只是顺其自然，不管他们写成啥样，我都是鼓励的。像三年级的孩子，也会直接交来一篇像大作文那样的，我会鼓励继续写，但会提醒要提炼出比较闪光的句子，还有同学只是简单的摘抄和模仿……只要他们能写就已经很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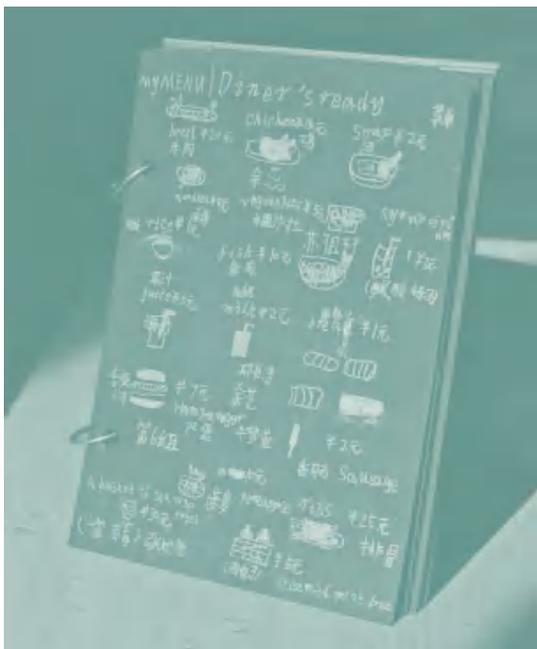


### 李

川川老师有更全面地去看待孩子和学习的视角，以前你也有更自由的方式去实践，但现在你既要兼顾以前美育的那个部分，又必须朝学科教学的专业化去发展，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矛盾的，还是可以相互结合？

### 崔

我觉得是可以结合的。因为我的重心是放在学生身上，不管是三个、三十个，还是现在的一、两百个，都要尽我所能。我们的服务对象是孩子，只要有孩子的地方，肯定是有许多可能的，



孩子越多，教育的可能性越多。三个孩子只有三种可能，而二百个孩子就有二百种可能。我现在就在训练自己，让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一点，这样的话，我就给自己争取多一点的时间，可以去开发对孩子们真正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另外，美育其实给了我基于学科教学的一个补充。为啥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肯定是他的兴趣点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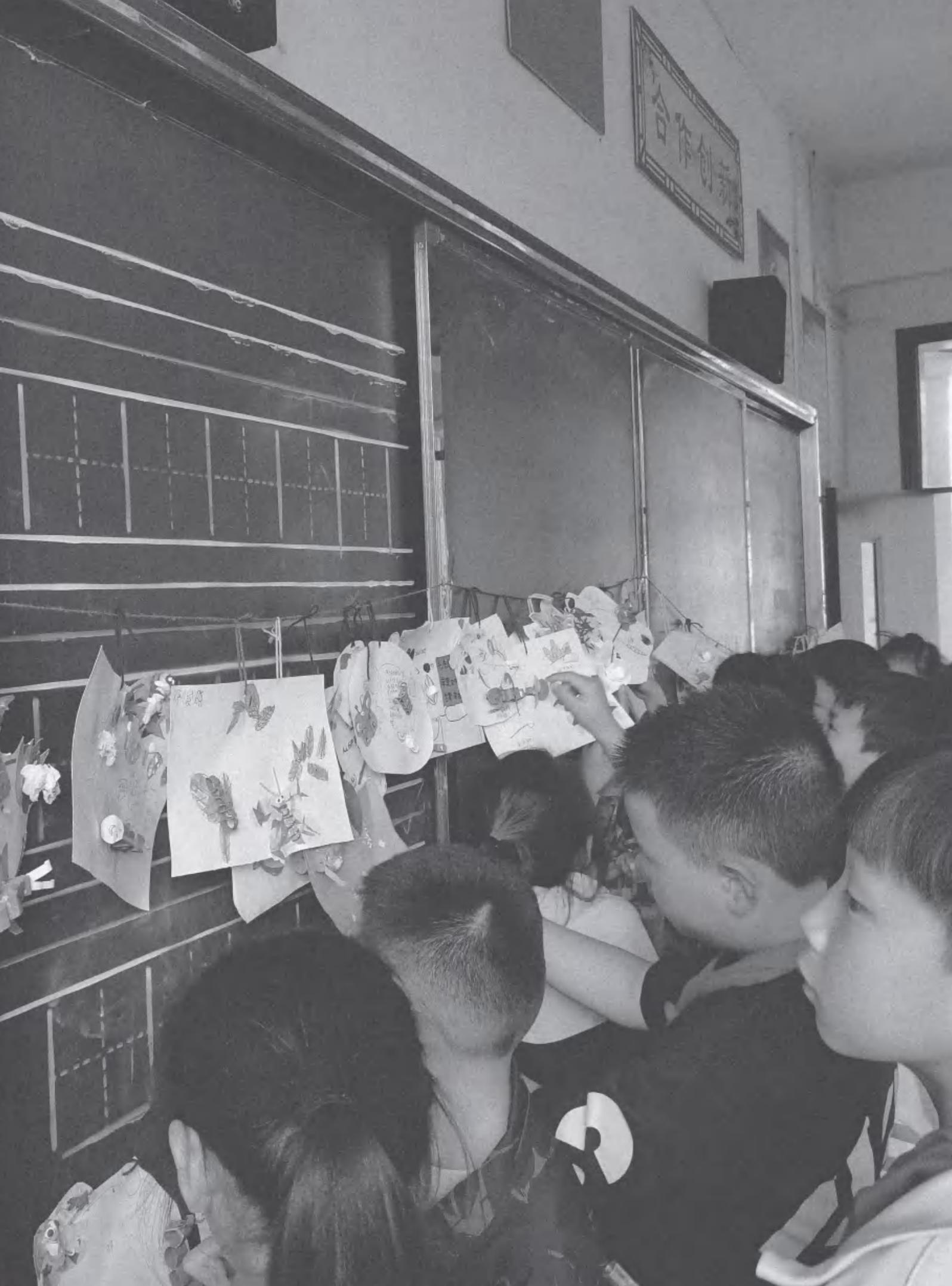
以《let's eat》为题的手工创作，结合了英语的学习，还有延展出的英文菜单集《My menu》

这儿，所以就要在吸引孩子的兴趣上面去下功夫。比如在英语课上，我也会用到图像和手工的方式，让教学更有趣一些。有节单元课“house”，就会让他们先画出自己想象的房子，再在旁边写上英语，每个孩子的表达就挺不一样的，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记忆和学习。另外，不管学生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哪怕随便乱画一下，我都很珍视他们的每一次表达，把他们的话和图进行拼贴和展示，让他们的作品被看见，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也能帮助更好地进行学科的学习。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崔作川提供

合作创新



# 乡村教师的 教育自信从何而来？

对教师而言，教学专业能力是其立足的根本。

如果有一份现成的课程包，

里面材料完整、流程清晰、指引明确，

一名乡村教师应该如何在课堂上建立独属于自己的特色？

当乡村教师们仅靠这份课程包就可以完成一节很漂亮的美术课，

他们从何处确认自己的教育自信？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回到乡村课堂的现场，

听听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统溪镇学校周昉老师的答案。



## 行动者简介

周昉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  
统溪镇学校美术兼语文教师

美术学专业出身的周昉，2016年从教，在湖南怀化溆浦县统溪河镇学校担任美术教师，兼任语文老师。2019年接触到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参与“看见彩虹”中国传统节日课程，2021年接触“一公斤盒子”的村童野绘计划，并在之后参与到创育者项目当中。

随着教学工作的逐渐熟练，周昉开始关注更丰富的教育形式。“我其实挺幸运的，2016年上班，2018年就接触到了公益组织，参加过致朴的传统节日课程项目，2021年看到有申请一公斤盒子的报名渠道，我没有犹豫就马上申请了。”

2019年暑假，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与溆浦当地教育局合作，将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的项目——“看见彩虹”课程带到了溆浦，周昉主动报名，参与了清明节、中秋节等系列课程。《月亮的味道》就是一个运用到中秋节课程中的绘本，经过教研培训与修改后，周昉以《爸爸，月亮来了》这节课作为中秋节美育课程的实践。除此之外，她还上了《春天的田野》这门与清明节相关的课程，与“看见彩虹”在一

系列重要节日中以美育的方式相处。2021年春天，周昉遇见了“一公斤盒子”，完成了《小黑鱼》、《情绪骰子》、《毛毛虫》等绘本美育课程的学习与实践。现在，周昉已经成为一公斤盒子的“创育者”，她开始更多地思考“我怎样能够把一公斤盒子提供的课做些改动，改绘本、改课程、改流程……”。

周昉说，“之前的认知，上美术课就意味着让孩子们画一张画。参加了公益项目之后，美育概念会有一些变化。在上课的过程中，不是注重这个作品（结果）的呈现，而是孩子们在上课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过程性体验。课程的内容也不局限于教材。”这种更注重过程和感官体验的变化，促使本来就跃跃欲试的她，开始做出更多的创新。



作品有了真绿叶的元素

“都准备好叶子了吗？那我们开始做新的毛毛虫了！”在一堂《好饿的毛毛虫》的绘本课上，孩子们需要做毛毛虫破茧成蝶的四个阶段，他们打算用新鲜的叶子完成作品。在以前的课上，毛毛虫的小窝——绿叶都是画出来的，周昉让孩子们带来了“你认为与毛毛虫有关”的叶子，让画面更加丰富。

“准备好了吗！开始！”在统溪河镇学校校园内的孔子像下，一节制作手工帽子的美术课正在进行中。周昉在课程的最后安排了一场“神奇帽子秀”。孩子们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帽子，蓝的、紫的、尖的、圆的，按照顺序像模特一样走出来，嘻嘻哈哈地展示着自己的帽子，把学校的水泥地走成了T台。

以上的场景，在周昉的美术课上经常出现，但对于她和班里的孩子来说，美术课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原先的美术课上，示范学习的比重大。主要是

“教师会给出范画或者示范作品，然后让孩子们照着来。”直到与“看见彩虹”的遇见，她逐渐对美术课有了更多、更丰富的想法。

令周昉印象最深刻的是一节关于中秋的节日课程。在《月亮的味道》（一个关于各种小动物们共同努力吃到月亮的故事）这个课程中，原本会让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画出来，成为可以展示的作品。延展到中秋的节日课程，需要让孩子们感受到节日



孩子通过四个小作品完成了毛毛虫的一生

中的情感与氛围，就有了后来的绘本创新《爸爸，月亮来了》的课程。“之前那个《月亮的味道》，因为故事大概是一个个动物垒起来去吃月亮，所以只是让孩子们画自己喜欢的动物，其实还是在模仿那个绘本，缺少一些更深的东西。到《爸爸，月亮来了》绘本中，就能够跟孩子们的情感、经历连接起来，有更切身的体验。”这个课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让周昉感动的作品，“比如有个小朋友画的是对爷爷的思念，爷爷已经去世了，他把这个思念画出来。虽然说乡村孩子接触这种课程比较少，但能感觉到他们感情还是很细腻的，有小孩子的童心在里面。我一直保留着这个作品。当时其实有个想法，给他们买个信封，写上孩子们亲人的地址，甚至拿个邮票贴起来，然后把这些信真的寄过去。但没能做出来，我一直觉得这个课做到这一步才是完整的。”

2021年，周昉与“一公斤盒子”相遇。她在课堂上，用盒子的课程做了很多的尝试。《情绪骰子》这一课程中，她让孩子们用击鼓传花的形式，把骰子当成开

启表达情绪的开关。在《小黑鱼》这个课程里，她启发孩子们一人讲一句关于小黑鱼历程的话，在回看录制的课堂视频时，她无意中发现了孩子们的每句话能串联成一个故事。

其中创新最多的是《好饿的毛毛虫》。这个课程从2021年上到2022年，上过四年级、五年级，也在不同的班级磨课。而每次对课程做的改动，都并不是很大的创新，而是不同细节的调整与优化。第一次接触到《好饿的毛毛虫》，她按部就班地照着盒子里的内容，带着孩子们做了手工剪贴作品——毛毛虫蜕变的蝴蝶。到了第二次上课时，就会让孩子们用手工的方式“走”过了毛毛虫的一生，从一颗蛋，到毛毛虫，再到破茧成蝶的蜕变，给学生以生命发展的视角。“把毛毛虫的一生都做出来，就好像自己把整个绘本故事的内容捋了一遍，作品出来之后会更深刻一些。”

这样的尝试也被一公斤盒子的青草老师看见，在群里兴奋地说：“哇，这是另一种尝试，周老师可以把作品都发上来吗？方便分享一下里面的故事吗？”得到了鼓励后的周昉继续尝试课程内容的更新。在第三次和第四次的课堂上，毛毛虫躺着的叶子变成了真叶子。第三次课用的叶子，是在校园里摘的；第四次课用的叶子，周老

师提醒大家“带你觉得跟毛毛虫有关的叶子来”。孩子们带来的叶子五花八门，有树木的叶子，也有蔬菜的叶子。比起画出来的绿油油，真正的叶子更加鲜活。“我希望让他们上美术课觉得开心。你说作品很漂亮，那没有，但是他们上得很开心，那就够了。”

## “我会觉得在这条路上不孤单”

作为从教两年就接触到各种资源，并且坚持学习至今的年轻老师，周昉对公益组织有天然的信赖感，同时也会有一些焦虑和不安。周昉坦言自己变了很多，她特别展示了在美育公益项目中学到的关于课后反馈的几点收获：首先，不评比、不筛选、不淘汰，让每个孩子的作品都被看见；第二，建议评价较为特殊的画面，而不是好看或者不好看；第三，展览很重要，让所有作品都有被呈现的机会。

“我一定会尽量给孩子们留出时间做展示，我觉得这个课要做了展览才完整。这是接触到美育公益组织以来的一个改变。他完成了自己的作品，肯定会有一些成就感。（给了展示机会以后）慢慢地他们都很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放上去。有时候还没画完时间来不及了，也会急匆匆地一定要夹到绳子上展示。”

这和一开始接触到的孩子状态是不一样的。正如一公斤盒子的郭华雨描述的乡村孩子们最初上课的状态：“孩子们接触专业的美术课其实是比较少的，刚开始其实是紧张、不敢下笔的。他们会不好意思把自己的画给别人看，因为怕别人说怎么画得不好看，会有这样的压力。”周昉经历了这个变化的过程，“有个班我上了一整年的美术课，有的年级我没机会上一整年，就会发现不同。没有一整年

孩子们在观看自己作品组成的展览



下来的基础，他们画蝴蝶会画得特别小，或者说作品呈现没有那么完整，不知道怎么用纸、怎么构图。陪了他们一整年之后，不论是技法还是构图，即便我没有强调也还是会做得更好，而且他们会更愿意去展示，更有自信。”

在致朴发起的“理解儿童画”线上共学活动中，周昉分享了自己接触公益组织前后的变化。“我在接触致朴之前，上课时我会给出范画，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孩子的想法，也就是创造力和表现力就被限制在固定的画面里了。而目标就变成了和范画尽量像。我觉得这是对儿童画的一种偏差。”周昉对各种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已经逐渐转变到了情感、体验，而不只是技法和结构。

对于周昉来说，一方面，公益组织的陪伴意味着不孤单。“认识到公益组织以后，接收到一些帮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不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团队的支持，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面对公益组织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周昉也会时常感到不安，她多次提到另一位乡村教师龙俊甲：“龙老师随手拿起一些

麦秆、稻草，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做出一条龙。”这条独属于乡村的“龙”不需要依赖材料，也不用依赖现成的教案，就可以成为乡村孩子们的一节美术课。周昉老师希望自己也能够获得发现本土课程研发的眼光。“比如看到乡村里面的某个特色，有能力把它引入到课堂里面去，变成一个完整的课。如果这个建立起来，那么它就不会断。不会说今年没有公益机构的支持，那么我的课程就没有了。‘看见彩虹’结束了以后，我就马上在想，我应该怎样去上这样的课呢？乡村的孩子可能很久都准备不了一盒水彩笔。但在龙老师的课堂上，不管有没有跟美术相关的材料，他所发现的东西，所带动的东西都能推进，都能在课堂里面去实现。目前，我跟一公斤盒子申请的盒子，也只有我所在的班级可以上这个课，但是如果将来我们研发出了本土的课程，像龙老师那样，那么可能其他的老师也愿意跟我一起，就地取材，材料也不会受限于要公益组织提供，我们每个班级都可以上这样的美术课。”对于周昉来说，她正怀揣一份这样的期待，在努力前行。

# 乡村教师 如何提升教育自信？

胡

一公斤盒子所提供的内容是非常完备的，相当于帮乡村老师已经备好课了。我看到周老师在利用盒子课程的过程中，做了很多自己的发展，我所接触到的乡村教师，自我认同度是比较低的，那么面对这么完整的“盒子”，乡村教师怎么去提升自己的教育自信和完善个人成长？

周

其实盒子的课程里面，很多地方是在引导我们老师去结合本土特色改动的。而且关于盒子的再创造和教育自信之间的关系，我想到的其实是盒子（社群）的陪伴与成长，群里的老师们都是同路人，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会给我带来认同感和归属感，督促我继续成长。这个其实是会给予老师自信的。比如说在群里打卡分享自己能够感知到生活中不同事物的不同方面，以及课程反馈，问题讨论。这样的氛围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这条道路上还有很多陪伴的友人。

关于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课程目标的认知变化。比

如《家乡的美食》这一课的目标就是：不仅是制作方面的目标，还有家乡美食背后与生活的情感联结，以及懂得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作品，提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这让我认识到，让他们去表达感受的这个环节的重要性。每当在课程中孩子们愿意参与分享和展示作品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 胡

“教育公益组织带给乡村教育什么价值？如果要给其他乡村教育者一些有关对公益资源的使用建议，你会想说什么？”

## 周

我并不能完全说出教育公益组织带给乡村教育的价值，但在乡村学校的七年里，公益组织给我带来了更多接触不同美育理念和课堂的机会，要说价值，或许可以说长了眼界，又多了接触更多学习的机会，公益组织里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能量，也可能更好地唤起了我的教育情怀。在当下，作为一名美术学专业兼职语文教学的教师来说，正因为有了公益组织的支持，让我有了作为美术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也让孩子们有了体验不同形式美育课堂的机会。

对公益资源的使用，我可以说一说参与“看见彩虹”传统节日美育课程和一公斤盒子美育课程时的一些经验。积极参与课程培训学习，才能更有深度地解读课程、参与课程，从而用好课程。在过程中做好记录整理，及时反馈总结。这也是我希望自己以后再使用公益资源时能够去做到的。

采写 / 李沁铮  
图片由周昉提供



# 15

## 一位乡村教师的 音乐教学梦如何生长？

在龙世杰老师的成长过程中，  
音乐曾为他带来独特的人生体验，  
为此龙老师报考大学时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  
而当他毕业后满怀音乐教学梦想，  
来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敏洞小学，  
最后却只能成为一名主教语文，兼职音乐，  
同时还要身兼教务工作的普通老师。  
在这所地处偏远，条件落后的乡村小学，  
作为一名具有艺术专业背景的乡村教师，  
龙老师是否还能追逐自己的音乐梦想？  
他是怎样带领乡村儿童在音乐的陶冶中成长，  
又是如何将音乐美育运用于语文教学中，  
他对音乐美育的理解又是什么？



### 行动者简介

龙世杰

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敏洞小学  
语文兼音乐老师

幼年时，龙世杰老师因为父亲身有残疾无法下地干农活，一家人背井离乡来到贵阳谋生计。陌生的城市、语言沟通障碍、家里的困窘，一台父亲淘来的“二手”收音机，成为了龙老师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此后，每天中午 12 点和下午 6 点，被父亲责骂时以音乐疗伤，背井离乡求学、父亲去世时以音乐激励，承担家庭重担时以音乐坚持。音乐见证着龙老师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也陪伴他走过了五年的大学时光。

从凯里学院的音乐教育专业毕业后，龙老师来到了贵州剑河县敏洞小学。学校缺乏主课老师的处境让龙世杰不得不既教语文又教音乐，久而久之，语文教学愈发得心应手，成为龙老师的教学主场，一教便是十几载。2013 年，剑河县举办了一次“六一”儿童节集体演出比赛，在回程的车上，一个孩子表达出对城里孩子多才多艺的羡慕。这让音乐专业出身的龙老师颇受启发，重燃起最初的音乐教学梦：“既然我可以教，孩子愿意学，那不如做一件彼此成就的事。”于是，在进入

学校的第 2 年，龙世杰提出开设电子琴班的想法。学校用仅有的办公经费购置了八台电子琴，没想到的是，由于电子琴的自然损坏，项目刚开始没多久就有所搁置，但作为唯一一所乡村学校，第一次参加剑河县“六一金色旋律比赛”就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给了龙老师和孩子们极大的信心。在县教育局和学校的支持下，最终龙老师的电子琴班也还是有声有色地开起来了。

## 从“零基础”到获奖的背后

2021年，得知贵州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爱黔行”）的“大山里的音乐课堂”项目要为部分贵州乡村学校捐赠部分乐器，龙老师高度重视，积极申请。2022年4月，乐器正式运送到了敏洞小学。2022年6月，在六一儿童节当天，龙老师带领的24个孩子，组成了一支电子琴乐队，一举拿下“艺术嘉年华”团体第二名的佳绩。

2个月的时间，从零基础到获奖，支撑起龙老师音乐梦的，是极具生命力的教学课堂。对于龙老师来说，电子琴的教学似乎从来不仅仅是教授弹奏的“技法”，而是一种思想、思维和情感的传递。

新学员的第一节课，不是打基础，不是教曲子，而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我们不能只在下面给别人掌声，我们也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某年某月某日，也要让别人给我们掌声。”坚定了信心，孩子们的音乐大门就这样开启。系统的音乐教育学习，让龙老师深知弹曲子绝非器乐教育的最终目的，音乐



「为爱黔行」艺术嘉年华电子琴乐队颁奖合照

的基石建立在对音乐系统的了解上。西洋乐器让孩子们觉得高级，但也觉得陌生。缺乏教师的指导，乐器学习难以深入，成了不少孩子踏入乐器学习的门槛。昂贵的私教课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离开老师就不会”更是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消磨成就感和音乐生命力的利器。

尽管手机等电子产品已在乡村普及，但由于缺乏

环境的熏陶和相关的敦促，鲜少能有学生借助电子产品学习音乐。“吃完饭了以后，就抱着个手机三五成群地扎堆在一起，谁家有无线路网就往谁家挤，荣耀、吃鸡、短视频成为最常听见的声音。”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引导便成了关键。深知这一道理的龙老师在教学时毫不藏私，尽可能培养学生对音乐本身的兴趣。音乐曾打开了龙老师的新世界，如今龙老师把新世界的大门同样“敞开来”面向山里的孩子们。“你只要认真地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按步骤去教学生，就像语文、数学一样慢慢来，我相信没有学不会的学生。”由于学校缺乏基本的白板和设备，在教新知识点时，龙老师为了让学生看得更清楚，



龙世杰老师打着电子琴授课

便扛着电子琴教学。集体的新知识点讲完后，孩子们便带着五颜六色的耳机，看着精心制作的曲谱，练习弹奏着一支支满载生命力的曲子。黑白键中，小小的手在舞蹈，他们的背后是一双大大的手。谁的指法出现问题，谁的手型不够标准，龙老师一一指导，慢慢纠正。

对细节的严谨是器乐的底色，龙老师擅长以孩子们的个性为本，让音乐的魅力流动。“音乐它是美好的，如果你弹一首曲子无法欣赏，那就换首曲子，只要孩子们能够不断地吸取新的曲子，那么我们在教这一群孩子的过程当中就没必要千篇一律的，不需要今天大家全部都要弹白毛女，明天大家又必须都要弹瑶族

长鼓舞。”除了集体大课，龙老师会单独对每一个孩子进行“还课”，就是对前面所学的课程曲子进行复查，再根据孩子对曲子的理解能力，弹奏的方法、弹奏的情感力度和节奏快慢，针对不同的学生，个性化地布置下一首曲子。动力取决于兴趣，龙老师希望孩子们真真正正被音乐的魅力所吸引，为音乐的生命力而弹奏。

## 音乐美育的无限可能性

龙老师音乐教学梦的生长并非一帆风顺，音乐课堂的实行碰上了语数外三门“主课”，似乎也得退避三舍。尽管不少学校都接受了“将音乐、美术等美育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但龙老师对这样的现状却有不同认知。“学生要会唱、会跳、会运动，能够健康地成长，然后在这些的加持之下，其他科目的提高，便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在经历最初需要调和语文和音乐两种学科教学的不适应后，反而让龙老师尝试将自己不同的教学任务进行融合，收获了一种内隐的跨学科整合视野。

在一节以《送元二使安西》为主题的语文古诗教学课上，当发现孩子们对诗人之深挚的惜别之情感到不解时、在朗读时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情感语调，龙老师突然想到此诗是王维送朋友去西北边疆时作的诗，后亦有乐人谱曲，名为“阳关三叠”，那为何不能让孩子们用音乐的方式“唱”出这首敬酒辞呢？“渭城朝雨忆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词的古韵古调与音乐自身的独特的价值传递，让孩子们在歌唱中不由自主地理解了依依惜别之叹、恋恋不舍之思。孩子们的反应给了龙老师思考，再进行语文课的教案撰写的时候，龙老师开始

有意识地去将音乐的形式融入语文的教学，诸如《静夜思》等诗词课成为了语文与音乐学科融合的好时机。孩子们惊喜地发现，“龙老师怎么讲着讲着，唱起歌来了？”这样的坚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孩子们的好奇与兴奋，让语文课有些沉闷严肃的课堂活跃起来了。新的模式是新的融合，带来的也是新的挑战，龙老师的音乐梦似乎也在不断生长。对于如何将这样的融合总结成行之有效的方法，更深入地归纳和总结语文教学与音乐教学等跨学科“美育”融合，龙老师仍然感到有些疑惑，亦正在尝试和探索。“比如对于学生来说，你突然间从很严肃到很开朗，说实在话，学生他也一下子转变不过来，很难适应老师的情绪转变。”

音乐美育延伸向了语文教学，也延伸向了孩子们的内心——以音乐为切入口，提升孩子的自信、充沛孩子们的情感、锻炼孩子们向外表达自我的能力、坚定孩子们向善向上的思想，从而向孩子们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延伸。

台江一小的张峻源就在音乐中看见了不一样的自己。体态稍显丰腴的他平时遭受同伴的嘲笑，对生活自暴自弃。而在遇见龙老师之后，龙老师通过音乐传递思想，让他逐渐感受到自己是被父母、老师们爱着的，也是有能力去改变自我的。也是在这样的感染下，张峻源喜欢上了钢琴，在《水边的阿迪丽娜》的悠扬音符中，获得了成长。而龙老师也在一个又一个“张峻源”的成长中，不断坚定着自己的音乐教学梦。

不仅仅是面向孩子们，龙老师也期待音乐美育能与学生的连接，延伸至与每一位老师的连接，让乡村教师的音乐梦能被更多人理解。这也与贵州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的区域音乐生态圈的建设不谋而合，成为未来龙老师努力的方向之一。“现在感觉大家是在孤军奋战，自己走自己的套路，很多老师在教学上仍然缺少方法和经验，我自己也遇到了一些困惑问题。”龙老师认为，音乐教育是需要相互交流和鼓励的，教



教师们基于共同的音乐爱好、共同擅长的某个乐器或者乐器的教学而在乡村形成独特的县域小组，连接到每个有乡村音乐梦的教师，支持他们能够更热情、更积极地进行具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音乐美育。

# 乡村教师的 音乐教学梦如何生长？

胡

您有谈到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学音乐—教音乐—兼教语文和音乐，这一段自身的发展传导路径中，是否有过冲突或矛盾？对您的音乐教学产生了什么影响？

龙

其实最开始我内心还是非常纠结的。毕竟我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刚入职学校时，虽然说是上20多节音乐课，但毕竟是专业，上起课来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然后在学校老师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只能去上了语文课。这个转变真的是非常的不适应。一方面从语文专业的角度来说，我在大学就没有上过汉语言文学或小学语文教育专业相关的专门课程。另一方面，由于音乐课只能是自己的一门副科，而且一个星期只带两节课，重心就自然偏向于语文这一块。熟能生巧后，反而是感觉上语文课更得心应手一点，上音乐课还需要自己准备教案，调整一下姿态，这个转变还是有点困难的。但现在这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了。一方面，语文和音乐由同一个教师来教，会给孩子们带来一种新鲜感，我自己可能也受这

个影响，说话和性格都会更开朗幽默一点，所以学生在上课时的整体氛围和专注度，我个人感觉会比参与其它课程的状态更好，另一方面，我也尝试融合语文和音乐，比如教学方法等等。当然，目前的话主要是在情绪上调整有些困难，因为语文课的话，它没有音乐课那么轻松，那么活跃。所以在课堂上无论是学生还是我个人都是比较难的。

胡

语文老师与音乐老师这两种不一样的身份，是否对您追求自己的音乐教学梦产生过干扰？比如您提到的两种课堂的模式不同？

龙

有的。主要是我个人的原因吧，由于我之前没有系统地接受专业学习，所以对语文，特别是刚开始没有对这篇课文或者新的知识点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我不敢去放松这节课，无论是我的状态、学生的状态还是纪律，害怕上课的一些技巧、知识点在放松后可能不到位，所以不太能游刃有余地上课。另一方面也是语文和音乐本身的关系特质吧，可能在地位上语文是主科，音乐是副科，学生会觉得音乐是副科，可以轻松一点，把自己的天性释放出来一点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任务量上，自然会增加。但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响应国家政策，在提供课后延时服务时，就比如利用我们的晚自习再加上中午的这些时间，我是自己加班上电子琴课，零碎的时间也呆在琴房。有时候如果说自己在语文课上布置了作业和考试的话，就会把作业和试卷拿到琴房去改，有学生练琴，就会边批改作业或者试卷，顺便去指导一下他们。

胡

那从您自身的任教经历中，您是否倾向于将音乐美育理解成为提升孩子自信心的一种途径呢？还是，美育有其自身的价值？

龙

目前，就现在我这边的孩子们来说，我认同你的这个说法。但如果说往更深层次地讲的话，这又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因为音乐美育是一个美好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无限的。如果说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去弹奏，比如说当某一天我的钢琴达到了七八级以后，就觉得自己的音乐水平越来越好了，然后学习成绩也好了，从而目空一切，那可能是恰得其反的。还是要让音乐这种美育

回归到最原始的那种美好。要时刻提醒学生，这只是你自己的一技之长，是用来陶冶情操，提高自己自信，为你的生活增添风采的，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它。

胡

您有提到音乐教师之间相互交流成长的困惑和壁垒，从您自己的音乐教学实践来看，您觉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现状？

龙

一个是年龄断层的问题，从我们乡镇来讲，出于工作遴选和调动等一些方面去考虑，很多年轻的老师来这边转正了以后，就会往高处（城市）走，然后剩下的扎根在这边的老教师年龄又比较大，所以说就造成了70后、60后的跟一些80后、90后的在一起上班，就会造成互相的不理解，两个年龄段对教学的理解、教学经验都不同，难以相互信任。还有就是音体美这种美育课程的特殊性，每一个人的欣赏方向不同，每一个人的艺术理解也不一样，对吧？所以我就觉得音乐教师的成长还是很缺乏权威专家的指引和培训，需要让大家有统一的目标，一起学习如何提升音乐的教育教学，而不是闭门造车。

采写 / 许璐  
图片由龙世杰提供





# 美育如何点燃 乡村支教之路？

她叫丁楠，先后两次告别城市里稳定又舒适的生活，走进了四川省大凉山和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的三所乡村学校，用三年的时间，成为一名她口中“不再普通”的支教老师

——“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美育而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那么，“美育”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了丁楠，以至于让她找到了内心的热爱？

她所理解的美育中的“关系”是什么？

在乡村学校，好的“关系”应该要具备什么？

美育在点燃她的同时，又是如何影响她的学生？



## 行动者简介

### 丁楠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简称“美丽中国”）2021—2023届支教老师，曾先后在四川大凉山、云南省楚雄州的三所不同乡村学校进行支教

2013年毕业的丁楠，原本在城市的  
一家广告公司里有份还不错的工作，  
但2019年春节期间偶然的一次旅行  
经历，改变了丁楠对未来人生方向的  
选择。

那一次，她报团去的是贵州山区，  
当行进的大巴走在高速公路上时，  
导游借高速公路两旁的房子向大家  
介绍了当地的贫困现状，“比较穷  
吧，房子都是盖了一半就盖不下去，  
需要再外出打工赚到钱再回来继续  
盖……”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丁楠笑称好像有一种“冥冥之中的  
召唤”，让她在回来后，一直没放  
下对贫困山区的牵挂，先是想着要  
捐些财物，继而萌生出要去支教的  
念头。“念头来了就没挡住”，  
丁楠很快通过网络联系到一家公益  
机构，并在2019年7月正式辞职，  
前往西安参加了岗前培训，“这家  
机构并没能让我去到贵州山区，而  
是去了相隔并不算远的四川大凉山  
彝族地区的一所乡村学校——四比  
齐小学。”在四比齐小学支教一年  
的过程中，丁楠主教语文，兼教美  
术，当时的她对于“美育”并没有  
什么认知，只是学过画画的经历，  
让她

对于美术始终保有一份兴趣和喜爱。

时间到了2020年，第一次的支  
教经历结束后，丁楠再次回到城市，  
过起按部就班的白领生活，但那种  
“冥冥之中的召唤”似乎一直都在，  
2021年初，她再次借旅行的机会，  
回到四比齐小学，看到当年教过的  
孩子变化很大，“当时我是教二年  
级，现在都是三年级下学期了，和  
我也不再那么亲了，会有种人生无  
常的感慨，想再做什么。”丁楠将  
自己这次重回故地的感慨发到了朋  
友圈，看到她的这份心声的一位  
朋友为她介绍了“美丽中国”，  
丁楠也很快提交了申请，顺利拿到  
“美丽中国”的录取通知，正式入  
职前，在美丽中国的项目学校进行  
助教工作体验，再次找到“整个人  
活了”的感受，“就是好像找到了  
人生的意义”。

## 万物皆可美育

不同于支教老师的常规经历，丁楠在美丽中国的两年支教历程，经历了两所学校。在前一所学校——三岔河镇中心完小，她依然是主教语文，兼职教美术，借助向公益机构“一公斤盒子”申请的创作盒子，为了将盒子里的材料利用好，开展了区别于传统美术课的美育课程，诸如树叶喷绘画、字母吹画、带孩子们把牛奶盒二次利用画上新的包装、利用废旧纸盒拼贴人物、带孩子们在T恤上画画等等，进行了一系列脱离教材的美术尝试。“但这个阶段，我的这些课程并没有系统性，主要是想着要怎么用好这些盒子。”

第二年（2022年），丁楠转到了大姚县新街镇芦川完小，成为学校唯一的专职美术老师，也正式开启了她对于“如何上好美术课？”这一教学主题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她参加了美丽中国的“美育课堂”支持计划，接触并了解到很多与“美育”相关的课程，包括以“与万物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和“与自我的关系”为主题的美育体验与延伸、课程落地和反馈，最后进行分享和完善。“其实我原本已经对相关的课程内容有一些实践和思考，通过学习，再次找到了支撑。”丁楠开始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课程实践进行分类整理和归纳，包括利用废弃物的手工创作课、自然美育课、传统文化艺术课、绘本美术课……

她最先尝试的是在课程中，结合相关的主题，教孩子们“就地取材”，进行系列的“废物利用”，这个部分也是她对第一年在三岔河镇中心完小进行美术课创新的延续。丁楠称自从开始成为美术老师，就不再会轻易丢垃圾了，她会定期收集各种废弃物，“啥也不舍得扔，或者扔之前都要想一下会不会课上能用。”包括日常用到的筷子、口罩、纸杯、纸巾、快

递盒、瓶子（包括瓶盖）等等。

“最有用的可能是纸箱”，可以搭建房子，“我们有一堂课，叫纸盒之城，会让孩子先了解各式各样的建筑，再引导他们创作，可以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设计。”还可以做生活中的礼物，“比如团扇，可以弄成各种形状，再用水粉创作，可以画画，也可以配文字，再配上捡的树枝做扇柄。”



这种随处可见、方便获取的创作材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个孩子都可以用，“如果都要花钱买材料，对于乡村孩子并不现实，像今年的植树节，想带孩子做点关于植树相关的东西，原本看到一些课程示例，会用到木质的底座，再插上一些小树作品，我就想到可以用泡沫盒子做底座，再用一次性吸管做树干，同样可以制作成不错的作品。”

另外，还有传统文化艺术课程（包括认识不同的艺术媒介、不同的艺术家等等）、自然美育课程（能够走出去）、绘本美术课（结合绘本的美术创作）……

丁楠特别提到的还有系列生活美育课。“现在的我会更注重这类课程，对于那种通过手工制作、绘画等产生更多作品的课程，反而在教学设计中会更少一些。”所谓的生活美育，主题来源于乡村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并能从中观照到孩子们的内心，能够尝试帮助孩子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以调动孩子们的五感出发而设计的课程——“给五分钟让他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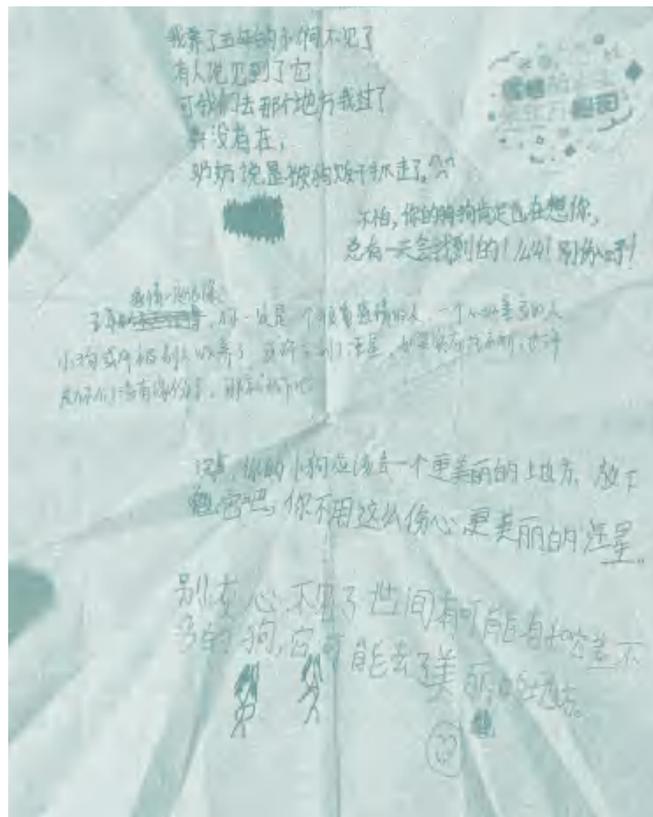
听周围的声音，然后写一首诗；让他们去品尝糖跟盐的味道，科普相关的知识，再有相关的创作；结合性教育的内容进行触觉游戏……”。

而在系列的美育课程实践中，丁楠感触最深的关键词是“关系”。她会让孩子学习建立与他人的关系，“让他们去画人际关系网，比如说把自己画出来，然后画出生命中最重要的五个人是谁，再把他/她用什么样的符号来表示，你跟他/她会连什么样的线？如果是实线，就是关系还不错；如果是虚线，就是关系不紧密……”在一



堂名为“纸飞机悄悄话”的课上，丁楠让学生们在折好的纸飞机上写下他们最近的烦恼，然后在教室中放飞，可能别人就会捡到这个纸飞机，捡到纸飞机的人会在收到的烦恼底下，写下他/她的一些安慰，或者他/她在遇到这个事情时的一些解决方式，“我们会放飞三次，到最后每个人重新拿到手的纸飞机上，会比他/她最先开始写下烦恼时，得到三个答案。”

也会让孩子学习建立与自己的关系，会以“我的行李箱”为主题，假设孩子们要出去旅行，需要带四样东西，“是哪四样东西？不做任何限制，但需要孩子们进行思考后再决定，比如有的孩子会说要带上人；有的会说要带上眼睛，因为他不想只是拍照，还要看风景；有的会带上零食，带上玩具……，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引导孩子尝试了解自己。”在与学生的互动



中，丁楠深切地体会到，“万物皆可美育”，帮助孩子们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关系”无处不在。

## 从“美术”到“美育”

如今的丁楠,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位美育老师。她会特别提到自己认知的变化,“我在美丽中国第一年的那个学校(三岔河镇中心完小)兼职教美术时,很多时候都是教他们做一个很漂亮的作品,或者画一幅画,那时更像是为了我自己去教学,去展示,就为了让作品非常好看,非常精美,发出来让看到的人都觉得好棒。但现在,我会觉得美育是以人为中心,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不会再以孩子们的作品有多么完整,或者多么好看为评价标准,而是会看到他们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美的不同理解,完全可以有各式各样的美,它不应该被标准化。”

从只是教美术到不断强调美育,当被问及“美术课与美育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丁楠指出,“美术课会更侧重于技能的训练,而美育课的目标,是要让孩子建立与万物、与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这些关系的目的是“去探索自己,通过外在世界去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怎么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真正的自己,从而能够从容地生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丁楠觉得,就算自己不再教美术,也同样可以做一位美育老师,“因为美育可以跟任何东西结合。比如教语文,可以结合诗歌、

绘画等形式,还可以运用到‘打开五感’的美育方式……”丁楠相信,与美育结合的语文课,对孩子们的成绩提升是有促进作用的,“孩子们会更懂得如何写作,如果用打开五感的方法,练习写‘风’,就可以写吹动风铃的声音,写风在身上吹过的感觉,写风吹动小溪,波光荡漾的样子等等。”

对于未来,已经结束了支教生活的丁楠说,希望能去以美育为方向的公益机构工作,帮助到更多的乡村孩子。“继续做与美育相关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是——我在遇别人的时候,也在遇我自己,我自己也在变好,很喜欢这种感觉。”



# 如何理解 “美育”中的“关系”？

骆

丁老师有前后两段、时长三年的乡村支教经历，你很强烈地表达出，正是这样的生活让你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甚至你还提到未来也要从事与美育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中，是什么真正地影响了你？与美育有什么关联？

丁

支教以前，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小孩的人，但在大凉山的学校时，那里的孩子们真的治愈了我，让我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人很快乐，也正是因为在大凉山的这段经历真的很快乐，才会有了后面第二次，我会通过美丽中国，继续去支教。

以前在城市里打工，也会和客户打交道，但总是会比较被动，时间长了会是一种被消耗的状态，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很不一样，只要你帮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孩子都会很热情地回馈你，他们会给我写信、画画，主动表达他们对你的喜爱，就会和他们有了越来越深的感情，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普

通的支教老师，我被孩子们真诚地需要，他们会先相信你，大胆说爱你，可能我自己反而说不出口。

如果要说到和美育的关联，通过各种学习后，我理解的美育，就是要学会与万物建立联系，包括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会觉得和孩子建立的情感联结，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和契合，就是让我快乐的源泉，这种真实的与他人联结的关系滋养了我，是一种彼此之间非常真实、真诚，互相给予善意的美好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自己变得非常的细腻，具有同理心，很容易去发现一些美好，很容易让自己感到快乐。人生就像一场美育，它会改变我，我又去影响别人，善意就会不停地去传递，同时也会吸引来很多与我同频的人。

### 骆

我听到了“关系”这个核心关键词，你说到了与孩子们建立起好的“关系”打动了你，那么，在你后来的美育实践当中，“关系”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 丁

好的“关系”一直在滋养我。包括在课堂上，我会有意识地给孩子们加入各种“建立关系”的课程，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术课，可能在别人看来，不知道你在上什么，但我和孩子们都从中得到了滋养。就像在学校里，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给他们上课时，就会表达更顺畅，会是一种如鱼得水状态，我可以跟他们说任何话，他们也愿意接受，这种关系就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我自己也变成了更好的人。

### 骆

如果我们从学生的视角出发，在学校教育里，什么样的“关系”算是好的关系？

### 丁

我觉得，要建立好的关系，边界感很重要。对于老师来说，“边界感”可能是在某些特殊场景下对自己的保护，比如我在看到——学生因为爸爸妈妈离婚吵架，写下了“我觉得自己在家像一只老鼠，没有办法，也没有地方去躲……”这样的句子时，我会很伤心，但也不能把这个情绪过多地背负到自己身上，我让他用诗歌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伤痛，让他在课堂上哭一场，我可以抱抱他，但我也只能给到这些。但是，鼓励孩子去做真实的表达，本身也

是一种接纳，他也需要面对生活中坏的一面，需要自己去接受，去学会解决，对于孩子来说，“边界感”是要他学会对自己负责任，他要相信并接纳自己，面对未来，能够有生活的勇气，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

## 骆

你有提到美育要“以人为中心”，要看到每个孩子的不一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对于这些乡村儿童，让他们进行“不一样的表达”意味着什么，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

## 丁

我觉得，通过美育课的一些主题，比如“写出你觉得生活中美的瞬间”，“听到哐当哐当的声音会想到什么”……孩子们的答案都会和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关，也只有农村的孩子会说出，“哐当哐当”的声音会让他想到猪吃饭的声音，而不是火车开动的声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互动，可以让这些孩子，回到他们具体的生活场景里面，去表达和诉说一种特别真实，甚至特别勇敢的状态。可能平时我们看到的孩子只是坐在教室里面，没有办法看到他在生活中的样子，但当孩子们通过这些问答，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场景，带到我们面前，他确实就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美育的方式，可以把孩子拉回到真实的生活里，成为一个具体存在的人。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丁楠提供



# IV

社区美育

除了乡村学校，乡村社区同样是乡村儿童美育行动的重要场景。在位于贵州、浙江、湖南的不同乡村，都有一群人在坚持着不同特色的在地行动。

他们之中，有返乡的侗族青年，有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有经历各异但对乡村、儿童、自然有着共同兴趣与热爱的本地妈妈们……

在不同的身份和背景之下，他们相信“本地人做本地事”的价值，体验“校园美育与社区美育的一样与不一样”，尝试以“自然美育”回应当地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需求……



# 17

## 一群侗族返乡青年的 在地行动如何展开？

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高增乡美德村，  
有一群侗族青年，在经历 5 至 10 年的外出务工生活后，  
仍受传统文化与民族情怀的感召，  
选择回到故乡，建设了“云上粮仓”，  
意愿用一生的时间，做一份关于文化保育与儿童陪伴的志业。  
这个由“本地人做本地事”的草根在地行动，  
如何拓宽了美育的界域？  
从乡村真实现况出发的美育如何展开？  
乡村美育行动是否由本地人来做才能更持久？



行动者简介

### 云上粮仓团队

从左到右依次是张传辉、吴凤英、潘金师、吴艺霞、杨婢农、贾鸿江



2019年底，新云上粮仓（简称“云上”）在贵州黔东南从江县高增乡美德村村民的共同助力下落成，比老云上高了两层，自山间便能遥遥望见。老云上返乡青年张传辉和妻子吴凤英初到美德村时租

和吴凤英与两位有着类似想法的返乡妈妈潘金师、吴艺霞组成了云上团队，希望云上粮仓成为村寨的孩子们学校至家庭两点

一线之外的，可以诞生更多可能性的开放空间。最初由团队成员自己的孩子领头，从一个、两个，到一群、两群，越来越多的孩子放学后扎堆到云上粮仓。这里首先让他们感到安全，其次是美——随处可见自家蓝染的布、诞生于村民巧手的小工艺品、和自由生长的万物生灵和谐共处的生态、以及似有若无的阵阵糯谷香……2019年，团队迎来了又一位返乡青年贾鸿江，他是孩子们可以玩在一起、说知心话的大哥哥，后面负责起了周末课堂的落地与优化。

当侗族人聚集在一起，就是侗歌翩然而至的时候，这是侗语得以言传的方式，也体现着侗族人社会往来的紧密。唱歌几乎是每个侗族人天生的技能，只看是否被“激活”，在云上那一天天随兴致而起的童谣、土课堂。

时间拉回到2010年，张传辉决定返乡。侗寨普遍存在青年劳动力流出、儿童与老人留守的现象，关联到跨代际家庭教育的局限、电子产品的泛滥化和亲子关系的缺位，传统文化断层仿佛是“必然”的事。但必然不代表应该，他先在贵州乡土文化社积累了五年的工作经验，到2017年，终于迎来扎进乡村的时机。在此之前的两年里，吴凤英借由“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公益项目把侗歌带进了美德小学，先行留了下来，教村子里面的孩子唱歌。美德村并非张传辉和吴凤英的老家，却令他们感到尤为亲切，也正是和美德小学这份结缘，给了他们在美德村展开文化保育行动的信心——以日常生活为背景、侗歌为中介，在关系中建立起儿童与侗族文化的联结。很快，张传辉

脚，把侗语的美妙通过一首《谷雨》带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最近的一次，小歌队去到山西太行山和歌手周深同台演出。

站在舞台上时，孩子们是云上侗寨小歌队，在更普遍的日常里，他们仅是还在成长中的，需要陪伴的孩子。在张传辉看来，“公众的偶发关注更像是点缀的花草，而肥沃的土壤才是花繁叶茂的基础”，团队想为美德村的儿童培育肥沃的土壤，让孩子们成为土壤本身，去自发孕育千百种多彩的生命。五年的耕耘，让浙江念响回廊注意到了这群坚持发心、默默做事的返乡青年，意将行动纳入其社区美育项目的支持体系中，形成由念响回廊赋能，团队融汇在地资源和本土经验的周末乡

声音歌、侗族大歌里，孩子们内在本有的侗歌DNA就被激活了。这一唱就是三年，直到唱上央视的舞台，并以“云上侗寨小歌队”在《我要上春晚》和《经典咏流传》展露头

脚，把侗语的美妙通过一首《谷雨》带去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最近的一次，小歌队去到山西太行山和歌手周深同台演出。

站在舞台上时，孩子们是云上侗寨小歌队，在更普遍的日常里，他们仅是还在成长中的，需要陪伴的孩子。在张传辉看来，“公众的偶发关注更像是点缀的花草，而肥沃的土壤才是花繁叶茂的基础”，团队想为美德村的儿童培育肥沃的土壤，让孩子们成为土壤本身，去自发孕育千百种多彩的生命。五年的耕耘，让浙江念响回廊注意到了这群坚持发心、默默做事的返乡青年，意将行动纳入其社区美育项目的支持体系中，形成由念响回廊赋能，团队融汇在地资源和本土经验的周末乡

## 行动：种子与土地，民俗与乡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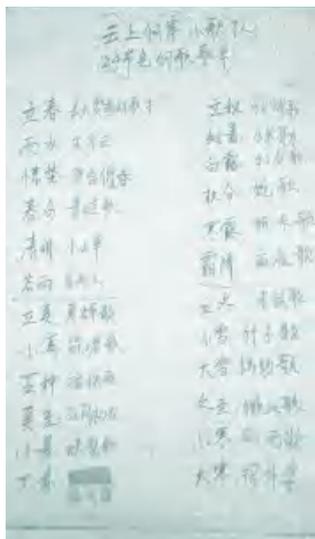
铃铛般的水流边，来参加乡土课堂的孩子们沿着溪流的走向四散而坐，他们才感受完秋分之后的待收割的稻田，仔细观察着溪水如何被地势牵引过来，滋润着土地里秧苗的生长。空气里丝丝缕缕的稻谷香提示着他们籼稻已经成熟，而老品种糯稻仍开着花，还要继续吸收地里的养分，直到寒露带来收割的信号。他们背后是错落的山峦，山峦之上是堆叠的云雾，接着歌声传来，唱述着《蛇歌》的内容。《蛇歌》是小歌队拜访了侗族大歌之乡小黄村的老歌师后学来的，不仅是学，他们还领了一个任务——去教给没参与寻歌的伙伴，大家再一起通过戏剧的方式演出来，配合着侗语音译、侗意翻译的环节，一出鲜活的农事劳作就被孩子们身体力行地印记在生活里，形成记忆与情态。

2023年的正月开始，小歌队每周六都有一次在自然中的童谣学习现场。从立春到大寒，他们跟随“节气时钟”学习24首侗语童谣，在自然实景的流转中练唱代代相传的语言和旋律，去贴近和侗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农耕文化。为什么要以24节气为线索，张传辉表示，“侗族人善于通过感受自然的变化来指引农事行动，做一个时令该做的事，吃一个时令该吃的东西。我

们扎根在土地，密切地和自然互动，把大自然的智慧运用到生活里，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失的‘根本’之一。”乡土课堂的起点就从和土地的连接开始，连接的切入口是种子，它的生长要经过选种、耕田犁地、插秧、筑塘、折禾、冬藏保种等阶段，完整地跟着节气和种子的“生命历程”走一遍，有助于儿童在沉浸式的体验和可传递的乐趣中贴近土地。如何找出各个节气最具代表性的童谣？团队里的妈妈们负责起了找歌行动，这个过程中，她们一边勾连自己的童年回忆，并向侗寨里的老歌师们请教；一边从对孩子们的观察中提炼更能寓教于乐的歌。

随着惊蛰带来春天的响动，一首《布谷催春》“催促”着孩子们去往田间，发掘花草树木的变化，感受气温的回暖，追逐小动物的足迹，这些观察被贾鸿江引导成即兴创作的折纸、小画、捏泥，又运用在每周用于预告、包含了本周课堂信息的海报上。海报张贴在美德小学的宣传栏，孩子们自由报名、写下名字，又看到自己在课堂的小创作被展示出来，无形中便形成了接力的圆环，发出一个小小的社群生态开始生长的信号。当春夏交接雨水渐多，便是适宜插秧播种的小满—芒种节气，此时田野里满是大人耕田、孩童玩耍的景象，活泼趣致的《筑塘歌》在田间展开了，歌词唱道：“小孩筑塘塌三次，大人挖田令砌，水视相通田坝，竹筒相接注进田”既形象地对照了真实的田间现场，又让孩子们了解到如何筑塘引水，给种子打好生长基础。此时，云上粮仓收集的黄豆老种子，便在孩子们的手里播撒下地了。

除了农事劳作，学歌的过程还包含着文化参与。比如遇上植树节，团队就带领孩子们去走进侗寨中最常见的杉树，了解它除了盖房子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当清明来临，一起动手做清明粑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期间是隆重的祭祖大节，团队便驱动孩子们的好奇心，鼓励他们化身小小社区调查员，去村寨调查清明节扫



云上侗寨小歌队的童谣歌单

墓祭祖的禁忌和习俗，更进一步了解信仰祖先和萨岁背后的故事。

回想最初的乡土课堂，没有一条主线，没有如此多元的形式，大家聚在一起就已足够，再力所能及地做点当下能做的事。彼时的团队所做的更像是“带领式的课堂”，领着孩子们去接触自然。但张传辉总觉



等环节，构成了每周都有新意，流动变化的立体课堂。

一年有始有终，张传辉希望孩子们在和自然的联结中长大，长的除了岁数，还有对生长地的自信和认同。逐渐地，孩子们能从熟悉的环境里去发现侗族文化有史以来便联结着土地美，美处处存在于人和土地的交流互动中。之于云上团队，这一年的系统性实践只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未完待续。万变不离

其宗的是团队对孩子们陪伴的初心——不管这些孩子走到哪里，在自己生长的地方始终有一个令人安心的“家”，这种守望相助将拨开层层云雾，让他们与土地、与侗族文化在一起，这是远比唱好一首歌更重要的事。

得少了点什么，有时孩子们玩过就过了，如何在自然这么好的养料中真正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果实？张传辉一路走来都在思考。今年过半，团队在侗歌教学里加入了分组写歌词和戏剧演绎的环节，孩子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将他们听到的侗音曲调像拼音标音一样用文字标记下来，学歌的具身体会又通过对歌词意涵的翻译和戏剧表演呈现，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童谣的理解，一首歌也得以有口口相传以外的留存方式。这个过程让张传辉看到了孩子们自发的创造力，一首简单的童谣，居然也能有如此多样化的表达，带领式的课堂逐渐转变为共创式的课堂——减少提前安排的内容，让孩子们去创想。于是，田间运动会、乡野走秀、捕鱼烤肉、乐器弹奏就从留白的时间中诞生了。

至今，新云上沿着24节气童谣开展溯洄侗族文化的乡土课堂仍正在进行中，累计有三百多人次的参与。除了童谣教学，还有读书会、美德卡、国王与天使等



## 本地人如何做本地事？

胡

在城乡建设的历史节点上，目前乡村的普遍问题是没有年轻人，年轻人出去把孩子也带出去了。像你这样自己回来又把孩子带回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变化。作为当地第一批返乡青年，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要返乡？对你和你的孩子而言，返乡的价值是什么？

张

当时回来主要是源于对孩子教育的反思。我在广东打工，儿子在广东出生，上的打工群体的幼儿园。等到过年带孩子回老家时就发现，第一孩子不会讲侗话，第二他对侗族对家乡的了解非常少，也没有兴趣，跟寨里面的孩子玩不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去对照自己对家乡的了解流失了多少，让我重新思考外出打工这回事。好像打工更多的是在回应自己的一些需要，对孩子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家乡的隔阂会让我觉得没有尽到父母亲的责任，还是想给孩子多一种教育和环境的可能性，不是说非要热爱家乡，而是让他对家乡多一些了解后，至少对身上这个民族的标签是认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一年春节

我组织了一次公益助学的活动，把一些网友邀请到我的家乡，做一些助学捐赠硬件改善的事情。我作为组织者，如果再去打工，就没有办法跟进后续工作。公益的萌芽也是我回来很重要的原因。返乡唯一的损失其实只是钱的损失，对于内心来讲，返乡是一个正向的事情，我的心踏实、沉静了下来。

### 胡

你也有组织公益项目的经历，我很好奇，从本地人和公益人的双重视角，你怎么看待国内的美育机构在实践的“乡村儿童美育”？这是乡村儿童真正需要的吗？你期待的乡村教育是怎样的？

### 张

我们团队最近萌发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根据我们的切身感受来的。除了村小的这些孩子，从村子里面出去读初中、高中、大学的孩子，都是需要长期深度陪伴的。美育是陪伴的一种方式，但不应该只限于少儿。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乡村，更多家庭的收入来源还是靠打工。鼓励外出打工是政府的利民政策，2023年是真正开始做乡村振兴的第一年，重点在巩固脱贫，外出打工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但看它的另一面，我们现在讨论的乡村问题，是基于劳动力外流延伸出来的代际教育、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等问题，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亲的陪伴关爱和正向引导。再一个跟少数民族非常相关的事情，连我们这一代人都会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我们出去打工后，跟当地传统文化的疏远。我们一般是通过上一代的言传身教去学习这些传统的文化，父母亲不在身边，这些传统文化的学习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断层。作为老人，他很怕孩子出事，只管让孩子在家里老老实实地待着就好，缺少主动性针对孩子的教育做些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意识了，就尽量多做些事情。现在形成的乡村美育浪潮，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社工或者教育背景的人是受益的。那具体怎么落地，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支持本地人去更长久地做本地事。

### 胡

最后一句我很有感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没了，生存和繁衍也无从讨论了，这就很需要民间的力量在文化保育方面做持续不断地努力。反映到美育上，也是我近期的思考：应该把美育从形式审美转向关系美学。现在美育总是围绕形式审美在讨论，那是由某些人来规定的属于学科教育的东西，能以美育人，也能以美害人，因为它是一种权威。而关系美

学，是建立一种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让人快乐、健康，带来社会的创造力，这才是美育的核心。这次对话中能感到传辉跟家乡的联结，对家乡的侗族文化，甚至对社会和整个文化发展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能意识到这一点，你也在建立这种关系。不知道传辉在这点上有什么想法？

张

除了用周末课堂陪伴儿童这部分的公共服务，生计是更基础的考虑，农产品、手工艺品、生态旅游、研学等都是我们希望尽量带动全村经济的营生。像云上粮仓这里是扶贫基地、文化传承基地，凤英是政协委员，能参与妇联的一些工作，这些都是我们去发声和做事的渠道。

回到儿童陪伴和文化保育上，我们还是蛮幸运的，有个美德小学，很多村子里小学都没有，或者学生要走很远来上学。有孩子的地方才有灵气，我们开展公共服务才有对象。我觉得这些孩子们也是幸运的，他们还有很多机会跟家乡、跟传统文化进行互动。如果从凤英在美德小学教侗歌那个时间节点来看的话，我们在村子里用侗歌的方式来陪伴孩子已经是第八年，只不过很系统地用24节气这个方式来做乡土课堂，今年是第一年。不管一个村子是怎样的状态，它都需要传承自己的文化，孩子都需要细微、长期、深度的陪伴。现在周末课堂是小学生多，等到这批孩子上了初中高中，我觉得传统文化还是可以去持续学习。如果从一个美育项目做得多么漂亮来说，我们团队是很草根或者很菜鸟的，甚至要我们来写一个活动报告都很难。胡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认可，我们在做的是从侗族文化中建立一种关系美。

采写 / 易杨  
图片由张传辉提供





# 从校园到社区美育 有哪些一样与不一样？

2017年起至今，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致朴”）与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教育局合作，持续在当地开展了多期乡村美育系列项目。其中，浙江常山县钳口小学的美术老师姜昱，深度参与了从最初的“看见彩虹”到现在的“乡村儿童社区美育课堂”（以下简称“社区课堂”）等一系列乡村儿童美育项目。她从一位教语文的美术老师，再到专职美术教学，并成为常山社区儿童美育课堂教师，承担着项目统筹和课程开发等相关工作任务。在十多年的美育探索与行动实践之中，这位乡村老师如何拥有作为美术老师和社区儿童美育教师的双重身份认同？她如何理解美术课与社区美育课的异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她心目中理想的美术课应该是什么样？她认为社区儿童美育课堂在孩子成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 行动者简介

### 姜昱

现任浙江省衢州市常山县钳口小学美术教师，致朴“看见彩虹”项目“种子教师”，“乡村儿童社区美育课堂”项目合作伙伴，常山社区儿童美育课堂教师。

2009年，美术教育专业毕业的姜昱在浙江常山县白石镇中心小学，开启了她的乡村小学教学生涯。“其

实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都对自己没有身份认同。”在前十年里，她一直以教语文课为主，固定每周几节美术课，也同时陆续教过英语和音乐。尽管姜昱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语文教学上，但她的中心却依然不曾放弃过美术教学，甚至也曾利用语文课时间来上过美术课。

“我有一个信念，”姜昱说道，“我一定要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2016年，是姜昱教师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她带着学生作品参加“看见彩虹”乡村儿童绘画比赛，因而认识了来常山县做项目的致朴。她在第二年加入“种子”教师训练营，之后成为了“社区课堂”的首批合作伙伴。通过教师培训，姜昱逐渐通过加深对“美育”的了解而发生改变。此后的姜昱积极参与了几乎每一期训练营活动，见证了课程从研发到落地实施的全过程，与致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结，用姜昱的话说，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组织”，找到了一起培训、上

节日课、写课题、完成精品课程的美术教师团队，一起在乡村儿童美育的“彩虹”之路上砥砺前行。

在正式成为致朴的“种子教师”后，一方面姜昱经历了结婚生子，另一方面也正式回归乡村小学，成为一名专职的美术老师，与此同时，她成为了常山社区儿童美育课堂教师，承担起社区美育课堂的相关运营统筹工作，主要负责课程开发和教师招募。

在姜昱的眼中，每一个乡村里的小孩，不论成绩好坏，都很可爱、很质朴，都能被找到闪光点。“我能看到每个孩子的小学六年过程中的成长改变——有的孩子变得更加自信，有的变得更加开朗。”对此，姜昱提到带给她影响至深的电影《放牛班的春天》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每一个孩子都来自纯净无邪的地方，永远都应该是人间万分疼惜的珍宝。”

## 不一样的节日课

通过“看见彩虹”项目，从2018年开始，姜昱全程参与了致朴组织策划的“中国传统节日美育课程”（以下简称“节日课”）的共创与执行。这个历时16个月，由来自常山县不同乡村学校的15位专兼职美术老师与致朴共同合作研发的系列美育课程，可以说是从乡村课堂里生长起来的。

课程聚焦于“春节、中秋节、端午节和清明节”四大传统节日，从共创每个节日的思维导图开始，每位老师都需要根据共创成果，以各自的方式到自己的学校里开展“节日课”的实践执行。姜昱说，“这个课程的关键词就是好玩。我们从刚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不断进行碰撞，都是以一种玩的状态参与其中，我们玩好了，再带着学生们一起玩，这样的课程当然会在学校里受到欢迎。”也正是在实践“节日课”的过程中，姜昱改变了自己对于学生作品的评价方式。现在的她更容易被童趣化的作品所吸引，更愿意看到作品中的独特表达。

区别于传统美术教材上的常规单元课程内容，“节日课”更注重孩子的体验和表达，通过体验不同的创作手法与材料，鼓励每个孩子创作不一样的作品。“在课堂上，我不会去否定孩子的不一样，反而会及时地



白石小学的孩子们在制作“节日课”的端午香囊

进行肯定。没有条条框框的要求，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创作，老师只是个引导者，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喜欢上这样的课程。”更重要的，孩子们创作的作品，会定期在县里的各个学校进行展示，甚至会走出常山，走出浙江，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的不一样。“乡村孩子往往缺少被看见的机会，通过这些作品展，很明显让孩子们会更自信。”2023年新年，姜昱更是收到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常山儿童画一样不一样》作品集，她的很多学生的作品，再次被更多人看见。

系列“节日课”在课堂上的落地实施，让姜昱重获作为一位美术老师的成就感。“我真的觉得每个小孩都特别可爱，如果去观察，会发现他们都有很棒的一面，都值得去夸奖。”姜昱直言，正面评价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和建立自信心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也让孩子更愿意接受和喜欢课堂。

## 走进社区的美育课堂

得益于“节日课”在常山县域内的顺利推广，2020年，致朴与常山社区学院合作推出“社区课堂”项目，以社会化学习的方式，为区域内四至六年级的孩子提供社区学习的空间与内容，目前已经在常山14个乡村社区和街道开展。可以说，这是一次从学校到社区，覆盖更大空间与更广人群的乡村美育行动。姜昱所在的白石镇，也正是“社区课堂”项目的第一个启动社区，经过三年多在这个项目中的实践，目前的她已成为“社区课堂”的核心成员之一，除了负责具体的教学工作，还承担起运营与统筹的职责。

社区课堂，主要以“周末课堂+夏令营”的方式，给参与的孩子们提供了真实的



姜昱在社区课堂上

社区学习场景，让他们通过活动与课程，能够更好地了解家乡，学习传统文化，最终可以发现自我，与社区、与他人都能构建美好的关系……

比起学校美术课“一周两节，每节仅40分钟”的课时安排，周末课堂“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姜昱坦言“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带孩子深入社区中，体验感大大增强。”以深受欢迎的“门神课”为例，一般会有5个课时，需要至少一个学期的时间，从启动“为什么要贴门神”；到探索“访谈了解社区居民的新年心愿”；再到创作“为村民们创作门神”；最后是分享与展示“为村民贴上门神”。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需要讨论思考贴门神的意义，查找与观察门神的样子，还要学会与他人沟通交流，在对话中再次了解门神被每个不同的人赋予的美好祝愿，然后通过认真的艺术创作，完成自己对他人的一份承诺……姜昱说：“学校里其实也会上门神课，但基本只能集中对门神形象的创作上，没有机会走出去，通过与人交流的方式，获得更多与他人，与社区建立真实和美好关系的学习体验。”

而周末课堂上的传统“节日课”，不仅延续了校园“节日课”的教学体系与内容，还会更注重“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多感官体验。以“端午节”课程为例，在香囊制作这个流程中，在学校课堂上会偏重于写生创作，引导孩子们关注香囊的外形特征，而在周末课堂上则特别注重孩子的沉浸式体验，会让孩子

们用鼻子这个器官从闻中药材开始，通过气味在大脑中产生的物体联想，去“看见”对应的不同颜色，进而选择香囊的编织绳，完成香囊的编织。

社区课堂的另一个重点实践，是每年在乡村举办的主题夏令营活动。以往夏令营围绕一至两个主题，在一周的周期里将孩子们带到乡村进行体验式学习和创作，最后以展览形式呈现创作成



「看不见的村庄」夏令营学生亲手绘制的海报

果。2023年的夏令营，姜昱和项目老师们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她们同时开设了五个工作坊，前三天每天都迎来不同孩子体验，村里的老师和志愿者也可报名参加培训和五感体验。孩子们通过几天的体验，回忆村庄里用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要用耳朵听、鼻子闻、嘴巴尝、双手摸，最后写下主题为“看不见的村庄”的诗句，集体连成一首诗歌，在成果展时一起朗读。

从校园走进了社区，在一系列美育课程的探索与实践，姜昱表现出了颇高的主观能动性与极强的行动力。她期待，能够通过持续性的社区美育行动，让更多的孩子与自己的生活建立真实紧密的联系，希望他们可以走出校园，走到自己的家乡和社区里，通过小组活动和课程去认识自己以及同伴和亲人，在学校之外的社区场景中实现更多的情感交流。

# “社区美育课堂”的 一样与不一样

龚

社区课堂跟学校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有哪些不同，它们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

姜

一开始去做社区美育，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要做什么，这两年就在思考社区教育到底是什么东西。有时我会觉得学校的氛围其实禁锢了很多东西，所有的活动都在可控的范围，包括美术课的课程内容也是围绕美术教材，在40分钟课时里进行。但在社区里，我们就可以把课时拉得很长，把孩子带到外面去，通过孩子自己的体验，让他们自己去和人交流，和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发生联结，这样他们真实体验的过程就会被拉得很长。我们写课程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在真实的背景下去做这件事，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完成课程，所以最后生发的情感，是真实的，也是感人的。我能看到小孩在创作过程中整个状态是很兴奋的，很愿意发自内心地有内驱力地去做这件事。

龚

你理想中的学校美术课是什么样的？

姜

说到理想中的美术课，首先希望不用考试，学生的学习成果如果用一个分数、一个标准去衡量和评判，这简直是一件非常不美育的事！其次，希望不要把美术课排给其它课的老师，需要保证美术课的质量，让孩子有充分的时间去完成美术课。另外希望一个班的两节美术课可以连上，而不是分开的，因为很多内容一个课时是完不成的，有很多延伸的内容，第一个课时完全体验和欣赏，第二个课时进行完整创作过程。最后我希望更多的学校老师和领导可以关注并接受美育，让校园成为孩子交流互动和展出作品的空间，让孩子参与设计布置作品展，而不是轻易交给广告公司。



由学生共同参与布置的展览现场

龚

校园里的美术课和社区中的美育课，二者的关系是什么，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姜

美育和美术，二者相通的就是“美”字。我每个学期的第一节美术课，就会给学生解读“美”和“术”两个字。我会问他们，觉得“美”重要，还是“术”重要？我认为在美术课堂上，最优秀的学生是能发现美的。而在美育课堂上，孩子们感受到的美会更多一些。他们会在社区中看见自己，会与同伴协作，包括与他人沟通，继而形成自己美的表达。这些在小学美术课很难做到，因为一个班只排一节美术课，一个学期要完成 18 课时的教学内容，而在 40 分钟内要导入、体验、创作，很多孩子其实没有时间能够按时按量地完成。所以，在校园里完不成的一些想法，我都会想把它放在美育课堂上实现。

龚

能否给从事社区儿童美育的老师一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老师需要带入孩子的角色，不要站那么高，可以坐下来。不论在社区空间还是学校，老师们需要思考当你要求一个孩子时，如果你是他，心里是什么感受。在课堂中希望老师们也可以去放松自己，因为社区课堂中非常重要的关系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另外，允许孩子们放空，因为我们给自己一些留白的时间，也应该给孩子一些留白的时间。小孩课堂上说几句笑话或者忽然发呆，那时他很真实的状态，我们也不能保持很长时间的专注，也不能要求思维活跃的孩子专注地一动不动地保持课堂安静，否则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其次，社区课程安排得很满，但其实可以慢一点，不用去赶课程内容。如果这节课完不成或没有东西产出都没关系。评判社区课堂的有效性，我们会由督导、儿童老师和社区专干三者去观察和记录，填写评估表，而评估的标准是看孩子们是否在这节课投入，是否对这个课程感兴趣。

第三个建议是，要从孩子的兴趣点出发，考虑这节课到底适不适合孩子。我们之前有一节课是“春天的田野”，因为是以水墨技法为主题的课程，有的非专业老师认为墨色和线条会让人感觉枯燥乏味，所以想把这个课改掉。但我们发现孩子在这堂课的过程中很投入，最后孩子们产出的作品也很令人吃惊，完全不像刚刚接触水墨的儿童画作品。很多东西其实我们认为的不一定是孩子认为的，要从他们的兴趣点出发去看他们的状态。

另外，社区课堂让孩子放松，不代表老师自己也可以放松。社区老师应该认真备课，自己理解教案和PPT，否则就上不好课。例如端午的香囊课，通过对香道的体验进行联想的这个环节很重要，但有的老师放错重点，可能觉得这部分很抽象、不重要，因为假如没有真正理解，就失去了很多原本应有的美育体验的环节。



「春天的田野」技法课拍摄现场，学生们聚精会神地以各种姿势进行拍摄尝试

采写 / 不倦（罗孜孜）、五子  
图片由姜昱提供



# 19

## 一群妈妈讲师，如何以自然美育回应乡村振兴？

在湖南省长沙市湘江新区白箬铺镇，  
有一群活跃的自然讲师妈妈群体，  
作为来自民间的小小自组织，  
她们行走在自己的家乡田野之中，  
为当地 11 个乡村社区的孩子，  
每周都会带去具有本地特色的自然美育课程。  
她们一方面要将课程标准化，  
以带动更多的当地妈妈们加入并更好地实施课程，  
一方面又努力尝试以自然美育回应  
当地政府对乡村振兴的需求，两者之间如何结合与平衡？  
在这群妈妈讲师以自然教育为主体的行动背后，  
她们对于美育的理解又是什么？



「妈妈讲师团」  
10位核心成员漫画形象

### 行动者简介

白箬之光儿童友好自然  
讲师团核心成员

天云、红薯、谷果、莲子、大树、  
水草、小鱼、黄鹂鸟、艾草

“看我厉害不？我可以用菖蒲射箭驱五毒！”、“我还学会了制作咸鸭蛋，一蘸酒，二蘸盐，三密封！”、“将艾叶用彩色印泥拓印到帆布袋上，每个香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孩子们的感言心声，来自一场名为“端午民俗喜乐会”的节气活动，也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美育课。

事实上，这样的特色自然美育课程，几乎每周都会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原望城区)白箬铺镇的各个乡村社区里上演。研发并实施这些课程的团队，是由一批当地妈妈组成的“白箬之光儿童友好自然讲师团”(以下简称“白箬讲师团”)，其中的核心成员有9名，分别是天云、红薯、谷果、莲子、大树、水草、小鱼、黄鹂鸟和艾草。她们虽然身份各异，有全职妈妈，有语文老师，有幼儿园园长，有社工……原本所学的专业有财会、数学、中文、旅游……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妈妈”，最终因为一份对乡村、儿童、自然的共同热爱，走到了一起，她们也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呼为“妈妈讲师团”。

“妈妈讲师团”的组建，源于当地政府自2021年9月开始，联合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简称“湖湘自然”)开展的“白箬之光”儿童友好型自然教育人才培养计划。正是通过系列的培训学习，9位妈妈从最初的1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取得了相应的讲师资格。值得关注的是，大部分的妈妈讲师都是当地人，要么是嫁到白箬的媳妇，要么是娘家在白箬的女儿，这也让她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帮助下，能够真正扎根在乡村，深入到田间地头，陪伴当地的乡村儿童感受自然之美，激发孩子对自然和乡村的热爱之情。

目前的“白箬讲师团”还只是一个民间的自组织，但正如湖南省益加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执行总干

事陈佩所说的，“从2022年6月开始，妈妈讲师团在白箬铺镇各村社区开展系列自然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在白箬的自然中行走学习，为白箬铺镇儿童友好示范乡镇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天云和黄鹂鸟带领开展的自然节气课程之「端午民俗喜乐会」

## 行走的乡村自然美育课堂

“白箬讲师团”研发执行的特色自然美育课程，是以白箬乡村在地性资源为主的系列社会化活动课程，主要包括“自然村落”、“自然农耕”、“自然香草”、“自然节气”和“自然诗歌”五大体系，目前已初步形成52节课程体系，在当地乡村社区基本做到了“周周有课程（活动）”。课程对当地乡村儿童基本免费，部分会收取相应的材料费，同时也对城市儿童开放（收取相应的费用）。



谷果正在给孩子们讲水稻的故事

“水稻的一生要经历几个阶段？”、“你知道水稻开花的秘密吗？”、“我们每天吃的米是怎么来的？”“稻田里到底有多少居民？一千株秧苗？一万株秧苗？它们是稻田里唯一的主人吗？”……在白箬铺镇的淑一村，谷果和水草会定期带领亲子家庭开展“自然农耕”主题系列中的“水稻课程”，从认识农耕工具，带着孩子们光着脚丫子感受土地的温度；到拔秧苗、插秧苗、辨别稗草和稻草；再到认识不同阶段的水稻，了解水稻开花的秘密；还有带孩子们打谷子，制作品尝不同的米制美食……每次的课程，都会带孩子们近距离地体验农耕生活，结合一定的自然科普知识，同时还会引导孩子进行艺术创作，或以图画或以手工，将对自然的观察、体验融入到不同的作品之中。目前，“水稻课程”也是“白箬讲师团”研发执行的系列课程中，首个以村委出资采购服务的方式，

落地当地龙塘村和黄泥铺村的课程。

正如“湖湘自然”负责人西米特别提到的，“国家目前大力倡导乡村振兴，其中有说到‘一村一品’，妈妈讲师团研发的课程体系，也是希望能够做到‘一村一品’，像谷果老师研发的水稻课程，就是以课程内容服务于乡村要推广特色品牌大米产品的需求。”除了大米，还有当地特色的水果和香草等，红薯和莲子在当地的光明村，定期开展系列自然香草课程；而在淑一村，谷果、莲子、红薯也会与当地的农旅空间和乡镇企业进行合作，研发和推广黄桃课程……

在白箬铺镇龙莲村，莲子结合自身的童年印记，以自己家门口的几棵古树组成的古树群（树种各异，有两棵五百多年，两棵两百多年），研发出深受孩子们欢迎的“古树课程”。在“一平方的自然观察”主题环节中，她和小鱼会带领孩子们认识和观察百年历史的古树，以一平方为指定范围，沉浸式观察在一平方里有什么动植物，带上画本和画笔，引导孩子们去发现，寻找自然界不同物种的特征，运用自己的五感，用眼、耳、鼻、手、嘴（确认安全，不要随便去尝）把它们记录下来，还可以拿小袋子把自然物收集起来。经过认真观察后，再在老师的引导下，大家开始讨论各自在一平方里观察到的自然物。最后的重点，会让孩子们化身为这些自然物，以它们为主角，表演一场以自然为主题的小戏剧。莲子表示，“大自然天然是有疗愈作用的，古树课程虽然可能无法像谷果的水稻课程那样，直接可以和乡村需要推广的特色产品关联，但却更容易和美育相关。”除了古树系列，莲子负责的“自然村落”主题课程中，大多是基于自然的探索课程，鼓励孩子们在活动中进行大胆的表达与创作，戏剧表演、拓印、草木染……都是课程中会不断尝试的艺术表现形式。

“《诗经》中写过的茱萸是什么植物？”、“在白箬的田野里，你们能找到茱萸吗？”、“你愿意为两



莲子手持树枝和树叶制作的「话筒」，和孩子们正在进行「古树课程」的互动热身环节

让她们的系列服务性自然课程能够辐射到更多的乡村儿童。未来的“白箬讲师团”，计划将在当地乡创中心的支持下，能够成立专属的独立组织，目前正在走相关的注册流程中。“我们有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去支持和带动更多本地妈妈们成长，更好地服务于当地乡村社区的儿童。”

千年前就出现的茱萸，用绘画和文字的方式写下观察日记吗？”……每月的特定时间，大树和艾草的“自然诗歌”课程，都会以“跟着《诗经》读白箬”为主题，在白箬的各个乡村社区中展开。大树说：“《诗经》中提过上百种植物，有不少都可以在白箬的田野地头中找到，当孩子们发现身边原本不起眼的某种植物，居然有着读起来特别好听的古老名字，他们对于自己的家乡，自然而然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感。”除了读诗，大树在课程中也会教孩子们写诗，不拘泥于表达形式，“只要孩子们愿意去写就行了。”当然，在属于白箬铺每个乡村的自然课堂上，“孩子们有着感知自然的天然优势，他们也更能成为诗意的人。”

正如妈妈讲师们所说的，乡村里的每寸土地都能成为她们的“教室”，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可以是她们的“教具”。目前，“白箬讲师团”与当地政府有了更多更深的合作，她们承接了2023年“白箬之光”儿童友好夏令营的部分活动，进入到当地的乡村学校，



龙莲村村口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古树

# 自然美育课程 与乡村振兴如何关联？

龚

你们怎么看待自然教育和美育的关系？

妈妈团

自然美育与自然教育，都是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我们现在的课程，自然教育与自然美育是都有结合在一起。说到美育，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美术课吧，比如像莲子老师的课程，每次都会有手工创意环节，会让小朋友找一些树枝、叶子，或者别的自然物，制作一个自然画笔，会准备一些颜料让他们去创作图画，还有树叶的拓印，会利用一些废旧物和自然物进行创作……我们的理解，美育既有“美”，又有“育人”，既有让人感觉到美的部分，又有能够通过大自然的这种“美”来育人的部分。我们感觉，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育人方面的，我们不是专业的美术老师，在每一节课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渗透与引导孩子们对自然、环境、生态的保护意识。通过我们的课程，让孩子们能够走到大自然当中，就已经与自然中的美发生了连接。应该说，“美”和“育”是在我们的活动当中相结合的，像“育”的话，我们的课程中，有食育，有对美

德的培育等等。乡村的孩子也有“自然缺失症”，如果说通过我们的引导和启发，孩子们对自然产生了兴趣，也就是启发孩子们发现美的能力，同时让孩子们能够发现家乡的美，能够爱上家乡，以后可以建设家乡。

## 龚

当各位老师思考把课程进行标准化的时候，是如何与国家在乡村振兴政策中提到的“一村一品”，这个相对个性化的需求进行结合的？

## 妈妈团

课程的标准化，相当于把我们的课程进行归类，做成具有白箬铺镇本土文化特色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体系的建立，对于未来加入我们团队的妈妈们来说，将会形成类似于教材的作用，可以指导和帮助她们去进行课程的实施。比如谷果老师的水稻课程和天云老师的24节气课程，目前是她们自己主教，但通过标准化的归纳和汇总之后，其他人都随时能够去上的。

而说到“一村一品”，是乡村党建工作的重要目标，这个“品”可能是我们课程的品牌，也有可能是村里产品的品牌。我们的课程，是在白箬铺整个镇域里面进行的，我们镇有自身的特色，包括儿童友好、红色文化，现在也在打造绿色生态、金色农耕等等。我们这些妈妈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村落，每个村的文化特色、自然景观、人文历史这些特征都有所不同，我们就要在每个村里寻找、整理和开发基于本土的一些特色课程。因为自然教育现在也是比较火的一个话题，要和其他地方差异化，除了让课程标准化，可复制，还要在“一村一品”上下功夫，区别于其他同质化的教育课程，体现我们白箬铺镇的本土化特色，所以说，在课程标准化和“一村一品”特色方面，我们需要坚持把它们融合到一起。像谷果老师的水稻课程，目前落地龙塘村，每个月都有一场，一年就有十二场。他们要做的原因，首先，是想打造水稻（米）这一块的品牌。通过我们的课程，证明他们的水稻是用原生态的方式种植的，没有打过农药，就是用有机生态以复合肥的方式种植的，通过自然教育活动，还有宣传推广，以及带动农产品的销售，打造出品牌，如此，哪怕可能比别人的稻米单价高出七到八块的价格，也会被接受。再则，他们村的一些女性（妈妈）要加入我们的团队，跟着我们一起搞，现在可能要跟着谷果老师搞，但是比如到了明年，经过我们的赋能后，龙塘村里的人就已经可以自己做这个水稻课程。

龚

我们在建立普遍性的适用于白箬铺镇特色的课程时，最初它们是从个性中来的，从个性到共性，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课程体系。是不是所谓的“一村一品”当中的个性，也有可能跟某一个课程有关？比如说你们有课程跟古树有关，其实讲到古树，每个村子可能都会有，但是哪个村子的古树是白箬铺镇最古老的，估计就成了那个村比较有特色的课程。

妈妈团

对，莲子老师负责的古树课程，她从小生活在那边，有自己的童年印记，另外，那里的古树相对来讲不太一样，除了年龄比较大，它们还是比较集中的古树群，有好几棵，又刚好是在农家的附近，跟其他地方，比如我们岳麓山这种山区和原始森林的古树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想要发掘每一个村里不同的自然景观资源，或者说自然物种以及人文历史等资源。

龚

当我们在顺应政策推动自然教育工作时，是否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与当地政府的期待与目标不一致的时候？你们又是怎样把自己想做的与当地政府想做的事情相结合的？

妈妈团

政府的期待与目标应该是推广白箬铺，让更多的人，至少让我们本地的孩子，能够对自己的家乡有所了解，然后再吸引外面更多的人来到白箬铺，结合白箬铺“儿童友好”的品牌与乡村振兴的需求，我们妈妈讲师团应该是打造这个品牌之路上的一张名片和助推器。到目前为止，政府所要求我们做的，和我们目前正在做的，都还是比较契合的。

政府不会对我们想做的事有太多干涉，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我们妈妈团能组建成功，也是因为政府的公开招募和培训。就像我们镇长说的，支持我们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乡村的妇女扎根本土，坚守陪伴，同时带动更多的乡村女性就业。政府支持我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当然也会义不容辞地回应政府对我们的需求，而且有政府的权威背书，对我们课程的招募与执行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妈妈讲师团、陈佩、余盈提供

V

艺术家共创

在以乡村儿童为对象的各类美育行动中，艺术家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在北京蒲公英中学，无论是持续了18年的“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还是实践了三期的“我的方寸故事”，都为这所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令人敬佩的能量。

在云南石林县长湖镇中心小学，儿童美育剧《阿诗玛—初声》的成功落地演出，让艺术家与当地儿童身临其境地体验并理解了阿诗玛文化的价值。

在山东临沂册山镇房沙沟村，毕业即返乡的青年艺术家搭建了一间“秘密小屋”，开展了一场为自己与当地孩子“双向打开”的美育实验。

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湖山乡，曾经的职业摄影师变身为当地乡村摄影班的联合创始人和教师后，愈加认为“美育能培养孩子形成独立的价值体系”。

.....

他们是引导者，是启发者，更是共创者。无论这些行动是不是可以持续，都期待引发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 流动的“蒲公英” 怎样浸润式生长？

在北京蒲公英中学，一项持续近 18 年的“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见证了这所公益性、非营利学校因这项“美育浸润校园”计划而带来的生长力量。

我们试图以“一棵彩虹生命树”在蒲公英中学的长成历程，让这项工程背后的引领者、知名的华裔社会艺术教育家叶蕾蕾老师展现一份令人敬佩的能量，作为蒲公英中学不可或缺的长期志愿者代表，她的持续性美育行动会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对全校所有学科的教学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在叶老师倡导并实践的“艺术共创”过程中，她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叶老师和蒲公英的孩子们们在一起。

## 行动者简介

### 叶蕾蕾

社会艺术教育家，美国非营利艺术机构“费城怡乐村与国际赤足艺术家”创办人。

北京蒲公英中学（以下简称“蒲公英”）是一所专为流动儿童而创建的民营初级中学（目前也针对小学阶段的四、五两个年级招收部分孩子），从2006年正式注册挂牌招生开始，由华裔社会艺术教育家叶蕾蕾引领的“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就在这所特别的学校拉开了序幕。可以说，这项持续近十八年的校园美育实践工程，见证了一年所公益性、非营利学校的努力生长，更为从北京飘向全世界的“蒲公英”孩子们带来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份精神力量。

以“赤足艺人”自称的叶蕾蕾，是蒲公英创校校长郑洪的好友，更是蒲公英全体师生眼中“虽然个子不高，却蕴藏巨大能量的艺术家”，还是“极富感染力，能够发现每个

人闪光点，激发每个人艺术潜能的老师”。

“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的最大特点是艺术共创，叶蕾蕾说，她在蒲公英的所有作品，“50%是自己的设计，50%是大家的参与。”也可以说成“50%是美的呈现，50%是人的参与。”她也特别擅长用“马赛克镶嵌画”的创作方式，因为“镶嵌画是破碎的图案，在破碎中要创造美。”通过去改造社区的环境，进而改变生活在其中的人。从美国费城的怡乐村项目，到肯尼亚的卢旺达艺术疗愈工程，再到北京蒲公英中学的校区重建，都实现了叶蕾蕾所说的“艺术要像大树一样有包容心，美可以像树根一样，扎在生命存在的每一个角落”。



蒲公英中学新校区主教学楼一览

## 一棵“彩虹生命树”的长成

走进位于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老三余公园附近的蒲公英中学，很容易就能看到立于南门的生命树墙绘，与主教学楼上“爱满天下”的标语相映成辉。再走到不远处的操场，就能看到巨大的“彩虹生命树”马赛克镶嵌画，由叶蕾蕾设计，是“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在蒲公英新校区的重要延续与实践。这是一个长20米的椭圆型半圆艺术作品，最高处达6米，总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由蒲公英三位美术老师裴广蕊、银燕、耿晓丕带领全校593名师生以及320名校外志愿者，历时59天完成了镶嵌。正如叶老师反复强调的，“没有热忱投入的全体教师、学生和志愿者们的帮助，这项工程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顺利完工。”



## 为什么是“彩虹生命树”？

每个关注过蒲公英的人，对“生命树”都不会感到陌生。从最初由废旧厂房改造的老校区，到如今迁址重建的新校区，“生命树”在蒲公英的校园里无处不在。最早的“生命树”形象，定格在蒲公英老校区的一幅壁画中，由学生唐亚坤画的蒲公英花，依托着繁

枝茂叶向空中舒展，成为这棵生命树的根部主体……也正是从这棵生命树开始，蒲公英的“生命树”象征着每个孩子的状态，根基为个人的生活经历，树干伸向未来。就像叶老师说的“每一个蒲公英的孩子都是一棵生命树。他们扎根于自己内心和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然后慢慢生长，枝叶散出来。完全开放，吸收各处来的新鲜空气、阳光、营养，到天上采星星采明月。孩子们的生命树就能开花结果，就能创造出一个很好的环境。”

每一棵“生命树”绽放的过程，也是“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在蒲公英一步步的扎根生长。

创作初期，是要倾听孩子们对校园美好的想象，并将努力将美好变成现实。学生们会在开放式的见面会上表达想在校园里看见“树、鲜花、鸟、太阳、彩虹和草地”，叶老师并没有简单给出自己的答案，而会将学校一些很简陋的地方拍照给学生们看，请学生们思考如何改造。让艺术组组长袁小燕和美术老师裴广蕊都印象深刻的老校区“彩虹楼”正是出自一位学生的大胆创意。“这位学生提出可以在原本灰暗的教学楼上画出

蒲公英的师生们庆祝西墙工程「合围」



最初的蒲公英「生命树」壁画，如今只能以图片的方式挂在新校区的墙壁上（五子摄）

一条大彩虹”，裴广蕊说“当时大家都觉得是个很好的创意”，最终，也是叶老师带领着全校师生们，将散发着七彩光芒的巨大“彩虹雨”，真实地画在了2层楼高、60米长的长方形教学楼外墙顶部，并延伸落到地面……这道“彩虹”，像生命树一样，成为师生们非常喜欢的作品，“总觉得进进出出的时候，彩虹都在对他们微笑”。

2018年，当蒲公英搬迁到新校址后，师生们都很怀念老校区里的生命树、彩虹楼……叶蕾蕾就想把彩虹和生命树都带到新校区来，“刚好有机会设计学校西墙，那是面积很大的一块墙，我就把生命树放到彩虹下面，让新校区和旧校区的彩虹、生命树都有一个连续性。”



每个人都贡献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无论是教职工及其家属、曾经的蒲公英毕业生，还是学生家长、捐方团队、慕名前来的大学生，都是呼朋唤友来支援。“没有这种社会力量的介入与支持，我们的西墙工程不可能短短59天就顺利完成。”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创工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在学会领悟做“生命树”的意义，那就是——艺术可以通过社区、互动的方式去改变环境，进而可以净化心灵。正如英语老师李牧凌一再强调的“我们大多数参与的人都不是艺术专业出身，但在这个过程中都能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大家都是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做得很开心。”也像学校食堂的陈金环师傅所说的：“虽然我只是在有空的时候去帮帮忙，但我能记得自己敲过的瓷片，而且我还敲得不错。当我路过那面墙时，都想要去摸一摸。”还有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的张兆军师傅，相信“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心，能够体会到这是有意义的事情。”以及更多的志愿者“看到每一片砖，从地上，从手里一直到墙上，最后呈现出来的



美术老师银燕带领学生们共创

## 人人都能表达的艺术

最开始在老校区接触马赛克镶嵌的时候，裴广蕊会觉得叶老师设计好了，大家一起做就是共创了。而在越深入地参与后，她才越体会到叶老师所说的共创的意义。在这次西墙的改造工程中，裴广蕊作为技术负责人，虽然会对志愿者进行技术培训，提供一定的标准供参考，比如说“树干、花朵、天空用什么颜色的瓷片”，“线条轮廓如何拼贴才能流畅”等等。但在实操过程中，仍然会发现有很多需要师生、志愿者们发挥主动性的创作瞬间，镜子长短的使用、瓷片大小的选择，线条弯曲的弧度……每个人需要用自己的审美判断和理解，决定如何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更好。“在这次的共创中，有近千名师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裴广蕊为参与马赛克拼贴的教师进行培训

灿烂效果，令人激动不已”。

在参与过这棵“彩虹生命树”生长历程的人眼中，也许最后完成的作品不是“完美”的，但是因为凝聚了所有人的心血，它的生命力反而更蓬勃，更能感染他人。

体验。有人体会到欢乐愉快的情绪，有人体验到团队合作的力量，有人发现艺术的另一种形式，还有人发现这个过程激励了自己。



叶老师和耿晓不老师一起指导学生进行拼贴

## 教育在共创中发生

对于蒲公英来说，西墙彩虹生命树的马赛克镶嵌画，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工程项目，更是一个教育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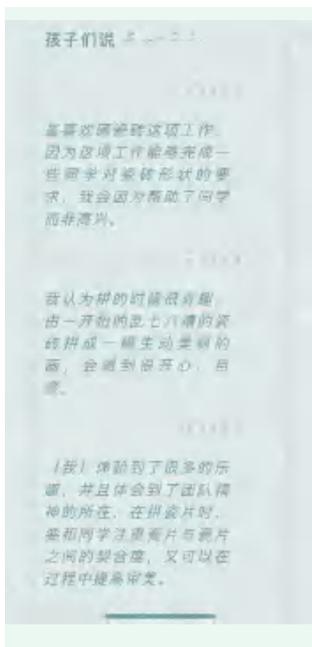
美术老师需要给老师和同学们进行相关的培训，“我们将彩虹生命树的巨大画布分成598个40cm\*40cm的小方块，每个班级、教研组都分到2—4块，各自进行拼贴，最后才组成了大幅画面。”裴广蕊说，“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项目式学习。孩子们需要了解从纸稿到上墙的全过程，从敲瓷砖、拼贴、上前粘贴到最后擦瓷砖等要注意的细节，还要考虑墙的承重。还得要有工匠精神，孩子们要去了解哪里需要修改，哪里需要调整等等。孩子们不仅是干了一些粘贴的工作，而是开始理解马赛克镶嵌艺术的美，了解要完成一个真实的工程需要经历哪些过程，也体会到彩虹生命树背后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带着同学们先了解生命树的来历和意义，了解叶老师所做的社区艺术的价值，还要学习从艺术的角度去看彩虹生命树的色彩、线条，学习马赛克艺术的创作手法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孩子们确实收获了各自不一样的

当这种共创的力量深入到蒲公英师生们的心中后，创造力也会随处发生。从老校区到新校区，在蒲公英不断变美的过程中，校园里的每件作品，都不是某一个人署名，而是由大家共同创作出来，“从环境到心灵”成为一种浸润式的校园文化，更是教育的得力工具。

在老校区的墙上，一直挂着多幅“问题树”与“生命树”的图画。同学们未来的人生走向被概括为“问题树”和“生命树”。“问题树”的树根处写着一些不好的行为：逞强、不尊重人……枯黄的枝桠上结着干瘪的叶子和果子，写着“没有朋友”、“没有未来”、“学业落后”等；“生命树”颜色鲜亮，绿叶红果，充满生命力。粗壮的树根上写着：热爱学习，尊重老师，爱护同学，不说粗话……树叶上是：有光明的未来，有很多的朋友，不让老师失望，不让家长失望，对未来充满希望等。通过这个创作，蒲公英自创校本课程——“分析问题树与生命树”。入学的第一堂课，便让孩子们思考自己和未来，对自己负责。初一新生的课业水平可能仅仅是小学三、四年级，而当他们三年后毕业时，70%—80%以上的孩子都能够考上高中。

在这个转换的背后，有蒲公英很重要的教学理念



学生们的部分感言



被老师们从老校区带来的其中一块「问题树」与「生命树」画板（五子摄）



等待蒲公英的孩子去完成的空白短墙（五子摄）



2008年搬到新校区的第一件壁画作品，印满前来帮忙的家长 and 志愿者的手印，同样组成了一个「生命树」造型，没有提前规划，也非刻意为之，完全是在当时当地自然而然发生。（五子摄）

的艺术社团，引导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值得期待的是，除了已经完成的中段装饰，蒲公英西墙墙体还剩下向两侧延伸的22节短墙，在秦颖和蒲公英老师们的规划中，这些空白的墙体则会留给蒲公英的孩子们去完成，“会结合学校的艺术课程进行设计，相信他们一定会带来更多美好的创作”。

“人人都可引领”。2007年就加入蒲公英的现任执行校长秦颖表示，“在蒲公英，从不限制人的发展，会让老师和学生都能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得益于多年来持续关注和支持蒲公英的社会力量，这里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很多很好的外部学习资源，就像在改造校园环境中“人人都是艺术家”，在生活学习中“人人都可引领”，努力做到沉浸式的探索学习。“蒲公英每年有很多不同的主题活动，也开设有20多个不同

龚瑜

乡村儿童美育网络执委机构代表  
北京新艺动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联合创始人 & 理事长  
(以下简称“龚”)

秦颖

蒲公英中学执行校长  
(以下简称“秦”)

裴广蕊

蒲公英中学美术老师  
(以下简称“裴”)

鲍晓红

蒲公英中学数学老师  
(以下简称“鲍”)

李牧凌

蒲公英中学英语老师  
(以下简称“李”)

## 美育如何浸润校园？

龚

蒲公英得到过很多志愿者的支持，叶蕾蕾老师算是参与时间最长的人之一了吧！你们觉得这份长期的支持相比短期的关注，会有什么不同的价值？

秦

关于叶老师作为一位长期志愿者对学校的影响，我想可以归纳成两个词。第一个是“传承”，叶老师从蒲公英建校开始，就一直在做“从环境到心灵转换工程”，这种长期的合作，是因为大家在理念上非常契合和相互认可。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从过去一起走过来的教龄比较长的老师（在座的几位老师都是），还是刚入职的新老师，都始终传承这样的理念。第二个是“深化”，叶老师这样的长期志愿者，一直陪伴着蒲公英的成长，并在学校的整个发展当中，不断地去深化它的内涵。叶老师对学校的持续支持，也是蒲公英一路前行的坚定力量，作为我们老师来讲，会觉得有这样的志愿者能够长期支持学校的成长，是对蒲公英的一种肯定，同样也是对我们从事教书育人这份职业的特别肯定。

裴

叶老师就像我们的家人，她对我们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正是这种长期的支持，让我们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也会跟随她持续的行动而不断变化，这也是一种浸润的力量，是一直在不断推进和内化的过程。

鲍

如果说短期志愿者可能会带来一个点的光，叶老师带来的光更加有持久性，同时也具有传递性。叶老师在学校所做的环境改造工程，让每个学生都能积极地参与其中，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从最开始的不可能到真的变成现实，也会让他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叶老师带领我们创作的马赛克镶嵌画，这种“从破碎中创造美”的精神能让学生们明白，只要你努力去创造，去拼接，就会变得美丽，会让生活有力量。

龚

结合教育部最近提出的“美育浸润校园”计划，浸润其实是全方位的，除了艺术老师之外，叶老师的这份“从环境到心灵”的长期支持，对其他学科教师的教学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李

叶老师让我们明白，你得爱你的学生，跟学生相处的时候，他们有问题的时候，遇到这也读不懂，那也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有一份耐心。我会经常跟学生说：“不怕问的多，就怕你不问。”学生就会在我的课堂上是很放松的状态，老师不会随意批评他们。在叶老师的工作坊学习时，我们大家参与各种校园环境改造工程的过程当中，从来不会想“我没有美术基础，就不能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可以做得很好，叶老师会把大家夸得可自信了，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夸是发自她内心的，这也让我们学会，要去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这点同样可以用到课堂上，与学生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

秦

非常赞同李老师说的，叶老师每次和大家一起做工作坊，对大家都是非常鼓励的，这点和我们的教学理念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经常鼓励老师要用赏识的目光去看待学生。和叶老师这样的前辈在一起工作，会很有安全感。作为老师也一样，我们在课堂上如何去创设一个非常安全的、能够静下心来去创作的环境，对学生的成长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叶老师的艺术共创理念，也给我们打开了很好的视角，通过共创合作，大家在一起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共同成长，叶老师以前在一个讲座当中说过“要给他人一道光”，她确实做到了。我们每个人想起叶老师，都会感觉很亲切，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强的力量，她身上具备的品格值得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去学习。

## 鲍

叶老师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她会将每一次创作中的每位参与者都变成主角，特别是会让学生们成为核心。这我在数学课的教学上也会有所借鉴。比如，在每个章节结束需要给学生们做总结的时候，我就会让学生分小组对课程内容进行小结，让学生自己对学过的知识进行分组讨论后，再各自给出大概的框架，然后会把这个框架镶在黑板上。我会让他们将这个框架进行分块，每个人去把这一小块在这一章里边的内容进行完善，就像叶老师的镶嵌画一样。这个时候，所有的主动权就交给学生，我就观看学生怎么去酝酿去组合去填充，最后也会让每组学生都能到讲台上分享。我觉得这样的课完全是以学生为中心，他们要去设计，去讨论“怎么弄，怎么分享，谁来分享，分享什么……”，我的学生也都比较喜欢这样的课型，一般这样的课程都是两个课时，大约会有80到90分钟。其实我们平时的上课也差不多，我们的教学理念就是跟叶老师的共创是一样的，叶老师带我们创作时都只是说一下大概怎么做，更多的细节和具体的执行，都是孩子们来做的，老师要做到的是“点睛”，我们在课堂上也是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生发散思维，再收回来让他们思考。

## 龚

你们感受到在共创的艺术活动中，叶老师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了什么？

## 秦

我觉得她聚合了更多人的能量吧！包括在老校区，将一位学生的想法变成了“彩虹楼”，后来在新校区，我们也依然很想有彩虹，但没有地方画彩虹，就将教学楼的玻璃都变成了彩色的玻璃。叶老师就是能够将大家的想法变成现实，给大家带来一种价值感，就是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共创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那份价值。

## 裴

叶老师是灵魂人物，她能将大家的能量都调动起来，并在最后有很重要的把关作用，我们也很需要有像叶老师这样的角色做这样的判断。就像西墙马赛克镶嵌这个作品，虽然有设计稿，但经过马赛克的拼贴到最后作品的完成，其实是有未知性的，它没有固定的模板，就需要叶老师来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可以收尾，什么样的状态代表可以完工，这种能力还不是技法上的，叶老师自己会说这是一种“炼金术”，而没有炼金术的过程，这个作品可能就没有艺术的高度。

采写 / 五子

图片除署名外，都来源于“蒲公英  
中学”微信公众号





对于很多像风中的蒲公英一样  
漂流在北京的孩子们来说，  
“家是什么？”一直是个有点模糊答案的问题，  
作为这群孩子的美术老师裴广蕊，  
一直希望能够帮助孩子们去面对这个话题。  
2022 年底，在她的努力下，  
来自清华美院的高选宸和他的妻子遆昭，  
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北京蒲公英中学  
开设了一门名为“我的方寸故事”的情境美育课程，  
尝试发现并呈现孩子们对于“家”的理解与思考。  
两位志愿者老师在实践中如何发现情境？  
他们在看见孩子们重要的“我”的同时，  
又是如何让裴老师实现她的成长与延伸？  
为流动儿童而设的“方寸故事”会怎样持续发展，  
去赋能更多的老师和孩子们？



### 行动者简介

与蒲公英的孩子一起上课

#### 高选宸和遆昭

高选宸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和妻子遆昭是中戏校友和创业伙伴，也是一对相互支持的美育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



高选宸（后排中）、逯昭（后排左一）、裴广蕊（前排左一）和蒲公英的孩子们

了高选宸，而高选宸也很自然地拉上了逯昭，以志愿者的身份，开始了与蒲公英的合作。

位于北京大兴区的蒲公英中学，是一所专门为农民工子女创办的初级中学，学生们都是跟随着父母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的“流动儿童”。对于这些像风中的蒲公英一样漂流在北京的孩子们来说，“家是什么？”一直是个有点模糊答案的问题，也是裴广蕊希望帮助孩子们去面对的话题。——“我的方寸故事”，正是从“家是什么”这个问题中生发的可能性答案，也是基于孩子们对“家”的理解而展开的一门情境美育课程。

本硕博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以下简称“中戏舞美”）的高选宸，目前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后。他和妻子逯昭是中戏校友和创业伙伴，也是一对相互支持的美育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在中戏开始读研的时候，我们就通过‘高参小’（高等院校参与小学教育）项目，在北京郊区的小学实践过戏剧美育教育。”只是，多只是帮助那些学校完成一些指标性的任务，还是比较初级的。”

直到2022年，高选宸和逯昭开启了他们的“情境美育实验计划”，这是一系列基于戏剧中的视觉设计方法（舞台美术设计），以故事与

情境为线索设计的美育课程。而这个与戏剧情境、视觉设计相关的美育实验计划，又源自一门名为“我的方寸故事”的主题情境美育课程。高选宸坦言，“设计并实践这门课的源起与过程，都要感谢自己的导师——清华美院的李睦教授，还有北京蒲公英中学（以下简称“蒲公英”）的美术老师裴广蕊。”2022年初，裴广蕊参与了“清华伟新乡村美术教师培养计划”的第六期培训，从中结识了主要授课老师李睦教授，在与李睦的交流中，提出希望能够邀请清华美院美育方向的研究者一起合作，设计一个能够记录学生居住环境（流动中的“家”）的美育课程。最终，李睦教授推荐

## “我的方寸故事”

“我的方寸故事”这门课由三个部分组成：作为观察、创作主体的“我”，也就是参与课程的孩子；“方寸”既是孩子们自主去捕捉的家中一角，也是由他们制作的作品；而“故事”则渗透在“方寸”的肌理中，等待他们的双眼去看见、双手去挖掘。最终呈现的是由孩子们亲手丈量、搭建、上色的，按比例缩放家中一角的模型。

在课程正式开始前，“主要是通过问卷的方式，在裴广蕊老师的帮助下，去收集孩子们的基础信息，对他们进行初步的了解。”让高选宸和逯昭印象深刻的是，当问及他们在北京住过几个家时，“多数孩子都搬过至少两次家，密度最大的，则在来京的五年半内搬了五次家。”尽管如此，孩子们在回答“你希望如



从上至下，从手机拍摄的家中一角，到用笔画下的设计草图，再到最终完成的「我的方寸故事」作品



何改善你的家？”这个问题时，还是写下了“希望家里不要太乱”、“贴上我喜欢的墙纸”、“多点好看的装饰”、“多点色彩”、“多养些植物”、“挂上画作”等等期待。这些回答也让两位志愿者老师突然意识到，“不论这些孩子的童年是多么的动荡，这些不断变换模样的家仍然扮演着‘锚点’的角色，蕴藏着他们对生活的希望。”

完成最初的学生画像和信息收集后，第一期的“我的方寸故事”于2022年12月，面向来自七、八年级的二十多个孩子正式展开。课程的主要形式是制作模型，但与专业的模型制作不同，“我们的课堂并不强调最终成果的逼真和复杂，而是将重心放在如何引导学生观察他们早已熟悉的家中一角。”在此基础上，引导孩子们运用自己的创意和思考，将非专业化的材料与方法融合于“比例”、“结构”等规范框架之内。“在课堂上，我们更多地在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而不是老师。”

“时值北京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课程只能以“网课”的形式进行，连接两位老师与蒲公英孩子们的是手机与电脑上那一个个摄像头。幸运的是，线上课的形式使平时住校的孩子们能够在家创作，更加方便随时观察家中的环境。“透过他们手机拍摄的照片和讲述，我们看到了他们眼中家的模样。”——有的

## 最重要的是那个“我”

人分享了姥姥家的院子，因为“那里充满了温馨的回忆”；有的人分享了贴满图案瓷砖的卫生间，因为“它是明亮的，充满色彩的，不是死气沉沉的”；还有人的家长巧妙地用巨幅的薯片海报充当壁纸，使墙面和地面拥有了明亮的色彩。同时，两位老师还鼓励孩子们拿起画笔描绘他们认为有趣的、值得记录的家中一角，希望借助挑选场景的过程，引导他们去串联对生活的印象与感受，锻炼对生活场景中美与趣味的观察和觉知。

在引导孩子们进入练习制作草模的阶段时，“快速处于接近停摆的状态，专业的模型材料很难取得”，高选宸决定引导学生用家中随处可见的物品和简单的工具开始练习。他认为，“换个角度看，这也许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孩子们勇敢抛弃固有思维和对工具的依赖，体验随机应变、就地取材、灵活应用的创作过程。”只是，线上的教学显然还是遇到了一些挑战：在不能面对面实地互动的情况下，也无法避免学生们的茫然与踌躇，甚至很多学生开始“摸鱼”……但同样也会有很多惊喜：一部分学生逐渐进入了状态：有人用一次性筷子、铁丝、纸胶带做出了姥姥家院外的树，有人用纸巾、乳胶和丙烯颜料做出了迷你蔬菜，有人用旧纸板做出了书桌，还有人用透明胶固定的打印纸搭出一个双层床。“这也要归功于裴广蕊老师的大力配合，她同样会从专业的角度指导孩子们去创作。”

在疫情解封后，定期的“家访”更是让高选宸和逯昭与家长和孩子们建立起了信任感，“原本家长们可能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通过家访中的互动交流，他们慢慢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后面家长们都很支持，愿意出钱买材料，也会主动帮助孩子们制作。”最终的主题呈现，也正是从家访中的真实体验而来，两位老师将参与的20多个孩子分为四个小组，每组4到5个孩子，分别将几个最有特点的家中一角以模型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终完成了四组作品。

“我的方寸故事”这门课的形式，脱胎于艺术院校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中的“观察生活练习”课程，即运用不同的材料、技法、工艺将生活场景的一角毫无遗漏地复刻下来，以锻炼学生在作品尺度比例把握、材料运用、质感刻画、氛围营造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最终呈现的作品往往惟妙惟肖地还原了被观察的生活一角，可引人驻足欣赏。

只是，在与蒲公英孩子们的持续互动中，高选宸和逯昭更想让他们从复刻的某个生活场景中，学到的是对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虽然我的家并不豪华，还时常变动，但我的生活依然可以有很多故事，我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也是有很多想法的人，我能跟我的小组成员一起共享这个故事，一起深入这个故事，并能把这个故事用模型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关于我的故事。”这也正是逯昭相信的，在“我的方寸故事”中，“我”才是主体，剩下的故事其实都是“我”的延伸，“让他们看见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希望他们通过制作一个关于家的模型来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空间，思考空间中的一切对人的塑造，通过将平凡的生活场景“再创造”的过程，转变看待“日常”的视角，获得对生活和对创造更多的热爱。在课程实践的过程中，每个作为主体的“我”，都需要去思考、去交流、去创造，“孩子们在创作中的很多问题，都会让组长带着自己的组员们去讨论和解决。他们选用的材料是非常多样的，呈现的作品风格也有着鲜明的不同，这都来自于他们的自主思考与决策。”最终，孩子们“可以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投射在作品上，也可以从环境中摘取一个充满趣味的角落，把它留存下来，成为一颗生活之美的‘琥珀’。”



第二期「我的方寸故事」课程正在进行中



课程中的孩子们在分组讨论中

当两位老师在第一期课程结束后，通过孩子们最后写的感言，会发现他们从这门课中，所思考的内容范围和事情深度都远超想象。“事实上，在课程刚开始时，很多孩子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或者说并不敢表达自己。”

搬过几次家的宝之强说：“当我想以前那个家的时候，就只能去看方寸故事的模型，脑海里想象一下在以前那个家的生活。我觉得在方寸故事中可以看到家的样子，可以想象一下以前的快乐时光。我一看到模型就很开心，因为我们都搬家了，我还可以看到以前的家的样子。”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表达出在体验、参与和创作中，那个重要的“我”的感受——

“我想说每一个物品或者东西，在每一个角落可能都是一个缩影，背后都承载着回忆或者留念，最终也可能是一个忧愁、悲伤的故事。”“我应该享受当下的感觉，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结果。我以前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这幅画，我现在就觉得没必要也无所谓，自己享受就行。”“因为以前我搬过好几次家，我都已经忘记我以前的家长什么样了，看到另一位同学的家的時候，我一瞬间想到了我以前的那些家，如果我能把每次的家也做成模型就好了。”……

# “方寸故事” 如何可持续发展？

李

“我的方寸故事”是一门情境美育课程，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你们是如何去发现情境的？

高 / 逯

蒲公英孩子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在我们的问卷中也体现过，他们会经常搬家，可能因为房租从 400 元涨到了 500 元，就会搬去一个价格比较合适的，距离相对远一点的地方。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和裴老师就都发现：空间，包括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情境。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二期“方寸故事”课程，之前家访的很多学生都是在院子里的，裴老师会提到这次有一个新生是住在地下室的，我们会再去访一下这个学生，看一下他住的整体环境，也让我们的空间视角扩大得更多一些。另外，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会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方式去贴近孩子的生活。从侧面观察他们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从日常状态中去试着启发他们。比如第二期课程中，就有一个孩子，刚开始，他拍家里的衣柜，并不明白

拍这个衣柜对他意味着什么，后来通过问他几个问题，发现了一个亮点，他觉得衣柜特别大，自己能藏进去，而别的孩子家里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衣柜，这个点非常小，但是他自己主动说出来的，现在他做的模型就是一个衣柜，又做了一个小人儿，就是他自己穿着校服，站在那个衣柜里面。类似这样的例子，可能是孩子说了一句话，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点，其中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情境的一部分，一个元素，再深挖下去。这个过程没有捷径，需要一些耐心和细心的观察。

李

你们提到了在实践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看到了孩子们的“我”，从旁观者的角度，会发现孩子们找到了非常好的自我表达，那么，像裴广蕊这样的蒲公英任课老师，你们觉得她的成长和延伸是什么？裴老师的“我”又是怎么体现的？

高 / 逯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从一开始到蒲公英上课，裴老师最初的角色是帮助我们组织课堂，包括怎么让孩子们按时按点来教室；如何完成问卷调查；让他们按时提交前期布置的拍照、写生等作业……后面就要辅助我们，帮学生们找到一些材料。随着课程的不断进展，到这个学期，我们逐渐减少了出现在蒲公英的频率，开始与裴老师一起尝试“双师制”的教学（裴老师在线下的课堂中与学生面对面，我们则通过线上支持的方式引导教学）。希望在第三期课程结束之后，这门课程会变成蒲公英的一门校本课程，或者是一个特长兴趣小组的独有课程。以后，可能在她独立带学生上课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才会提供一些“查缺补漏”式的支持。

我们和裴老师的合作是比较顺畅的，因为大家的教学理念统一，包括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和背后的意义。比如，我们都认为想要上好一堂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美育课，家访是非常重要的。裴老师以老师的身份和我们一起到学生家进行家访，也让学生的生活与我们的课程更加紧密地串联了起来。

李

你们有没有去思考，能够通过线上远程的交互方式，把你们现在的一些方法和理念，去赋能更多的老师和孩子们？

## 高 / 速

在网课期间，“方寸故事”虽然一周只有两小时的课，但我们的准备时间可能要一整天甚至更长，我们不能去给学生手把手地示范，他们自己做成什么样，也很难在线上进行把控。这门课程要想完全实现线上的跨距离交流，可能需要“双师制”的形式，线下要有一位在地的老师配合，就像裴老师这样，我们在线上做一些指导和引导的工作。



另外，我们也正在和中关村的一家科技企业聊合作，他们正在尝试将AI绘画和美育进行结合，我们希望在合作中让学生将自己对家的想象转化为一副AI生成的画作，同时也制作现实中家的模型。这样，就可以实现“方寸故事”两版的创作，一版是现实中的家，另一版可以是想象中的未来的家，两者可能会形成有趣的呼应或反差。我们会计划先在蒲公英进行尝试，目前还不知道落地的效果会如何，但希望它有可能将一个单一的课程延伸。日后通过技术平台的介入，还可以有社群功能的开发，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在线上分享自己的“方寸故事”，并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群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交流。

另外，我们觉得，与更多在地的乡村老师进行线上合作，大家前期一定要先交流清楚，要在同一个认知层面上，这个认知指的不是知识储备、专业技能和业务能力，而是彼此之间能够达成理念的统一。不论是线上线下“双师制”的配合模式，还是线上分享、培训的形式，对美育理念的交流和相互学习是需要被摆在首位的。

## 李

高老师曾经提过想做一个流动儿童的博物馆项目，我想问问你在这个方面的未来计划是怎样的？

关于美育博物馆，我们和蒲公英中学的郑洪校长有着很强的默契。从2023年初开始，我们开始了筹划一个叫做“乡村美育博物馆”的项目，想以此推动乡村等低资源地区的美育发展。在与郑校长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她也在蒲公英提出了“学校即博物馆”的办学理念。一拍即合下，2023年7月，我们在北京策划了首届蒲公英美育课程实践成果展览，名为“在流动中育见美好”，明年肯定还会接着做第二届，目前还没有想好，可能会“流动”到云南举办，蒲公英可作为这个流动展的固定发起方，承办方则可以更换。我们觉得这个展览不需要很大很好的空间，哪怕村里的一间闲置房屋，一个老院子，一所学校的仓库，甚至学校里的一间美术教室……可能不需要很多的经费，重要的是展览的内容和所表达的想法，能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流动儿童这个群体。另外，我们清华美育研究所也有个“美育好课——优秀美育课程文献展”，主要是面向乡村学校、美术教师的美育案例征集，他们在这个赋能项目中产生的成果，也可以参与到流动展览中。

采写 / 五子

图片由高选宸提供



# 艺术家如何在乡村 与儿童共创项目？

《阿诗玛》是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流传已久的民间叙事长诗，以歌唱的形式在民间口口相传，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自2019年开始，独立纪录片导演马楠每年都会来到这里，以阿诗玛为主题，进行了时长四年并至今仍在继续的文化调研与影像记录。2023年，得益于首届全国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与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的支持，他邀请来自北京、杭州、广州的多位不同艺术领域的艺术家（版画、纸艺、雕塑、音乐、戏剧），把大家对阿诗玛的这份热爱，以一出儿童美育剧《阿诗玛—初声》的形式，呈现于石林县长湖镇中心小学。这是一出由马楠整体策划的，带领众多艺术家与当地儿童共创的戏剧，艺术家与本土孩子们一道，身临其境地体验并理解《阿诗玛》叙事长诗的同时，最大限度还原最初阿诗玛文化创作语境，并以集体创作的形式去尝试续写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马楠会站在“对人的美育”这个角度去看待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他所理解的“儿童”有着怎样特别的含义？关于“到乡村与当地儿童进行艺术共创”，他又是如何看待并执行这种美育行动的持续性？作为一名艺术家，他对自己的另一重“教师”的身份又有什么期待？



## 行动者简介

马楠

独立纪录片导演

2019年马楠（后排右一）与民间学者、歌者在一起，背景为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海官村的阿诗玛故事诞生纪念碑。

最早是一名平面设计师的马楠，在38岁时开始了系列的背包式长途旅行，在旅行中，他不断被旅途中遇到的人、事、物所打动，便购置影像设备开始记录生活中那些点滴的感动与感悟，慢慢从平面设计师转型为纪实摄影师和独立纪录片导演。2019年，马楠参加了由国家艺术基金主办的“国家级非遗抢救性保护记录培训班”，开启了与



“阿诗玛”的不解之缘，“学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月是理论，第二个月是实践”，也正是在这个培训班的实践阶段，马楠来到了云南昆明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在当地的四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大三弦、撒尼刺绣、摔跤与阿诗玛”中，选择了“阿诗玛”作为自己的影像记录对象。“因为我喜欢文学和音乐，而阿诗玛是由民间的诗与歌组成。”

课程结束后的四年里，马楠是当时参与学习的20个学员中，唯一一个每年都会回到石林县，持续拍摄阿诗玛的人。“培训其实只有两个月，但我想要最大限度地去接近阿诗玛文化并尽自己最大能力去还原。”深深爱上这片红土地的马楠，

第一次走进阿诗玛的故乡——阿着底村时，就对村民们许下“海口”，有一天要带他们到北京去唱阿诗玛，

理念，最终用艺术共创的方式，形成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将阿诗玛的精神和故事传达给更多人。”  
“幸运的是，我真的实现了当时随口说出的诺言。”2023年12月，马楠带着12个当地的孩子和5个民间歌手去了北京进行表演。“我要特别感谢北京阳光未来艺术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阳光未来’），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得以将多年来跟踪拍摄的纪录片《阿诗玛》，以儿童美育剧《阿诗玛—初声》的方式进行了别样的呈现。”阳光未来秘书长段昉则表示，“马楠老师身上具有的多面性和综合能力，与我们的‘拥抱乡村美育计划’公益项目非常匹配。我们带着不谋而合的

## 两度共创的《阿诗玛—初声》

2023年，对于马楠而言，“是收获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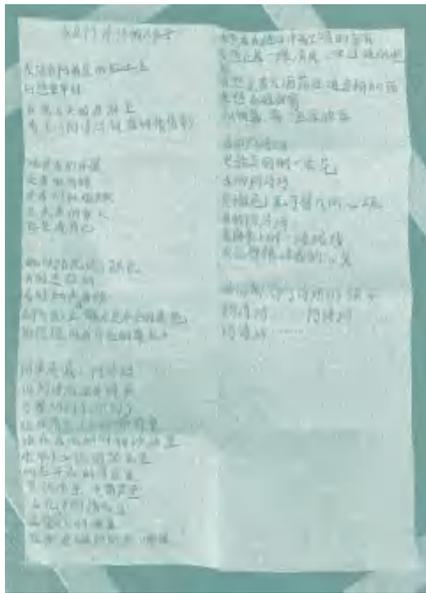
这一年的六月，《阿诗玛—初声》第一次在石林县长湖镇中心小学得以落地。“从策划到编排，再到正式表演，当时只用了两周的时间。”对戏剧原本并没有多少实操经验的马楠，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发挥了自己“擅于整合资源和人力”的能力。他陆续邀请了来自北京、杭州、广州的不同艺术领域与形态的艺术家志愿者相聚到石林，组成了“阿诗玛—初声”儿童美育剧团，并邀请当地小学的孩子加入，为他们开设了相关的课程。马楠坦言，最初是凭借自己对戏剧的热爱与理解，简单地将课程分为了戏剧引导课与戏剧导入课两部分。戏剧引导课由纸艺老师王洪涛、版画老师梁达、雕塑老师张铮、装置老师刘劲松、音乐老师吴殊睿与陈燕负责，戏剧导入课老师则由萧萧老师担任。



在这次首演中，让马楠感到特别有收获的是，萧萧带领长湖镇中心小学六年级的12位孩子，“共创出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正是从这首诗开始，奠定了《阿诗玛—初声》七个篇章中“诗与歌”的重要内容。同样从这首诗里，马楠衍生出了“接下来知道自己应该带着孩子们续写什么。”后来在第二次演出的策划编导过程中，他也请来另一位安静老师继续带孩子写诗。

第一次组织这么多艺术家，共同创作一部全新的儿童剧，“时时刻刻都会遇到各种问题，但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从而为《阿诗玛—初声》十一月的二次编排和展演打下了基础。

到了十一月的第二次编排，完整呈现了马楠想要的七个篇章，分别为“玉鸟、化石、植觉、泥衫、祖屋、石间、诗与歌”，并入围了2023年大凉山国际



由长湖镇中心小学的二位孩子共创出的诗  
《我是阿诗玛的孩子》（萧萧撰）

《阿诗玛—初声》首次在长湖镇中心小学演出

戏剧节，现场进行了展演。每个章节重点探讨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与鸟、与石头、与植物等的关系。在马楠看来，“也是一种生与死的关系”。

在两次的共创中，马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每个篇章的阐述方式，以及面向孩子们的相关课程设计与执行。以其中的“祖屋”为例，“在石林，最古老的民居就是茅草屋，我觉得

是祖先的房屋。”茅草屋由泥土、茅草、石头、木组成，其中最主要的角色是土与草。一开始马楠想了多种方式，与建筑师聊如何从建筑的角度让孩子去感悟祖屋、与舞蹈家聊如何用身体去感知祖屋、与雕塑家聊如何从泥塑的角度去塑造祖屋，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感知与阐述祖屋的方式方法，直到有一晚，与朋友聊天时，突然想到茅草屋主要由土与草构成，可以设

计一场“土”与“草”的对话，让孩子们在自我的对话过程中，感知到是大自然中的泥土与植物为人类构筑了遮风挡雨的生活空间。“我们对大自然应有一颗感恩之心。”随后让孩子们自己选择扮演土与草，先是用音乐打开孩子的想象空间与角色置换空间，再用泥塑打开孩子的触觉感知，最后用戏剧打开孩子的身体感知。在这个实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马楠认为很震撼的事，当他们用戏剧的方式让孩子们与泥土做生命互感的过程中，设置让孩子们先陈述自己是“土”，再说出自己是什么样的“土”，最后用自己的身体语言来阐述内心。一个孩子突然说“我是土，我是卑微的土”，说完就咕咚一声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膝盖砸的地板生响……“这个时候，他真的已经沉浸其中，将自己当成了土。”



的。“比如写阿诗玛的诗与歌，6月份萧萧带孩子们写了，后来又请安静来带孩子们写，接下来，还会继续请不同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写……”，阿诗玛在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特点。“我要在今天还原阿诗玛的生长方式，就是集体创作。”

从拍纪录片到编导儿童美育剧，马楠认为，美育的意义是“美好的陪伴”，主语是陪伴，是“育”，而“美”仅仅是一个修饰词。这种陪伴并不只是在当地发生，而是“尽力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看起来短暂，也能影响和改变当地一群孩子。

在《阿诗玛—初声》的七个篇章中，比较重要的章节是“化石”。“孩子们会站在一块10米乘10米的大布下，每个人都成为一块石头，组成一片石林，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马楠表示，在阿诗玛这个古老

的民间故事中，主角阿诗玛最后就将自己的生命融入红土地上黑色的石头，成为了石与石之间的回声。“石林县，史称‘路南’，即彝语音译，意为‘黑色的石头’”。在化石这章里，表达的正是人变成石头，也是人和石头之间的关系。而当马楠和团队对孩子们作回访时，百分之七十的孩子也都会回答“化石”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章节，“这就说明石头在他们的生活中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有一个孩子会说：“当时我们在舞台上，我们就是石林，台下的人就是来看石林的游客。”在马楠看来，这种认识与理解，正好体现了孩子们在共创与表演这部剧的过程中，已经将自己完全融入其中，建立起非常强的主体意识。

马楠也会特别强调，《阿诗玛—初声》是一群成人和儿童共创的，不只是儿童的主体意识需要尊重，成人身上“隐性的儿童”也需要被看见。在创作过程中，就有艺术家朋友会表示，参加这个活动，“也是在疗愈自己在童年曾经受到的一些创伤”。在表达对

云南石林最古老的民居茅草屋，也被称为「祖屋」

## 美育是一种“美好的陪伴”

马楠声称非常喜欢“阿诗玛—初声”这个名字，在其背后有一个核心理念：听最初的声音，或者说——听生命最初的声音。另外，原本《阿诗玛》的结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叫“阿诗玛—回声”，“我们的‘初声’和‘回声’遥遥相望，觉得特别好，代表在这中间，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也认为，关于阿诗玛的艺术创作，一定是活化的，动态



「化石」篇章的舞台展示（片段）



「玉鸟」篇章的舞台展示（片段）



自由的向往的“玉鸟”篇章中，就体现了成人与儿童共同想要表达的“创伤”，“我们设定了三种与飞翔有关的状态，让孩子们去表达”。第一个孩子说：“我从山中来，我发现了一朵美丽的花”；第二个孩子说：“我从海上来，我历经风雨，我的翅膀被闪电划伤了”；第三个孩子说：“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我想好好地看一看”。其中第二个孩子所表达的“受伤”，正是源自这位孩子自己说出的真实情感，“当他在表达飞翔时，做出了愤怒的动作，说他要飞到海上去发泄自己的愤怒，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在生活中的伤痛”。而写出这句台词的老师，在童年时其实同样经历过创伤，“就会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一种愤怒的情绪，这种愤怒不仅是儿童的，也有成人的”。

## 如何看待艺术家 在乡村的共创项目？

龚

《阿诗玛—初声》这部剧是成年人和儿童共创的，你说，不只是儿童的主体意识需要尊重，成人身上“隐性的儿童”也需要被看见，怎么定义这里的“儿童”及其价值？

马

这个“隐性的儿童”，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我自己，还有一个是折纸老师王洪涛，就是我们都有非常深刻的童年记忆，是会影响我们一生的，尤其是在童年有不太好经历的人，这种可能性更大。比如我小时候就是学不会骑自行车，身体协调性很差，这个事情就导致我在30岁之前其实都会有点自卑，到哪都会有点害怕，直到我后来开始长途旅行，遇见很多不一样的人，去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包袱才渐渐放下。

龚

我理解童年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虽然肉体上长成了一

个大人，但是童年的记忆和你刚刚提到的童年创伤，对他来说会相伴一生，那么你作为成年人，和现在是儿童状态的人一起工作，你的心理需求是想被疗愈吗？

马

我不喜欢“疗愈”这个词。对我来说，“美育”更像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与孩子可以看到彼此生命经历中的自己。孩子在我的眼中，看到自己或许的未来。我在孩子眼中，看到曾经懵懂的自己。孩子是万事万物的含苞，成人是万事万物的绽放。纯与浊、正与邪，是一次次前仆后继的萌生、茁壮与消亡。我更愿意用“发生”这个中性词来定义源自生活的“创伤”。就像前面我也说过，当一位孩子在课程创作中，用动作表达一种愤怒时，我就会觉得，遇到这种孩子，需要去了解一下他的愤怒到底是什么。最后也体现在了《阿诗玛—初声》剧的章节中，有一句台词就是“我从海上来，我的翅膀被闪电划伤了”，海上来的这只鸟，我们用一缕红线在它的翅膀上做了一道美丽的伤口，这道源于孩子的羽翼上红色的伤口，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伤口。我觉得，乡村往往会是人的童年，城市则是人在成年礼之后的产物。如果一定要说从城市到乡村，从成人回到儿童的状态，是一种“疗愈”的话，我理解，第一，是回到了人类生长环境的童年；第二，是回到了人类的童年，会有点重新再来这种感觉。

龚

马楠老师的视角，会比我们在美育工作中只关注乡村儿童，更宽广，其实你是在站在全龄段“人的美育”角度上来说你的这个观点，也是一种美育者与被美育者互为价值的观点。目前，你不断找艺术家参与到这个项目，他们来了又走了，你会如何看待“持续性”这个问题呢？

马

他们没走，他们与我一样，心会一直在这片红土与黑石上。相遇与离别，是生活中每一个人（包括儿童）必须去面对与承受的事情，不是说非得“看得见、摸得着”才叫在一块。我觉得，“相遇”本身即是一种美好，瞬间即永恒。2024年3月，我们会在红土高原的课堂上，与孩子们共创一个与飞翔有关的故事，大家将会在故事中看到“古希腊与古中国的相遇，华北平原与红土高原的相遇，成年与童年的相遇，你与我的相遇”。这个“相遇”的故事，之后会融入到新的《阿诗玛—初声》儿童美育剧中。

在过去的 2023 年，我们与石林的 12 位孩子相遇，也是与 12 个不同的童年相遇，与 12 个我们曾经的梦相遇。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中一位孩子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张自己刚刚拍摄的当地传统民居的照片，兴奋地喊道：“我找到了一个祖屋！”我的眼眶顿时就湿了，觉得这一年的努力已结出根茎，这种看不到、摸不着的根茎，即是我们与自己的童年永不消逝的联结。

龚

对于当地的学校艺术社团来说，《阿诗玛—初声》可能将是一个可持续和不断创新的美育共创艺术传承剧目，你觉得后续将如何实现这点呢？

马

我现在找了点资金，我迷恋美育中的“科研性”，希望在美育过程中，去发现人性以及世界中的诸多秘密。我很喜欢李杰老师《童年美术馆》这本书中的一句话“我们开始研究儿童的历史”。2024 年，我们团队会继续维护石林县长湖镇中心小学这个“科研基地”，尽最大力量使更多的孩子受益。我下次再去的时候，想在村子里边租用一个当地闲置的传统民居，用来做阿诗玛文化基地，以“年”为时间单位，打造成兼具美育探讨实践、美育艺术创作、美育乡村建设等多种社会功能的交流实践平台。目前已经有多位在各地文化部门工作的老师表示喜欢我们的项目，退休后要来做志愿者。我觉得，我们团队不是在奉献，而仅仅是在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已，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龚

你有提到，你会设计课程，但如何执行和上好课程对你来说是有挑战的，其实你好好做一个艺术家就行了，干嘛要去做一个教师的角色？

马

我有一个缺陷，没有什么耐心，而跟孩子一起工作，大多数时候还是很需要耐心的。我有设计课的能力，通过这两次排剧，很多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我能发现，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个课怎么去上，关于上课的方法这块是我欠缺的，就像《阿诗玛—初声》这部剧一样，虽然思路和大框架都是我出的，我也会把控方向，但每次我都要请执行导演。可能在课程上也是一样，我需要一个执行教师。

龚

我忽然想到了杭州师范大学的胡俊老师提出的“艺游学”概念，它讲的是将艺术（ART）这个单词分成A—R—T三个单词，其中，A代表艺术家，R代表研究者，T代表的就是教师，意思就是，一个好的教师，需要具备这三种身份的统一和转换，也就是你既要是艺术家，也得是研究者，同时还是个教师。在马楠老师的身上，其实艺术家和研究者的身份是合二为一的，只是可能在你自己的评价系统里，还欠缺了“T”这个部分，但这个部分也许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而是要如何清晰地去传递自己的观念，与人分享和沟通，对吧？

马

对，太好了！你说的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我可能会进一步想到，“A”为艺术性，“R”为研究性，“T”为学习性。我把“T”所代表的“教师”改成了“学习性”，也是把职业属性变为工作特性。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与孩子们一起创作出有根基的、经得起推敲的艺术作品，讲述并续写阿诗玛的故事。

采写 / 五子

图片除署名外，由马楠提供



# 造一间“艺术小屋” 带来了什么？

来自山东省临沂市的房静，是一名毕业返乡的青年艺术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她坦言自己一直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城乡间的差异给她的成长带来很多困扰。

2022年她回到家乡创作，久居城市的她再次融入乡村生活。

艺术创作给予了她第三个视角，让她开始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和解。

数月的调研中她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她决定重回乡村为孩子做些什么……

2023年6月，她在乡村与孩子们共同搭建了一间属于他们的秘密小屋，与孩子们为伴，在村里开启了一场美育实验。

从小屋的名字到规则设定，这个空间几乎全权交给了孩子，经历了几个月的生长，小屋的土壤中已经瞧见了几棵新枝芽。

在这个过程中，“陪伴”的微小张力如何一步步被彰显？

她会怎样看待当今的乡村儿童？

这样的“陪伴”又为她和孩子们带来了些什么？



## 行动者简介

### 房静

山东临沂人，青年艺术家，目前主要从事当代艺术创作和美育工作。

小学之前，房静和父母长期生活在新疆乌鲁木齐。小学时，他们一家人回到了山东临沂册山镇的沙沟村，房静也因此进入了他们乡小——沙沟小学。然而，久居城市，刚回到村里她与周围环境是格格不入的。经过一年的“挣扎”，她被父母再次送入城市的寄宿学校。在城市里她是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小孩，回到村里她又是一个带着城市思维的小孩，这似乎让她与这个环境更加格格不入了，甚至父母也对她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有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你还是没有变得像其他孩子一样乖呢？”房静在这样一种“不舒适”中成长——不同价值观的冲击、父母的不理解、周围人的言论……她甚至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不过，彼时的她并不知道这种不舒适从何而来，而之后的艺术创作，让她开始慢慢理解这一切……

让房静决定走向美育的，是一个叫做“干预沂河溺水计划”的活动。在房静的记忆里，“小时候旱季常常跟着哥哥姐姐，从沂河西端走到东端，河水很平静，走到河中央的时候，河水也才漫过腰。后来

去河边玩的机会越来越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每年不时传出沂河‘吃人’的消息。再后来，原以为很遥远的事情发生在了身边，沂河好像从童年的玩伴变成了一只洪水猛兽，卷走了同学，卷走了身边的亲人。”

于是，在2022年7月，房静在家乡山东临沂发起了一个公共项目——“干预沂河溺水计划”。她用防溺水插画手册与村民交换了一千余双旧鞋子，与村民一起将鞋子做成一道警示线放入了野水区的河道中，并在河边和孩子们一起协助渔民、阅读插画，共同学习防溺水知识，讨论和防溺水相关的话题。这次活动让她与村里孩子有了一次更



近距离的接触，作为艺术家的她开始重新思考与村民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

「干预沂河溺水计划」项目

## “这里不像星球，也不是基地，就是小屋”

刚接触到村里孩子的时候，房静发现他们的行为举止，似乎早已被各种日常的教育范式所框住，甚至一些学习外的事情都会被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她感受到孩子们需要一个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过渡地带——一个真正属于孩子的空间。

2023年5月，房静在老家开始着手策划一个属于孩子们的小屋，一个让他们自由玩耍、解放自我的自留地。与相关领域朋友讨论后，她决定，“既然打算做儿童友好空间，那就根据孩子的想法将小屋设计成他们想要的样子，让他们来决定这里”。因此，一个书架，几张桌椅……一个“光秃秃”的小屋就这样向孩子开放了。

2023年6月10日，小屋正式开放，房静在这里迎来了第一群孩子。然而，由于“美术生”的身份毕业回乡，小屋被村民们理解成了“画画班”。于是，在小屋开放的第一天里，家长和房静产生了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一定要跟着房老师好好学画画。”“这个地方不是用来画画的。”

“那不画画干什么？”“就是让小朋友玩的。”

不给予小屋刻板的定义，也不让家长对这里有太多预期。这样一个开场白为小屋保留了更多生长空间，也让房静和孩子们的创作拥有了更多可能。



最初的小屋

开放第一天，孩子们提出要为小屋起一个名字。他们说这里不像星球，也不是基地，就是小屋。最终小屋拥有了一个名字——“沙沟儿童秘密小屋”。房静提出让他们一同在纸上写下这个名字，大家选出一个做 logo。然而，很多小朋友迟迟不动笔。他们说自己不会写字，房静便提示他们可以用拼音。孩子们却说自己在学校里不会写的字必须要查字典，写拼音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房静开始鼓励他们使用自己学过的拼音表达自己，很快，拼音变成了小屋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大孩子为了照顾年龄小的孩子会在各种文字上主动帮他们加好拼音，这也让房静逐渐意识到了拼音对孩子的重要性。



「秘密小屋」名字的由来



孩子们在秘密小屋中创作



孩子们改造的「秘密基地」

没多久小屋出现了孩子们互相“打架”的现象，小朋友们便提出要为小屋制定一些规则，在房静的协助下，他们列出了一张小屋规则表，并提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就这样，秘密小屋开始有了自己名字、规则、书单、小花园……令人意外的是，房静做毕设剩下的废弃木箱竟成为了孩子们的小小秘密基地，他们也不停地利用各自的想象对它进行改造：可以钻爬的屋顶、可以晒太阳的露台、人类保护区……

房静开始意识到儿童空间应该是流动的、变化的，没有围墙和边界的。于是，秘密小屋所有设施都被改造成了“可移动”设施，以便孩子们可以任意摆放它们的位置。小屋也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停电了，孩子们躲在桌子下“避暑”，他们把拼图垫子当作“桌洞”的大门，躺在里面吃东西；搭完作品，一地的木头方块成了他们眼中的游戏“机关”，孩子们在木箱上、地上、沙发上来回窜跳，做着永远玩不腻的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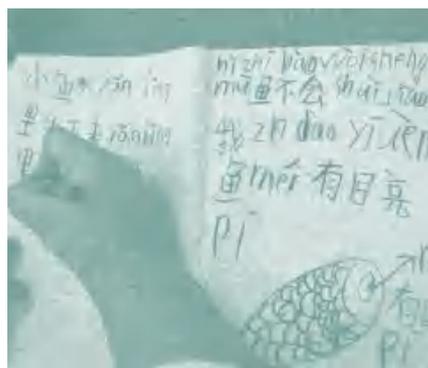
“如果家长在这儿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样不行，批评他们。但我不管他们，孩子其实是‘意识不到’屋里乱的，沙发摆在门口，对他们来说并不碍路，说不定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游戏机关，整洁更多时候是为了方便大人。”

这样一个“流动”的空间，很快成为了孩子们的“秘密基地”。他们慢慢和房静熟了起来，总是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为什么电视里的警车会说话？”“为什么鱼睡觉的时候不闭眼？”房静也常常被问住，同时很多孩子的“神回复”常常无法被记录，

于是房静便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个日记本，大家可以在这个现实版评论区里互动。房静也常在孩子们细腻的表达里捕捉到他们的心思，从而去帮助他们彼此更好地建立沟通。“有一个‘为什么人们长大后腋窝里会有腋毛’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回应，大家很回避这个问题，最后我把一些这样的问题放到了 iSTART 儿童艺术节上，收到了不同群体对这些问题的回复。”



孩子们在各种「机关」之间来回窜跳



秘密小屋日记

## 在艺术创作中打开自己

涂鸦,是房静和孩子们沟通的第一个入口。在小屋刚开放的时候,房静便邀请孩子们在小屋里自由绘画,但她发现漂亮的画作里几乎看不见孩子的想法。孩子们更擅长围绕他人的感觉建构认知,相反没上过画画课的几位孩子反而更大胆些。在小屋后来的日常中,房静更多是基于孩子们自发的游戏、创作进行引导,鼓励他们自我表达。“很多时候其实我是不太敢说话的,作为一个大人,只要我一张嘴,他们的行为可能就会被我的一个‘指令’所干扰。一旦我说这样会不会更好?他们会想都不想马上按照我说的这样做,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是老师或大人,我说的就是对的,这很可怕。”因此,房静称自己只是他们的参与者、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工具人”。



房静日常创作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收集一些“废品”。她常常在村子周边的工厂里淘些边角料堆在小屋的楼梯下。这堆“废品”很快就被孩子们盯上了,他们就像发现了一滩水或是一堆泥巴顺其自然地玩了起来。孩子们通过自己对于村庄的想象去搭建一个社区,便宜的雪糕铺、打折的烤鱼店、奶奶的教堂、公交站、进城的人……“在这样一个场景里,孩子眼中的世界似乎和大人眼中的世界形成了某种对照。我们大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需要孩子的,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我们教育他们,而是我们需要他们。”



孩子们的作品



孩子们还发明了一系列的盲盒游戏、生活场景演绎、植物写生……在尝试了各种新媒介后,再次回到绘画,孩子们开始关注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再是画画班老师所教的样子,别人的画对他们来说也不再重要了。从最初的涂鸦到后期的生活场景演绎,在房静的引导下,孩子们开始主动打开自己,表达自己。房静坦言:“当我把小屋交到孩子们手中的那一刻,美育就悄然发生了。过程中我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也逐渐褪去,升级为一个观察者。”

在孩子们发生改变的同时,同样被改变的还有房静自己。2023年7月,小屋的木块装置作品——受邀参加了成都A4美术馆第九届iSTART儿童艺术节。房静需要去往成都布展,离开小屋一段日子。离开前,孩子们很是不舍。一个孩子跑到房静身边问:“姐姐我们能去吗?”“下次有机会一定带你们去好不好?”“我让我爸开车跟着你行吗?”“可是太远了,我需要坐飞机怎么办呢?”“啊?姐姐你去的是美国吗?还需要坐飞机!”还有个孩子不知道房静什么时候能回来,在房静从成都回到小屋的时候,他跑来说:“姐姐我以为你不回来了!我差点以为这就是我的童年了……”孩子的话都让房静感受到了小屋的温度。

# 美育如何双向打开 成人与儿童？

李

这个创作和你之前的艺术项目有什么不同吗？你怎么看待乡村中你要面对的人群？你的视角和感受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房

我想我的创作可能就是一个从自我慢慢走向社群的过程。我过去的创作是一个进行自我构建的过程。因为我的成长过程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辗转的，这中间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会觉得乡村这个环境带给我很多压力和不适感，让我被周围的一些言论或者是思维所裹挟，我当时是不明白为什么乡村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会有一点讨厌它。但当我去进行创作过后，我发现并不是自己更接纳这个环境了，而是学会理解它——乡村为什么会给我这种感受？当我想清楚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村里的这些孩子们就像是另一个我，他们身上会有很多我的影子，也会遇到各种像我曾经遇到过的一样的困境。所以我就希望能帮助孩子们走出这样的处境，也不是非要让他们走出乡村，而是让他们具有独立认知。艺术对我来说，起到了某种疗愈作用，我很想把这种东西也带给他们。

李

你有提到乡村的强秩序感，那么，你是怎么在相对固化封闭的系统中，去找到一个窗口的？

房

就是一一直在给孩子们各种惊喜吧，让他们感觉到“原来这个事情我是可以这么做的，原来这种事情我也可以做。”比如“写拼音”这个问题，村里的孩子们不愿意写拼音，因为家长会有一些诸如“你这么大了，连这个字都还不会写”的评论，写拼音好像变成了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但是我就会鼓励他们去写拼音。他们就会露出那种非常惊讶的表情，看看旁边的小朋友说：“这个也可以！”

我其实一开始也有预想去开个课程。但我又一直不敢那么做，总觉得不太对。我会觉得大人们很多时候好像总是在想如何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怎样的人，或者去帮他们做点什么，但孩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所以我可能没有权利去给他们上课，我就打算先跟他们交流相处，了解一下孩子们需要什么，我再去另想办法。但是没想到在相处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就产生了很多创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要不去剥夺儿童的权利，就够了。

李

对于你回到乡村做美育实践，乡村的孩子和家长们是怎么看待你带来的一些可能的呢？他们的态度有没有随着行动发生转变？

房

孩子们应该会觉得小屋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这个空间挺好玩的，之前都没有见过。而且我有提到，我遇到了一个小姑娘，在我们一起做了父亲节盲盒以后，她跟我讲了一些她的小秘密。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当孩子意识到有些话在家里不能讲的，但在小屋里是可以讲的时候，小屋的意义就存在了。小屋就像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很安全的树洞，让他们在这里大胆地自我表达。

家长的话，可能他们一开始是抱有警惕心理的，很怕我是开辅导班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不是这样，态度就缓和了。而且我一开始就没有给家长们很高的预期，所以后来有一个家长来小屋看到孩子们自己做的作品时，就非常惊讶。他会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对，玩也是可以玩出名堂的，态度就开始慢慢地发生转变了。

李

你觉得在乡村这个场景下，怎么让这些孩子持续地在这个空间跟着你、跟着小屋、跟着乡村一起发展？

房

有一个问题是很多时候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但又觉得孩子自己找不到方向，所以他们一直在给孩子们指点道路。但是在小屋里，我一直在模糊我跟孩子们之间的身份界限。很多时候我希望能够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和他们对话，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完全打开自己，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再去跟他们讲很多东西，他们是愿意听进去的。很多时候孩子们对家长或者老师的一些态度，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被尊重理解的，他们就会产生逆反心理。

所以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能够让孩子们觉得你在通情达理地跟他讲事情，他就会听得进去。我们过去读书的时候也一样，非常喜欢和我们打成一片的老师。当他听得进去之后，很多问题可能也就不会像过去一样难解。你只要能够跟他们建立良好的沟通，帮助他们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能够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对村里的孩子来说都挺难得的。同时这种沟通也很难，因为这个沟通它是双向的。通过我在村里的调研来看，无论家长还是老师，面对孩子的时候，孩子常常是一个被动接受者的身份，但他们也需要被倾听。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大家观念的转变还是很重要的吧。

采写 / 许璐  
图片由房静提供





W

E



together



在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躬耕书院摄影班这一美育案例里，行动者张博然提出了一则引人省思的观点“美育即价值观”，而又和个体的本真 (true nature) 紧密相连。

美育何以与价值观关联起来？

本真在其中是一种怎样的存在？

在实践非标化的乡村儿童美育时，

行动者又发现了哪些问题，产生了哪些思考？



### 行动者简介

图为与学生在2023年夏令营的合影

#### 张博然

躬耕书院摄影班联合发起人和教师、人像摄影师。

地处两江（钱塘江、瓯江）源头的黄泥岭村属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湖山乡辖地，被乌溪水库揽在身后，仅靠船只与外界相连，刻把钟水路后拾级而上，由心地跟着大片绿意走，便能发现隐在其间的躬耕书院。2017年春天，张博然正是这样寻觅过来的。

起于一次对生态餐厅“龙井草堂”的采访拍摄，张博然与餐厅主人，同时也是躬耕书院创办人阿戴结缘。得知这个独守一隅的书院自2011年以来，一直在用乡村公益支教的方式探索传统文化的传承，每年通过“音乐筑梦”和涵盖了民乐、农耕、书法、绘画等多元形式的夏令营，为当地的孩子创造学习的平台，张博然感到新奇又震动，他提出探访的心愿。虽是初来乍到，却觉此逢归途，七年后的今天，张博然仍对“古香古气的书斋，活泼好学的孩童，慈祥细心的老师，友善好客的村民，悠扬回肠的琴声和柴火老灶的香气”历历在目。黄泥岭村实在值得更多双“真正在这里生长的‘眼睛’，以灵动自然的视角和未经雕琢的目光”为它释义，而

这些“眼睛”也值得看到更远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是注定，他和阿戴一拍即合，在书院设下摄影班，还有颇具分量的十年之约。

张博然更喜欢称自己是躬耕书院摄影班的张老师，教乡村儿童摄影是他的乐趣，也逐渐成了他的责任。旅法归国后，有着绘画功底和法语背景的他并未随身边人的预期，寻一份专业相关的安稳工作，而选择了“不太着边儿”的摄影之路。摄影是张老师自学所成，把爱好发展为谋生技能除了行动上的勇敢果决，还需要对自己“心之所向”足够明晰，他信赖影像内含的人文力量能超越消费社会的衡量，构成某种价值的永恒。看到世界、看到自

己，是张老师通过摄影的实现，他给黄泥岭村的孩子们带来的摄影班，同样是在这种关乎“自我意识与价值实现”的底色下展开的。



2017年，第一次户外农耕课外采风

## 由远及近 由近向远

对于黄泥岭村的孩子们来说，张老师很像是童话书里描写的那类背着奇珍异宝远道而来的人。数码单反是农村里的奇物，影像所能连接的无穷远更是有待个体开拓的处女地。

每年十天的摄影班夏令营，便是工作生活在北京的张老师和学习生活黄泥岭的孩子们相聚的日子。借助行业资源，张老师数次带孩子们走出大山，前往外地走访拍摄。日常他通过布置主题拍摄练习和远程指导的方式和孩子们保持联系，有时关切心还会延伸到孩子们的课业与生活细末上。孩子们视张老师为一期一会的，在远方的“亲友”——从远方参与他们的日常，亦从远方教给他们看待“附近”的视角。黄泥岭村是孩子们习以为常，却不够熟识的附近。从2017年夏令营的第一届摄影班起始，还是五六年级的学生跟着张老师，从认识相机——不同镜头的特性、拍摄模式的对比、专业术语的理解，到实操——光源改变后的参数调节、构图与时机的把握、变换位置以获取多样角度……学习如何以一个“驻地艺术家”的身份，通过一个个对准黄泥岭村的镜头，建立起对“附近”的基础感知，不仅是拍虫草花木的自然样态，还走向了具体的“人”。



2020年，学生们在课堂上练习取景

“起初孩子们只是在人物身边偷偷拍摄，被发现后就害羞地跑开”，这种现象对成长于相对闭塞的乡村环境的孩子们来说太正常，张老师鼓励学生去与人



2020年《自然生长》展览中，一副「生死之交叠」锁住了观众的目光。幽兰的后池塘中，安静地躺着只死去的壁虎，它苍白的躯体上覆了柳叶，一群不显眼的蚂蚁正在饱餐。学生傅君怡摄于2019年

沟通，不需要多大胆，可能简单的一句友善问好——“你好，我能给你拍张照吗？”便是真诚对话、向外打开的契机。这也是为什么他总说拍照无异于与人握手，画面定格的同时也是情谊的留存，交换着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的信任。经过几次主题练习后，张张个性鲜明的人像照佐证了孩子们的变化，张老师感慨学生们的进步之快，足以落地一个小小的成果展示，这便是次年（2018年）夏令营在躬耕书院举办，名为《自然生长》的人文摄影主题展，黄泥岭村的风物与人情首次铺陈在村民眼前，家长首次看到孩子眼中的家乡竟有这样万般姿态，这也是来自远方的张老师进入学生们的家庭，建立更深联结的开端；两年后（2020年11月14日）《自然生长》迭新为摄影班四年来的作品集，以首次公开展览的专业形象，作为浙江省摄影艺术展的一部分在丽水油泵厂展示，里面不乏孩子们脱胎于日常芜杂甚至耐人寻味，可视为“灵韵”雏形的作品。看着曾经害羞的村童在公众面前独当一面，长出向外探索的触须，立足“附近”的开拓暂且告一段落，拉开了真实“向外走”的序章。

## 拍照中的“我”

灵韵（Aura）是1931年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充斥着技术复制下的艺术品而丧失其内在

本真时提出的美学概念,旨在呼唤艺术创作中“精神自身的展现”。从词源上看,“aura”源自希腊语 αὐρα,意为“柔和的风”,像是生命力的征兆,张老师对美育的理解中有着非常异曲同工的部分。他说,“美育如空气和水,是非常基础、在人身边对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自己体感上又没有那么明显的东西;是通过启发五感,去建立个体对周边信息独立的处理系统”,这是摄影班做到第四年,张老师才逐渐清晰起来的思考,和“外界握手”后,摄影终要回归到“自我的内在发现”,体现在照片上便是个人风格与价值观的形成,以其灵韵和外界不息地互动着。这看似有些抽象的认知,依旧是通过“学+练”落到实处。张老师参考艺术史的脉络,优选了大量历史上经典的照片教学生“识物表达”,这些通常有着精到的画面把握又不失人文体察的照片,非常有利于学生贯通摄影技术层面的专业性和感受层面的个性。

“识物表达”怎么进行呢?首先选择一张人物和环境都比较明显可见的图,以多人同时出现为佳,请学生观察30秒后,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顺序在1分钟内写出所有他能想到的词语,再参考5w,即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怎样(how)组织句子,去练习学生的感受和表达能力;分组实操时,张老师设置成2—3人轮流拍摄,一人拍时其他人写观察笔记的形式,用文字记录看到的场景,尤其强调对感受的捕捉,这就需要学生调动五感,主动投入对环境的觉知中。张老师认为,文字和影像都是“语言”,彼此可相互促进,作用于对感受力的开发。在最近两年分别以活动摄影和家庭摄影为主题的夏令营中,学生们不仅会用思维导图进行拍摄前的画面构建,亦明显开始以丰富的感受进入拍摄,涌现出多维的观察和思考。在某个瞬间,有着主体意识的“我”便在感受、取景、聚焦、按下快门的系列动作中积累、现身。

2020年的夏令营摄影班其实是顶着万难开展的,一道多少投下了些“阴影”的分界线影响着乡村人口外溢和学生阶段去留的选择。这些并非张老师所能把握,也让他对尚存的空间分外珍惜。对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跟着张老师的孩子来说,他不再仅是远方的亲友,而真正令他们感到亲近熟稔,可以信赖。起步的探索、中期的清晰,现今的笃行建立在摄影班切实串联起了张老师和学生各自的某种实现——学生傅君怡去年成为了一名摄影摄像专业的大学生;学生傅春燕已能通过自己的作品接到商单。还有性格腼腆的学生若楠,因摄影班的机缘首次走出黄泥岭,有勇气面向江西遂川陌生的江水大声喊出内心的呼声。江要入海,从乌溪江出来的孩子,将在自我意志的承载下进入更宽广的海洋。而对于张老师呢?他说:“我觉得我离自己的 true nature 越来越近了。”



连接黄泥岭村与外界的船

## 美育怎样与价值观相连？

胡

我们常见摄影师或者做艺术创作的人以“掠夺者”的姿态来到乡村，把乡村当作一种资源，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你最初来到黄泥岭的心态是怎样的？会有怎样的变化过程？

张

在去乡村之前的想象里，我可能确实是循着某种艺术“气味”，带着搜刮式的猎奇心，期望完成一组个人的摄影作品。但当我实际到达这里，真实地看到了有躬耕书院这么特殊的存在——没有任何外部赞助，纯然是创始人戴老师自发去做这样的事，我内心就转变了，一些本有的东西被撬动。和他交流时他说过这么句话对我启发很大：“爱是我想爱，想爱的时候其实已经去爱了，而不是有某种条件，期待某种回报。”所以，当我想加入到躬耕书院的项目里，通过教授孩子们摄影的方式让摄影这项技能本身，或者说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扎根在这些孩子的心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比发现自我更有益处的影响时，我就这么去做了。是自驱的，不带目的。最开始和戴老师约定的是摄影班要

做十年，今年是第八年，但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事情我没做完，也做不完，因为当我跟这些孩子产生了比较深的联结以后，我们的师生关系就是一辈子的。对他们来讲，我既是老师，也是一定程度影响了他们选择的“家长”，那他们后面的生活路径我要介入多少？这是我遇到的实际困惑之一。

胡

我能看到这是一个非标化的、无法用所谓社会影响力衡量的美育项目，更宝贵的在于你在美育行动中的问题意识，能不能多跟我们分享一点？

张

对我来说，一直以来的困境是价值观的冲撞。很多时候，我做一些事情就是卡在这个节骨眼上无法再推进了，这也带来很多自我消耗。我们的发心是想让孩子们通过学习艺术受益，但我不能一开始就立竿见影地展示这份好处。比如我和他们说上大学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接受高等教育、获取知识带给整个人生更宏大的价值，而我常常听到的却是他们的同龄人大部分都不上学了，靠打工谋生。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自己要计算上学的实际价值：上学一年，花费好几万，上了四年学之后工资如何，甚至可能失业，还不如送外卖挣得多，这是很让家长和孩子担忧的事情，这里也有一个巨大的认知鸿沟。但是如果强行把我们认为的“好”植到他们的脑子里，和我想做的事又相反了。“好”如果不为他接受，对他来说也不是好。我觉得在乡村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一个非常理想化，或者说形而上的，你在接受过所谓现代教育后看到的关于本真(true nature)、你如视珍宝的东西，也让这里的孩子们感受到。一方面这是他们身边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另一方面受大众传媒、现代消费主义架构出来的这些东西影响，他们被“驱使”到城市里来，反而可能更多城市里的人愿意到农村里面去，这种价值是有些错位的。他们拥有的东西是他不重视或者不想要的，但这个东西并不是不重要。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多大程度反映了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被某种智识的或者社会体制所影响到的，这是很值得思考的。我想通过启发的方式帮助孩子们去探索什么是对他们真正的“好”？什么是真正的“善”？包括某种觉知的开发，也很期待更多的人跟我一起讨论。

胡

听起来这是关于价值判断和选择的问题。你认为美育对培养孩子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体系能起到什么作用？

我个人成长中很受艺术的启发，我坚信艺术是有益身心的，美育是不可或缺的，是育人的核心。讲素质教育这些词说的都非常大，因为确实在更大的组织层面对教育这件事情的考量跟我们这些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我个人角度来讲，会觉得每个孩子都完全不一样，很难有一套非常规范式的方法套到每个孩子身上。而美育可以做到尽量减少大环境的价值观对个人的束缚，让每个人以自己的特质去自由探索。美育是追求自由意志非常有效的途径跟方法。举个钢琴十级的例子，大家都觉得钢琴十级很厉害，但这是把价值远超于此的艺术给简单的标准化了，孩子们通过这样的训练，“术”突飞猛进，但“艺”却不一定也到达“十级”。我常跟孩子们探讨的是你为什么要拍？或者你拍什么？因为这是和前面提到的“本真”联系在一起的，怎么拍反而是最后置的。我们在村里边拍了很多老人，有些老人去世了，他们的家人回看照片时很庆幸孩子们有用摄影记录。可见摄影在记录人类社会产生的情感联系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算你只是平时给家人拍张照，以后当你看到影像沉淀下的力量、时间的力量，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结的力量时，就是美育自然在人的身上留下的痕迹。这能带给孩子们怎样的启发？我带的学生春燕告诉我，她去外边参加影展，看到了国外的一些摄影师拍的葬礼、墓地和逝去的亲人，她就想到她在很疼她的姑姑去世时也萌生过拍葬礼的念头，这就是孩子非常原发的创作欲望。虽然因为习俗的限制没拍成，很可惜，但是可惜又很可喜的地方在于她有了自己想拍的事儿，这就是零跟一的区别。美育能启发他们的主体性，你想、你喜欢，就是独立的价值体系的开始。

采写 / 易杨

图片由张博然提供

第二部分  
关于美育的

7

场对话



# 怎样让美育活动人人可参与？

## 01

美育的开展，需要不同主体的参与。如何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美育活动”中，使得美育活动实现人人可参与，既关系到美育项目投入效能的最大化，又是所有美育工作者需要共同面对和深思的话题。

2024年3月26日，美育网络第19期在线沙龙，以“怎样让‘美育’活动人人可参与——以合唱为例”为主题，从儿童的角度、教师的角度、公益项目的角度多个不同主体的视角，尝试回应行动者的困惑，启发思路，校准行动。

（以下内容为转载选取）

##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 孙恒

乡村民谣音乐人  
爱故乡——村歌计划发起人

## 况皓月

澳洲 AMTA 注册音乐治疗师  
获奖电影电视作曲人

## 小瑄

西部阳光基金会趣未来儿童成长中心  
长期志愿者  
新城镇孩子们的支持者、陪伴者

## 谭清玲

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排山芙蓉学校  
音乐教师、欢乐合唱团指挥

## 文琪

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指挥  
副教授、教育博士，硕士生导师

## 詹瑶

终身学习践行者  
和团队共成长的民间机构秘书长

## 卢玮静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主任



## 龚瑜 乡村儿童合唱团如何“人人可参与”？该如何兼顾不同能力的孩子参与？

孙恒 从2017年开始，我们有机会在全国各地去做乡村音乐会。因为我从小也在大山里面长大，我知道乡村里面有很多的老人家、留守儿童。那我在想，作为一个音乐工作者，我能不能去找到一种方法，用音乐、用歌声去陪伴这些老人家和孩子。我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就想到能不能跟村民们一起做村歌。这种方法不是说我给村民写歌，而是村民能不能参与到歌曲的创作，村民能不能去开口歌唱。很长时间，我发现所有的歌曲创作都是一种个体创作，词曲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作的。我在想，村民是村庄的主人，那村歌写的是村民们真实的情感、村民们的心声、村民们最熟悉的村庄生活，用什么方法才能让村民能参与到我们村歌的创作呢？

所以从2018年开始发起了“爱故乡——村歌计划”，采用的是以村民为主体的参与式集体创作方法，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工作方法的重点，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我们工作团队会住在村子里边走访调研，去访问村子里面一些村委干部、退休教师、退伍军人、医生、乡贤老人、妇女儿童，也会对村庄的基础产业、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等等做一个概括性的了解。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从方方面面面向村民学习，向村庄去学习。

第二个步骤，我们会邀请村里面的代表，比如一些老人、妇女、儿童等等尽量多元化的、对村庄比较关心，又愿意来参与集体创作的人们。我们会举办一个村歌集体创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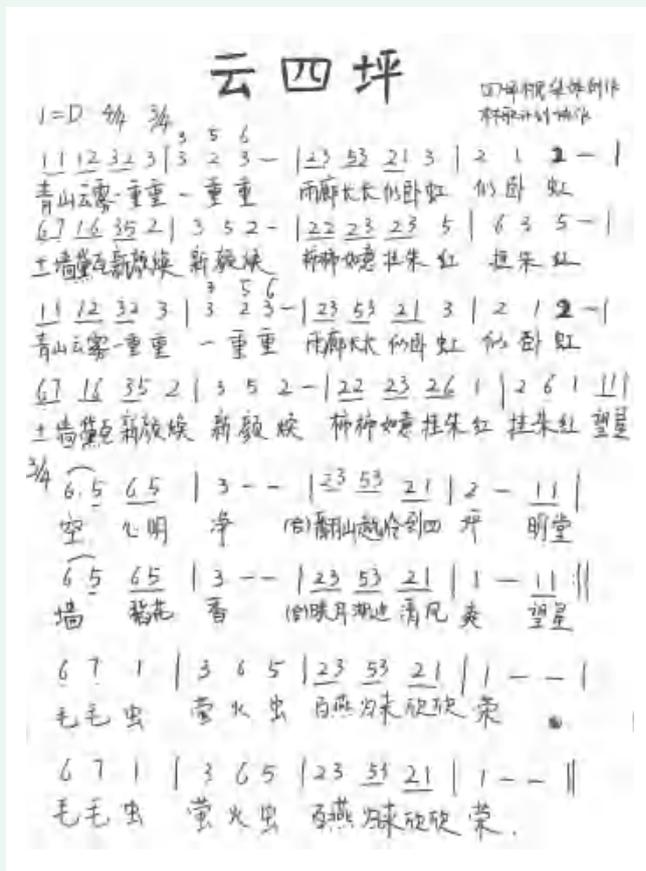
工作坊，大概是三天的时间。在工作坊当中，我们会有两个核心的内容，首先是生命故事。因为让村民直接去创作歌曲确实是有难度的，很多村民都说我这一辈子又没有学过专业的音乐，我怎么可能写歌？但是歌词很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讲述来呈现。很多老人可能都不识字，但是他可以讲述自己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歌词创作素材。其次是我们去跟大家一起讨论整个村庄的文化历史大事迹。因为既然是村歌，它既要有村民们个体的生命故事，也要有整个村庄的生命阐释，把个体的生命和村庄的文化历史大事迹进行融合，进行提炼，最后形成一首歌曲。所以其实我们的歌词素材主要来自三个部分：第一是我们作为协作者的观察了解，第二是村民们的生命故事，第三是村庄的文化历史大事迹讨论。

在谱曲这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挑战。各个村庄往往不太一样，有一些村庄可能有一些退休的老教师、音乐教师，他们就懂一些作曲，甚至他们词作出来，他们就可以尝试唱



孙恒团队在贵州演出

出来。有一些村庄，有很多的文艺骨干或者文艺爱好者，他们创作的时候可以通过借鉴完成：一个是可以去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



孙恒与福建四坪村共创的村歌

曲调重新填词；另一个就是借鉴当地的音乐元素，比如说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当地的山歌民歌，很多老人家还会唱，那就可以去借鉴。当然，在借鉴的过程中，既要有传承，也要有创新。

第三个步骤就比较专业了，是关于后期的音乐编曲录制，我们会在北京自己的工作室完成。

其实，一首歌创作出来，只是第一步。一首歌的生命力是在于有没有人去传唱。我们的村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村民们是不是喜欢？是不是愿意去传唱？而有了参与的过程，村民们才会去喜欢，因为他会觉得那一句歌词是我贡献的，那个故事是属于我们村的。

我想分享的是，音乐对于我们来讲是有很多的功能的，其中有一种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种社区或者社会工作方法。把音乐作为一种社区工作方法，对于协作者来讲，我们的工作任务是观察倾听，去协助去鼓励，去激发去创造一种友好的氛围，鼓励老百姓，每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的心声。

况皓月 在做专业音乐的时候，感觉音乐似乎是一个金字塔的状态。它是由上而下的，好像你要走到那个金字塔的塔尖上，才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永远无法判断自己到了什么地方，你总觉得自己是比较差的。你总是自我怀疑的，你就永远走不到那个塔尖，你会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不行。但是音乐治疗它是反过来的，它是一个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所以首先从来访的角度上来说，音乐治疗是欢迎所有不同能力的来访者都可以参加。即使有一些来访者，他是坐在轮椅上，他能动的只有一只手，我们依然可以放一个摇铃给他，甚至是只有头可以移动的伙伴，我们也可以在他身上绑一个小铃铛，让他们加入到这个活动当中来。当然这是极端案例，对于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音乐感稍微差一点的和乐感稍微好一点的。对于乐感好一点的，我们会给他一个闪光的机会，乐感差一点的，我们可能做一些相对简单的一些活动。

从组织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去思考我的能力是什么。如果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写和声，但是我可以去让小朋友们聚在一起唱一首歌，就简单的，这个小朋友唱完下一个小朋友唱。之后随着我自己的专业能力增长了，我可以再向上叠加，这是完全可以的。



孙恒团队在鄂尔多斯与村民共创村歌

我平时会给我的小来访者使用“情绪歌”，就是非常格式化的歌曲编写，让每个孩子去填写一些属于他心情的歌词，因为歌曲的旋律是已经做好的，所以对组织者来说，他只要是跟着这个旋律走，把孩子们填入的部分唱进去，就已经算是一个原创的元素了。那再进一步的话，可以再让孩子填入更多更复杂的内容。

### 龚瑜 乡村老师需要具备怎样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就可以组织儿童开展合唱活动？

小喧 其实我之所以称我们的团队为歌唱团而非合唱团，是因为一方面我们确实达不到合唱的标准，比如没办法分声部，也没办法有更完整、更专业的表演（这主要是我个人的局限）；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降低我们学校乡村儿童参与音乐活动的门槛。既然我自己作为音乐活动的发起者、孩子们的支持者，没有特别专业的音乐背景，我们又是“歌唱团”，那么孩子只要喜欢唱歌、有基本的歌

唱能力，当然都可以参与啦，哪怕只是试试呢！最开始的圆梦歌唱团，就是这样的构成。

之后慢慢的，我发现这样的门槛还不够低——音乐的表达从来不止有歌唱这一个形式。我们的门槛，从最开始的唱歌不跑调，降到了只要有兴趣参与、愿意练习，就欢迎加入到音乐活动中来。比如在今年一月我们的冬令营“塬上之歌”分会场，大家一起练习一小段看似复杂的甘肃社火鼓点节奏“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咚哒”，志愿者佳睿和我就用“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来替代，以方便孩子们迅速记忆。我们分会场的伙伴里，有从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孩子，既有音乐基础好的，也有唱歌特别跑调的，但就刚才的那一段鼓点，所有的孩子最后都顺畅地打出来了。再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会缺少一些乐器，但其实随手拿起两个纸杯，就可以组成为一个乐器。以上这些看似是歌唱之外的音乐或声音表达形式，都可以是歌唱时的协奏、甚至成为歌唱表演的一部分。

更低的门槛，我们也有尝试过。我们的歌唱团里有一个四年级的小姑娘叫小花，她是一名脑瘫儿童，不能说话、不能唱歌，她的手用起力来也是痉挛的。其实一开始没有想到邀请她来加入歌唱团，但是去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给演出歌曲的最后一段设计是一起挥手臂，我突然就想到了小花，即使她不能唱、不能拿任何东西，但是她可以跟我们一起挥手臂啊。之后我们跟歌唱团的孩子们沟通（包括郑重邀请小花加入）、跟小花的班主任和家长沟通时大家都很开心，特别是小花的妈妈，她说小花之前从来没有上过舞台，只因小花是名残障儿童。

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歌唱、合唱还是打击乐等等，都只是一个形式，都是为儿童服务的。像我们的姑娘小花，她最后站在台上的时候，我们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坚韧和用心。她的服装，全程都是她自己更换的，而我最没想到的是，她用心地给自己设计了演唱全程的动作——歌曲的前半段，大家唱时她就跟着左右摇晃（背着手，尽力挺直脊梁），后半段时大家一起挥手，她也跟随大家一起。虽然她的动作有点费力、有点卡不上点儿，但是没有人会介意这样的不完美。这就是由个体、个体所属的集体、歌唱和歌唱所属的音乐或更多元的表达形式等共同构成的一个相互包容也相互看见、相互支持的小小的乡村儿童成长环境。

**谭清玲** 对于教师来说，当你自己的知识面越来越宽，你可能带团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方法。

比如说学生音准能力不是很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让他去找共性，因为我们的声音它其实是有共性的。还有比如排练的时候如何让学生更专业，那老师要先给团一个定位。我发现很多学校会出现一个误区，比如说经常性让学生唱原调，其实在很多作品当中，是可以根据孩子的特性去降调的。因为初中生处于变声期，音准不是很好，那我们老师能否关注到他们这个特点。甚至我经常会在排练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在找不到感觉的时候去想一爸爸的声音，因为爸爸的声音很磁性。这是我在排练中的一些经验吧。

**文琪** 首先，老师一定他要了解他的学生，

去了解合唱团每一个孩子的音色是什么样子的。对于班级合唱来说，每一个团队的音色有什么特点？因为毕竟我们是不同的群体，我们要在了解孩子们过后围绕他们的音域，去选作品。我在学校里面看到的很多中小学老师他们选曲其实不是根据孩子的特点，只是教师自己觉得这个歌好听。这就导致最后孩子们在呈现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根本不能完成。

其次，对老师来说，其实是真的需要循序渐进，从节奏开始，一点一点地给他设置难度，甚至有的时候带着节奏去读歌词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要一来就开始唱，其实孩子们唱不了。因为他发现所有混杂的节奏、音高混在一起，他就会产生畏难情绪。但是我们一点点教给孩子们，他其实会很舒服，他会觉得现在我掌握了节奏，我掌握了歌词，现



小瑄和新墟的孩子们

在我把旋律都掌握了。

再次，我们在唱的时候可以一段一段地教孩子们。我们经常发现很多孩子你给他一首歌，太长了他记不下来，他就觉得这个歌没法唱。这种情况哪怕在我们专业的学生里面都会发生。特别是你让他从头到尾地唱，他唱完以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唱了什么。如果是一段一段唱，他就很快能记得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教学本身也是有方法的。

最后，特别是在农村学校或者乡村学校，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些因地制宜的东西。用他们生活中能见到的，随手就可以发现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乐器。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再接触起来，孩子们就觉得我随时能见，很轻松能够获得，那么他可能就觉得难度没有很大。

**孙恒** 从我的实践中，以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分享一些思考吧。因为我们在乡村主要是做村歌创作，所以来的更多的是老人。我觉得分成两点：

第一，我们的方向目标是什么？如果我们定位是要去参加各种专业的比赛。从这个角度，那你的方法选取可能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的目标定位就是面对最普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老人小朋友这种群体，那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第二，我觉得音乐唱歌这件事情看上去只是一条明线，就是唱歌不跑调，唱得好听等等。但关于跑调这件事情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觉得根本就不存在跑调，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人都很与众不同。之所以叫跑调，是因为你把别人当

成标准，你跟别人唱的不一样，所以你跑调。

但如果从创作的角度，我们每个人只要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独特的声音，找到自己的音域，找到自己的音色，找到自己的腔调，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这就回到了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艺术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都成为艺术家、成为专业的人吗？还是说艺术是回到我们人本身，回到我们生活本身来为人服务的？

所以我在思考的是另外一条线索，就是歌曲背后的暗线。它和每一个人生命的部分有关，所谓歌由心生，饭养身歌养心。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有80岁的老人家翻山越岭，徒步一个小时来参加。他来到这里，可能一句话也不说，就是坐在这里。可是我觉得是他翻山越岭徒步一个小时，是用他的行动参与这个过程。他来到现场，即使他一句话不说，即使他开口唱歌跑调了，这个行为本身也会融进我们的歌曲创作。

我觉得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无论我们选取的歌词是不是可以跟歌唱者的生命情感和生活经历很好地结合，唱歌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创作对于写作者来讲，最难最大的挑战在于能不能敏锐地观察到一个人的内心情



谭清玲老师给合唱团的孩子们上课



孙恒团队进行乡村巡演

感。所谓的专业性，我觉得也是相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很用心，当你很用心地听，很细心地观察，这也是一种专业。

对于协作者来讲，他作为社会工作者、音乐工作者要具备一些特质，比如需要有一些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倾听、组织小组讨论、组织大家讲故事，去访谈、去记录等等。还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毕竟无论是合唱还是创作都需要去学习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创作的知识、合唱的知识。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换位思考，要从我们参与者的角度回到生活生命中，甚至可以发明创造很多方法，重在参与吧。

## 卢玮静 美育公益项目如何评估成效？

### 合唱的三重价值

我们会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美育类项目，或者音乐、合唱等，那该怎么去评估呢？同样是合唱，不同做法其价值是否存在差异？今天探讨的合唱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价值。有些价值是与其他的美育或音乐项目相通的，有些价值是合唱独有的。

第一重价值：放松、愉悦和生命舒展的价值。我们今天聊的很多故事，都关注到当一个孩子或村民进入到合唱中时，他是不是放松自在，生命是一种舒展的状态？合唱的门槛低，大家都可以广泛参与合唱，也包括



孙恒团队在重庆进行村歌创作

在合唱中人是怎么被理解和接纳的。刚才故事中（编者注：指的是当晚沙龙分享到的故事），我们看到特殊孩子在合唱中也能被理解、被接纳。你会发现，合唱可以包容和接纳很多不一样的生命个体，这个“接纳”我们不仅看结果，也看“被接纳的过程”。在“唱出来”和“接纳”中，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都获得了自我的舒展。我觉得这是合唱的价值起点——进入到一个社群里面被接纳。

第二重价值：合唱建构了一个公共场域。里面又可以细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在合唱中需要先倾听别人是怎么唱的、怎么发声的，需要先去尊重别人，去聆听，去包容。第二，当每一个生命个体在合唱时，也是有自我情感表达的，最终指向自我的力量感和自信心。在合唱发声的过程中，也是一种身体和整体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是可以不断增

强自我力量感，去感受自我与社群的互动和表达，在社群中自我的存在。第三，合唱是一种合作。合唱非常强调多声部配合，最终形成一个整体，那就需要合作精神，大家相互配合，并融合到集体里面，需要大家认同彼此和信任彼此。这是在公共场域中，大家的配合和合作。最终，合唱形成一个有集体感的共同体，有为了歌唱的共同目标，有归属感和亲密感，在不同声音附和的过程之中，感觉到彼此生命在呼应，在彼此温暖，在感受对方的生命。所以，第二重价值是合唱建构的公共场域，它分为聆听别人、自我表达与力量感、合作与形成共同体，最后形成一个整体。

第三重价值：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联结的价值。在关系建构维度，可以分为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孩子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里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可能会与学校课堂上建构的关系不一样，有更多的情感投入、人格的展开和互动。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上，不管是视频展示，还是舞台表演，都使得外部世界和孩子发生深度交互，在与世界的交互中，在关系建构过程之中形成对自我的把握度。

此外，这三重价值背后其实还有一条暗线——公共空间和公民精神的塑造。公共空间和公民精神是人在社会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它包括规则意识、契约精神、合作、信任对方等。这些内容不是靠我看到“公共”、“公民精神”这样的词就可以习得的，它是要在一个公共场域中有交往才能形成的。我觉得合唱把这条暗线（培育公民精神）的价值也实现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合唱都能实现培育公民精神这样理想化的价值呢，这就需要回到行动层面去思考，如何通过一套做法去实现“人人可参与”这样的理念和合唱的理想化价值？可以关注这些做法上的分野：

首先是合唱中人人参与，尤其是特殊孩子的参与。刚才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共性的做法或理念：所谓的“特殊孩子参与不了合唱”其实是我们的自我设限。“不存在跑不跑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调”——关键是你如何把每个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根据每个孩子的特性，找到每个人的闪光点。不是我们去框住孩子，而是根据孩子特点去做系统化整合。在特殊孩子的参与里面，不管是脑瘫孩子跟着大家一起挥手，还是手上挂个摇铃，都是靠我们创造性设计，超越了我们过去对能力认识的局限，例如必须音要唱得准、必须表现得很好、得有感染力等。其实合唱不需要有限制，当你有这个意识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可以打破一切原以为的障碍。

再回到健全孩子的参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接纳，思考如何把孩子放在恰当的体系之中，如何让他学会聆听、表达和合作。其中，教师是这里的关键技术承载者。那我们从做法上要关注如何赋能老师，如何让教师以一种轻松和多元的方式让孩子们参与进来，摒弃已有的限制，同时不要把“唱得好”作为目标，把合唱局限在工具化或功能性位置，我们不要给老师设置太高的门槛，让他有畏难情绪。

所以我们要让老师们看到合唱背后的价值理念，即是不是认同“人人可参与”的合唱体系，在共同认同的价值基础上再去考虑



谭清玲老师带领欢乐合唱团参加中国合唱大会暨2023全国青少年合唱展演

专业化的合唱教学。当先认同所有孩子其实都有可能参与，然后再考虑怎么去设计如何参与。在做法层面，其实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也可以相互支持形成一个知识生产和经验积累的社群。整体上，老师先要有感知，打破传统和限制，然后再去探索做法。

其次是在过程中，如何促进合作、激活大家内在的表达、情感的流动。如何去发现每个人的价值和每个人的美？其实这里的做法也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在评价方式上，也需要打破固化思维，并不是只有唱得足够好、长得足够好看才能够被挑选出来。在这个过程之中，人人可参与的理念是一以贯通的。最终，合唱也不是追求一个名次或者奖励，而是歌唱本身。如果在一个县域，可以去形成一个节日的氛围，去传递力量、表达快乐的氛围，而不是追求排名，追求我是第一名，你是第二名。这也是我们合唱，甚至是美育所期待

的——在美育中体验生命流动和彼此照见的美好，让更多县域也好，更多乡村也好，不管是80岁的老爷爷，还是很小的孩子，都可以有这样的生命体验，这是我特别有感触的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各位正在做的事情——去思考如何让合唱、让美育可以成为一个人人参与的事情，从理念到做法上的一个开放的探索。



# 阅读如何美育？

## 02

2014年，政府部门发出了“全民阅读”的政策倡导，公益组织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阅读教育，至今也已有10多年的时间。2024年4月26日，美育网络第20期在线沙龙，以“阅读如何美育”为主题，邀请了公益组织、一线行动伙伴和乡村学校老师，共同探讨阅读和美育的关系。

（以下内容为转载节选）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马红生

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镇中心学校  
小学语文教师

卢璐

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一勺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联合发起人、艺术总监

李杰

A4 儿童艺术馆馆长  
iSTART 儿童艺术节首席策展人

谭丽

哆悉达阅读对话工作室创始人

袁泉

爱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小红书读书博主



龚瑜 我们今天在这里说“阅读”、“美育”，到底指的是什么？

马红生 “阅读是美育的途径，美育促进阅读品质的提升”

我是来自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镇中心学校的一名语文老师。同所有的乡村学校一样，我们这所山区学校也面临着学校规模缩小、学生数量减少、教师老龄化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所有的老师们仍然秉承着教育的初心，站在儿童的立场，努力做我们自己能做到的事情，改变着我们自己能改变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才有了我们“阅读+美育”的课程。回顾课程的发展历程，要追溯到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农村学校，老师们需要包班教学（即一个老师负责班级的全科教学）。因此，我在语文课上教完古诗词之后，往往会带领学生结合课文内容，用美术的方法来绘画，这也算是我开展“阅读+美育”活动的初次试水。

2014年，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我所在的学校也积极推广阅读活动。2016年1月25日，栗家庄镇中心学校“栗言栗行读书联合社”成立，联合社把学校零散的读书活动整合起来。阅读内容包括课内阅读，也包括学生平时的课外阅读。我们把突破点选在了“绘本阅读进课堂”，充分利用“地方课时”和“校本课时”开展。由于绘本的特点，我们可以利用部分语文课时和美术课时，探索并整理出“读封面想题目”、“读画面想故事”、“读故事想人物”、“读故事画插图”等阅读方法，把阅读与美育进行整合。这是“阅读+美育”的1.0版雏形，让孩子

们在欣赏美丽画面的同时，收获语言文字知识和提升语言运用技能，并获得审美、思维、道德、情感多方面的提升。

1.0版的“绘本+阅读”让老师们感到有意思、有意义，表现之一是只要家里有小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的老师，都不约而同地购买了绘本，回到家让自家孩子进行绘本阅读。通过这样的方法，学生们课外阅读的课时也找到了，老师们的劲头更足了。

2018年，我们邂逅了一公斤盒子公益创新机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对“绘本+阅读”进行了迭代升级，开始2.0版的“绘本+创作”，课程形式是“读绘本、创绘本、演绘本”。学生根据绘本描述的内容，运用美术技巧动手创作绘画、手工等作品，然后针对作品进行口头或书面表达，或者把绘本情节改编成表演等综合实践活动。

“绘本+创作”整合了阅读与美术，也整合了阅读与其他的艺术，比如演绘本用到了音乐，手工创作则用到了劳动方面的综合实践艺术。阅读素材也从绘本拓展到其它儿童读物，比如孩子们读《呼兰河传》时，用拓印版画或者绘画的方式去制作“美丽的乡村”版画和“我们的家”手工模型；读《海底两万里》、沈石溪的作品和《昆虫记》时，就去搜集树枝、树叶、小石头等自然界中常见的植物，创作“大地艺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阅读与美育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是可以相互融通的。

2020年，中心校开展课程综合化实践，3.0版的“创育项目”产生了。这个项目的基础是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我们所在的汾阳地区面食比较出名，我们就以它为背景，通

过阅读相关材料、手工制作，以及其他的艺术形式来进行课程研发。这个时候，我们的阅读不仅“很美育”，和数学、科学等其他学科也有了联系。比如，村里的老屋、文化站和村委办公楼等建筑都具有对称美，就像数学里的轴对称图形。于是，我们在绘本阅读材料里引入相关内容，并在绘画和手工制作的时候体现对称美，让学生感受到美育与生活、美育与数学、美育与阅读都是有关联的，并初步掌握跨学科的意识。因此，在3.0版的美育中，我们以生活为基础，以阅读为文学情境，以美育为实践手段，从而实现阅读与美育的整合，同时尝试融合其他学科。

2022年新课标颁布，我们的课程迭代升级到4.0版“核心素养+”，以核心素养为课程目标，站在整体育人的角度思考美育课程的价值，开展大美育、大阅读视角下的课程整合。其中，语文核心素养中重点提出的“文化理解与传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生命，也是人们对美和人类情感的感受。于是，“文化传承”就成为了美育课程4.0版的经营理念。结合已有的实践经历，我们希望通过理论的升华实现美育课程的再升级。2023年10月，我们申报了山西省的“十四五”规划课题，题目就是《基于乡土场景的跨学科主题学习任务化的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语文的阅读和艺术方面的美育这两个学科的整合。

因为我们的“阅读+美育”，从一开始就是从课程建设的角度来切入的，所以我们把阅读与美育当作了一个整体，认为阅读是美育的一个重要途径，美育则能够促进阅读品质的提升。阅读与美育共同塑造人的全面

发展，是一个结合体，其核心是立德树人。

如果要给阅读和美育下一个定义，我想，阅读是一个关于内容的概念，但也有实践性的动作，即通过实践性的阅读来完成读书任务。我们要将阅读变为每月每日、逐月逐日坚持做的事情，坚持到最后，我们都能够心情愉悦地阅读，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阅读。

对于美育，我们有类似的想法。做美育课程，我们并不是要所有接受美育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艺术家，而是要让更多的人成为他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我们追求的美育是一个“大美育”，从内容上说，它包括自然、人文等方面；从目的角度看，它包括审美、思维、价值观、心灵、道德，它也是想象力和创新意识的教育。

### 卢璐 “美育的核心是创造，阅读为创造提供力量”

马老师说到，美育和阅读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过程，我非常同意。对于禾邻社来讲，阅读和美育散布在教育的所有环节里。如果非要分一下它的边界，大致可以从输入和输出这个角度来划分。狭义地讲，阅读是通过书本输入图文信息。从广义上讲，阅读是多种多样的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的输入，比如说看电影、和他人进行讨论等等。相对而言，美育偏重于输出。也就是说，我们把从外界输入的内容进行内化、创作，再把它展示出来，通过某一些介质去跟他人进行交流。在实际教学中，美育和阅读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有可能出现，溶解在整个过程中。

在这里，我想通过一张图和大家分享禾邻社的教学理念。图的中心是禾邻社美育的

李杰 “只有当阅读成为日常，  
美育才能产生”

在历史的时间维度下，人类直接通过文本去认知世界的过程，在人类历史当中是非常短的，甚至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能够通过大量的阅读去了解前人的知识。所以更多的时候，人类在历史长河当中的阅读，其实是一种“大阅读”：人们可能通过口传，或观察日常生活和自然界的变化来完成阅读，比如研究不同的节气，看自己父母的脸色，看乡里乡亲的关系。在更原始的时代，人也可以通过壁画中描绘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经验来做延伸的阅读。

美育也是一样，在人类历史上谈美的历史也非常的短。很多动物可能在看到天色变化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湿度、温度，或者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或机遇。但人类爬到山顶、看到风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我们经常会在乡间碰到这样的农夫，他可能跟旁边一直在耕种的人不同——他特别想画一幅画，或者他想到了前人的哲思，他可能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我认为，这就是我们人性当中很本能的部分：对美的感知和对更广泛的事物的阅读，以及随之产生的经验。这些不是人类单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而是在我们的原始脑中的基因代码里就有的。

反过来说，当下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过度地追求意义，比如什么是美，或凡事都在说美。如果孩子不愿意阅读，或者他的阅读没有达到我们当下的素养就会非常担心。我跟前面老师观点不太一样的，我认为每一个孩子、甚至是大人，他们阅读的周期都不一样。我记得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在初



核心目标——创造力。在最外围的三个要素是我们教学的丰富素材，包括自然环境、社区生活、传统文化。中间层是一个循环的链条，它从知识理解开始，到探索体验、创作实践、交流展示、领悟拓展。这条链条是循环往复的。

创造力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全人发展的目标，同时，创造力是一种权利，是一种人人应有的权利。哪怕是从事重复性的工作或体力工作的人也能够创造。这不仅是能力的问题，更是权利和平等的问题。我们相信每个人都能从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获得创造的力量，所以我们做阅读和美育相结合的课程时，首先不会将美育的产出限制在某一类艺术作品的创作上——它可以是独立的观点或思想，也可以是某一个实际事务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阅读是为创造提供力量的重要资源，因此阅读活动的设计需要围绕着如何发现和使用这些资源来展开。

中三年级才开始，我对前面的阅读没有太多记忆，或者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前，虽然我不怎么说话，但我仍然发现我的阅读能力是在发展的，因为我的阅读能力有很强的图像性。我原来很喜欢涂鸦、画漫画，并从中获得了很多别样的阅读经验。我发现，每个人都可能有适合自己的阅读代码，而不是单纯用一套公式来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提升阅读能力。我们在乡村面对孩子的时候，没有办法用丰富的资源和选择来推进他们的阅读，反而更应该营造适合于他们情况的阅读环境。

那么，阅读为什么这么重要？一是对内心的探索。我们在看书并从书中感受到共鸣的时候，那些触发共鸣的点本身也是我们对自身的回应，它带动我们的经验，构成了一种新的、创造性的连接，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相连。所以说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对自己内心的探索，然后同时可能延展到对他人的内心的共鸣和共情。

二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在阅读时，我们的经验会从两个面向展开。第一个面向是虚拟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里还不具备的部分，我们通过阅读提前去模拟。同样，在美育的过程中，不管是生活经验的美育创作，还是通过一个物品的制作去留痕，也有模拟的成分。第二个面向是实在的部分，就像刚才几位老师所提到的，美育触发的不仅是人们对美的感受和认知，也有可能是社交能力或社会认知的提升。在这种外在的探索中，阅读能起到非常大的支撑作用，因为阅读往往能集合感知层面、知识层面和共情层面的能力。

与此同时，美育的过程往往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当孩子在阅读中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时，他就是在被书本、自然或者人所打动。他有可能被文字的美、被人之间交流共事的美所影响，而如果他还愿意把这些影响进行沉淀、分享和创作，那就是在加深美育的过程。因此，人们对阅读和美育的连接在一开始是非常私人化的，不太可能通过有目的性的方式去建构属于每个个体的连接。

从我的经验来说，很多时候需要先给孩子们提供阅读的氛围、场域，带给他们正向的阅读经验，给他们制造机会去感受阅读过程中的美。这个美的过程是需要根据每个孩子的节奏变化去推行的，而非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三的步骤。我们的很多项目可能会持续十年、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就像马老师所说，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阅读成为生活的日常，当探索美、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深入到日常的时候，美育才能产生。

## 龚瑜 如何让阅读的过程是美育的？

袁泉 “通过图画书和文字，激发孩子对美的感知”

我想借用几本书来分享我的感受。第一本书叫《大自然的四季歌》。创作者叫做海伦·阿普恩斯瑞，她用植物叶子、种子、花瓣拼贴出各种各样的图案，向我们介绍植物的叶子、种子和它的生长规律。这是一本非常美的书，但除了让我们能感受到美以外，孩子（尤其是乡村的孩子）能从中意识到：我们从大自然里就能找到很多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常说，有些孩子不会画画是因为缺少纸

笔，但实际上，我们在乡村开展的美育活动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他老师们也提到，绘本可以激发孩子的创作欲望，因为在看到美好的画面以后，孩子们总会想去模仿。

第二本想分享的书是《万物循环》。这套书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它主要讲了万物生长之间的自然规律，有一些轻科普的知识，但是由于它的画面实在太美了，能让我通过它的画面和文字去感受世间万物的不同。它的色彩丰富，画面粗犷，线条色块非常方便孩子看完以后去模仿，给予孩子们一些灵感去创作。通过绘本这种载体，我们可以看到阅读和美育之间的关联。

还有一本书，叫做《最蓝的蓝色》。它是一部传记，讲述了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摄影师的故事。在书中，小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大自然的美，并和她的爸爸共同研究昆虫。虽然那个时代的女性是不被允许上学的，但在爸爸的鼓励下，她坚持学习，并争取到了去最高殿堂学习的机会。在一次过生日时，她收到了一部相机，成为了最早一批拥有相机的女孩。后来，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拍摄照片的女性，并发明了蓝晒摄影术。这几本书一方面激发孩子去关注自然，另一方面也激发孩子去关注美，再用自己的方式去创作属于自己的美。

除了图画书以外，我们的儿童文学、文字也能激发大家对于美的感知。我们常说，好的儿童文学拥有优美的文学性的语言。我最近在看《岸边的雅比》和《雅比的深秋》，其中有段很简单的描写：

“金黄色的帐篷树是一棵山毛榉。和普通的山毛榉不同，金黄色的帐篷树像柳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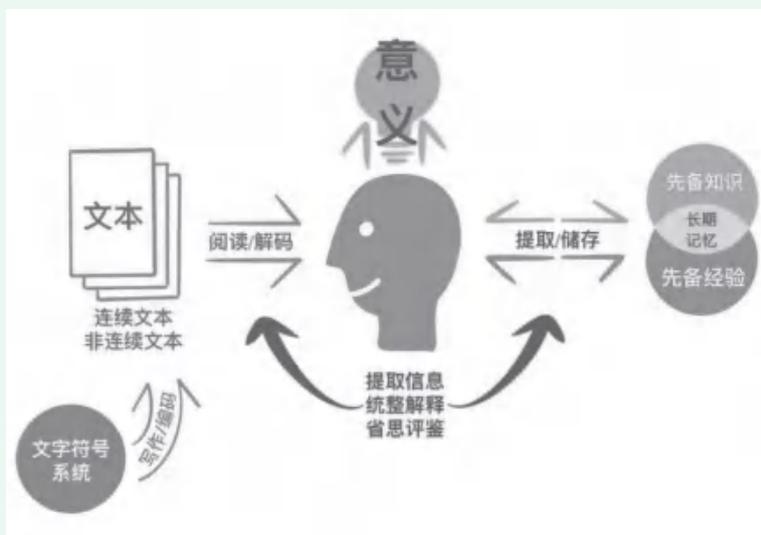
样，柳枝一直垂到地面。秋天来到后，片片树叶被染成了金黄色。拨开树枝走进去，仿佛走进了金黄色的帐篷里，阵阵风儿吹过叶子、花飘落。堆积的树叶，好像在帐篷树下铺了一片金黄色的地毯，阳光透过树枝交错的树冠间隙，照在金黄色的地毯上。”

我脑海里很快就有了这棵山毛榉的画面，感受到了阳光透过树缝中间照落，落叶变成了金色。即使不看书里的画面，我们的脑海里好像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幅场景。也是因为读过这样的文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看到相似的画面时，文字会再次跳进脑海里。日后，我们创作的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都能从中获得灵感。

## 谭丽 “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目标”

阅读是什么？看书的动作、分享、表达，都跟感官有关——所见，所思，也包括所感。同时，它也像一个黑匣子，因为它对情感和表达能力的提升都是比较模糊和感性的过程。世界经合组织（OECD）提出阅读素养的定义：阅读素养，是为了实现个人发展目标、增长知识、发挥潜能、参与社会活动而理解、使用、反思书面文本的过程。我们经常讲的阅读是对文本的阅读，但如果从解码、提取、储存、产生意义的过程来讲，阅读素养不限于阅读文本，对人、环境的阅读也同样是一种阅读，也需要阅读素养、阅读能力、阅读互动的支持。

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的信息，包括书、小视频、电影都是经过文字符号编码呈现出来的形式。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调取自己原有的经验，去做信息的提取、统整、评



阅读过程图（图片由谭丽提供）

鉴，最后产生意义的过程。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在于儿童的整全发展，比如中国学生核心素养中提到的自主发展、社会参与、文化基础，都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当我们试着理解阅读是什么的时候，阅读的内容和方法都在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建构儿童、成人的整体发展，而这也是美育的目标。

在连接阅读和美育时，我会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选择美的文本。从内容上选择美的文本，包括设计美、语言美、立意美，为阅读过程建构审美的基础。

第二，关注美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一定是完全指向创作的，比如我们在课堂上跟孩子互动的过程是美的、提问是美的、对话是美的，在美的过程中尊重差异、启发儿童自主性，从而支持儿童的发展。

第三，探索美的目标。当我们将阅读视为内容和方法，并使用丰富的素材指引我们思考教育的目的，我们就可以选择更贴近儿童当下的需求去设定目标方法，比如关注身

心健康、自主实践、创新力等方面。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阅读和美育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从狭义上看，我们常常在活动的拓展中使用美育的媒介，比如绘画、摄影和雕塑；从广义上看，两者共同指向人的发展。无论是阅读项目还是美育项目，我们都在关注孩子在当下缺少什么。通过对儿童的观察和调研，我们机构关注到孩子有情绪表达、同理心发展、人际交往、合作等方面的需要，他们会对生活中的规则与自由感到困惑，比如为什么家长可以玩手机但他们却不能玩。基于这些问题，我们会借用一些阅读文本来帮助孩子开展对自我的探究，让孩子有表达的空间、创作的自由。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设计，融合了阅读和美育的方法，以及我们共同关注的人的发展。

## 龚瑜 如何在乡村学校开展阅读美育活动？

### 卢璐 “打开绘本的创造力”

在用阅读来做美育课程时，禾邻社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称之为“A + B”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我们通过绘本阅读找到一种创作形式，然后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早期设计绘本课程时常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我们有一套课程是基于绘本《小米的四时奇遇》开发的。这套原创绘本一共12册，以一年四季12个月相关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虽然形式很简单、很常见，但是它的难度在于，如何从阅读里找到一个跟美育创作特别合适的契合点。比如说，在《寻龙记》这个故事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春天的想象。这个故事



本身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侧重于引导学生分析水墨画如何表现热带雨林的风貌，感受画面节奏、人物心理和情节气氛的结合，从艺术的表达方式上，让孩子们去理解这些画面视觉元素如何和文字配合起来叙述情节、描写情绪。在这种方法中，我们通过绘本本身的特征，去发挥它的画面优势。另外，绘本还有一个优势：绘本的语言往往是韵律感和诗意比较强的，我们

的结局是，沉睡的龙打了一个喷嚏招来了春雷，唤醒了万物。所以我们在想象春天的时候，没有直接从绘本描绘的春天画面导入，而是让孩子们闭着眼睛听春天的声音，然后把对声音的感受转换成画面创作。一方面在情节上有了顺承，另一方面暗示了故事里在黑暗中一路寻找的感受，还提供了不一样的联想素材，避免了创作时的空洞和千人一面。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绘本的画面优势，欣赏和学习视觉作品的创作。我们今年上线了一套自然神话美育课，这套课程的阅读资料是一套广西壮族民间故事改编的绘本。其中一个单元是基于《最后的百鸟羽衣》开发的，这本绘本是由著名的画家阿梗用水墨创作的，



《小米的四时奇遇》系列绘本（图片引自象野 Space 公众号）

也会由此出发来和美育结合。

第三种方法，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发的一套课程，叫做《寻找我的想象世界》。这套课程衍生于我们的侗寨绘本《找金鸡》，编撰的逻辑是在同一个主题下，阅读多种文本，并通过不同的艺术表达形式，反复从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拆解融合，在循序往复的过程中，打开老师和孩子们的思路。例如第一个单元，主线是自我认知和表达，通过阅读《找金鸡》、《佩泽提诺》和《我的颜色》去探讨自我是什么，如何在外部世界中定位自我。学生在理解文本的同时，模拟绘本中的



形式，用色彩和形状表达我是谁，我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单元的主线是比较真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我们通过让孩子们比较阅读《找金鸡》、《十二生肖》、《山中》，学习如何使用文字和画面构造一个想象世界，并且打通画面和文字之间的关系。第三单元突破了文字和画面的限制，让孩子们了解如何用歌声、音乐和节奏进行叙事，并练习用图画展现旋律和节奏，探索视觉和听觉的通感。

### 谭丽 “在回应孩子的需求时，回应老师的需求”

我们正在跟一些老师尝试把阅读与学科单元融合起来，比如在教授三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习作“我的植物朋友”时，结合绘本故事、讨论分享和校园环境，引导孩子真实地观察身边的植物，记录观察的过程，完成有体验的写作。再比如说，到了三年级下册，很多课文都会跟童话有关，那其实就可以让孩子去创编绘本。语文学科中有比较丰富的写人、写物、想象等相关的写作主题，老师们可以结合不同的载体，比如绘本、班级、校园观察，整体地打造一个课题，让写作教学变得更加丰富。

在我的观察中，乡村老师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常常在做教师阅读教育培训的时候强调：阅读不仅需要回应孩子成长的需求，而且要回应、解决老师当下头疼的话题，以及怎么运用老师当下可以拿出来的时间。我会倾向于用这样的方式激发老师们的参与动力，因为让老师们完全跳出学科和跳出他们自己的工作范围去做一个全新的课程，对他们来说是有挑战的。

因此，我们在结合阅读和美育时，首先需要观察儿童和学校的情况。人的发展目标是很多的，对于老师们来讲，与其面对这么多的目标，不如回到当下对孩子的观察，然后再选择目标，寻找可行和可持续实践的空间和时间，融合阅读内容和美育媒介，给予儿童和教师恰当的支持，最终回到人的整全发展。

### 袁泉 “选书要有方法”

在选书方面，老师自己需要知道如何选书、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我可以分享几点建议：

第一个建议，优先阅读经典的图书。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在有限的阅读时间和资源内优先选择经典的名著或图画书。《爱阅小学图书馆书目》和《爱阅早期儿童阅读书目》为0到12岁儿童列出了将近5000本书，这5000本书里一定有你需要的书。

第二个建议，选择你认可的阅读推广人所推荐的书目。当你读这些被专家认可并推荐的书时，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总结自己的阅读感受：我是喜欢这本书还是不喜欢这本书？我为什么喜欢它？我为什么不喜欢它？我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当你总结完后，在遇到其他书时自然就有了一个考核的标准了。

第三个建议，对于跨学科的阅读，可以安排所有学科的老师都去阅读同一本书。我相信，不同学科的老师是能看到不一样的内容的。比如《他们都看见了一只猫》这本书，无论给到哪个学科的老师，一定能从自己的学科看到一些内容，无论是图形、动物的视觉效果，还是一些人文的视角。在学校图书馆或班级图书角选择图书的时候，尽量包含

各种类型的书，以便不同学科的老师都能找到素材。

### 李杰 “不如只看一本书”

首先，我认为老师们需要一个锚点。乡村老师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很多的概念和资源都会涌向他们，所以有必要找到一个支点。其次，我认为还是要从小的目标和小的可能性出发，不要一开始就去追求过远或过宏大的目标。其实不光是乡村，城市也有这个问题。城市的学校动不动就提出“全球少年素养”，很多时候都在拔高对人的期待。当我们过多地关注理想的儿童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具体的儿童，看不到眼前儿童的需要。当我们把老师自己的闲暇时间和学习成长的时间占满的时候，不管是老师还是公益人都已经没有办法去容纳各种可能性，而是用一种模块化的方式推进他想要做的事情。

因此，有时候与其看 100 本书、1000 本书，不如在不同时候看同一本书，就包括刚才老师提到的，不同老师读同一本书，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做的。我们应该尽可能给老师一些弹性，给孩子一些弹性，让彼此了解加深，有一个更长的观察过程，不断地在中间去进行评估和留痕。我们应该看到孩子在阅读时的变化，而不是不断地去投喂。对于孩子来说，不断吸取的过程可能也是一种负担，会让我们本已沉重不堪的身体过度地被这些信息和知识所累。

很多公益人和教育人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随之产生行动力，但很多一线的老师其实是压力很大的。当我们说出来“这些资源都在这里，你可以随便看”的时候，乡村老师们

可能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他们的时间都很有有限，他们的身边也没有太多的氛围和能动性去支持他们。个别的乡村老师不断地有机会去收获和吸收、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鹤立鸡群”。他们可能会跟自身的教育环境之间产生一些距离，而这种距离也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

# 美育与非艺术课程有何关系？

## 03

学校教师和广大一线教育者在提及阅读时，往往会想到语文课；提及美育，则会想到美术课、艺术课。大家习惯于用课程思维或学科思维来理解新的概念，但在美育从业者多年以来的探索中，不同学科的老师们发现了美育的更多可能性。

2024年6月20日，美育网络第21期在线沙龙，围绕着“美育与非艺术课程的关系”这一主题展开探讨。为了呈现更多元的跨学科实践，参与的嘉宾有多年在数学、科学和体育课程中进行美育探索的老师，以及深耕美育议题的高校学者和公益项目伙伴。

（以下内容摘录选取）

##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 尹一青

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七里小学  
副书记、原凝碧小学校长

## 罗建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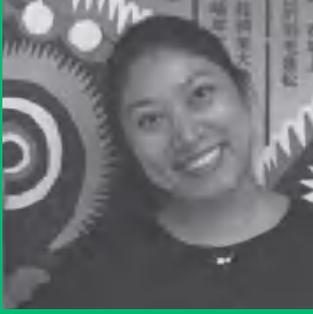
重庆两江新区金山学校教育集团副书记  
本部执行校长

## 安静

安静的美育工作室创始人

## 李雪垠

西南大学美育研究院社会美育中心主任



## 龚瑜 如果称呼你们是美育老师，你们认同吗？为什么？

尹一青 如果从美术课、音乐课等技能训练的角度来理解美育，我可能只是一位科学老师。但我们现在说的美育是从育人的角度说的，而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育人，并不局限于学科内的知识。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认同自己是个美育老师，但我更喜欢的称呼还是科学老师。

罗建华 在接触到美育之前，我认为美是一种形式化的、外在的东西。当我在几年前真正接触到美育，特别是“大美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以前的认识是多么的肤浅。我意识到，美育所关注的是真正的美，是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的融合，是一种完美的、和谐的融合。

在数学教学方面，新课标列出了三条目标：第一条，关注知识与技能；第二条，关注思想与方法；第三条，关注情感态度，例如对数学美的感受。从第一条到第三条，级别是逐渐升高的。所以在我的心目当中，美育老师跟学科老师比起来，级别会更高一些。如果一个老师能够让课具有美感，让孩子们有美的体验，那么这位老师绝对超越了普通的学科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你称呼我为一个美育老师，我会更开心！

安静 在思考“美育老师”这个称呼的时候，我想到了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如果说“语文老师”的定义是“教语文的人”，那“美育老师”对应的就应该是“教美育的人”。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美育是没有办法教给孩子的，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美育老师。不过，如果将“语文老师”定义为“让学生可以喜欢上语文的人”的话，那我觉得美育老师可以作为我的一个身份，就是让大家能够喜欢美、发现美、观察美。

当我在培训中面对教师的时候，会传递一些与美育相关的核心观念，这时候的我确实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美育老师。但面对小朋友，我觉得他们是没必要去学美育的，他们只要浸润在这个环境里就可以了。成人需要学习、接触美育，而孩子们需要在成人学习了解过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持续地受到影响。这个影响可能来自于教师，可能来自于家庭，也可能来自于他所处的环境和社会。



安静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美育体验

李雪垠 我肯定是个美育老师。

从广义上讲，教育的终极价值是探求人类的真善美，那其实每一位老师的教育境界里都含有让自己更完善、更好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美的。每一个老师的心中都暗含着求美的精神指向，但老师需要经历一个自己启蒙自己的觉知过程。参会的几位老

师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教学视野，来重新认识人的内在，并对教育求美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同时又能够依托自己的学科教学来完成整个塑造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不去谈美术和音乐的具体问题，而是走向人类整体对教育和知识传承的理解。

其实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美，所以当我们在谈自己是不是美育老师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每一个老师能不能唤起自己的这种角色意识。这也是我们新一轮美育改革实验中非常重要的工作。

### 龚瑜 有美育意识的老师怎么教数学、科学和体育？

罗建华 作为一个数学老师，你首先要充分地了解数学。你不能天天只是拿着一本数学书，上个数学课，改个数学作业，但其实对数学并不了解。你其实更像一个推销员，而你要推销的产品就是数学。因此，你得了解数学，理解它有什么魅力，有什么优势可以吸引到孩子，而不仅仅是当一个邻居：你们的物理距离很近，只隔着一堵 20 公分的墙，但你却对邻居的姓名、爱好一无所知。

你要成为数学的信徒，相信数学是美的，相信它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人们都说数学是最理性的学科，因为数学是建立在推理基础之上的。物理化学的基础是实验，而实验是人为的，就可能会有误差。但数学的基础是推理，它从一些正确的东西推导出另外一些正确的东西，是能够经得起推敲并且不受外界因素影响，所以我们说它是最理性的学科。

那么，数学究竟美在哪里？

第一，简洁美，源自数学的抽象性。数

学是从世界上所有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数和形。就像有人说，数学家爬山跟其他人爬山是不一样的，因为数学家永远在找一条最近的路。而我觉得，简洁在很多地方都是很美的，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模型美，源自数学的应用性。数学通过建立模型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它解决的永远是一类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大家熟知的问题：同时打开进水管和出水管，什么时候能够把水池注满？让主持人崔永元困惑了 30 年。它其实是一个模型，而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模型。模型美就是让孩子们有这种应用意识，能够发现数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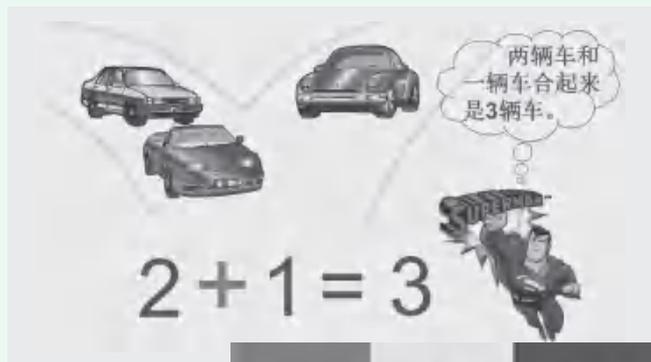
第三，秩序美，源自数学的逻辑性。比如，轴对称就有一种秩序。从形式上看，秩序是最容易产生美感的。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小学一年级讲加法的时候，举了一个情景动画：在两条路上，左边来了两辆车，右边来了一辆车，两辆车和一辆车合起来是几辆车？用数学的方法把这个情景抽象化，就是把两辆车用“2”表示，一辆车用“1”表示，合起来用“+”表示，最后得到的三辆车用“=3”来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第一个算式： $2+1=3$ 。

如果你想要在这个时候体现数学的模型美，在讲完“ $2+1=3$ ”之后，我们可以多问孩子一个问题：“请你想一想在生活当中你觉得还有哪些问题也可以用‘ $2+1=3$ ’来解决？”孩子会说：

“假如我早上吃了两个包子，晚上又吃了一个，我就一共吃了‘ $2+1=3$ ’个包子”，或者说“我本来有两支笔，妈妈又给我买了一支，我现在有三支笔就是‘ $2+1=3$ ’”，再或者说“我们家

两个大人，还有一个小孩，就是‘ $2+1=3$ ’”。他们能举很多的例子，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总结：“这样的例子举得完吗？是举不完的，你看你们举了这么多的例子，在数学里面一个算式就把他们全都搞定了。”在这个时候，他发现原来“ $2+1=3$ ”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粗暴的算式，原来它这么厉害。后面再做数学题，他也在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算式，它是可以帮助我解决很多类似的问题的。



通过模型来理解算术

$\begin{array}{r} 823 \\ \times 15 \\ \hline 4115 \\ 823 \\ \hline 12345 \end{array}$	$\begin{array}{r} 953 \\ \times 57 \\ \hline 6671 \\ 4765 \\ \hline 54321 \end{array}$	$\begin{array}{r} 333 \\ \times 37 \\ \hline 2331 \\ 999 \\ \hline 12321 \end{array}$
---	--	---

拥有秩序美的数学题

这个就是数学里面非常典型、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一种引导方式。形式美的例子其实也很多，但不是任何时候都有，也不是每一节课里都有，但是孩子们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数学真的是一种模型。我们要让他们体会到数学的存在价值，而这也是一种美感的体验。

再举一个秩序美的例子。在上三位数乘两位数这节计算课的时候，我给孩子们出了三道题： $823 \times 15$ 、 $953 \times 57$ 、 $333 \times 37$ 。看上去，它就是三道简单的三位数乘两位数的题

目，但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在做的过程当中，会时不时地发出声音。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题的答案暗藏玄机。第一道题  $823 \times 15$  的答案是 12345，第二题  $953 \times 57$  的答案是 54321，第三题  $333 \times 37$  的答案是 12321。当孩子们在做这种题的时候，他会觉得原来计算不是我们想的那么枯燥，你看 12345、54321、12321，这是回笼数，从形式上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吸引，也能够让他产生愉悦的体验。

在 25 年的教学当中，我在上课前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这节课，我拿什么来吸引我的孩子？我虽然获得过一些荣誉，但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第一是我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对课堂的热爱；第二是我的学生，他们也能跟我一起享受课堂，让我们在数学探索的路上越走越远。

尹一青 我现在主要教授的是科学和体育。最开始的想法是在校园里建造一个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快乐的地方，都有一个来学校的理由。因此，我们将科学课中的部分知识点转化为游戏，放到场地里去。比如在扑克塔游戏中，我们会在教室里提供扑克牌，教孩子们最基本的搭建方式，具体后面怎么搭，就让孩子们自己来尝试。这就用到了上小下大的原理，但在这个阶段，小孩子是不知道这个知识点的，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体验。等到他将来到六年级，就会理解上小下大原来是这样子，我以前玩的游戏是这样做的。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用纸杯搭建塔。为什么会选择扑克牌和纸杯？在乡村，这两样东西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也是最省成本的，这样才能确保所有孩子都可以加入。



学生们在教室中搭建扑克塔、纸杯塔



这样的活动还培养了学生的耐力，因为他需要安静地、小心地才能放好，尝试多次之后才能完成。当时我们班里有一位智力缺陷的学生，经常会搞破坏，把别人搭好的塔破坏掉。其他学生也因此养成了习惯：被破坏了怎么办？没关系，重新再来就行了。一颗包容的心出现了。

我后来上体育课，发现孩子们总是喜欢在大课间跑来跑去。于是，我们做了一个九宫格的三子棋，让孩子们拿着脸盆跑，把棋子放到格子上连成线。通过这样一个小游戏把学生跑步的欲望点燃，不用老师教育学生用力跑，而是自然而然地在游戏中跑起来。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的初中学校提出学生臂力不良，但在小学阶段练臂力肯定会让学生厌烦，所以我们就在墙上钉了一排攀岩器械。学生们喜欢攀岩，手指力量就上来了，但更惊喜的是，我们发现学生能够很自觉地排队，而不是高年级学生会去插低年级学生的队。这也是一种无心插柳的美育效果。

我们总是在思考，孩子们想干什么、愿意玩什么，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比如，空气火箭只要跳一下就能发射得很高、很远。久而久之，学生们开始不去思考，只知道我在45度角用力跳，就能发射到最远。所以我们就加

了定点降落的任务，规定哪一轮要降落在哪里，这样他就要思考每一次发射的角度和力度如何能配合起来。

**李雪垠** 我们经常讲，一个学校能不能做好美育，校长很重要。如果非要让尹校长说自己是美育校长，他又会觉得我不是美育校长，我还没有到达那样的境界，但是他的确能够释放儿童在学校里的天性，给他自由的空间，让孩子们爱上学校，爱上学习，爱上和其他孩子玩耍。在我看来，无论是城市学校还是乡村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教育情怀，都达到了美的境界。

在尹校长的例子中，孩子们自发形成了一种秩序。为什么？高境界的审美教育其实是非常深邃的。这种秩序感、美感，是人类理解宇宙万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让他通过丰富多彩的感官体验与世界建立起生命内在的联结。

这一次教育部颁布的“美育浸润行动”政策文件里面唯一多了的两个字是“浸润”。罗老师在知识教学层面进行了美的挖掘和呈现，而尹校长的工作，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展更高阶的课程教学之前，就把我们要学习的内容趣味地融入到了校园文化里。孩子们在



学生们正在搭建和发射“空气火箭”，飞得高，也要飞得远

里面浸润着，潜移默化地喜欢上了科学探究，形成了一种对秩序的理解。

爱因斯坦曾说：“我的智商其实是滞后的，因为大部分人过了孩童时期就不去思考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了，但我却一直把它作为人生的问题来思考。”带着儿童记忆的综合感知会让他沉淀下来，在他以后的科学探究中，慢慢地引导他去思考深刻的问题，使他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形成了他对人类知识的贡献。

### 龚瑜 完成教学计划的时间都不够，怎么还有心思搞美育？

罗建华 刚才李雪垠老师说，美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我是非常赞同的。

回到现实层面，在我 25 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不敢说我教的孩子成绩都是最好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成绩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我以最小的投入得到了比较好的产出。当大家时间、投入、作业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美育解决了学习动机的问题，能够提升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对学科的认同感、价值感。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得意的就是双减政策要求一二年级不准布置家庭作业，而我们一二年级真的没有布置过家庭作业，但是我会采取很多其他评价方式去吸引孩子。

例如，我们小学数学老师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让孩子们练口算卡片，因为最管用。我从来不这样做，只让学生自己练习，练习过后到老师这里来挑战，老师出十道口算题，你只要答对了，老师就可以给你颁一个奖状，拍张照片，然后发给你的家长，通过这种方



学生们动手测量家乡的桥

式去引领孩子，让他有学习的动机，并获得成就感。

我经常给老师们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孩子不愿意做，他做一道题都是负担。如果孩子愿意做，他做 100 道题，都很开心。所以负担不是由体量的多少，而是由孩子的心理状态决定的。如果孩子们能够很自觉地、很努力地去学习，从分数上看也不会比别人差。因此，美育其实是提高了单位时间的效能的。

尹一青 首先，我们在课堂中设置的“玩”的内容，很多是从教材中来的。比如在“家乡的桥”综合实践活动中，我们花了整个下午

去行走、绘画、测量那些桥。这一块内容在科学课中确实是有的，它要求学生桥梁和建桥形成认识，因此我们用扑克牌造桥，只是将教材的内容改编成另一种教学方式。

另外，我们可以发挥学生的课余时间，让学生自发地去完成有趣的任务。比如，六一儿童节的活动老师们都是不管的，从舞台搭建的策划方案到学生的表演都是孩子们自己利用课外时间完成的。再比如我们春游去哪里？学生需要自己写申请书。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要写，但他们都会很积极地去写。有的申请书不合格，我们再打回去。哪里不合格？你自己回去找一份申请书来看看它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自己去学。这时，学生为了春游，就能很好地去完成。

有时候，校园里面突然出现的東西也会成为我们的活动内容。比如，我们发现菜地里的土豆绿了，我就问学生为什么，引导学生思考。当时 28 个学生有 27 个说是因为没有成熟。我又问，你们为什么会认为土豆绿是因为没有成熟？目的是引导他们进行推理，比如橘子没有成熟是绿的，稻谷没有成熟是绿的，因此土豆绿也是因为没有成熟。那我们去挖出来看一下，如果假设不对，又要重新做一个假设，再去做实验。其实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去研究土豆绿的真正原因，而是让他们学会遇到问题时，怎么去做假设，怎么去验证自己的猜测。这就是科学课的核心内容。

**安静**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问出了老师们内心深处的呐喊，但它背后藏着一个陷阱：当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时，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美育。它背后藏着一种认

知：美育是一个单独的项目，是一个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去额外提供给学生的某种类型的服务。但罗老师和尹老师的分享，都让我感受到：美育是一种方式方法。当然，美育在被研究的时候是属于特定领域的，但当我们使用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方式方法。

我一直觉得美育培训应该让老师们去看一看真正的美育课堂是什么样子。当老师们走进罗老师的数学课，大家就会发现，罗老师也没有花费那么多额外的精力去做概念中的美育。更多的时候，罗老师可能就是多提了一个问题。美育有的时候就是多问一个问题，尤其是与孩子有关的问题，让孩子觉得你所教的东西与它相关，这就是美育。

我每次讲到美育，到最后都要聊一下信念感。在听罗校长和尹校长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能感觉到，他们是非常有信念感的老师，体现在他们对于教育是非常喜欢的。比如罗老师讲到数学的时候，他面带笑容，非常开心，你能感受得到他对数学的喜欢。如果老师们可以秉承着某种信念感，更具体的说是某种儿童观的话，你的课堂一定会发生美育性的变化。你需要真的意识到，儿童也是非常独立的个体，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和你所教授的较难的学科产生连接。通过这样的思考，美育就会逐渐变成一种意识引导下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逐渐内化在你的课程的方方面面。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刚才罗老师用到的词：性价比。这个词在教育界比较少见，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准确。老师们现在总觉得我为儿童提供美育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既看不到结果，又要花费很多精力。然而，通

过罗老师和尹校长的案例，我们发现，老师们自身也是美育授课过程中的受益者。我们作为教育者，不要总把自己藏到不断付出的视角中，或者总给自己背上“蜡炬成灰”的概念枷锁，因而陷入疲倦和消耗的状态。当我们真的用美育的方式去与儿童相处、对待课程的时候，我们自身也可以感受到成就感和快乐。这是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循环，也就是罗老师提到的“性价比”。大家如果能够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理解美育的话，消极情绪和压力内耗就会有一些缓解。

**李雪垠** 我们进行美育培训、讨论美育的时候，很难的一点是在执行层面。比如我们让教委下发一个美育教师培训的通知，来的90%的老师都是美术和音乐老师。除此之外，行政部门也不会觉得其他课程里面有美育老师。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些话题，首先就是理解——我们讲的学校美育其实是一个全员的概念。学校的管理层要能意识到，每一位老师都是美育工作者。

英国和中国香港在数学课标里面，直接把美育写入了目标，比如“领略数学命题和数学方法的美学价值”，“对数学采取积极的态度，从美学和文化的角度欣赏数学”，“培



安静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美育体验

养学生欣赏数学本质及其过程，欣赏数学美及数学史”。我们的课标里也有情感价值目标，但人们往往认为它只是写在备课教案里的，事实不是这样的。纵观整个数学文化史，你会发现数学的发现和进步，往往来自数学家对数学的欣赏和对数学美的热爱。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老师们又会觉得美育不就是在数学课上画个画，让数学老师吹拉弹唱。

城市学校因为一些严格的要求，很难产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但很多乡村学校其实已经达到了小班化教学，那么如何提升它的质量，是值得我们教育研究者去探索的。很多乡村老师其实已经在做非常前沿的教育探索，但还没有这样的自信，所以我们做教育均衡，就是要为乡村美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仅仅要做传统的美术和音乐的教学，还要做跨学科的美育教学，去思考怎么让孩子走进人类最富想象力的知识，有哪些更好的途径和方法可以让我们去启蒙他们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让孩子喜欢这门学科。其实这是我们教育共同的本质。

通过这样的教育，不仅学生在发展，很多老师的成长也是非常迅速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研，发现凡是参加过美育项目实验改革的老师，在持续做三到五年的美育教育以后，很快就会从一般的老师成为中层管理者，有的甚至成为学校的更高层。我们改变的是一个教育者理解教育的方式，很多时候也回归了教育的本心。

**安静** 想要尝试美育，老师首先要让自己爱上这个学科。你要对自己的学科真的喜欢，

甚至花一点时间去钻研一下它，或者是了解一下这个学科背后的一些真正具有魅力的点，这些东西都会让你的课堂变得不同。当一个老师对于他所教授的学科具有足够多热情的时候，孩子一定会被他点燃。因此，对于研究领域的热爱和探索，是美育者的核心品质。



由安静老师带领的美育教师培训

## 龚瑜 对一线非艺术课程教师来说，究竟可以从哪些角度理解美育，并开始美育实践？

我曾经接触了很多去乡村支教的年轻老师们，当他们从城市环境转换到乡村时，往往会对环境产生好奇，进而自发地开始做一些内容。有的人开展诗歌教学或影像教学，把自己热爱的东西带给孩子们，让孩子们感觉到，原来学习和接受知识是这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在培训的时候，会在最后一个环节邀请老师们抛弃对教育的固有印象，随便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最感兴趣的东西教给孩子们。我们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课件，比如讲风水、讲恋爱之类的。我希望老师们先找到自己的热爱，让自己的状态达到一个更能够感染到孩子们的阶段，那是最理想的。

李雪垠 在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发起的“理解儿童”项目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几位乡村老师都不是所谓免费师范生培养出来的老师，有几个老师原本在城市做设计师、金融师等其他专业，后来发现自己根本不想过城市的生活，所以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经过招考成为乡村老师。因为乡村学校的学科分类没有这么严格，前两年教语文，后两年可能教音乐，他们会自然地会思考“怎么和学生互

动？”、“怎么成为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怎么让孩子喜欢上学习？”这些最本质的问题。这时，美育就发生了。

因此，人人都可以成为美育老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正面地教育孩子，而是到他身后去观察，辅助他去成长。最接近美育的教育是园艺家式的教育。一个农人培育种子并收获的过程，就是教育最美的过程，但是我们往往会使用农药化肥，还觉得苗长得太慢，颜色不好看，味道不够甜，要使用各种高科技、黑科技，做各种各样的人为干预，所以最后让孩子丢掉了本心，也不会培养出一个真正健康的孩子。

我们教育领域搞“双减”，听说农业也在搞“双减”，他们是减农药、减化肥。为什么会共同走向这个过程？原因是我们无法放下教师的权威，重新去和每一个孩子发生真正的互动。审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教育，更是价值观的教育，是生命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们今天的教育里显得尤其可贵。我们今天的讨论是面向未来的，它不仅是关于具体的学科该怎么去教，更重要的希望每个人都能获得一种独创而自由的发展。



# 为什么要关注教师生命成长？

## 04

我们在谈乡村儿童美育的时候，绕不开乡村教师的成长支持，这也是许多教育公益组织目前选择的工作策略。以前大家在谈乡村教师支持的时候，更多落脚在教师专业能力和技能提升。但随着支持工作的展开，我们慢慢发现可能连很多老师自己都缺乏一些美育的生命体验。因此，一个普遍的生长趋势出现了：我们对教师支持开始不仅关注“事情”本身，更着眼于思考如何更好地助力于教师的生命成长。这种变化从何而来？为什么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关注乡村教师的生命成长？

2024年7月29日，美育网络第22期在线沙龙，围绕着“为什么当下要关注教师生命成长？”这一主题展开了探讨。

（以下内容为转载选取）

张婧

主持人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学校美育项目总监

秦智斌

浙江马云公益基金会乡村教师计划负责人

温育灵

上海市静安真爱梦想进修学院副院长

廖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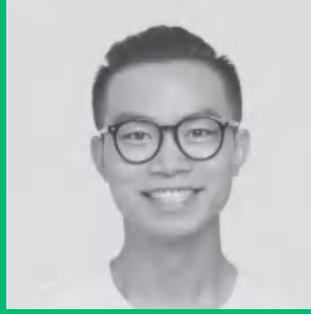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秘书长

黄雪梅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城关小学语文老师

马鑫飞

浙江丽水市缙云县笕川小学校校长



## 张婧 什么是教师的生命成长？

**温育灵** 教师生命成长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涉及到教师个人的职业发展、专业能力提升、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与学生、同事和社会的互动等多个方面。在我看来，我们关注的教师生命成长是基于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专业能力提升，也就是让教师能在感受到爱与被爱的同时提升自我效能感和职业幸福感，能力与情感两者都是必要的。就像那句著名的诗所说的——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廖瑾** 教师的生命成长大概聚焦在三个维度上：一是立心，教师自身的情绪和心理状态的稳定情况如何？二是立身，教师在职业中有没有专业度，有没有幸福感？三是立人，教师作为教育者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感？这些都是我们关注教师生命成长的重要内容。

**秦智斌** 如果一味地用指标去规训教师，那么他看待孩子的角度也会越来越单一。只有当老师真正地感受到被爱、被尊重和被支持的时候，才会发现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作为一名资助官员，我们希望为更多的老师提供资金、课程和公益培训，比如暑假期间的线下成长营，为教师提供生命的成长，让老师们感受到，除了学校内部简单、单一的价值感培训之外，还有更多行业相关方在为乡村教育提供有利的帮助。

**马鑫飞** 事实上，以学生为中心这个话题一

直在被我们讨论着，提醒着我们要看到学生。但是李希贵校长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学生第二，老师第一。”这句话是我目前非常赞同且在努力践行的：要让教师整体的成长得到很好的保障，让老师在工作上得到自己想要的，真正提升他们的幸福指数。

看到教师的同时，也要明白教师的生命成长不仅仅是其个体的成长。学校不成长，教师是不可能得到成长的。所谓舞台有多大，心有多大。舞台很小，即使老师有飞天的能量，也无法被看见，无法获得成长。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上，教师才可以发挥自己全部的能量。所以教师的生命成长和学校的整体发展是层次性的。如果两者不能达成共识，则两者都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 张婧 为什么当下我们要关注教师的生命成长？

**廖瑾** 关注教师生命成长的迫切性，与当下的时代环境、教育环境对教师个体造成的冲击和困境息息相关。

第一，很多教育者的知识观、价值观产生了动摇。目前，全人类都是在没有可支持经验参照的情况下，尝试探索未来。这对教育来说是有巨大冲击的，因为教育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是——用过去的经验和方法来引导未来的人。比如早些年，乡村老师非常确信一句话：知识改变命运。因此他始终相信即使孩子顽劣、不好学，但只要引导他爱上学习，未来就一定会获得很大的发展。而今天这个命题被弱化了很多，乡村老师渐渐地开始不太相信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了。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到来，让很多知识被证实是没有

意义的或者根本不需要传递的，但由于改革的滞后性，教师仍然需要去教这些知识。这其实让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无意义感，且难以被消化、克服。

第二，教师的工具化和不自洽。随着以儿童为本的观念不断普适化，社会对整体教育的关注也更加强烈，但是这样的关注让学校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压力和期待都转嫁到了学校和下一代的身上，希望下一代能够实现自己未曾实现的阶层跨越梦想，希望学校能承担引导孩子实现梦想的责任。在目前中高考的指挥棒下，这样的期望就演变成一种以分数为本，削尖脑袋竞争的状态。最近的一个电影《抓娃娃》，就描述了这样不计成本和过程手段而达到单一升学目标的情形。

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被工具化了，教师也被工具化了。本来教师跟学生之间是教学相长的，是爱的传递和互动——老师付出爱的同时，也得到爱的反馈和滋养，从而激励其继续前进。但在师生彼此都被工具化的情况下，爱是无法传递的。老师的价值变成了能教育出多少考试成绩好的孩子，所有的绩效考核也都以分数为本。教师看不到学生的感受，更谈不上发展。同时，这也与教师最开始学习的“以儿童为本”相悖，从而产生内在的不自洽。

第三，教师职业所承受的巨大心理责任和心理压力被教育体系忽视了。一个老师要带那么多孩子，哪个孩子也不能出事，这就会有非常大的心理责任。如果尝试跟孩子接触就会发现，跟几十个孩子待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嘈杂的工作环境。这样的工作环境、这

样长的工作时间对很多老师来说，是压力很大的。因此，教师们需要一些心理舒缓和外部支持，但这些支持体系几乎是没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更多的还是对老师的职业期待和职业榨取。

**温育灵** 到目前为止，国家已经推行了20年的课程改革，但面临的困难仍然太多。很多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但很少提到教师的身心健康、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对老师们而言，他们同样有要求、期待和希望。所以在今天，不管是公益组织、社会力量，还是教育体制，能够去支持或者关注教师的生命成长这个话题，都是很重要的。

事实上，在所有教师中，有一部分教师是可以适应所在的教育体制的。他们感觉还不错，可能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比较好，或者所处的环境比较好。这部分老师是不太会走到我们公益教师培训体系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另一部分教师，所谓谁痛苦谁改变。在做教师培训项目的时候，很多参训老师会去探讨课程对孩子们的价值、孩子们在课堂上产生的惊喜，以及他们自己收获的成长。但更多时候，他们会说一些力不从心的遗憾，比



2024年第69期二星教师培训前，老讲师与新讲师一起探讨培训设计

如压力很大或者是由于时间不够而无法继续上课，以及一个人坚持的孤单、不被理解的委屈和不知如何提升的迷茫。这些老师其实是一心想要做好教育的。他们心里面装着孩子的成长，这本身就有一种向上的生命力。

但是他们也需要一些来自其他力量的成长支持。“帮助自助之人”——去帮助那些真正面向未来发展的教师，以一种合伙人的姿态，尽可能地给老师们提供机会，带去专业知识与情感态度层面的社群互助、带头引领，一起去奔赴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未来，让那些还心存爱意，但受环境影响而被迫自我保护、甚至有些麻木的老师，实现坚冰融化，催生出更旺盛的火苗。

## 张婧 乡村老师的生命成长只能靠自己吗？

黄雪梅 看到“关注教师生命成长”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当下的制度、岗位和境况，让乡村教师成长的很多机会都是不被允许的。比如我所在的学校已经算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学校，但有时候想得到一个课题的机会只能靠抽签，而非仅仅是能力。可能每个人都精心准备好了课题，但就是缺乏一个展示机会。竞争是很强的，很多时候你看不到硝烟，但你能看到每个人斗得头破血流的残酷状态。

所以大多数时候，教师可以做的有很多，但是却做不了。于是，只能安慰自己，去丰盈自己的内心来获得成长，而不要太功利地在乎外界的奖励和支持，比如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思索能不能有所建树。我喜欢写文章，那我就去写，不管最终是发表还是仅仅作为



黄雪梅老师展示绘画作品



黄雪梅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

一本日记，记录我的想法、我的一生，这就足够了。再比如我喜欢画画，我就去画。并不是要去参加展览，或者得到些什么，只是单纯的喜欢就足够了。

除了环境的限制，教师本身的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而且是难以被关注和缓解的。我以前做班主任时，即使不堪重负了，也很少有人能关注到或者帮忙分担。比如全员家访时，班主任需要一家一户的走访；公共平台需要学生家长完成录入，但如果出现问题，就必须由班主任自己完成。与此同时，乡村学校的班额都很大，因此乡村教师的压力也很大。

但无论怎样，我仍然希望把有限的时间用在孩子真正能够有收获的东西上。比如写作文时，我就希望跟学生面对面地交流，我觉得这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如果有写得特别好的作文，我会在修改的基础上投稿到公众号上发表，以此给孩子带来一些激励，也让班上的学生受到鼓舞，爱上阅读、爱上写作。

我吃力不讨好地花了很多时间做这样的事情,这也导致我个人的时间受到了挤压。虽然我把心血和精力都倾注到孩子身上,但孩子的爱不也是在滋养我自己的生命吗?有的时候,教师需要一些特定的东西才能坚持下去。对于我而言,孩子的爱、校长专业导师的引领、伙伴的支持都是养分。

**秦智斌** 这是一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很强的时代,获取信息的成本变得很低。同时,随着经济周期的调整,各行各业的人都已经慢慢躺平的趋势,这跟原先成功学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太一样了。但在我们的项目里,仍然会有很多老师一年又一年地尝试申报奖项,不是为了通过奖项去证明自己,而是通过申报奖项,督促自己每年都比去年或者每一天都比昨天进步一点点。

当你真正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去做的时候,你可以慢慢地进步,最终达成目标。这就是教师的主动性,是一种想要去做事情的动力。与此同时,教师的主动性往往需要一个激发点。这种激发点可能是自己慢慢迸发出来的,但更多时候是需要通过第三方的力量唤醒它,然后才能一步步地往前走,实现个体的成长。这样的唤醒可能是一次正向的反馈,让教师不在单一评价体系内被束缚住,从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自己的特性在哪里。

**廖瑾** 很多人说,教师正处于一种躺平的状态,但不止是教师,学生也有很多躺平的,各行各业都有很多人躺平。躺平在心理学上又叫做“习得性无助”,是指一个人多次经受打击而没有得到正向激励时,就会认为自

己无法完成,从而选择放弃。要打破这种状态,就需要外部给予一些阳性的强化,在其他的层面给予一些正向的激励。

获得自信最好的方法并不是在麦地里对着麦子说:“我最棒”,而是给自己建立一个稍微跳一下就能够着的目标,然后去实现它,让结果告诉你:“我真棒,我做不到”,这就是自信心强化。

乡村教师需要这样的“自信心强化”,尤其是那些可能在主流的评价体系里感到挫败的老师。这些老师看上去是在主动退步,其实往往在内心对孩子有更强的感受力和观察力,也愿意为自己真正的成长付出努力。教师“躺平没有主动性”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饭都吃不下了,你跟我说什么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表达。

想要让老师产生主动感,自己去努力成长,首先要让老师获得职业的价值感,找到在教师岗位上付出努力和时间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次是幸福感,不断获得爱的滋养。这种爱可以来自家庭,可以来自学生等一系列社会关系中。最后,不能忽视的,就是教师的荣誉感和社会地位。如今,教师的社会地位受尊重的程度是在大大降低的。随着教师在儿童的影响和教育上被片面化的认为仅仅是分数,教师的社会地位、尊严和价值都随之被弱化了。老师的功能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不只是教授知识,也不只是让分数提高。

当教师既没有社会地位、社会认可,缺乏职业价值感、幸福感,又没有奖励,或与劳动相匹配的收入时,自然谈不上教师的主动成长。既想让马儿往前跑,又不给马儿吃

草，那是不可能的。

## 张婧 各方（教师个体，公益组织，政府等）如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支持教师的生命成长？

温育灵 作为公益组织，我们能做的确实有限，但我们又共同面对沉重的现实困境。既然是共同面对，自然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容易的便是给老师们创造一个有爱的氛围、场景和社群，去一起学习、交流、成长。再难一点，就是把校长卷入进来。让校长能对我们有更多了解、支持。更难一点是卷入教育局等教育系统，去尽可能地影响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增强他们对我们教育理念的认可，甚至可以将我们的活动列入职称系统，给予教师奖励支持。这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也并非不能做到。对我们来说不管有多难，我们一直都在体制内与之共舞。

廖瑾 其实在支持教师生命成长方面，教育类的公益组织与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方向是一致的。既然如此，我认为两者应该相互配合，助推教师的生命成长。



2024年暑假梦想老师晋江站培训现场  
(每年暑假的梦想教练计划在各地进行，培训团队由梦想讲师、企业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组成)

教育部推行教育创新和教育改革已经很久了，但由于国家庞大，政策从头部推行到基层落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其实国家很难提供所有基层所需的资源。因此，教育类的公益组织需要尝试破局，利用自身特性，提供更多元、可尝试、可练习的资源，支持教师在教育创新上找到手感。

很多公益组织都在做教师成长支持，且大都以培训为主。但问题在于，教师仍然要回到现行改革尚未完成的结构化体制里，可能还是要孤军奋战，甚至因为格格不入被孤立。怎么办？我认为，在主流的教育体制之外，公益组织可以提供一些跟主流价值不一样的奖项和收入补贴，从而帮助老师在教育创新上向前迈步。

教育部门也应该多多地去看行业、社会中的组织，从而腾出更多的资源减轻教师的负担，珍惜教师的时间价值，提供更多有意义的机会。教育的投入除了金钱，还包括我们一代又一代教育人付出的时间价值。从企业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做业务的人要把所有的时间集中在做业务上，而非其他。同理，教师也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教学创新上，而非杂事。

重视时间价值对于一线教师，同样是很重要的。管理学里有个很重要的关于自我管理概念。作为人，你要对自己人生的时间有概念，要把时间花在对自己来说效用最高的部分。我喜欢画画，我就应该多学画画；我喜欢写作，我就多去写作；我喜欢跟孩子做课程，我就应该多去做课程。而其他与此无关的，对我来说就都是垃圾时间，要想方设法地拒绝它、回避它。不要花时间去做那

些对你来说没有价值的事情，在不喜欢的事情上越卷越深、越卷越累。

总之，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抑或教师自己，都要行动起来，扛起自己的责任，顶住自己的压力。我们现在整个教育的结构是一个压力向下传递的过程。教育局传到校长，再传到教师，传到孩子，以至于孩子都承载不了那么大压力。大家都不想去顶住压力，所以谁在末端谁倒霉，让基层的老师和更微小的孩子去承担后果，但无力改变。如果我们每一层的人都能顶住那一层的压力，教育局顶住教育局的压力，校长顶住校长的压力，老师也顶住一些压力，这才是教育的勇气，才是教师生命成长的开端。

**黄雪梅** 对于教师个体来说，生命成长首先是向内求的。要想清楚我们到底是为了外在的评价而教书还是为了教育的良知在教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佛系”一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去思考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这个话题是很沉重也很难做到的，甚至不一定每个人都能这样想。但请相信，其实有很多力量、很多人都在尽力舒缓我们教师的压力，希望我们能够让自己得到成长，而不是困于这样的压力当中。

另外，“佛系”还在于学会放过自己，有的时候如果跳一跳够得着就去够，实在够不到就敢于放弃，去寻找其他可能的突破口，比如兴趣爱好，我觉得兴趣爱好对缓解压力来说非常重要。它在转移压力的同时，让教师获得其他维度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黄雪梅老师参加理想教师培训



# 乡土文化如何转化为 儿童美育资源？

## 05

在乡村开展儿童美育工作，在地文化是一个重要且具有特色的美育资源。但提起乡土文化，大家似乎自然而然只会想到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剪纸、扎染等等。这种观念使很多地方都在聚焦寻找这类的手艺、积极地推动“非遗进校园”，似乎这就是乡土文化教育的全部。

乡土文化是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们的价值又在哪里？我们又可以如何活态地、具有生命力地让乡土文化成为乡村儿童的美育资源，将乡土文化的美育价值最大程度的发挥？2024年8月29日，美育网络第23期在线沙龙，围绕着“乡土文化如何转化为儿童美育资源？”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以下内容摘录选取）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胡俊

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研究院院长  
国际艺术教育学会（InSEA）世界理事会理事

杨鲁佐

四川泸沽湖达祖小学老师

毛华磊

社区艺术工作者  
乡野艺校校长

龙淼

上海杨浦区美丽乡村文化促进中心乡土教育项目经理  
探索乡土的青年公益人

陈伟斌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项目经理  
教育公益领域新人



## 龚瑜 乡土文化在你们看来指的是什么？你们觉得它们分别有什么价值？

胡俊 乡土文化有两种多样性：自然生态多样性、社会生态多样性。

自然生态多样性很容易理解，乡村的溪流两岸，每隔十米就是一株中草药，这是城市里很难实现的。因此，保护乡村本身就是保护自然生态的多样性。

社会生态多样性指的是文化多样性。比如纳西族人的生活方式是非常优雅、具有诗意的，但现代文明介入之后，他们的这种生活正在随着商品化而消失。因此，能不能在乡村美育中把这样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保持下去，是非常重要的主题。

杨鲁佐 我来自纳西族。对于我来说，纳西族的文字、语言、当地的建筑、人、社区等等，都属于我们乡土文化的范畴。

我所在的四川纳西村落，虽然村子里95%以上都是纳西族，但却算不上是一个行政村，只是一个有1000人左右、大概190多户的小型自然村落。因为体量小，所以本身就受着一些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这几年，泸沽湖作为一个旅游景区，更加商业化的同时也更汉化了。加之我们虽然有在践行传统文化，但不会特别看重记录，所以整体的文化保存其实是受到很大影响的。

这种现象在年轻一代里更加严重。比如我们的东巴语，大部分老一代会说一些，能写文字的相对较少。但现在我们的小孩儿，4—6岁左右基本上就已经不会说东巴语了。受到手机、电视的影响，他们更多的会讲普通话。

所以我觉得学习乡土文化，是为了传承。

毛华磊 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我心中的乡土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由村民、自然环境、经济以及当地独特文化共同构成的，是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文化，涵盖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信仰、艺术和情感等多个方面。

与城市文化相比，乡土文化更具温度和人情味，能够更贴近人心。因为这片土地见证了我的成长和情感变化，塑造了我的人生底色。生活在乡村时，我感到心灵的宁静与踏实，生活简单而无忧。这和我身处城市常常感受到无形的压力和恐惧是截然不同的。

龙淼 我们团队的伙伴都很喜欢一个关于乡土的描述，是来自于台北师范大学吴明清教授的：乡土是以自我为圆心，以情感为半径，画一片有家有生活的土地，生活中有人有事，土地上有景有物，交织成绵延不绝的历史和文化。这段描述一下子就让人觉得乡土文化并不是一个离普通人生活很远的东西，而是与你有着情感联结的人、事、物。

基于这样的理解，结合多年的实践，我们提炼出了乡土文化所蕴含的四个特征，分别是生活性、地域性、流动性和载体性。

地域性是指每个地方的乡土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载体性是指无论是文字还是传统的节日，我们都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或者非物质的载体来认识乡土文化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两点——生活性和流动性。在村落里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居住在这里的人，我们的家、我

们的邻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学校，这些场所出现的人、事、景物，甚至村民的聚集、交流，包括跳广场舞都属于乡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生活性，展现出了有活力、生命力的美。同时，谈到乡土文化，我们可能会想到乡土过去的、历史的传统，但是乡村其实每天都在发生着点滴的变化，包括我们居住在这里面的人也都在创造着属于这个村落的新文化，所以乡土又是有流动性特征的。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时间维度上一点一滴的变化，构成了我们的乡土文化。

### 龚瑜 你做过哪些乡土文化转化为美育资源的实践？有什么可以带给大家启发的经验？

杨鲁佐 在我们学校的课程实践中，乡土文化一方面文字的学习。因为在纳西文化中，文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二至六年级，都有涉及文字课程。

另一方面，在语言、建筑、节日上，我们也在保护和恢复中。比如纳西族的经典节日祭天仪式，是一个在古代属于皇室的、比较高规格的仪式，而达祖村的祭天仪式已经中断了 60 年。直到 2017 年，我们学校带领



孩子们在山上采摘水果

村民一起重新恢复了这个节日。节日带来的影响不止是在节日当天，而是渗透在临近的每个月里。为了举行这个节日，我们在过年前后，就会上山寻找祭天用的树木材料；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来迎接过年；大年初三还会去到祖山（埋葬家族祖先的地方）做祭祖仪式；初九的时候，又会为茶马古道的走马帮送行。

对参与者来说，这些节日仪式就像是重新找回自己的“根”。不管我去到哪里，我会想着我的根，因为我的根在这儿，这是一种中国情节。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这些节日也好，文化也好，其实是在增加我们对自己文化、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我们的小乡村，就像是一个小国家一样，它需要凝聚力去做一些发展和突破，大家一起让自己的村庄越来越好。



孩子们介绍自己的纳西绘画

其次，我们的学校既是一个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乡土美育的践行者、推动者，又是一个乡土美育转化实践的成果。学校在修建时就是村民一起出工出力，所以建成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村子里的文化中心，获得了大家的认可，很多大人会不自觉地、很愿意参与到乡土美育建设中来。当然我们也会遇到

孩子不愿意学习乡土文化的问题。但许多东巴文字其实来源于儿童和物，所以文化本身是与儿童的发展特征相贴切的。此外，我们也会在课程设计上下功夫，利用游戏化、手工等方式让课堂更活跃，感染学生的情绪。

**龙淼** 杨老师的纳西达祖小学已经成为了整个村落的中心，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案例。但事实上，更多的老师、学校并没有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的经验是需要把乡土教育与学科教育结合。老师们日常都会教授数学、语文、英语、美术等各种各样的学科，能否在其中寻求和乡土文化相结合的点，或许是一个可操作的办法。例如，我们可以从课本当中做一些提炼，比如语文课本《赵州桥》这篇文章，就可以从桥的文化出发，联想到我们家乡的桥梁。

因此，如果学校能够支持老师开展专门的地方课程，那可以聚焦乡土文化开展一系列的课程；但如果没有那么大空间时，也许可以在自己的学科授课范围内，看一看教授的哪篇课文、哪个单元可以结合乡土文化做一些延展，这可能是一个探索的路径。

**毛华磊** 以屏南的前汾溪村为例，我们团队在这里进行的节日实践案例或许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三月三”在前汾溪已断绝 70 多年。追溯其源头，我们发现这个节日起源于当地人民对水神的祭祀，《郑氏家谱》中就有记载“平水大王”这一词汇。因为此前村庄经常发生水患，在某次洪水中，上游漂来的木雕像被村民救起并供奉，随后水位下降，水患得



前汾溪三月三民俗文化节

到遏制，村民因此将它尊称为“平水大王”，并特意为其建造庙宇。

失去这样颇具特色和历史纪念意义的节庆无疑是十分遗憾的。此外，随着人口的减少（目前只剩 200 人左右，约以前的五分之一），前汾溪的文化也产生了断裂。因此，在 2018 年，中国美院的师生与村民商量恢复这一民俗活动，希望通过乡土传统节日来改善这一现象。这一想法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实践。

2021 年，中国美院师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与前汾溪村民共同举办第二届三月三，希望通过艺术形式结合民俗文化，推动乡村振兴。随着节日逐渐形成地方品牌，在 2023 年又引入了一些新的文化形式。例如，开设妇女创意服装工作坊、西非舞工作坊等，鼓励村民利用当地稻草创造出前汾溪的第一条百米稻草龙，后又演变为棕榈龙，通过共同创造来增强村民的凝聚力。

2024 年，随着活动越办越隆重，我们开始反思这些活动究竟是为谁而做。最终得出结论：民俗属于村庄。因此，在节日保护逐渐成熟后，我们决定将这个节日“还给”前汾溪村。从最初的帮助村民组织活动，到现在由村委和村民自发完成节日庆祝，标志着

我们目标的实现。今年的三月三活动中，我们将当地的秋菊粿融入其中，创作民俗龙的龙鳞，活动结束后，村民和游客共同分享美食，逐渐建立起前汾溪的节日名片。一届又一届的传承，让村民们的参与度大幅提高，现在的村民们甚至已经开始思考明年三月三的龙应该如何制作。这正好呼应了我们提出的



“百龙会”概念，希望不同村庄的龙能够汇聚前汾溪，进行乡土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我们的节日实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支持村民开展活动；第二阶段是村民积极参与活动；第三阶段则是由村委与村民自主组织民俗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每到三月三，村庄里的“龙”便会重现。具体的符号让这些节日得以持续和呈现，为村民们提供了记忆的支点。

除此以外，节日本身的传承让村庄也得以传承。前天晚上，与村民聊天时，我们聊到把以前丢失的节日重新拾起的意义，振春大哥回答说是“传承”。一个村庄如果缺乏孩子、缺乏年轻人，最终可能也会被自然吞噬，逐渐被人遗忘。但年轻人，不同于村里的老人，对乡土文化本身就有一种深厚的情感。对于在外求学和工作的他们来说，过节

热闹的活动和氛围，是吸引他们回到村庄的主要原因。而只有回到这里，参与活动，他们对于乡土的情感才会越来越深厚。随着我们定期开展的各式各样的乡土美育活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这里，村庄呈现出一种年轻化的状态。

除了节日热闹氛围的吸引，我们也在有意识地将节日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心中。进入社区之初，我们便从“玩”开始，弱化了身份的差异，与前汾溪小学 18 名孩子互动，建立良好的关系，发掘孩子们的兴趣。我们开设了一系列艺术课程，如创意拼贴、音乐课和装置课，围绕孩子们的兴趣，帮助他们实现心中的小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美育课程后，我们也逐渐认识了他们的家长，扩大了社群。通过“玩”的方式，我们把美育课程带入了学校、家庭与社区，为后续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孩子们的美育课程

有了美育课程的开设，每年三月三，孩子们的参与度也更高了。只要有节日，不论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大部分同学都会回来参与，甚至有的同学毕业后直接选择留在村里工作。

节日也打破了村民原本的陌生感和排斥感，让家乡慢慢变得有吸引力和魅力。每次

邀请务工村民回村参与三月三的庆祝活动时，我们希望村民们能感受到这是荣耀和幸福，而不是觉得回来是一种麻烦。过去，许多村民提到自己来自农村时会感到自卑；而现在，他们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甚至乐于带自己的朋友回村一同参与节日。这样自豪感的提升，也让村庄内部更加紧密了。

## 陈伟斌 是不是只有地方特色才叫乡土文化？乡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胡俊 我正在做一种可以普及的乡土文化观念，不需要村子有任何特殊的东西，因为乡村对城市而言，本身就是特殊的。

首先，乡村最大的特殊点在于社区性。在乡村，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都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恰恰是城市所欠缺的。城市的关系、生活方式都比较单一，只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其丰富性远不如乡村。所以，只要乡村把自己的丰富性呈现出来，就会有非常充分的资源。相较于从外面引进一个项目，乡村更需要自己把文旅项目发展起来，以防止商业性文旅项目破坏原生态的乡村文化。

20年前我去黔东南，那里每年都会举行姊妹节，村民们会在河滩上跳舞，非常精彩。十几年之后我再回去时，当地人已经不知道这个节日了，它已经变成一个文旅项目，只在县城里的体育场表演了。相比之下，村BA村超这个项目，虽然是外来的项目，但更得村民们的喜欢，甚至吸引了全世界的人参与，反而保持了村落的原生态文化。我印象最深的是村超最高奖的奖品是一头猪。这并不需要花很多钱，也并不是什么地方特色的东西，但却很成功。

因此，重点不是形式，而是关系：如何去发展并且拓展乡村内部的关系。

城市的问题是把所有东西都换成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把生活单调化、简单化。乡村的乡土文化发展不能陷入这样的误区。事实上乡村的文化保持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在美好和脆弱这两者之间如何进行保护和发展，是美育者需要思考的。

其次是文化认同，这在儿童的乡土教育中，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现在常做的都是把外来文化向乡村输出。如果孩子们仅仅被动地学习，在进入社会时，会缺乏自信，特别是民族地区。7月份我在大凉山支教的时候，就发现在地的小学生对自己的文化并不了解，他们的民歌如果不是外部介入的话，已经不会唱了。再比如我们提到的东巴文化，提到的纳西族的文字，也绝不只是识字的问题，识字就是认同吗？英文、汉字是从应用角度上更有效的，但是东巴文化的内核不是功能性的学习能够替代的。

最后，乡村当中有着天然的、处在核心的伦理教育。因为乡村是个社群，不是被工业化、简单化为一种商品关系的社会，它有着非常丰富的人情关系，所以伦理始终是它的核心。强调乡土文化，实际上就是强调乡村伦理。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和浪费以及未来人工智能带来的可能冲突都让城市居民的精神心理贫困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乡村的伦理教育，将周围的人、祖先、神、动物、植物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连接、相互尊重的关系，这对于我们未来的社会其实是有关键性作用的。

所以，乡村美育跟城市美育最大的差别，

就是注重的不是一种形式上审美的东西，不是特殊的东西，而是一种伦理、一种关系。任何时候，教育的核心都应该是伦理教育，但在我们城市中却变成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伦理教育其实是被忽略的。乡土文化的内核其实就是建立一种人跟祖先、跟世界的新的连接。就像庆祝平水菩萨这个节日，有些人会认为是封建迷信。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讲，这不仅仅是迷信问题，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跟大自然之间的连接。

所以在乡村做乡土文化的美育实践，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文化多样性和其内在包含的、不同形式的伦理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如果我们只是注重那种所谓有用的、特殊的東西的话，这些非常宝贵的资源就会丢失了。

**龙森** 这其实是很多乡村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在做乡土教育时会遇到的问题。可能我的村子看起来就是很普通、很平常，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色的、人无我有的资源，怎么样来开展乡土文化美育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把乡土文化教育资源分成了三个圈层：

第一个圈层是核心特色圈。就是一些人无我有、最具特色的在地性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个圈层是普世的生活环境圈。它是指青少年所处的村庄生活环境和当下的生活方式。刚刚大家有提到，城市的社交、生活都是比较原子化的。其实村庄也在受到这样的侵袭。很多孩子们虽然身处村庄，但和村庄的生活环境、周边的人、事、物的连接也是在减弱的。所以重新关注村子里面各行各业的人，可能是小卖部的老板、可能是学校

里日常交流的老师、宿管等等，这些人群可能是村子里乡野风光的窗口，是宝贵的乡土文化美育资源。

第三个圈层是发展思辨圈。无论是乡土文化传承的一些困境，亦或是村庄发展的机遇，其实都可以提炼出一些议题，供村庄小学高年级以及初中、高中生进行思辨。我们曾以当地生态保护或者文旅发展为议题，举办辩论赛或者古村共建会等一些有趣的、游戏化的情景思辨课程。让村庄的发展成为乡土教育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乡土文化的另一种转化。

### 龚瑜 有什么美育方法论可以面对不同的乡土文化资源？

**杨鲁佐** 我们的经验是结合当地现有的资源，先从一些小的地方入手。比如地处湖边，就开展划船课；如果当地有一些马匹，就可以有骑马课，从认识马、马鞍这些简单入手，和学生一起探索。

此外，可以从课外活动入手。比如有效利用大课间时间，让大课间不只是做操，还可以学习各种舞蹈；再比如开展一些主题课的学习。在我们的实践中，为四年级的同学开设了木工课，为三年级的同学开设了地域文化课，通过不同的方式带学生去了解当地的每一个山涧、每一个山谷、每一条河流是怎么来的，名字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故事等等。

**龙森** 开展乡土教育，我们一般会用项目式学习（PBL）和乡土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赋予孩子们一个身份、举行一些项目活动，



孩子们在木工课上学习



诸如办展览、策划创意市集、制作导游指南等方式，激发他们的兴趣、内驱力和成就感。

例如，在今年暑期云南大理州的宝丰古镇开展的家园漫步乡土文化创变营里，我们就设计了一门叫“漫赏家园景观”的课程，通过一些地域对比，一些生活记忆、情感记忆的积极调动，来促使孩子们发现自己乡土的独特性，重新审视发现家园景观的美。比如在我们开展的评选宝峰六景的任务中，就欣喜地发现除了古镇户外的景观，孩子们还选出了校园里一棵平时用来遮荫纳凉、嬉戏打闹的大榕树。这就是孩子们对于身边事物所蕴含的情感记忆，是属于这一代孩子的集体记忆。再比如在为景观命名时，孩子们就将自己的生活情感诗意地表达了出来。夕阳西下，大家一起坐在大草坪上吹着凉爽的风，看美丽的夕阳，这是落日与晚风的相遇，所以孩子们为它取名“落日晚风”。当孩子们能够有热情、有兴趣去探索，去重新审视家乡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里所蕴含的美，并且对于身边的景观有个体的、生活的、情感的感知时，乡土美育课程的目标就达到了。

除此之外，生活其中的人也是特别值得探索的。与这些人聊天对话，也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在夏令营中，我们举行了“古镇探店进行时”课程，因为家乡有很多小店，包括饭店、理发店、奶茶店，甚至有些孩子自己家里就开着小店。通过举行一个让孩子们宣传小店故事和特色的项目，让孩子们对周围的人、事、物展开探索。课程中，孩子们变得很愿意去和店主们对话，他们拟定访谈大纲、制作宣传海报、为小店起一个标语等等。在这样的采访和对话中，孩子们和身边的店主有了一些新的连接。无形之中，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浓度也在加深。因为乡土课程的平台，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有了新的变化。在实地操作中，孩子们将之前学习的知识内容真正用到了改变自己乡村生活和环境的现实中来，比如画出了仰视、俯视、平视三个视角的海报，再比如将小吃店的明星美食牛打滚和火腿木瓜鸡用粘土捏了出来。在提升了自己的沟通表达、操作应用能力的同时，也更加懂得自己的家园是由一个个这样普通又可爱的劳动者构成的，而自己是有能力通过创意等有特色的方式去做些改变的。

所以无论是自然风光课，还是探店人物课，都是非常具有普世性的实践方法。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乡土美育的资源，让孩子们

重新亲近烟火生活百态，感受属于劳动者的美丽，并用一些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也会从这些课程里提炼出教案和课件等资源，推广给更多的老师们。

**胡俊** 做乡村儿童美育，要避免“教”的概念，而要用“玩”的概念。黄永松先生最早用了“玩”的异体字，他说玩是习之源，即学习的开端。我们现在提倡的所谓游戏化学习，就是这个道理。学习就应该是玩，玩就是学习。

在方法论里，有一个概念叫“具身认知”。合作学习、开放式学习其实都是玩，以学生为中心，老师跟学生之间是一种玩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化的教育者的关系。这在乡村教育中特别重要，因为要维护乡村孩子们的自信心和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每当讲到乡土教育的时候，我们往往带着一种支教扶贫的态度，但乡土教育其实是一种双向的解放，而不是一种恩赐。如果你带着城市的东西来，认为我要教你们点什么，不仅对乡村孩子的将来生活没多大用处，而且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反过来，如果乡村孩子们觉得我们的相处很棒，连老师对我们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都学得很开心，那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增强。将来走上社会时，他们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都会变得更强，这才是乡村教育真正的目标，我也称之为逆向融合。

就像我也经常带着高校的大学生们去乡村做教育，但我不允许他们事先备课，不允许有PPT，不允许有讲台。而是让他们以自己的特长去吸引孩子，并且先向孩子们学习一项技能。“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

通过这种方式打破师生壁垒，让师生相互之间玩起来，让弱者在教育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对孩子们自己未来的发展、对乡土文化的保持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把玩本身当做学习来对待，也有很多种方法。比较高级的、值得我们学习的玩法在教学当中称作规约教学法。就像踢足球一样，只要制定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则，就能产生像马拉多纳、梅西这样的天才足球运动员，而并不需要特别复杂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往往过多偏重知识和技能，对于怎么让学生产生动机和对复杂问题的处理能力，却是欠缺的。



乡土文化创变营展览



# 传统文化如何 有效发挥美育价值？

## 06

谈及“乡村”场域中的文化，“传统文化”往往会频频出现，似乎乡土就等同于传统。而在日常中，谈及“文化”，大家也都会立刻想到“传统文化”。

那么，在美育语境下的“传统文化”究竟该如何理解呢？传统文化有什么美育价值呢？各位公益行动伙伴最关心的，也是最关键的“怎么做”问题：传统文化该如何有效发挥美育价值呢？如何将传统带到当下与我们建立联结，并建设起新的文化呢？2024年10月17日，美育网络第24期在线沙龙，围绕着“传统文化如何有效发挥美育价值？”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以下内容为转载选取）

##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 陈伟斌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项目经理  
教育公益领域新人

## 胡俊

杭州师范大学艺游学研究院院长  
国际艺术教育学会 (InSEA) 世界理事会理事

## 缪斌

国际戏剧教育协会 (IDEA) 执委会委员、项目总监  
天府七中戏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 钱锋

万物启蒙创始人兼课程研究院院长



## 龚瑜 在日常教学中会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资源？ 看重什么美育价值？

**缪斌** 作为一名中小学的戏剧老师，在教学中会用很多的传统文化资源，如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古诗词等，形式以文本、音乐、舞蹈为主。因为戏剧是综合艺术，所以传统文化资源也以一种综合的形式被应用。

**钱锋** 我们现在比较多选择采用的传统文化资源是在地文化，如中国人的茶、宁夏中宁县的枸杞。以枸杞举例，对外地人来说，它只是在地作物，可对宁夏人民来说，它几乎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所以，传统对于本土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它将彼此的情感紧密地绑定在一起；对于外部，则有一种新奇感，因为它有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和本土的亲切感，形成了一种双向理解，既成为本土扎根的地方，又成为创新发展的地方。在宁夏本地做枸杞相关的课程时我们就发现：本地的孩子往往因为太熟悉，以至于难以抽离出传统的经典性、概念性，而来自外部的老师和孩子们参加这样的课程，有时候反而能说出一些本地人都想不到的、跨文化的理解。

因此，我们在把传统文化转化成教育课



“天地之中”课程群作品《酒·充分酝酿》

程时，特别在意两个维度：一是本土情感的联结性，二是客体上的审视。从旁观者的角度抽离出一些概念性、纯粹的知识，提取成一种普遍的规律性传统，进一步帮助孩子们去联结自己的生活与整个民族、国家和社会。

**胡俊** 中国古代的美育其实没有形式的概念。中国人所强调的美，是羊大为美。“羊大”就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这个羊肉好吃，吃的人多，大家一块吃，这就很美。但目前审视传统文化时，我们是忽略实用主义的，更多时候只是看到了形式。有时仅仅只是运用了一些传统符号，我们就认为是对传统文化美育的转化，这是不符合中国传统美育观中对美的认知的。

因此，传统至少有两个层面是需要考虑的。

首先是形式。美感的产生方式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形式？比如中国人结婚会穿红色礼服，外国会穿白色的婚纱。哪个才是更美的婚礼颜色？这是没有绝对答案的。因为二者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有文化背景，有技术性、史实性、思想性的内涵，是属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隐性传播方式。

其次就是内涵。比如中国的水墨画，特别是山水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形式审美作为主要的传播内容。外国人看山水画会有这样一种评价：画得都差不多，缺乏个性。但山水画在中国文化中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文人群体的结盟关系。南宗和北宗的气质、价值观都是截然不同的。但无论怎么样，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不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解，而是有丰富内涵的。

因此，我们在美育的过程中，不仅仅要

从形式审美角度出发，关注形式产生的原因、背景、方式、传播和对社会的作用等，同时也要有历史、人文、心理、价值观、世界观等内涵，这是非常丰富的教育，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一种通识教育。



“山河稚子”课程群作品《土豆·太阳蛋蛋》



### 龚瑜 怎样有效发挥传统文化的美育价值？请结合具体的课例谈一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展美育的方法论。

钱锋 在银川市兴庆区回民二小的公共空间艺术体验活动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叫《太阳蛋蛋》。孩子们把土豆挂在天上往下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土豆树。这棵“树”很庞大，占据了银川当代美术馆中的一整个厅。

但在开展前当地宣传部领导审查作品时，就提出了问题：土豆是在地里往下扎的，怎么会往上长？这是不符合大部分人对土豆的认知。因此，孩子们在和老师交流后就在整个土豆大厅下布了一面圆镜子。站在镜子边上，你能看到双向的镜像。土豆既有从上往下长，又有从下往上长，形成了两面延伸的对称感。这个镜子非常荒诞地呈现了儿童和成人理解维度的不同与共存。

再看另外一个例子。2016年最早在杭州做枸杞相关的课程时，孩子们做了很多的拟态。比如把枸杞叶子抽掉晾干，挂上自己做的拟态枸杞，形成一棵具象的“枸杞树”。2019年，一幅新的作品在原先的基础上作了创造，依然是树枝，却用钢丝捏成，红纸包裹，像钢筋血脉一样，但“树枝”上却没有枸杞。



“山河稚子”课程群作品《枸杞》

为什么这件作品也叫《枸杞》？这是因为很多孩子在了解到枸杞的生长过程后，发现它是西北苦寒、贫瘠、不宜人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红果子。孩子们通过这样深度的理解，感悟到枸杞其实是流淌在我们西北血脉中的坚韧精神。一旦有了这样的反思，美育创造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些作品展现出儿童美育创造的几种维度。

一是反思性。谈到土豆，一个西北人可能会说土豆与自己的联结，说到土豆的历史，以及它在西北产生的重大影响；一个植物学家可能会说土豆本体的一些知识，它作为一种植物是如何生长的。我们的课上当然会涉及，但一节课最重要的不是这些。孩子们会思考土豆作为一种在土地里最淳朴、其貌不扬的作物，能不能给它一次光鲜的、在太阳底下肆意绽放的、长到天上去，像苹果或者

梨一样的可能性？这就是孩子们创作的原因。从反思性角度来说，成人在看待事物时，会具有一定的遮蔽性，认为美的创造多少需要和现实有关联，或者合乎常识的理解，但儿童却能做一些解构工作。

二是本土性。可以发现，孩子们通过当代艺术的方式抽象了传统意义上对事物的理解，保留的是西北的元素，是弯曲的囚禁感，是苦寒贫瘠中的坚韧。这些作品之所以珍贵，恰恰是因为包含了对本土的认同和对祖辈生长的土地重新认知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比作品更重要。所以刚才我特意强调，我很赞同传统文化的在地化。因为这些作品都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是和我们密切联系的密码。而这密码解码的过程，就是课程与教学再造的过程。儿童美育所创造的是理解、反思后的抽象，是从儿童在地化的通识理解中再造出来的。



“天地之中”课程群作品《玉·金声玉振》

那么应该如何去解码？特别是对于一名一线乡村教师来说，怎么去激发孩子们对于本地传统生活的好奇？我们的逻辑是，物在哪里，人就在那里。人和物是有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结的，是基于世代代的传承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秘密和锁链。

开展美育的前提就是思考你究竟在教什

么？如果你是教知识，那可能最后会沦为教技术、美术方法。但我们真正要教的是一种认知。在课堂上，小朋友们会问很多问题，比如中宁的枸杞为什么品质最好？这个问题其实很普通，但回答却很复杂。你要回到枸杞的原生地区，了解地理、种植历史，了解村民与枸杞之间世代的关系，再去和孩子身边的环境进行比较，这就是一个认知过程。任何的作品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认知过程，没有让儿童去重新理解或者重构事物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就是无意义的。因为技术本身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是“我”的参与、理解、再造、再诠释。

认知过程最后会形成良知。无论是教哲学，还是教科学、美育，良知是最重要的，怎么让儿童去理解“人之为人”？我们现在说真也好，善也好，信念、勇气、自由、平等都好，所有的东西都是良知的一部分，没有这些，艺术创造也是没有意义的。

同时，这样的认知是一种思辨的认知，是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可能性，也是好奇感的源头。我们要认可孩子理解世界是有方法的，这是人认知的规律性，基于这种规律，教师要去寻找普世性，普世性背后才有独特性。要在兼顾普世性的基础上，再兼顾独特性，形成人对世界可迁移的理解。

**缪斌** 我的方法论是戏剧教育。那么，传统文化如何以戏剧的形式为当代儿童所用呢？

首先要从课程开始，因为课程具有全体性和落地性。一般学校说到艺术教育时，会谈到演出、比赛，拿了特别好的成绩。但我们特别抓课堂，因为这是艺术教育的根本。任何



缪斌（左二）带领乡村教师体验戏剧教育



缪斌在 IDEAC 大会中带领《精卫填海》主题工作坊

一个艺术比赛或者艺术展演，能够汇集的只是一小部分有天赋、特别优秀的孩子，但艺术教育是给所有孩子的。通过在全校所有班级进行课堂教学，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公平的机会去学习课程，在课程中受益。最终哪些孩子的作品能够被展出，是在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其次，传统文化的戏剧课程要从儿童的视角开始，与儿童的生活相联结。以一堂教育戏剧课《精卫填海》为例。《精卫填海》的故事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精卫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对于孩子来说却是非常难理解的。有孩子会问：“一只鸟真的能把大海填平吗？”所以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对故事进行了解构。在解构的过程中，就有孩子说：“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爸爸也是这样的。他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陪我玩。”这句话引起很多孩子的共鸣，他们都开始说：“我爸爸也是这样的。”当孩子们提出回应后，我们的教学方向立刻跳转了。因为这些才是孩子对于故事产生的生活联系。亲子陪伴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问题，爸爸非常忙碌，很少参与孩子的生活。《精卫填海》里炎帝也

很忙，为了老百姓和部落奔波。所以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切入，继续深挖：当你的爸爸妈妈很忙无法陪你的时候，你怎么办？进而去思考：如何让父母理解他们的陪伴对自己很重要？所以戏剧教育、美育都希望孩子们从体验中获得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带回到生活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再举一个《大禹治水》的例子。我们以前学这个传统故事时，都是在颂扬大禹三顾家门而不入。作为成年人的确会觉得大禹很伟大，但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会觉得大禹不是个好爸爸。从这个角度切入，引导孩子们去思考大禹究竟是个怎么样的父亲，我们又如何去理解我们的父亲，如何去看待父爱缺失。这个课程设计其实很敏感，但我们相信儿童的力量。

因此，传统文化里的故事都是很好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解读它，怎么用孩子真的能够接受、理解的方式解读它。先让孩子们以课程的形式去体验，再发展成戏剧的形式，让孩子参与到传统文化的联结和解构中，从儿童的视角进行美育。通过戏剧化的学习，让孩子们对自己产生一种自洽和理解。

对于非专业的老师，如何引导孩子们通过这些故事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者心态才能敏锐地抓取到这些信息并加以利用呢？需要做到两个方面：

一是引导。我们非常讨厌和反对老师站在中央滔滔不绝地讲授。老师应该是靠边站的，学生们在中间。但老师的引导和联结孩子们的能力非常重要，要关注到所有孩子的情绪变化、状态，才能真正的把控课堂。

二是提问。不要去讲授知识、传输道理，让孩子接受，而是向他们去提问，引起思考。孩子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观点，由同伴去互相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孩子自己的观点，也只有这样的观点才是孩子真正接受的。

**胡俊** 自古以来，我们教育的目标首先都是伦理目标，是关于人和德的问题，这是人类漫长经验总结得出培养人的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国际艺术教育学会，英文名称就被翻译为“通过艺术的教育”，艺术只是教育的手段。

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很发达，这是很多设计师都失业的时代。仅仅依靠目前培养螺丝钉的方法将所谓学科化的美术知识和技能作为教学目标，是没意义的。乡村美育更是这样。对于乡村当地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文化自信。孩子们能够自信地去面对社会困难，而不是在社会本身对他们的污名化下，以一种自我贬低、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学习和发展。我们需要打破权力结构，给孩子们权利，让乡村的孩子们相信自己有创造美的能力。



缪斌在乡村学校带领戏剧教育工作坊

当然，在不同地区，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做教育戏剧，核心就是提出问题。提问题有很强的技巧性，这需要一种非常深刻的思辨。我们目前所有的教育并没有告诉你如何来提问，也没有告诉你什么是真问题，什么是伪问题，一切都是围绕着标准答案来进行的，但标准答案跟艺术毫无关系。艺术不用追求标准答案，也没有标准答案。对于其他领域的教育来说，知识建构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而艺术教育恰恰相反。它不以知识和技能教育为目标，而是为了思辨如何破解既有的知识框架和技能限定，从而产生创造性。在教育的过程中，艺术之外的领域通常采用一种知识性的、可以用文字来描述的方式传递信息。但艺术教育，就像教育戏剧一样，需要脱离语言，而用身体进行教育。这是美育的一种特殊性。但这样的特殊性，在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是被忽略的。所以在乡村教育当中，我们更要培养孩子超越语言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那么，乡村教师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实现形式美？有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可共性。比如蜜蜂采蜜，人们会将花和蜜蜂的形象关联

起来，但没有任何的蜜蜂是以美为目的去采蜜的。但在大自然里，花非常美，蜜蜂也很美，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性的，形式也会接近。这就是大自然本身的艺术创造力。大自然是协调的、是美的，就是因为事物相互之间提供了一种可共性，在互相的学习适应中形成了美感。

在艺术教育当中，我们把孩子们不同的诉求放在一起的时候，需求和材料本身提供的可共性就自然地创造了这样的条件，我称之为“大宗师”的教育方式。大宗师就是《庄子》中所提到的没有形状的、非人的老师，是大自然所为。比如我在加拿大做的叠石艺术，不需要考虑任何形式美，你只要能够把小头朝下，大头朝上，把石头竖起来、叠起来就很美。若是能叠七八个还不倒下来，就美得一塌糊涂了。作为乡村老师，我们有这样的优势，不要被城市的艺术教育中所谓的形式美感所操控，我们需要的是自然的东西。特别是在教育戏剧当中，孩子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自然会创造出这种形式美，而老师需要的是把打动你的那一点捕捉到，再充分地呈现出来，这就足够了。



# 怎样的艺术家 更能助力乡村儿童美育？

## 07

在众多乡村儿童美育项目中，邀请艺术家参与合作已成为一种普遍而受欢迎的选择。就短期项目而言，艺术家的加入往往能迅速催化艺术成果的诞生，实现双赢局面。但在长期合作情境下，艺术家与项目方在沟通方法、行动目标、工作方式上的差异会带来一系列的合作难题，让项目推进成为挑战。

2025年1月6日，美育网络第25期在线沙龙，邀请了四位嘉宾，围绕“怎样的艺术家更能助力乡村儿童美育？”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见解。

（以下内容摘录选取）

## 龚瑜

主持人  
美育公益机构创始人、议题推动者

## 相雪莹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馨艺术课堂项目负责人

## 李杰

A4 儿童艺术馆馆长  
iSTART 儿童艺术节首席策展人

## 胡建强

长期致力于乡村儿童教育工作  
在村庄创办幼儿园  
执行在地儿童项目  
运营乡村美术馆

## 杨诚

广东顺德“蚝宅社区艺文空间”主理人



**龚瑜** 结合各位跟艺术家合作的儿童美育项目经历，谈一谈什么样的艺术家是适合参与共创乡村儿童美育项目的？怎么去辨识这些“艺术家”呢？

**胡建强** 在与艺术家合作的过程中，不愉快的经历有很多，比如有些艺术家把孩子作为一种材料、摆拍一些照片、让孩子们做过多的书写表达。这类艺术家的目的不是跟孩子们互动，而是做一件作品，有些作品甚至不太适合儿童项目。

当然也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比如项目里曾有一位中央戏剧学院的艺术家赵晨，当时我们村的污水在路面上排放，形成了一条臭水沟，对孩子们上下学行走造成了阻碍。这位艺术家来到村子后，针对臭水沟做了一个持续的项目。首先，他让孩子们表达对臭水沟的看法，然后让孩子们在一张很长的宣纸上作画、采访当地的村民领导等方式，了解

和感受臭水沟的具体情况，最后带领孩子们一起做测量、画图纸，去尝试改善村子里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完整的项目里，孩子们的充分参与、关心和责任感，以及艺术家的带领和陪伴，都让我感到欣喜。

所以，从一个教育者的视角来看，我认为适合参与共创乡村儿童美育项目的艺术家，要在完成本人创作的同时，完整、持续地跟孩子们互动。

**杨诚** 蚝宅接待的第一期驻地艺术家，在来到我们社区之后，以顺德的“水牛”作为研究对象，对动物与人的关系、人与水牛奶的关系、女性分娩与母乳喂养的体验展开研究。这是一个深刻但略带敏感的议题，在社区内展开参与式创作的过程，产生了很多的内部张力，但恰恰是在不断的碰撞和讨论折中方案的过程中，她发现我们社区里马上要举办鱼灯节巡游。于是，她马上调整社区参与的创作方案，我们的社工也协助邀请了社区里的厨娘和旗袍队的阿姨们，参与到她的装置创作中，一起做了抽象水牛的可穿戴装置作品参与巡游，最后的呈现效果非常好。在这个过程中，在地社工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对象的选择、参与频率、参与方式等等都是需要协调考虑的。所以，只有在天时地利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参与式艺术项目，让各方都感到愉悦。

要想获得一个愉快的项目经历，说到底是要考虑清楚艺术家进入乡村领域的目的。回看这个案例，如果这个艺术家的目的是完成美育，那就与项目的目标不符，也就不可能产生愉快的经历；但如果艺术家的目的是



胡建强参与策划的“石节子花椒艺术展”

做一个社会介入的、展现儿童友好的乡村项目,那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因此,愉快或不愉快,说到底是我们作为一个策划者或者发起者,在邀请艺术家进入乡村时,是如何设置我们的目标的:我们的目标是不是合理?在协助艺术家进入时是不是用对了方法?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艺术教育,那在艺术家进入到教育现场时,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大部分艺术家并不是学校意义里的好的艺术教育工作者。这需要专门的技能,才能够控制好课堂,让学生有所收获。没有接受过师范类艺术教育或者相似经历的艺术家,其实是很难做好的。

如果我们不只是想让艺术家参与教育者的角色,那在项目设计时就可以更加开放一些。但同样的,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参与,去调整艺术家的工作,去不断和有关人员沟通,把握多方的平衡。这要求我们的项目官员或者组织者要有平衡、给予艺术家工作平台的能力,要在能力范围内进行艺术家的筛选。

所以,从一个策划者或者说组织者的身份上看,我们必须要把“艺术家来我们的项目做什么”这件事情弄清楚,将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地传达给艺术家,才能界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家进入我们的项目,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我们的项目,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产出既能符合我们作为公益机构、策展人或者教育者的需要,又能满足艺术家自己的需要。在目标确定后,再去思考艺术家的创造空间、创作框架。

**李杰** 一方面,我们需要警惕艺术家给自己

贴的标签。真正关注创造的可能性、持续保有好奇心的“艺术家”,对于自己的身份其实是在不断追寻的,所以当涉及到儿童这样有创造力的群体时,艺术家们往往是愿意去碰撞的。反之,如果艺术家把自己固化在某一种观念或媒介领域,其实他和孩子的互动对话也会是固化的,这就不是我们共创乡村儿童美育项目所期待的艺术家。

另一方面,当艺术家想要去找寻可能性的时候,也需要考虑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的接受力。这些边界也是教育工作者需要警惕的。艺术家上的美术课并不一定比美术老师上的更好,因为大量艺术家的教育经验是不足的。同时,愿意跟儿童互动的艺术家比较少,愿意让艺术家进入到学校、幼儿园、村庄的接口也不多。有一些艺术家自己有孩子或者很关心儿童,他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不光会考虑到自己的艺术表达和实验,探索一个未知的世界和空间,还会想去从孩子的视角对话,把儿童当作主体和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艺术的材料或对象。但也有艺术家只是把乡村当作实验艺术的后花园。因此,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考验的,其实不是艺术能力的高低,而是在面对一个他者时,艺术家是否能够真正地、真诚地去观察与对话。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与艺术家合作的儿童美育项目中,令人愉悦的合作经历都有一个共同点——能够助力陪伴孩子们成长的同时一起孵化出项目。这些艺术家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身份比较多元。他们往往有做教育或者师范的背景,甚至对于教育本身也是有反思的。缺少这种经验的艺术家往往就会因为比较坚持自我或艺术表达,而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里。这样的状态在艺术系统里是非常被接纳和鼓励的，但当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美术馆项目16年前刚开始做时，艺术家邓大非习惯性地把它当成一个艺术介入项目。所以做出来的作品更偏向于社会参与性艺术，参与的家庭也更多的是配合着艺术家去完成艺术的思考。但疫情期间，由于无法再次介入，迫使艺术家走出舒适圈，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项目，项目也就从一个艺术家发出指令—快速完成指令—生成图文—成为“艺术品”，变成陪伴—影响—启发。项目的受益人群也更加广泛，包括家长、孩子、美育老师，甚至艺术家自己。有一些艺术家甚至会改变自己的艺术方向，以及自己教育孩子的观念。

因此，艺术家参与儿童美育项目是需要延展的。在长期与儿童换位思考的对话和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艺术家与乡村会产生多种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基于艺术家对儿童有一定的观察，在认知上能够愿意走进儿童，以及对乡村有基本的、差异化的视角，即并不是把城市里的、自己臆想的东西带到乡村。

此外，就是长期的陪伴。在这里，一些连接信息和经验的共享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让更多的艺术从业者或者教育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把经验打通，将个体的经验迁移到更复杂的项目和环境里。

**龚瑜 怎样的项目工作机制会更适合于艺术家参与，  
或会吸引到更多艺术家参与？**

**李杰 由于适合参与儿童美育项目的艺术**

家是相对比较稀缺的，我们必须创造条件来“保护”这样的艺术家。因此，组织项目的公益组织或平台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有了这样的支撑结构，才有可能产生更多想要推动美育事业的工作者和艺术家在平台上生长，更多的乡村老师、孩子才能受益。

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艺术家和乡村的连接点。合作的过程，其实只是磨合的过程，但是核心的结合点如果是模糊的，甚至是偶然的，合作就不太容易做到长久，孩子也得不到长期的影响，更谈不上项目的生长和延展了。点状化的合作形态，虽然从某种偶然的几率上，某些孩子会被点亮，但就像烟花一样短暂，从社会效能来说，它是不足的。因此，去记录、分析更多有价值的美育案例，让这些案例和先行者去推动并赋能更多的老师，这样的效能才是最高的。这些老师一定是陪伴孩子最多的老师，而不是空降的艺术家。

当然，艺术家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他们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但是当艺术家进入陌生的、多元的乡村在地场域时，中间需要有转译者，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工作者和网络搭建的具体行动者。所以，公益组织也需要去学习“艺术家”和“乡村教师”两套系统的语言，学会如何搭建中间的桥梁。这两套系统在当下的连接中有很多断点，而这些断点需要专业机构、公益组织形成很好的、深层次的、长期的合作，让社会松散的、各种各样的力量，能够为乡村儿童美育事业发挥长期的影响力和价值。

在进行跨领域合作或者跨生态合作时，也有一些工作方法。



胡建强参与策划的“写给大山的诗”活动现场

第一是去不断确认，去确认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件事，还是一件事的几个方面。有的时候大家感觉都很好，结果最后发现落不了地，为什么？因为根本不是在一个维度上考虑事情。义工、社会学工作者、美育行动者，不同的人对同一个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工作方向。价值观并不是关键词的认同，而是最终连接到具体的动作和案例，在行动中产生更多的认知。因此，在选择某个艺术家或者选择某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要拿着自己认为好的项目去进行对话，而不要在概念、理念上交流。

第二是去提炼真正的经验，去了解真正提出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解决思路，这也是很多美育工作者社会化的过程。要学会在不同的社会语境里把事情说清楚，而不是不断地用更多的修辞去解释，把概念越绕越远。

**胡建强** 第一，设置一个目标或者提出一些要求。要想到一些在地的因素，比如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地环境等等，想到现在要面临的事是什么，艺术家来之后要达到什么样的诉

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建立一个机制，要有代替性，并且在设定目标时要细致一些，比如在操作规范方面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如何跟孩子们交流，用什么样的语言等等。当然，在艺术家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有一些他自己的空间，但对空间的要求和边界也是要有。

第二，总结经验，建立艺术家的资源库。对于社会参与型的艺术家来说，参与儿童美育项目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发现，身边有些艺术家之前是职业艺术家，但现在转向社区进行儿童教育或者社区营造。我们可以去总结、记录、梳理这些成果经验和这些关注儿童美育的艺术家，去衡量哪些经验和人可以放到我们的“篮子”里。

**杨诚** 从儿童受益的角度来看，艺术家直接作用于三十到五十个乡村的孩子，是不是一个最高效或者最长久的行动方案？我是有所怀疑的。我们在学校里找到的美育老师通常不是艺术老师，而是数学老师、体育老师，但他们有一些才艺或者可以自学一些艺术技能。我们想要找的是能够长期陪伴乡村孩子的人，虽然暂时需要引导并接受额外的培训，但是在乡村条件里面，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持续陪伴孩子，并长期影响更多的孩子。

因此，我们可以打开思路，尝试让艺术家不直接作用于孩子，比如让艺术家去培训乡村老师，设计课程手册，或组织教师工作坊，也许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



# 后记



#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五子

前资深媒体人  
目前关注儿童阅读推广和儿童美育

我能与“百个乡村儿童美育行动案例集”（下称“案例集”）项目结缘，并有幸深度参与其中，可能得从2022年由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下称“致朴”）发起的“美育写作营”说起。

记得当时，我是从朋友圈偶然看到了招募信息，出于对“乡村”、“儿童”、“美育”等关键词的兴趣，一时兴起就提交了申请，并很快收到了入选通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挺感谢自己的这次“兴起”，不仅让我结识了不少有益的老师与朋友，更是在乡村现场的实地走访中感受到了“美育”的价值与力量。2022年暑假（8月），我去了位于福建宁德屏南县的前汾溪村，成为“美育写作营”中第一位完成走访的营员，并很快写出了《扎根在野的社会性艺术实践——“乡野艺校”生长记》，在“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公众号上首发。

2022年11月，首届“全国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论坛”（下称“论坛”）正式启动，几经周折后，论坛举办地最终定在了前汾溪村，机缘巧合之下，我受邀参与到论坛的各项传播推广工作之中。没想到的是，略有停歇的疫情局势再度反复，论坛举办的时间不得不延至第二年的春天。在这段时间里，致朴的国琼提出建议，希望我能持续为“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公众号上的“美育案例”专栏供稿，刚好龚瑜也给到了一份入选第一届“T+计划”（注：全称“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由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网络与成都A4美术馆在2022年联合发起，是一项支持乡村教育工作者提升美育素养，学习将“策展思维”应用于教育的赋能计划）的乡村教师名单，希望能写一写他们的故事。

从这份名单里，我认识了玲莹老师、川川老师、晓江校长、“影子”校长……他们是我最早熟悉的几位一线乡村教育工作者，无论是“心情小贴士”和“用诗歌将孩子唤醒”，还是“四季美育课”和“简单的游戏不简单”，都让我感受到“美育”对于乡村课堂，可以无处不在。也正是从这份名单开始，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乡村儿童美育行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现在这本案集之中。

案例集项目从2022年底立项并启动，到今天可以首次结集成册，两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于我很重要的意义，是看见了当下内卷式教育背景下的一种希望。就像谢尔·希尔弗斯坦那首著名的诗：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海鸥和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布，  
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是啊，“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在这个信息泛滥、浮躁功利的时代，教育需要有人愿意有所担当和坚守，需要有人带着思考去积极行动，更需要有人能够记录、沉淀与分享。我想，在这本案例集里，无论是面向乡村儿童的美育行动，还是从行动中引发的延伸思考与对话，都是在做“擦擦星星”的事情。

受限于一些原因，我所采写的行动案例大多数都是以线上访谈的方式进行的，而每一次的线下实地走访，也都能带来更真实的感动。印象深刻的有河南焦作大南坡完全小学探访，当我辗转到达这所村小，很快就能感受到学校的各方面条件比较简陋，全校唯一的有抽水设备的厕所据说建成时间并不久，“以前只是农村常见的旱厕”，但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是校长、老师，还是校园里的孩子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挺开心，是那种脸上时刻会有笑容的样子。所有的老师都集中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工作，谁遇到什么问题喊一声就能相互商量着解决，学生们随时就会喊着“报告”走进来，每个孩子都很有礼貌……就像我与孙莉莉和张艳稳两位老师聊天时，共同说到的“随时随地能感受到一种美的关系”。我相信，正是有这种美的关系，大南坡完小才能多年来教师流失率几乎为零。有教育部门的领导来学校参观时，更是会说出“在这里，能看到教育真正的样子，那就是让教师快乐地工作，学生们快乐地学习。”刘晓江校长将这些归结于“是美育为我们带来的”。他们从2019年就开设了“诗歌课”，在2021年有了“四季美术课”，开启“从0到1的绘本创作”，2022年成立“儿童美育工作室”，从“诗歌课”又延伸出了“九月诗歌节”和各类诗歌活动……应该说，晓江校长改变了我对村小校长的一

些刻板印象，我所看到的，是一位喜爱文学与诗歌，思维很跳跃而活力满满的乡村教育者，总是会有一些点子冒出来，“想和老师们去商量执行”，总是能感叹“孩子们真的太棒了，他们写的诗、画的画，都让我想不到……”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我还是想由衷地感叹这所村小的孩子真的挺幸福。总有人在“擦擦星星”，也总有“星星”不再灰蒙蒙。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本案例集中，以客观视角呈现的“美育行动”，会延伸出以问题为导向的系列“对话”，特别是第二部分收录的由“乡村儿童美育网络”组织的7场沙龙对话录，让“擦擦星星”的角色也更加多元：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来自公益组织和机构的赋能者、社会美育的支持与参与者、各类美育活动的践行者……

我想，或许我们无法改变现有的教育大环境，也无法改变身边的人，但我们可以从改变自己开始，从解决身边一个个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开始，从学会独立思考开始，从重新理解美育开始……就像这本案例集中所有愿意擦亮星星的人。

最后，要特别感谢第一辑24篇行动案例的每一位写作者：易杨、许璐、李沁铮、罗孜孜（不倦）、杜娟、小熊、陈美峰，大家都付出了宝贵的时间与精力，相信也都有各自的收获与成长。我们同样是努力尝试“擦擦星星”的人。

五子

2024年10月于杭州

## 致谢

**编委** 龚瑜 胡俊 李杰 骆筱红 李雪垠 张婧  
**采编小组** 钱五子 陈美峰 许璐 易杨 杜娟 范仕芸  
章珈璐 罗孜孜 李沁铮 钱德勒 武力 文圆  
**案例对话** 孙莉莉 刘晓江 张艳稳 谭清玲 杨伊 王珂  
**嘉宾** 单兰迪 曲兵 赵竞宁 姚雪娇 尹一青 庞波  
李光玉 李柏霖 马红生 陈晓娟 李玲莹 崔作川  
周昉 龙世杰 丁楠 张传辉 姜昱 天云  
谷果 莲子 黄鹂鸟 秦颖 裴广蕊 鲍晓红  
李牧凌 高选宸 逯昭 马楠 房静 张博然  
**沙龙对话** 孙恒 况皓月 小瑄 谭清玲 文琪 詹瑶  
**嘉宾** 卢玮静 马红生 卢璐 谭丽 袁泉 尹一青  
罗建华 安静 秦智斌 温育灵 廖瑾 黄雪梅  
马鑫飞 杨鲁佐 毛华磊 龙淼 陈伟斌 缪斌  
钱锋 相雪莹 胡建强 杨诚

(排名不分先后,按正文出场排序)

## 案例推荐

贵州省为爱黔行公益服务中心、一公斤盒子、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上海浦东新区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美丽中国支教项目、A4儿童艺术馆·T+乡村教师美育素养发展支持计划、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vivo童画未来美育计划

陈佩 陈美峰

## 推荐学习资源

书名	作者 / 来源	资源类型
美育论	杜卫	书籍
人生价值的弘扬——当代美育新论	赵伶俐	书籍
美育十五讲	曾繁仁	书籍
比较视域下的美育哲学	徐承	书籍
陶行知教育名篇	陶行知	书籍
教育美学十讲	杨斌	书籍
美育书简	席勒	书籍
现当代中国美育史论	汪宏 赵伶俐	书籍
中国美育年鉴（2012）	杨河	书籍
中国美育年鉴（2013）	杨河	书籍
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	书籍
美育经典导读	郑萼	书籍
回归生态的艺术教育	滕守尧	书籍
审美心理描述	滕守尧	书籍
美学与美育	曹廷华 许自强	书籍
情境教育三部曲	李吉林	书籍
许多孩子，许多月亮	蓝剑虹	书籍
童年美术馆	李杰	书籍
生命合伙人——美育从妈妈开始	戴亚楠	书籍
与孩子共享自然	约瑟夫·克奈尔	书籍
互联网+ 大美育课程论	赵伶俐 温忠义	书籍
语文审美教育 12 讲	熊芳芳	书籍
理解儿童专辑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	刊物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2020 版）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	研究报告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行动扫描报告（2023 版）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	研究报告
The Qualities of Quality :Understanding Excellence in Arts Education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零点计划”研究团队	研究报告
24 期美育网络沙龙回放	乡村儿童美育网络公众号	视频资料
“田埂花开”计划 2021 年线上课程	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视频资料
教育公益组织县域模式报告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研究报告
是光诗歌评估报告	三一基金会	评估报告
乡村儿童美育项目价值研究报告	北京七悦社会公益服务中心	研究报告

## 推荐学习资源

## 第二辑开放招募



《乡村儿童美育公益领域扫描报告》2020 版 &2023 版



如果您或您的身边有乡村儿童美育积极探索的行动，同时愿意跟我们分享交流实践经验及思考，欢迎与我们联系



《乡村美育教师胜任力模型 1.0 及应用手册》



《乡村儿童美育项目价值研究报告》



助力美育案例印刷推广



